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880/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冊目次

史部・編年類

考定竹書十三卷

〔清〕孫之騷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

一

少微通鑑節要五十卷外紀四卷

〔宋〕江贊輯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九年司禮監刻本

一四五

考定竹書十三卷

〔清〕孫之騷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考定竹書

十三卷》提要

考定竹書卷一

河渚孫之騷

黃帝軒轅氏

索隱曰按有土德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易川靈圖曰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稱之曰帝黃帝之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於壽丘弱而能言龍顏有聖德劾百神朝而使之應龍攻蚩尤戰虎豹熊羆四獸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天下既定聖德光被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指之

考定竹書卷一

十一

是以佞人不敢進

沈約附註

壽丘在上邽或曰濟南世

紀又以為兗河圖作二十四月生世紀作二十月

生帝姓公孫名荼一曰軒荼古舒字或作余世紀

云伯余作衣裳許註亦云黃帝軒轅氏作於空桑

之北紹物開智見轉風之達不已者於此作乘車

相輪璞較橫木為軒直木為轅以尊太上故號曰

軒轅氏古封禪之帝也在黃帝之前後世惟見史

遷紀黃帝名軒轅更弗復攷於古失之

史略

元年帝即位

命大撓正甲子探五行之情而定之納音風后釋

之以致其用帝受圖得五始元者氣之始即位者

一國之始薛應旂黃帝八年紀甲子則支干所自起矣

居有熊

庖犧先文黃帝曰太古百皇開基史籀遽理微萌始有熊氏有熊今鄭州新鄭縣帝自有熊啟祚故號有熊正義曰涿鹿本名彭城黃帝初都邈有熊也

初制冕服

三皇前君以胃覆頭句領遠頸至黃帝始制軒冕路史云黃帝法乾坤以正衣裳制袞冕設斧皐深

考索竹書卷十

二

衣大帶扉履赤舄玄衣纁裳紱纁贊旂以規眎聽之逸

二十年景雲見以雲紀官

有景雲之瑞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見於攝提名曰景星帝黃服齋於中宮坐於玄扈洛水之上上有鳳凰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於阿閣或鳴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囿神鳥來儀有大螭如羊大螭如虹帝以土氣勝遂以土德王郊子曰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

師而雲名春官青雲氏夏官緡雲氏秋官白雲氏冬官黑雲氏中官黃雲氏服虔云黃帝以雲名官也易坤靈圖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黃雲扶日若華嚴合論所謂華雲香雲鬘雲摩尼雲瓔珞雲蓋雲衣雲幢雲幡雲帳雲一切身雲此又如影如幻莫可思維者也

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祭于洛水

康申天霧三日三夜晝昏帝問天老力牧容成曰於公何如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凰去之今鳳凰翔於東

考索竹書卷十

三

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犯也召史卜之龜焦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龜不達聖智故焦霧既降遊于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牧以醢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于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接萬神於明庭今塞門谷口是也洛水成阜西入河謂之洛汭即什谷也故張儀說秦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謂此川也

五十九年貫胸氏來賓

山海經貫匈國其為人匈有竅淮南子穿匈氏胸
前穿孔達背玄覽曰盛海之東其民穿胸

長股氏來賓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東有長脰之國即淮南子云
修股氏修長也股脚也謂脚長三丈尸子四夷之
民有貫匈者深目者長股者黃帝之德皆致之

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產乾荒

元妃西陵氏曰嫫祖生昌意玄囂龍苗昌意就德
遜居若水取蜀山氏曰景樸生帝乾荒擢首而謹
耳聾喑而渠股是襲若水取蜀山氏曰桓是為河

考索竹書

南

女曰淖子淖子感瑤光於幽防生帝顓頊是為高
陽氏水經注云水出旄牛嶺外東南至故關為若
水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
為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顓頊于若水之野有聖
德二十登帝位承少昊金官之政以水德寶歷矣
一百年地裂

帝陟

帝王之崩皆曰陟書稱新陟王謂新崩也帝以土
德王應地裂而陟羣臣有左徹者感恩帝德取衣
冠几杖而廟享之諸侯大夫歲時朝焉陽周縣故

城南橋山有黃帝塚帝崩惟子釀存焉故世稱黃
帝仙矣汲冢書云黃帝仙去七年不還乃立顓帝
左徹亦仙去

帝摯少昊氏

沈約曰按帝摯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
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少昊登帝位有鳳凰之瑞
或曰名清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路
史云次妃方雷氏曰節生休及清休繼黃帝者也
是為帝鴻氏清次封清為紀姓是生小昊一稱少
昊名質是為摯世本作摯子由古史曰帝少昊金

考索竹書

五

天氏曰摯亦曰青陽都于曲阜其立也鳳鳥遶至
故以鳥紀官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
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
司閉也祝鳩氏司徒也鵲鳩氏司馬也鳩鳩氏司
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氏者
也五雉為五工正九扈為九農正而其四叔重為
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少昊氏既衰而黃
帝之孫顓頊氏代之少昊之後見於周衰有郯子
馬曲阜今兗州遁甲開山云帝少昊死葬雲陽山
國名紀今茶陵西南十里有雲陽山少昊居之

帝顓頊高陽氏

母曰女樞見瑞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已於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有聖德生十年而佐少昊氏二十而登帝位

元年帝即位居濮

水經注云濮自陳留酸棗縣受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帝年十五而佐少昊封於高陽都始孤棘二十爰立乃徙商丘以故柳城衛濮俱為顓頊之虛濮今商丘濮陽縣

十三年初作曆象

考索竹書

木

少皞氏衰九黎亂德帝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乃注新曆十三月以為元歲紀甲寅上日乙巳日月值艮維之初而五星會于天歷冰始離蟄始動時歲三號而立春至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是以萬物應和而百事理是為歷宗

二十一年作承雲之樂

呂覽帝顓頊生自若水寔處空桑乃登為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

乃命鯀先為渠偁鯀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

三十年帝產伯鯀居天穆之陽

郭璞曰竹書曰顓頊產伯鯀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也墨子伯鯀帝之元子初帝取鄒屠氏女履癸不踐是生禹祖

七十八年帝陟

帝年九十八崩葬東郡頓丘廣陽里務顓之陽一作鮒鮒即廣陽山之別名

術罷作亂辛侯滅之

考索竹書

七

山海經炎帝之妻赤水帝之子聽訖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罷戲罷生祝融祝融降處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罷術罷首方顛是復土穰以處江水術罷一作術罷一云共工生術罷及勾龍術罷襲共工號在顓頊時作亂帝命辛侯誅之以其弟勾龍為后土徐陵曰顓頊為君阻共工之亂是也帝嘗佐高陽氏受封於辛為侯國十道志襄邑有高辛城

帝嘗高辛氏

生而駢齒有聖德初封辛侯代高陽氏王天下使

鼓人拊鞀鼓擊鐘磬鳳凰鼓翼而舞

元年帝即位居亳

都于亳殷今穀熟南亳也

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鄩

鄩一作創國名記帝堯伐宗膾膾即鄩也汲冢周書昔有創君蔑爵損祿後君少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創君以亡攷之潛夫即祝融後也今鄩城六韜曰會氏重氏伐有鄩者宜勾芒國洛之南皮有千童城年表曰故重是也城在今無隸漢縣也或曰帝命重為木正即南正重司天者

四十五年帝錫唐侯命

堯年十三佐摯為高辛封殖初居陶後改國於唐為唐侯唐今定州唐昌縣皇甫謐曰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

六十三年帝陟

帝生三十而御天六十有三載崩葬頓丘臺城陰野之秋山元和志頓丘西北三十五里有秋山縣北三十里有帝侖墓沈約曰帝子摯立九年而廢帝摯有四妃一生帝摯一生帝堯一生商之先高一生周之先后稷帝在位九年乃致禪於堯

考定竹書卷一終

考定竹書卷一

九

考定竹書卷二

河渚孫之駭晴川

帝堯陶唐氏

母曰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有黃雲覆其上及長觀于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彩鬚髮長七尺二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其狀如圖及長身長十尺有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歸之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

考定竹書卷二

十

隋袁克曰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夏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呂覽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

命羲和曆象

文耀鉤曰堯在璿璣玉衡置四候之官初重黎受職高陽之代高辛氏衰三苗復九黎之事民與晉漸罔中於信而二官以廢閏餘垂統用濟齊盟上帝不錫苗民過絕於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舊業乃命羲和絕地天通義載上天黎猷下地俾主陰陽羲和居卿而致日立渾儀五年初巡狩四岳

淮南子堯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

七年有麟

帝在位七年民不作武臬鷗逃于絕漠麒麟遊于蕤澤則能信於人也

十二年初治兵

維時西夏廢志惠而非兵隳城守弃武德好貪以求于民於是伐而亡之有唐不享今南陽於是偏以劇之卷之丹浦丹水在商各游之窳窳鑿齒九嬰十日大風封豕長蛇之害民罔攸止於是澤兵稱旅屠長宅於洞庭射十日繳大風于青丘東方殺窳澤名

考定竹書卷二

十

窳禽封豕於桑林乃誅鑿齒於湄華之野南方戮

九嬰于凶水之上在北而後萬民復生四方同塵

夷夏廣隰陰陽遠近始復道里於是南撫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潛夫論云修爾輿馬

弓矢戈兵徐陵曰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故曰兵之設也久矣

十六年渠搜氏來賓

巨寬今朔方渠搜縣賈子新書堯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搜朱書志渠搜禹時來獻裘周書王會渠搜以鼯犬穆天子傳王乘八駿至于巨搜氏之國

是也王者奉五行教民種植以時則渠搜來獻裘
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易坤靈圖堯之精陽萬物莫不從帝必有洪水之
災淮南子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
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丘陵赴樹木
后土胃沒而填星逆於水府路史云共工有三共
工氏太昊之世侯國非堯世之共工堯之共工又
非舜之所命者堯之共工乃少昊氏之子而舜之
共工則炎帝之裔垂也彼共工氏自其號氏有國
家者而舜之共工職也帝曰垂汝共工是矣堯之

考索竹書卷二

三

共工是則名爾

二十九年春僬僥氏來朝貢沒羽

沒羽矢名馬融頌納僬僥之珍羽是也僬僥國見
山海經在三首東括地志在大秦國北韓詩外傳
以其人長僅三尺淮南子西南方曰僬僥曰炎土
高誘注短人國長不滿三尺列子從中州以東四
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

四十二年景星見于翼

一作景星出翼軫景星生於晦朔天門之上或入
月二三日或出月二十七八九日狀如星而中

如魚星而不的或青赤白三氣聚如星如半月狀
出而不行必於四時王相日見翼為天子樂府及
蠻夷遠客負海之賓景星入翼則禮樂興四夷賓
服

五十年帝遊于首山乘素車玄駒

封禪書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
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
首山在蒲阪之南河曲之中昔黃帝采首山之銅
是也又為伯夷餓隱處素車以白土墾車也本紀
云彤車乘白馬古史考黃帝作車至省方始駕牛

考索竹書卷二

四

及陶唐氏制彤車乘馬則馬駕之始也

五十三年帝祭于洛

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春秋合誠圖曰堯坐
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堯赤玉為匣長
三尺廣八寸厚三寸黃玉簽白玉繩封兩端章曰
天賜赤帝符璽

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竹丹水

帝長子考監明既以罪死次子朱復不肖使出就
丹為諸侯越絕書堯有不慈之名四機論堯囚十
子呂覽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尚書逸篇

云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為諸侯丹朱之國今朱虛有丹山丹水出焉東方西丹二水水近有長阪遠峻謂之破軍坡古記為丹朱弄兵之處又鄧之內鄉亦有丹水漢之丹水縣荊州記云丹川堯子封者即丹浦九域志云在鄧有丹朱冢然丹朱陵乃在相之永定縣丹浦堯敗有唐之處非朱國后稷名弃字度辰為唐天官齊職儀云弃授人時尊為天官后稷官名也潛夫論姬棄厥相披願為堯司徒絳若有稷山稷播種百穀於此實萃云山西南去安邑六十里唐之稷山今屬河中弃事虞夏

考索竹書卷十

五

死于黑水之山

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

鯀帝顓頊之子字熙連山易云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崇今鄆東帝為泝水之患訪于四岳乃以命鯀鯀築之于歸藏得其大明曰不吉有初以後鯀障水汨陳其五行水不潤下故有鯀隄在相之安陽縣築以捍孟門今謂三兩城又歷高東三十五又清河西三十自宗城界來而澶之臨河西十五縣隄自黎陽界入堯命鯀治水築之以障故無功又澶濱清軍城東南五十有堯隄過飛狐

界古長城即堯遭洪水命鯀築之者

六十九年黜崇伯鯀

竹書紀年云堯欲禪舜共工鯀諫以為不可舜即位殛鯀于羽山流共工于幽州今無其文呂覽曰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于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乃使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旄召之不來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遏之羽山三年而死是為羽淵之神羽山在祝其縣東南鄭荅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慙德為說父不肖其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

考索竹書卷十一

六

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

帝在位七十年景星出翼鳳凰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甘露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廚中自生肉其薄如筴搖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菹脯又有草莢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

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莢莢一曰曆莢洪水既平歸功於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齋修壇場于河洛擇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地五老因飛為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明禮備至于日昃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綠壇而上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為檢赤土為泥以黃金約以青繩檢文曰閼色授帝舜言虞夏當授天命帝乃寫其言藏于東序後二年二月仲辛率

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終于文祖

尚書帝命驗曰舜受終赤鳳來儀於是帝堯命舜攝行天子之政

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

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

五行志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尚書刑德攸曰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地圖堯以為司空中候云伯禹在庶四岳師舉之帝堯握括命不試爵授司空禹稽首讓于益歸帝曰何斯若真出爾命圖示乃天傳子云荀仲豫稱禹十二為司空按舜攝時顓頊既死而禹用攝時蓋年

十四

七十六年司空伐曹魏之戎克之

潛夫論曹有姜姓者盟會圖魏麻姓呂覽禹攻曹魏伐屈貉有扈以行其教

八十六年司空入覲贊用玄圭

宋書志玄圭水泉流通四海會同則出尚書璿璣鈴曰禹開龍門導積石玄圭珪出刻曰延喜王受德錫佩鄭玄注禹功乃成天錫元圭

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

古未有十二州舜受禪之初以四岳統十二州封

其山謂冀并幽兗青營徐揚荆豫梁雍也謀牧立
岳以廣聰而燭隱東岳寓於兗牧青徐屬焉南岳
寓於荆牧陽豫屬焉西岳寓於雍牧梁涼屬焉北
岳寓於幽牧并冀屬焉

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

漢地理志昔堯作游成陽注如淳曰成陽在定陶
師古曰作游者言為宮室游止之處水經注陶水
東出堯山山盤紆數百里下有平陵有大堂基者
舊云堯行宮所

九十年帝游居于陶

考定竹書卷十

九

地理志濟陰郡成陽有堯塚靈臺昔堯作游成陽
今濮州雷澤縣汲冢瑣語曰舜放堯於平陽續述
征記小成陽在陽城西南半里許俗云囚堯城括
地志引竹書云昔堯末年德衰為舜所囚故濮州
鄆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堯城演義囚堯城在相之
湯陰又濮陽有偃朱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謂
舜既囚堯偃塞丹朱于此使不得與父相見史通
云舜放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識者因以禪受為疑
據山海經謂丹朱為帝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
又奪其帝位者乎

九十七年司空巡十有二州

一百年帝陟于陶

路史二十有八載泝然寓其天下之尊爰與方迴
游於陽城乃徂落世紀云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
十里是為穀林墨子以為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
北教八狄道死殫山之陰山海經堯葬狄山之陽
一名崇山東坡書傳堯壽一百一十七歲尚書通
考堯十六歲自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載試舜
三載又老不聽政二十有八載在位通計一百丹
一年壽一百十六歲沈約曰帝子丹朱避舜于房
陵舜讓不克朱遂封于房為虞賓三年舜即天子
之位帝崩虞氏國之于房為房邑侯今荆河之界
房同作防昭王后家朱卒葬第陽

考定竹書卷十

十

帝舜有虞氏

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目重瞳子
故名重華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舜父母
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
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傍而出耕
于歷夢眉長與髮等遂登康
元年己未帝即位居冀

舜父頑母瞽兄狂弟敖以布衣耕漁陶販而為天子公孫尼子曰舜牧羊于潢陽一云牧羊于黃河千寶曰舜耕歷山獲玉曆于河際之巖知天命之在己體道不倦

作大韶之樂

呂覽昔者舜欲以樂傳教于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

三年命咎陶作刑

一竹舁陶淮南子舁陶瘠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

考定竹書卷二

主

有虞氏以畫詭當黜以草纓當劓以復讎當剕以艾畢當宮布衣無領以當大辟故云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

九年西王母來朝

西王母之來朝獻白環玉瑱西王母石室在金城臨羌西北塞外尚書帝驗期云西王母於大荒之國得益地圖慕舜德遠來獻之

十四年卿雲見命禹代虞事

十五年帝命夏后有事于大室

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

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萬大舞也韓詩說萬以夷狄大鳥羽

二十五年息慎氏來朝貢弓矢

周稱肅慎氏之矢大戴記北發息慎息肅古字或通淮南子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惟心行者乎

二十九年帝命子義鈞封于苾

義鈞封于商是為商均漢律曆志商均封虞在梁國今虞城縣

三十年葬后育于渭

考定竹書卷二

主

后育娥皇也

二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

禹以功德隆盛遂代典百揆內輔虞位外行九伯曰汝惟弗倦總朕師謂攝行天子事也魏文帝表云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祿于有虞

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

書傳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于其人之所從受天下者神宗堯也

遂復九州

傳言禹經啓九道盡爲九州禹貢九州之畫在治水後蓋因治水悉地勢之分斷不可十二乃復爲九冀充青徐雍豫揚荆梁也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

述異記苗氏長苗上下相質高辛邦之金匱言三苗之時三月不見日論衡言三苗之亡五穀變種鬼哭于郊墨子云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曰妖宵出兩血三朝龍生廟犬哭乎市夏水地圻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祀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

耆老竹書卷上

主

以待搯矢有苗之梓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馬磨爲山川別物土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國策云昔舜舞有苗而禹入裸國欲以論德而要功也

四十二年玄都氏來朝貢寶玉

上陽子度人經注玄都九靈仙母主治東極扶桑賜谷之淵國名記玄都少昊時諸侯外傳云玄都氏黎國或云重黎非也逸周書昔玄都氏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

四十七年冬隕霜不殺草木

呂覽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感精符曰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

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

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葬焉今海州鳴條在安邑西北任昉記朝歌有獄臺爲禹囚虞舜之宮

五十年帝陟

皇極經世舜丙辰即位至禹十七年死通爲一百十年路史舜年百十有一或云舜年一百五歲亦

耆老竹書卷二

主

云一百十三歲山海經蒼梧之野舜與叔均所葬也論衡舜南治水死于蒼梧帝昭曰舜征有苗死于蒼梧之野墨子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呂覽葬于紀市不變其肆九疑山下有紀邑蔡邕銘曰遂葬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神仙史通云按蒼梧山連五嶺地氣歆煒雖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塗况以萬乘垂沒之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孤魂瀝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若夏桀放于南巢趙嘉遷于房陵周王流羸楚帝徙郴其艱棘未若斯之甚也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

志乎

按羅璧識遺曰子由古史譏司馬遷史記輕信而疎畧今以所紀世系求之其言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蟠牛蟠牛生鼓叟鼓叟生舜自黃帝至舜凡九世及叙禹系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去黃帝止五世禹繼舜興何舜遠而禹近也叙黃帝至湯凡十七世湯至紂又二十九世通四十八世而叙黃帝至武王但十九世武王後湯六百年興去黃帝乃止二十世何紂遠而武

考定竹書卷二

主

近也後之論世系者多本史記殆未攷遷之謬也又云莊子著軒轅氏後始有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六韜亦著軒轅氏在驪達氏赫胥氏之間軒轅自古帝王一號也古幣亦有軒轅黃帝之分軒轅幣作璽黃帝幣又作命則軒轅黃帝為二又軒轅以車得名軒轅觀轉蓬之風法製車輪軒車橫木因以為號黃帝大垌曰土氣勝土色黃因號黃帝司馬遷不詳乃曰黃帝名軒轅後人從而亦訛執古為信莊子古文史記按河圖黃帝名軒文封降禪德祖黃軒論語考曰軒

知地利則黃帝單名軒非重名也

考定竹書卷二

主

考定竹書卷二終

考定竹書卷三

河渚孫之駿晴川

帝禹夏后氏

沈約云帝母曰修已出行見流星貫郊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已背剖而生禹於石紐虎鼻大口兩耳參鏤首戴鈎鈴胸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長有聖德長九尺九寸夢自洗于河取水飲之又有白狐九尾之瑞當堯之世舜舉之禹觀于河有長人白面魚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訖授禹河圖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淵禹治水

考定竹書卷三

水既畢天錫玄珪以告成功夏道將興草木暢茂青龍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禪即天子之位洛出龜書是為洪範三年喪畢都于陽城淮南子禹生於石高誘注禹母修已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趙岐曰夏禹之世號后氏后君也禹受禪于君故夏稱后

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

禹所都或為今太原或為平陽或為河東安邑或為河南陽翟東坡書傳曰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冀方

頒夏時于邦國

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物之始其色黑以寅為朔

二年咎陶薨

畢陶年百有六歲國名記封畢陶之後于英六或在許英蓋蓼也括地志光州固始縣本春秋蓼國姬姓畢陶之後也許在潁州一云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地理志云安國六縣咎繇後姬姓所封國英地闕不知所在今廬州府六安州西有英氏城五年巡狩會諸侯于塗山

考定竹書卷三

二

南巡狩濟江中流有二黃龍負舟舟人皆懼禹笑曰吾受命于天屈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奚憂龍哉龍於是曳尾而逝淮南子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地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內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曰塗山在壽春東北郡國志塗山禹會萬國之所所有石船長一丈云禹所乘者宋元嘉中有人于船側掘得鐵履一雙二儀實錄禹集諸侯于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震雲中有甲馬及卒一千餘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者其不被甲者以紅絹帕抹其頭額

皆佩刀以為從衛至禹所云海神來朝禹問之對曰此抹服乃武士之首服也一云風伯雨師自此為用方以智通雅云塗山有四古會稽並轄淮南塗山實在壽春非山陰也淮水過當塗縣非今太平之當塗也塗山在壽春東北濠州鍾離縣西九十五里禹會諸侯周穆亦會智又按晉常璩巴志言禹娶塗山今江州塗山是也江州縣郡治塗山有禹王廟及塗后祠北水有銘曰張太守于此仙去有粉水世謂江州墮林粉也水經注引哀十年禹會諸侯于塗山杜預曰塗山在壽春東北史記

考定竹書卷三

三

索隱又以塗山在今九江余按國語仲尼曰禹致羣臣于會稽防風後至殺之其骨專車劉向王肅並有此說則鄒君似以塗山在會稽王伯厚確以為在壽春或者禹所至山別有會稽之名乎地理志當塗侯國也淮水過之禹娶塗山即其地呂覽曰江淮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此足證也太平之當塗乃僑立名耳杜預所謂塗山在壽春縣東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吳越春秋亦以會稽有塗山又禹載塗山之歌應邵云塗山在永興北或云蕭山縣是已疑矣蘇鄂演義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淪

州三濠州四當塗皆有禹跡蓋傳會耳章本清謂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皆非是此疑未決耳王林引翠微考異以宣之當塗正禹之娶所則林猶無識矣當是古之會稽所轄者大如戰國之楚則徐州南京皆是也句踐滅吳則吳地皆越故通稱會稽漢分為吳郡會稽郡故又合言吳會或曰濠州之塗山甚小豈能容諸侯不知古言其會地豈直在山上耶

八年春會諸侯于會稽殺防風氏

防風氏長狄也韋昭曰防風注芒氏君之名也逮

考定竹書卷三

四

命後至故禹殺之南中民有姓防風者即其後也人皆長大俗云祭防風奏防風樂截竹長三尺吹之如狗嗥三人被髮而舞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卿之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神以塗山之戮見禹便怒而射之有迅雷風雨二龍升去神懼以及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名貫胸國

夏六月雨金子夏邑

雨金櫟陽禹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事用金

秋八月帝陟于會稽

禹立四十五年禹薦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喪畢天下歸諸墨子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淮南子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燕策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于益也其實令啓自取之皇甫謐曰禹年百歲路史年百有六實祀于社亦謂白帝

帝啓

夏后帝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淮南子禹娶塗山氏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

考索竹書卷三

五

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

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

禹都咸陽曰夏邑及後乃徙安邑

大饗諸侯于鈞臺諸侯從

水經注嶠山東逕三封山東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啓筮亭啓享神于大陵之上即鈞臺也左傳云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注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其水又東南流水積為陂陂方十里俗謂之臺

陂蓋陂指鈞臺取名也

帝歸于冀都大饗諸侯于璿臺

易歸藏曰昔夏后啓筮享神于晉之墟作為璿臺于水之陽文選王元長云夏后兩龍載璿臺之上路史旋臺在太原

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

伯益即伯翳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封之費故曰費侯

王帥師伐有扈大戰于甘

考索竹書卷三

木

夏之失德始于伐扈孔子叙甘誓特以見夏之衰古稱帝貶號曰王自啓始馮衍云訊夏后于甘澤今煬帝典之始傾徐乎遠曰自唐虞以後王者未嘗親御六師蓋自夏啓始也世本云有扈夏同姓或曰啓之庶兄顓達謂堯舜禪而啓獨繼故伐啓淮南子昔有扈氏為義而亡胡益之謂扈有歸益之心而啓討之天問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逸謂扈本牧人逢時為侯啓攻之于牀擊殺之洪慶善謂啓滅之遂為牧人汲冢周書有夏之方典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吳

子云有扈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沈約注有
扈在始平鄠縣地理志扶風鄠縣是扈國史正義
曰鄠縣有戶亭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索隱曰
夏啓所伐鄠南有甘亭國名記鄠西五里甘亭水
經注在甘水之東啓扈戰其野通雅云扈鄠一也
說文曰鄠縣有扈谷甘亭輿地記今京兆鄠縣有
甘水出南山甘谷此入渭今鄠縣屬西安府秦曰
甘亭魯莊會齊侯于扈征南曰鄠地在滎陽卷縣
西北元爲鄭州原或縣近朝原或縣不隸鄭州而
屬開封漢之卷縣屬河南郡又有扈潰在今上

考定竹書卷三

七

海縣北十里本海鹽之東堰晉袁山松築壘以禦
孫恩者西安府洛南有玄扈山古讀扈如虎
六年伯益薨祠之

越絕書曰夏啓善犧于益啓者禹之子益與禹臣
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
王事達于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
之沈約注伯益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至是
而薨蓋年二百六十餘歲矣晉書東晉傳竹書云
夏年多殷益于啓位啓殺之今無其文劉知幾史
通曰伯益受誅正書無證推而論之猶可覆也何

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
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其事不成自貽伊咎
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訟

山海經夏后啓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請
訟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路史孟涂敬
職而能禮于神爰封于丹今建平郡有丹陽城在
秭歸縣之東七里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理也丹
山乃今巫山水經注引山海經孟涂作血涂
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

九韶之舞是謂九夏一引紀年云啓登后九年舞

考定竹書卷三

八

九韶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墳于天得九辯與
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
招郭璞曰皆天帝樂名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
又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儻九代乘
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騎右手操環佩玉璫在大
運山北一曰大遺之野

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

沈約曰武觀即五觀也觀國今頓丘衛縣國語啓
有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五人分封于衛是爲五觀
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

歸

汲冢周書其在殷之五子忌伯禹之命假國無正
用胥與作亂遂山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
夏畧初祝融之後封于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
國語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為
夏伯大彭承韋為商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
下及五伯李軌注彭祖名鏗堯臣封于彭城歷虞
夏至商年七百歲

十六年帝昺

皇甫謐曰夏啓元年甲辰十年癸丑崩路史在位

考索竹書卷三

九

十有六載年九十一引紀年啓二十九年年九
十八年代曆啓壽九十在位十六年又十五年在
父朝六十年在虞朝生當舜攝之二十一年

帝太康

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鄩畋于洛表畀入居斟鄩

太康忌伯禹之命弃五則而叶比于淫聲于是四
夷背叛黎民咸貳爰大城築作為刑人不堪命乃
般遊亡度求用三匱而貢以敝畋于洛表厥弟五
人御其母以從孫子洛汭過時弗反有窮氏羿于
是因民弗忍距諸河太康失邦奔荊河上衆散亡

歸洛表水南也夏都河北而畋于洛南言去國之

遠汲冢古文太康居斟鄩乃失邦斟鄩今壽光漢

之斟縣張敖地理志濟南平壽縣其地即古斟鄩

國杜預曰斟亭在平壽縣東南國名記漢之北海

斟縣北海今隸濰東南五十里有斟城案亭薛贊

曰斟鄩在河南蓋後遷北海非平壽也通雅云肇

之鄩非斟鄩也元凱曰北海平壽縣有鄩亭今在

青州濰縣即斟鄩也曰周子朝之亂二師圍鄩鄩

潰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水經注洛逕

偃師縣南鄩鄩水注之有上鄩下鄩又有鄩地周

考索竹書卷三

十

大夫鄩肸之舊邑九江為尋陽今作潯又廣西有

潯州府音皆同或曰與鄩通非也嘗按古輿圖志

考曰地志青州壽光縣古斟灌城北海縣斟鄩城

太康營陽夏相徙商丘相近而依之非居也

四年昺

太康廢逐之後世莫知其死時代曆謂在位十二

年世紀云二十九年失政而崩刀劍錄云太康二

十九年歲次辛卯春鐸一劍上有八方面長三尺

一寸頭方蓋廢逐之後然辛卯云二十七年也路

史在位十有九歲失政又十歲而死日知錄云堯

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至太康始失河北而五子御其母以從之于是僞居河南再傳至相卒為浞所滅蓋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敗于洛表而羿距于河則冀方之地入于羿矣惟河之東與南為夏所有古之天子失其故都未有能國者也周失豐鎬而平王以東晉失雒陽宋失開封而元帝高宗遷于江左遂以不振惟殷之五遷圯于河而非敵人之窺伺則勢不同爾唐自玄宗以後天子屢嘗出狩乃未幾而復國者以不棄長安也故于儀回鑾之表代宗垂泣宗澤還京之奏忠義歸心嗚呼幸而澆之縱欲不為民心所附少康乃得以一族之衆而誅之爾後之人主不幸失其都邑而為典復之計者其念之哉

考定竹書卷三

止

考定竹書卷三終

考定竹書卷四

河渚孫之駭睛川

帝仲康

元年己丑帝即位居斟鄩

太康之亡國人立之孔氏云羿立仲康古史云羿逐太康而立其弟仲康史記中康日知錄斟鄩在今維縣

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惟仲康肇位肘制于羿四國亡政日月告凶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日月合朔于十二辰今季秋

考定竹書卷四

十

之朔而不合于房日食也唐志云仲康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虞鄭以歷推之在仲康元年也

命胤侯帥師征葢和

胤國今利之胤山義和雋羿而忠夏仲康者夷羿之所立胤侯稟偽命以行誅故命征作誥皆出后羿挾天子以令諸侯如司馬懿之誅王陵諸葛誕蕭道成之制沈攸之楊堅之討尉遲迥皆忠于王室而不顧己之所圖者故東坡書傳云太康失國之後至少康祀夏之前皆羿浞專政僭位之年胤

征之事蓋出于羿非仲康之所能專明矣孔子叙書其篇曰羲和廢時亂日者言其罪止于此也曰亂往征之者見征伐號令之出于亂非仲康之命也孔安國曰亂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鄭玄曰亂臣名

六年錫昆吾命作伯

昆吾顓頊之後吳回黎之孫陸終第二子已姓為夏伯制作陶冶埏埴為器周禮九命作伯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伯風俗通義曰夏后太康娛于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于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

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豷氏復

二

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春秋文耀鉤曰夏后制德昆吾列神胡應麟三墳補逸云昆吾始見于此其後滅于湯而至周復為楚沈約云已姓樊名當仲康時后羿擅國昆吾必有王室之勳故錫之為伯然是時亂侯統六師而后相被弑亦不聞昆吾之戮力也

七年陟

路史十有八歲崩

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

沈約云一作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韓詩內傳曰

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路史伍邳也今淮陽治下邳城漢下邳國梁下邳郡周邳州唐隸泗城三重處泗沂之會有仲虺祠九域志祠在徐之沛有仲虺城夏時邳侯國未詳今河東有大邳山索隱爾雅山成曰邳或以為成皋山是也史記正義李巡曰山一重曰邳括地志云大邳山今名黎陽東山又曰青壇山在衛州黎陽南七里云成皋非也郭子章郡縣釋名曰南直邳州本夏邳國秦置下邳縣東漢為下邳國晉宋梁為下邳郡後周改

邳州一統志古下邳城在邳州治東魏武征呂布

三

於下邳決泗水以灌其城卽此寰宇記下邳城有三座城中城呂布築小城晉石崇築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贊曰有上邳故曰下邳也鄭樵云仲虺居在薛魯奚仲遷邳後以邳為薛吳

帝相

帝相一曰相安

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

相安之立羿逐之播于商丘括地志云商丘今宋州也

征淮夷

淮夷嬴姓蓋非一周武所伐其一北路史相安選
鳩而佳兵征淮畎謂淮夷畎也羿本以猥才貪
於祿位逐相而後不復意于神器故相得以安興
征役

二年征風及黃夷

范史風夷黃夷山堂考索云白畎夷方夷于夷黃
夷白夷玄夷風夷陽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
冠弁衣飾罷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
也

考索竹書卷四

七年于夷來賓

通典謂相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衰亂之世夷狄
之來不盡德化非必繫國盛衰

八年寒浞殺羿使其子澆居過

賈逵曰羿之先祖為先王射官帝嚳時有羿堯時
亦有羿羿是善射之號此羿夏時諸侯有窮之君
也史記正義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
所遷也水經注窮后既伏善射篡相寒浞亦因逢
蒙弑羿即其居以生澆因其室而有種淮南子羿
死于桃梧梧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又云羿

死桃部不給射注云桃部地名羿為逢蒙所殺不

及攝已而射左傳寒浞熬羿烹而食其子子不忍

食熬于窮門史正義云寒國在北海平壽縣東寒

亭也伯明其君也澆居過故曰過澆過今萊之掖

縣正義云故過鄉亭在萊州掖縣西北三十里本

過國寒浞倚姓寒君伯明氏之饒子弟后寒惡之

萊諸窮窮羿入之援以為相而信使之括地象云

今萊之掖西二十有過鄉過亭地通記有過城

九年相居斟灌

郡國志平壽在斟灌東漢書集注按汲郡古文相

考索竹書卷四

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衛路史

即介斟傳謂介斟在東郡衛地水經注夏相從商

丘依同姓之諸侯于斟灌斟尋氏即汲冢書云相

居斟灌也又云汶水又北過淳于縣西又東北入

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國名記灌已姓廣記云

禹後今青之壽光東南有斟灌城灌亭故淳于也

舊記高密有灌亭寒宇記斟灌城一名東壽光

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遷于商

契始封商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

是也契興于虞夏之際契卒于昭明立昭明卒于

相土立五行志相土契之曾孫代嗣伯後主火星
括地志宋州城古閼伯之墟即商丘也虹之西北
有故相城寰宇記即相土居水經注亦夏伯昆吾
之都殷之相又都之

二十年寒浞滅戈

寒浞滅戈遂處種于戈戈戡姓是為斟戈左氏系
本皆以為即斟灌氏非按宋鄭間六邑有戈錫後
為豷國

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

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維覆其舟滅之

考索竹書卷四

木

論語勇盪舟即此事也路史流惟恃力盪舟走陸
是曰勇楚詞澆被服強圉多力也今高密安夷城
有維水今作澪水經注澪水出琅琊箕縣箕屋山
淮南子澪水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

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后歸于有仍伯靡
出奔鬲

沈約曰斟灌之墟是為帝丘后歸方娠逃出自竇
歸于有仍伯靡奔有鬲氏歸季瑩國今濟之金鄉
有古鬲城鄒衍云子登鬲城以望宋都后歸國也
有仍太昊後索隱曰東平有任縣蓋古仍國有鬲

氏夏諸侯近鬲津後有鬲氏今德之安德西北有
故鬲城即有隔漠之鬲縣日知錄有鬲今在德平
縣在河之東水經注有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之
死也逃于鬲氏

夏世子少康生

沈約注丙寅年

少康自有仍奔虞

皇甫謐曰舜殯于虞因以為氏今河東太陽西山
上虞城是也沈約注乙酉年虞公爵虞思國少康
所依商均後宋之虞城漢梁國虞縣伯禹所封即

考索竹書卷四

七

有虞君專于樂臣專于權民盡于利而亡陝之平
陸吳山有故虞城虞井虞城在平陸東北六十里
本帝舜之後國所謂西虞日知錄有虞今虞城縣
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內無不安于亂賊者矣

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世子少康使女
艾伐過殺澆

沈約注甲辰年女艾國汝也商有女鳩今之臨汝
一云晉之汝濱本陸渾地晉取之一云婢女艾謀
季季扞誘豷伯靡滅浞

伯子杼帥師滅戈伯靡殺寒浞少康自綸歸于夏邑

年乙巳

國名記少康居虞邑今宋之虞城西三十五里有
綸城秦楚伐鄭圍綸氏者山海經狂水逕綸氏城
注在陽城然漢綸氏故城在今登封西南盟會圖
疏云虞邑在洛之嵩陽漢輪縣屬潁川十道志臨
武縣夏之綸邑魏孝武于綸氏置潁陽縣故策宇
記潁陽夏之綸邑博物志以汾陰為古綸今汾陰
北九里汾陰城沈約曰明年后緡生少康既長為
仍牧正慕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將至仍少康逃
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

考定竹書卷四

本

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
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夏之遺臣伯靡自有兩
氏收二斟之墟以伐浞浞恃澆皆康娛日忘其惡
而不為備少康使汝艾謀澆初浞娶純狐氏有子
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強圍往至其戶陽有所
求女岐為之縫裳共舍而宿汝艾夜使人襲斷其
首乃女岐也澆既多力又善告艾乃田獵放犬逐
獸因喉澆顛隕乃斬澆以歸于少康于是夏衆滅
浞奉少康歸于夏邑諸侯始聞之立為天子祀夏
配天不失舊物羿距太康及相立始逐之而自立

八年夏祚未絕及寒浞殺羿而代之蓋二十餘年
始殺相代夏至是又四十三年計浞之篡蓋六十
餘年夏之亂向百載矣

考定竹書卷四

九

考定竹書卷四終

考定竹書卷五

河渚孫之駮時川

帝少康

元年丙午帝即位諸侯來朝賓虞公

帝即位都于櫟郡縣釋名曰禹州春秋櫟邑左傳鄭厲公自櫟侵鄭遂入鄭秦陽翟金名鈞州以城北門外有鈞臺明萬曆間避上諱改禹州本夏禹所封地為名也十道志云陽翟有少康城洛陽記夏少康故邑水經潁水東歷少康城即此又瀛海中水城圖經云夏少康所造虞公虞思舜之後賓

考定竹書卷五

十

之不臣也虞城縣隋名夏封舜子商均于此為虞國從國名也按虞媽姓侯爵舜子商均之封國也昔堯妻舜二女居于媽汭其後因為姓氏舜以天下傳禹禹封商均于虞今縣西南三里有商均墓鄭氏云汲水東逕虞縣故城北古虞國也昔夏少康逃奔有虞為之庖正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即此又永城縣北九十里有虞山格通記

商均暴天下巨魚吸日蛟繞于天故謹安也

二年方夷來賓

方夷來賓獻其樂舞東夷傳九夷有方夷王會方

人以孔鳥即方夷也

三年復田稷

國語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括地志云不窟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即不窟在戎翟所居之城也沈約曰后稷之後不窟失官至是而復郡縣釋名曰慶陽府周北幽春秋義渠後魏置延慶縣尋廢隋置慶州以周之先不窟居之至公劉能后稷之業民賴其慶故名宋政和中陞慶陽軍宣和初陞慶陽府府城建慶陽樓太守蔡挺又建錫慶堂以仁宗嘗為慶國

考定竹書卷五

二

公亦取名州之義也路史春秋之義渠戎秦昭滅之為北地今慶州

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史記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是為商侯冥地有商山因是得名鄭玄曰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玄冥季康子曰吾聞玄冥為水正宗表曰冥為司空勤其官事死于水中殷人郊之索隱曰禮云冥勤其官而水死殷人祖契而郊冥也又左傳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杜注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

十八年遷于原

杜預曰沁水西北有原城今河內軹縣以原侯夸師者水經注濟有二源東源出原城今孟州西北九里有古原城後改為軹即聶政所居後漢志軹縣有原鄉通典原邑在濟源縣西今濟源縣西北十五里有原鄉郡縣釋名曰濟源縣本周原地孟康曰原鄉晉文公所圍是也隋名濟源縣以濟水發源于此也釋名云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周官兗州其川河濟按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初名沁水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孔安國注泉源為沁流水為濟在溫西北平地皆今之濟源縣也通志云濟濱在濟源縣西北三里源出天壇山之太乙池乃伏流至此復見滙為二池東南流入黃河

二十一年陟

在位四十有六歲陟年八十有八徐孚遠曰按太康自為遊田至于失柄然未便失國也如已失國中康安得復立中間又傳帝相至少康乃始光復乎蓋史遷時左傳未出不知羿浞篡夏之事故不著少康之功疑作五子之歌時已有失國之禍而

考索竹書卷五

三

著亂征以中康為中興之主耶郡縣釋名曰開封太康縣本夏太康所築城也縣東南二里有太康陵太康居位十九年為羿所距遂居陽夏漢陽而葬此陵之西又有少康陵縣西高陵鄉有五子臺書載厥弟五人御母以從僕于洛水之汭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因築是臺又縣西北五十里有五子潭

帝杼

史記帝少康崩子帝子立索隱曰子音佇左傳杼減粒于弋路史少康九子一云得四息伯杼曲列

考索竹書卷五

龍留季杼俱賢伯杼嗣一曰松蔓是為帝與系本季杼作甲又云杼作牙墨子云與作甲中舊作牙一作宇又作佇世紀作后子集韻于夏后名音宁又佇通雅烏程有杼山言夏杼巡行至此杼夏七世主也

元年己巳帝即位居原

五年自原遷于老丘

路史注引竹書紀年云帝子居原自原遷于老王老王地闕按左傳定公十五年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杜注老丘宋地春秋地名攷云今開封府陳

留縣四十五里有老丘城見陳留風俗傳

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

三壽或作王壽紀年云夏伯杼之東征獲狐九尾

國名紀后杼征東海伐王壽宜是平壽衛之下邑

在濰州西南三十里昭二十年齊豹之亂衛侯在

平壽應劭曰故糾尋禹後今糾城是山海經青丘

之國有狐九尾鄭玄曰禮至鳥獸則九尾見

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韋昭曰冥契六世孫根圉之子為夏水官勤于其

職而死水後世遂以水神為玄冥

十七年陟

杼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二十有七歲陟子

槐立

帝芬

路史史記作帝槐一曰芬是為祖武世本外紀作

魁非

元年戊子帝即位

三年九夷來御

東方之夷九種吹于方黃白赤玄風陽也

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

洛伯河伯皆夏諸侯用馮夷名也國名紀今范陽

李澤中有馮水即古馮池故馮夷國歸藏云昔者

河伯筮與洛戰而枚卜昆吾占之不吉江淹遂古

篇河洛交戰寧深淵兮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

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

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蘇

山海經昆吾之丘拾遺記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

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于此地尸子云昆吾之

金有蘇古城在濟源西北二里

三十六年作圉土

圉土者獄城夏之獄曰夏臺曰均臺曰念室商之

獄曰羑里曰動止周之獄曰囹圄曰稽留皆以圉

土元命包曰為獄圉者象斗還合

四十四年陟

沈約江表或曰芬發路史二十有六歲陟世紀二

十八年竹書四十四年

帝芒

索隱曰音亡鄒誕生又音荒也沈約曰芒或曰帝

荒路史子芒如立一曰和

元年壬申帝即位以玄珪賓于河

禮緯稽命徵云天命以黑故夏有玄珪

十三年冬狩于海獲大魚

孝經左契曰大夫正海出魚詩推度災曰海投九
仞之魚流水洄國之大誠也冬狩一作東狩

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

正義曰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
古之商國帝嚳之子高所封自商丘遷于殷殷以
澆水得名郡縣釋名曰商水縣本隋澆水縣宋避
宣祖諱改商水商與澆一也元南頓澆水在郛城
縣有二一在縣南一里一在縣北一里一統志隋

考索竹書卷五

七

澆州以此水得名

五十八年陟

路史十有八歲陟子洩立

帝泄

泄一作洩是為世宗

元年辛未帝即位

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

山海經有困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
鳥方食其頸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
亥取僕牛易易州古有易地路史易所謂朔易商

上甲微所伐者今之易州有易水出固安故固安
為北易復有南易而臨洛為漢易陽昔燕文公徙
易則漢之易縣也有故城在城西五里有故易京
城在涿之歸德南十八里

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

皇甫謐曰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
子以日為名蓋自微始沈約曰殷侯子亥賓于有
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
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中葉
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難周以為死稱廟

考索竹書卷五

主曰甲也

二十一年命猷夷白夷玄夷赤夷風夷黃夷

六夷來御于是始加爵命謂猷白赤玄風陽之六
夷也

二十五年陟

路史二十有六歲陟子不降立索隱曰系本作帝
降史記帝泄崩子不降立

帝不降

山海經曰帝江即帝降一曰北成年代曆作江武
元年己亥帝即位

六年伐九菟

九菟未詳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

三十五年殷滅皮氏

此殷家滅國之始汲冢周書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孔氏注皮氏古諸侯

五十九年遜位于弟局

路史五十有九歲陟弟局嗣注云紀年六十九紹運圖六十三

考索竹書卷五

九

帝局

或作局號曰高陽

元年戊戌帝即位

十年帝不降陟

沈約曰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

十八年陟

路史二十有一歲陟于厘嗣

帝厘

沈約云一名胤甲索隱曰厘音觀鄒誕生又音勣元年己未帝即位居西河

西河衛地在河之西即五觀所封

四年作西音

呂覽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昆吾氏遷于許

昆吾已姓名樊封國于衛是澶之濮陽昆吾氏之虛也隋昆吾縣城中有昆吾臺所謂昆吾之觀夏衰為伯遷于舊許傳曰楚之皇祖伯父舊許是宅是也寰宇記以昆吾為解之安邑

八年天有妖孽十日並出其年陟

論衡曰十日似日非實日也堯之時十日並出萬

考索竹書卷五

十

物樵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呂覽曰有衆日並出天下分也

帝孔甲

元年乙巳帝即位居西河

沈約曰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諸侯化之夏政始衰國語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始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泰龍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復使求之懼

而遷去困學紀聞云古者高龍故國有秦龍氏有御龍氏後漢有侍御史擾龍宗豈其苗裔歟又搜神記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桃菀為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山木皆燭孔甲祠而禱之未還而死

廢承韋氏使劉累養龍

承韋祝融之後封于承韋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是也蓋彭姓之別封于承韋者承韋國名孔甲廢其君以劉累代之累尋遷魯縣承韋復因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封承韋承其國為承韋氏服虔

考定竹書卷五

十一

曰劉累之為諸侯者夏后賜之姓

三年王改于賁山

水經注山海經曰和山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典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其陽多蒼玉吉神恭達司之是于賁山之陽出入有光皇甫謐曰帝王世紀以為即東首陽山也蓋是山之殊目矣今于首陽東山無水以應之當是今古世懸川域改狀矣

五年作東音

呂覽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賁山天大風晦盲孔

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拆操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

七年劉累遷于魯陽

括地志云劉累故城在洛州緱氏縣南郭子章郡縣釋名曰魯山縣唐名夏劉累醢龍懼罪遷于魯漢置魯陽縣漢書注云古魯縣御龍氏所遷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春

考定竹書卷五

十二

秋鄭邑唐改魯山魯山在縣東十八里一名露山孤峰獨秀為汝巨鎮路史云汝之魯山有魯陽關有大龍山堯山今曰大陌山因累立堯祠後志魏魯州有魯陽公墓秦龍城

九年陟

孔甲在位四十年陟子皋立

殷侯復歸于商丘

復自殷歸于商丘郡縣釋名曰明嘉靖二十四年置附郭歸德府鄴氏曰昔顓頊自窮桑徙此號曰商丘或謂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所居亦

夏伯昆吾之都殷之相又都之故春秋傳曰關伯
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謂之辰故
辰為商星周封微子啓于商丘為宋公以奉湯祀
初學記宋古商丘也商丘在府城西南三里高百
尺周二百步說者謂周之精氣應上列星世稱關
臺即是丘也

帝吳

一作阜路史或作畢是為簡畢

元年庚辰帝即位

使豕韋氏復國

考定竹書卷五

主

豕韋之國至商乃滅孔甲之時彭姓豕韋未全滅
也蓋因劉累遷魯之後故帝畢使豕韋復國水經
注濮渠又東逕韋城南即白馬縣之韋鄉也史記
曰夏伯豕韋之故國矣沈約曰夏衰昆吾豕韋相
繼為伯

三年陟

路史十有一歲陟葬殷之南陵蹇叔曰殷有二陵
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于敬發立

帝發

一名后敬或曰發惠

元年乙酉帝即位

諸侯賓于王門再保墉于上池

于是思禹之功庸意于治上池未詳前漢書地志
左馮翊有池陽縣應劭曰在池水之陽師古曰今
俗所呼嵯峨山是也毛詩大雅篇以伐崇墉墉垣
也築土壘甃曰墉釋名墉容也所以隱蔽形容儀
禮謂北墻謂之墉按華嚴合論云城最高曰雉雉
重曰堞城上守禦曰櫓衆飾高勝曰崇美而可觀
曰麗城下而長坑深廣者曰壕狹者曰塗此云保
墉于上池謂築城垣于上池耳

考定竹書卷五

十南

諸夷入舞

諸夷式賓獻其樂舞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
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
持戟舞助時然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

七年陟

本紀十三年外紀云十一路史十有二歲陟弟履
癸立史記于帝履癸立是為桀

泰山震

泰山為東嶽在奉高縣西北述異記桀時泰山走
山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走三日泣泰山萬

物之始交代之處必于其上今無故震撼明去夏而代商也

帝癸

索隱桀名也按系本帝畢生發及桀此以發生桀

皇甫謐同也

元年壬辰帝即位居斟鄩

路史癸不務德好貨便佞慢神虐民侈後陳蔽場
逐呶嚙儒兒恩信不申于國始遷于垂所謂天門
在澤之晉城太行之上荀子云桀成于妹喜斟觀
三年築傾宮

考定竹書卷五

主

傾宮造作傾反汲冢周書桀飾傾宮起瑤臺崑崙
之上有傾宮旋室桀傲為之也新序云桀作瑤臺
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
牛飲者三千人

毀容臺

淮南子容臺振而掩覆高誘曰容臺禮容之臺不
行禮故振動而敗

吹夷入于岐以叛

時諸侯力政不朝天子六蠻八夷交代于中國吹
遂入居邠岐之間邠新平岐扶風吹夷犬戎也

六年岐踵戎來賓

呂覽云桀染于羊辛岐踵戎跋踵氏踵不至地以
五指行山海經跋踵國在拘纓東其為人大兩足
亦大一曰大踵

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隕如雨

尚書運期授云白帝之治六十四世其亡也柱矢
射參世紀云桀淫亂災異並見兩日闕射攝提移
處五星錯行日月五星圖云桀末年五星交錯柱
矢流火神見闕龍逢引黃圖棟不聽焚國誅達星
隕如雨後見春秋魯莊十年又見天官書桀襄時

考定竹書卷五

十六

星隕如雨日知錄云星隕如雨言多也災氏曰奔
流者衆如雨之多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
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
滅至鷄鳴止谷永對言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
莊以來至今再見此為得之而後代之史或曰小
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織或曰四方
星流大小縱橫百餘皆其類也明正統四年八月
癸卯日夜達旦有流星大小二百六十餘余于甲
申年閏六月丙申望見月食既星流竟夕始悟古
時有此異

地震

地震雨血迅雷黃霧華嚴合論云大地有六種震動所謂過動過起過踊過震過吼過擊也

伊洛竭

國語昔伊洛竭而夏亡是也伊出熊耳洛出冢頰禹都陽城伊洛所近

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

國名紀緡蔑姓山陽東緡漢縣左傳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叔向曰桀克有緡以喪其國杜注緡

宋邑高平昌邑縣南有東緡城韓非子云昔者桀

考索竹書卷五

七

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

十三年遷于河南

夏始都河北至是自西河遷于河南或曰河南陽翟或曰河東安邑也

初作輦

高誘曰人引車曰輦桀溺妹喜駕人車以奉之按

北堂書抄云彫輦文選注輦人挽車玉輦潘岳輦

天子乃大輦音書曰桓玄造大輦容小輦魏書云

大輦步輦音書曰桓玄造大輦容小輦玉輦潘岳輦

輦音書曰桓玄造大輦容小輦玉輦潘岳輦

輦音書曰桓玄造大輦容小輦玉輦潘岳輦

輦音書曰桓玄造大輦容小輦玉輦潘岳輦

輦音書曰桓玄造大輦容小輦玉輦潘岳輦

安詳曲蓋坐處施轉關四望通徹又紫雲輦西王

雲母輦金根輦武剛輦高路輦香衣輦金華輦朱

漆輦中記駕鹿輦寶符符序云北方有夜光玉

河護三條而不戒乘板輦趙書云佛圖澄嘗出車

保率命以永和入輦務以自佚呂覽命之曰招慶之枕又天樓輦

後魏書禮儀志云天樓輦輦十二加以玉飾銜輪

乘輿輅用駕牛十二頭非用人也

十四年扁師師伐岷山一作山民

沈約曰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于桀二人曰琬曰

琰後愛二人女無子焉斲其名于荇華之玉荇是

考索竹書卷五

太

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于傾宮飾瑤

臺居之桀伐岷山即蒙山氏今蒙州蒙山郡非晉

陽之蒙山天問云桀伐蒙山妹何得焉王逸曰伐

蒙山國得末喜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氏以

妹喜女焉妹喜有寵于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河

圖錄運法曰孔甲見達氏抱小女妹喜帝孔甲悅

之以為太子履癸妃

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成湯元年

呂覽湯嘗約于郭薄矣高誘曰薄或作亳郭湯本

國未詳按自契至湯凡八徙都契之世父帝嘗都

毫湯自商丘遷焉從先王居正義云河南偃師為
西毫帝嚳及湯所都盤庚所從都之

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

有仇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命曰伊尹
一名摯水經注摯水空桑是也路史伊摯帝之酒
保也醜夏而耕于商陝湯進之于夏桀呂覽曰湯
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乃親自射伊尹
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毫

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于北門

女鳩女方夏之賢臣知夏命之將墜亦遂去之與

考索竹書卷五

七

伊尹不期而遇蓋伊尹在夏時二友云汝史記作
女方俗本作方

二十一年商帥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荊荆降

史記解云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園廣大工功
日進以後更前洛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
成湯伐之有洛以亡越絕書湯獻牛荊之伯之伯
者荊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
之當是時荊伯未從也湯于是乃飾犧牛以事荊
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此云征荊也
按征者天子之事湯之征得無稟命乎

二十二年商侯履來朝命囚履于夏臺

夏臺獄名一曰均臺地在陽翟湯七年九征桀怒
以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寘之種泉嫌于死一云
重泉在馮翊見漢志

二十三年釋商侯履

履乃行賂桀遂釋之管子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
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
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謀合
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諸侯遂賓于商

考索竹書卷五

牛

天乙在亳漢南諸侯歸之者四十國一云三十有
六國路史湯有膺行天下効之者且百國矣

二十六年商滅溫

郡縣釋名曰溫縣本周畿內邑後蘇忿生封于溫
漢始置溫縣從國名也按溫已姓于爵其先出自
顓頊武王時有蘇忿生者為周司寇封于溫子孫
因以蘇為氏世為周卿號曰蘇子僖公十年為狄
所滅溫子奔衛襄王以賜晉卻至采焉曰溫季狄
隸陽處父亦曾采此路史溫已姓子今孟之溫西
南三十有古溫城漢溫縣念生邑亦曰蘇已姓子

攸在夏曰伯今懷之武德有蘇古城在濟源西北

二里

案宇志念生故邑蘇溫見隱三平陽樊溫源十二邑皆蘇故地

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

昆吾戮力夏朝從天子命而征之故曰伐商左傳

商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

偃師世紀云蒙為北亳即景亳正義曰宋州北大

蒙城為京亳湯所盟地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學及

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宋州穀熟縣西南南亳故

城亦即湯都也顧已姓子今濮之范東南二十八

考索竹書卷五

主

里有古顧城人表以為鼓師古云即顧也

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出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

惑暴亂愈甚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

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耻其功臣輕其賢

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

二十九年商師取顧

非其所有謂之取

三日並出

三日並出諸侯爭洪水出宋書志不過三旬諸侯

爭為帝

費伯昌出奔商

論衡時兩日並出東者熒西者沉費昌問馮夷荅

云東若為商西為夏乃徙族之商史記費昌去夏

歸商為湯御以敗桀于鳴條

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

金匱曰桀時有岑山之水常以十月發民鑿山穿

陵通河民諫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藏天

子失子道後必有敗桀以為妖言殺之莽年一旦

岑山崩為大澤水深九尺山覆于谷上反居下壑

考索竹書卷五

主

老諫而殺之六韜作瞿山世紀云桀見錄書云亡

夏者桀于是大誅豪傑也

三十年瞿山崩

詩推度災曰名山崩王道訖川竭神去國隨以亡

外紀堯山崩庚山亡五行紀夏末年瞿山地一夕

為大澤深九丈九年湯放之

殺其大夫關龍逢

尚書帝命驗曰桀無道殺關龍逢絕滅皇圖壞亂

曆紀殘賊天下賢人逃遁淫色慢易不事祖宗論

語陰騭曰桀殺龍逢後庚子且有金版出于中庭

刻曰族王禽注云桀與逢同姓故云族王言必見禽也逢乃高陽後別本作旋王開龍逢一作大夫恭龍逢戰國策桀聽讒而殺其良將注以為逢則兼將也潛夫論桀之大夫寰宇記龍城在長垣縣東南二十里昔夏桀臣龍逢所居因以為名今城東有開龍逢墓墓側有祠

商師征昆吾

昆吾之難五十戰而後濟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冬聆隧災

考索竹書卷五

主

說苑晉文侯行地發隧大夫皆扶之鄭玄曰隧遂道也疏云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隧遂道則上有負土若鄭莊公與母掘地隧而相見者也遂道則上無負土韋昭曰聆隧地名始夏之興青涓止郊雨金櫟陽而祝融降于崇山及是曰祿信於聆隧容臺覆岱淵振庚亡麗豬而湯之里社鳴焉亦天命之反郭也呂覽天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偶

三十一年商自陟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

孔安國曰桀都安邑而在河曲之南安邑之西湯自亳往當由東行升道自陟以出桀之不意也鄭玄曰鳴條南夷地名昆吾夏伯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國語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等拒湯于莘之墟遂戰于鳴條之野故莘城在陳留縣東三十五里

桀出奔三股商征三股戰于郟

東坡曰三股今定陶水經注定陶縣故三股國也湯追桀伐三股即此周武封弟振鐸之邑也故曹國玉篇陵國名宜即陵三股也湯伐之字書書傳

考索竹書卷五

主

作艘從舟隸從月通典愛一也今濟陰東北四十里有龍池艘亭郟一本作劇呂覽周書戊子戰桀于郟

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

淮南子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世紀云禽之焦門放之歷山乃與木堦及嬖妾同舟浮海奔南巢之山呂氏春秋桀走逐之至于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大荒西經云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注云章山名大沙或云沙丘墨子湯放桀于大本東坡曰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書有巢伯

來朝春秋楚人圍巢桀奔于此湯不殺也沈約曰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
年起壬子終壬戌路史夏后氏凡四百八十有三
歲漢志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韓非
子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
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史通云湯誅成湯
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
王位何也蓋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
于己亦欲襲堯舜之高名也孔父截去浮詞裁成
雅語去其鄙事直云慚德殆將滅湯之過增桀之

考定竹書卷五

壹

惡未可知也

考定竹書卷五終



考定竹書卷六

殷商成湯

河清孫之驛晴

沈約云名履湯有七名而九征放桀于南巢而還
諸侯八譯而來者千八百國奇肱氏以車至乃同
尊天乙履為天子三讓遂即天子之位初高辛氏
之世妃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禘
與其妹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而墜之五色
甚好二人競取覆以二簋簡狄先得而吞之遂孕
胸剖而生契詩含神霧云契母有娥浴于玄丘之

考定竹書卷六

一

水勝玄鳥合卵過而墜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宋
均注曰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尊燕不徒巢何得
云銜即使銜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
取而吞之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息者
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
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寰宇記開封縣
清丘亦曰玄池女娥簡狄浴而生契即此水也長
為堯司徒成功于民受封于商十三世生主癸主
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
天乙豐下銳上膺而有頤句身而揚聲長九尺臂

有四肘是為成湯春秋元命苞曰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以綏四方湯在亳能修其德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湯乃東至于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黃魚一作雙鴈黑鳥隨之止于壇化為黑玉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禘杭之神見于邳山有神牽白狼銜鉤而入商朝金德將盛銀自山溢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醵之遂有天下商人後改天下之號曰殷鬻子湯政天下至紂篇云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輔伊尹湟里且東門螻南門螻西門疣北門側

考定竹書卷六

三

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

不書元年湯改元在夏桀之十五年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帝號曰王郡縣釋名偃師縣商成湯盤庚之都曰西亳周武王克商還息偃師徒遂以為名漢始置縣商三亳漢緱氏莽師成

始屋夏社

喪國之社屋之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于是諸侯畢

服鄭注云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路史注引紀年云桀末年社圻裂今無其文

十九年大旱

呂覽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春秋繁露云火干土則大旱火干木蟄蟲蚤出螭雷蚤行土干木胎天卯卯鳥蟲多傷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則多雷金干火草木夷水干火夏電木干火則地動金干火則五穀傷有殃水干土

考定竹書卷六

三

夏寒雨霜木干土保蟲不為水干金則魚不為木干金則草木再生火干金則草木秋榮土干金五穀不成木干水冬蟄不藏土干水則蟄蟲冬出火干水則星墜金干水則冬大寒

氏羌來賓

路史秦嶽生先龍先龍生玄氏玄氏乞姓湯華夏伐氏氏人來朝其別為青白蚰之三氏後有羌氏羌戎氏楊氏符氏羌數十白馬最大

二十年大旱

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

夏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

荀子桀死于亭山注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按漢地理志廬江有潯縣當是誤以潯為鬲傳寫又誤為亭路史桀立四十有三載而放三年死于亭山其子淳維妻其衆妾遁于北野隨葛轉徙號董育逮周日盛曰獫狁秦曰句奴括地圖云桀放三年死于儵粥妻桀之衆妾居北野謂之凶奴蓋別號儵粥服虔曰堯時為儵粥又黃帝北逐儵粥則非自後世也

二十二年大旱

考索竹書卷六

甲

墨子殷書曰湯五年旱許慎曰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也

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

洪容齋四筆引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于宋以奉桑林淮南子云湯之旱以身禱于桑山之林許慎注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淮南又云桑林生臂手注桑林神名陸氏曰莊子有桑林之舞則桑林又樂名也

二十五年作大濩樂

墨子湯伐桀于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

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呂覽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元命苞曰湯之時民樂其教惠害故曰濩救也韓詩外傳曰湯作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初巡狩定獻令

伊尹作四方獻令制其品服之令也潛夫論伊尹

考索竹書卷六

五

之佐湯也設輕重而通有無損積餘以補不足故殷治而君尊

二十七年遷九鼎于商邑

墨子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鑄之于昆吾是使翁難卜于白苦之龜曰禹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墟上鄉人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夏后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路史曰昔湯遷九鼎于亳至大同而有慚德武王布車遷九鼎于三

巫及鹿邑而不進義士非之大同疑作大垌地名
史記作秦參陶

二十九年陟

皇甫謐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之位為天子十
三年年百歲而崩演孔圖曰湯地七十里內懷聖
明白虎戲朝其終白虎在野糾向曰殷湯無葬處
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
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
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括地志洛
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官蓋此是也

考定竹書卷本

木

外丙

名勝

元年乙亥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湯之子太丁未立而卒湯崩太丁之弟外丙立

二年陟

孟子作二年史記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弟仲壬

仲壬

名庸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外丙之弟仲壬立殷道親親兄死弟及

四年陟

伊尹適立太丁之子太甲

太甲

名至孔安國以為湯崩逾月而太甲立且于是歲
改元東坡曰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容伊尹在而
有之

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伊尹放太甲于
桐乃自立

正義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
所放處也按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沈約

考定竹書卷本

七

曰按伊尹自立蓋誤以攝政為真爾東坡曰湯崩
雖久矣而仲壬之服未除故冢宰為政也孔叢子
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
之于桐一本伊尹即位放太甲北堂書抄伊尹放
太甲以寧殷日知錄云書君與我聞在昔成湯既
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
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湯時未為保衡至太甲時
始為此官故變文以稱之也

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大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
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約按此文與前後下類蓋後世所蓋東海張霸百
雨篇曰伊尹外人謠二日李善引紀年曰太甲潛
出自桐殺伊尹

十年大饗于太廟

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
五廟至子孫六禮緯云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
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

初祀方明

親禮云諸侯親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
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

考索竹書卷六

八

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
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
圭疏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謂合木為
上下四方故名方此則神明之象故名明伊訓篇
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誕賓有
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第
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

十二年陟

子由古史太甲在位三十三年而崩此據孔傳云
爾子沃丁立

沃丁

名絢

元年癸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咎單

湯有三輔伊尹二相外有誼伯仲伯咎單沃丁既
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商書咎單
作明居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今
一篇以咎單皋陶之後

八年嗣保衡

說命篇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殷帝沃丁之時時
伊尹卒葬于薄括地志伊尹墓在洛州偃師西北

考索竹書卷六

九

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皇甫謐曰伊
尹年百餘歲而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
親自臨喪以報大德焉

十九年陟

沃丁崩弟太庚立

小庚

名辨按史記作太庚

元年壬子王即位居亳

五年陟

太庚崩子小甲立世表作太庚弟

小甲

名高

元年丁巳王即位居亳

十七年陟

小甲崩弟雍已立

雍已

名佃一本作佃

元年甲戌王即位居亳

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十二年陟

考定竹書本

十

雍已崩弟太戊立東坡曰太戊帝太庚之子

太戊

名密

元年丙戌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陟臣扈

周書君奭篇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

帝東坡曰湯初克夏欲遷夏社作臣扈之篇湯享

國十三年又七年而太甲立太甲享國三十三年

又更四帝乃至太戊而臣扈猶在豈非壽百餘歲

哉

七年有桑穀生于朝

劉向說苑作殷王武丁之時桑穀生朝韓詩外傳云有殷之世穀生于湯之庭三日而大拱二說不同皆非也

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

日知錄云古之聖人或上而為君或下而為相其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固非後之所能測也而傳者猥以一節概之黃帝聖人也而後人以為醫師伯益古賢臣也而世有百蟲將軍之號以彼事蹟章章在經傳者且猶如此若乃堯之臣名羿而有窮之君亦名羿堯之典樂名夔而木石之怪亦

考定竹書本

十

名夔湯居亳而亳戎之國亦名湯夫苟以其名而疑之則道德之用微而謬悠之說作若巫咸者可異焉書君奭篇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安國子巫氏史記殷本紀帝祖乙立殷書序伊陟相復與巫咸任職咸當為賢字之誤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父四篇孔安國傳曰巫咸臣名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孔穎達正義曰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為氏名咸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按君奭咸子巫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

巫氏是也則巫咸之為商賢相明矣史記正義謂
巫咸及子賢冢皆在蘇州常熟縣西海陽山上蓋
二子本吳人云越絕書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是
未可知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
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則史記天官書所云昔之傳
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義和有夏昆吾殷
商巫咸者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彭作醫
巫咸作筮者也周禮筮人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目三曰巫比四曰巫祠五曰巫參六曰巫环七曰巫目八曰巫比九曰巫參十曰巫环十一曰巫目十二曰巫比十三曰巫祠十四曰巫參十五曰巫环十六曰巫目十七曰巫比十八曰巫參十九曰巫环二十曰巫目二十一曰巫比二十二曰巫祠二十三曰巫參二十四曰巫环二十五曰巫目二十六曰巫比二十七曰巫祠二十八曰巫參二十九曰巫环三十曰巫目三十一曰巫比三十二曰巫祠三十三曰巫參三十四曰巫环三十五曰巫目三十六曰巫比三十七曰巫祠三十八曰巫參三十九曰巫环四十曰巫目四十一曰巫比四十二曰巫祠四十三曰巫參四十四曰巫环四十五曰巫目四十六曰巫比四十七曰巫祠四十八曰巫參四十九曰巫环五十曰巫目五十一曰巫比五十二曰巫祠五十三曰巫參五十四曰巫环五十五曰巫目五十六曰巫比五十七曰巫祠五十八曰巫參五十九曰巫环六十曰巫目六十一曰巫比六十二曰巫祠六十三曰巫參六十四曰巫环六十五曰巫目六十六曰巫比六十七曰巫祠六十八曰巫參六十九曰巫环七十曰巫目七十一曰巫比七十二曰巫祠七十三曰巫參七十四曰巫环七十五曰巫目七十六曰巫比七十七曰巫祠七十八曰巫參七十九曰巫环八十曰巫目八十一曰巫比八十二曰巫祠八十三曰巫參八十四曰巫环八十五曰巫目八十六曰巫比八十七曰巫祠八十八曰巫參八十九曰巫环九十曰巫目九十一曰巫比九十二曰巫祠九十三曰巫參九十四曰巫环九十五曰巫目九十六曰巫比九十七曰巫祠九十八曰巫參九十九曰巫环一百曰巫目一百零一曰巫比一百零二曰巫祠一百零三曰巫參一百零四曰巫环一百零五曰巫目一百零六曰巫比一百零七曰巫祠一百零八曰巫參一百零九曰巫环一百一十曰巫目一百一十一曰巫比一百一十二曰巫祠一百一十三曰巫參一百一十四曰巫环一百一十五曰巫目一百一十六曰巫比一百一十七曰巫祠一百一十八曰巫參一百一十九曰巫环一百二十曰巫目一百二十一曰巫比一百二十二曰巫祠一百二十三曰巫參一百二十四曰巫环一百二十五曰巫目一百二十六曰巫比一百二十七曰巫祠一百二十八曰巫參一百二十九曰巫环一百三十曰巫目一百三十一曰巫比一百三十二曰巫祠一百三十三曰巫參一百三十四曰巫环一百三十五曰巫目一百三十六曰巫比一百三十七曰巫祠一百三十八曰巫參一百三十九曰巫环一百四十曰巫目一百四十一曰巫比一百四十二曰巫祠一百四十三曰巫參一百四十四曰巫环一百四十五曰巫目一百四十六曰巫比一百四十七曰巫祠一百四十八曰巫參一百四十九曰巫环一百五十曰巫目一百五十一曰巫比一百五十二曰巫祠一百五十三曰巫參一百五十四曰巫环一百五十五曰巫目一百五十六曰巫比一百五十七曰巫祠一百五十八曰巫參一百五十九曰巫环一百六十曰巫目一百六十一曰巫比一百六十二曰巫祠一百六十三曰巫參一百六十四曰巫环一百六十五曰巫目一百六十六曰巫比一百六十七曰巫祠一百六十八曰巫參一百六十九曰巫环一百七十曰巫目一百七十一曰巫比一百七十二曰巫祠一百七十三曰巫參一百七十四曰巫环一百七十五曰巫目一百七十六曰巫比一百七十七曰巫祠一百七十八曰巫參一百七十九曰巫环一百八十曰巫目一百八十一曰巫比一百八十二曰巫祠一百八十三曰巫參一百八十四曰巫环一百八十五曰巫目一百八十六曰巫比一百八十七曰巫祠一百八十八曰巫參一百八十九曰巫环一百九十曰巫目一百九十一曰巫比一百九十二曰巫祠一百九十三曰巫參一百九十四曰巫环一百九十五曰巫目一百九十六曰巫比一百九十七曰巫祠一百九十八曰巫參一百九十九曰巫环二百曰巫目二百零一曰巫比二百零二曰巫祠二百零三曰巫參二百零四曰巫环二百零五曰巫目二百零六曰巫比二百零七曰巫祠二百零八曰巫參二百零九曰巫环二百一十曰巫目二百一十一曰巫比二百一十二曰巫祠二百一十三曰巫參二百一十四曰巫环二百一十五曰巫目二百一十六曰巫比二百一十七曰巫祠二百一十八曰巫參二百一十九曰巫环二百二十曰巫目二百二十一曰巫比二百二十二曰巫祠二百二十三曰巫參二百二十四曰巫环二百二十五曰巫目二百二十六曰巫比二百二十七曰巫祠二百二十八曰巫參二百二十九曰巫环二百三十曰巫目二百三十一曰巫比二百三十二曰巫祠二百三十三曰巫參二百三十四曰巫环二百三十五曰巫目二百三十六曰巫比二百三十七曰巫祠二百三十八曰巫參二百三十九曰巫环二百四十曰巫目二百四十一曰巫比二百四十二曰巫祠二百四十三曰巫參二百四十四曰巫环二百四十五曰巫目二百四十六曰巫比二百四十七曰巫祠二百四十八曰巫參二百四十九曰巫环二百五十曰巫目二百五十一曰巫比二百五十二曰巫祠二百五十三曰巫參二百五十四曰巫环二百五十五曰巫目二百五十六曰巫比二百五十七曰巫祠二百五十八曰巫參二百五十九曰巫环二百六十曰巫目二百六十一曰巫比二百六十二曰巫祠二百六十三曰巫參二百六十四曰巫环二百六十五曰巫目二百六十六曰巫比二百六十七曰巫祠二百六十八曰巫參二百六十九曰巫环二百七十曰巫目二百七十一曰巫比二百七十二曰巫祠二百七十三曰巫參二百七十四曰巫环二百七十五曰巫目二百七十六曰巫比二百七十七曰巫祠二百七十八曰巫參二百七十九曰巫环二百八十曰巫目二百八十一曰巫比二百八十二曰巫祠二百八十三曰巫參二百八十四曰巫环二百八十五曰巫目二百八十六曰巫比二百八十七曰巫祠二百八十八曰巫參二百八十九曰巫环二百九十曰巫目二百九十一曰巫比二百九十二曰巫祠二百九十三曰巫參二百九十四曰巫环二百九十五曰巫目二百九十六曰巫比二百九十七曰巫祠二百九十八曰巫參二百九十九曰巫环三百曰巫目三百零一曰巫比三百零二曰巫祠三百零三曰巫參三百零四曰巫环三百零五曰巫目三百零六曰巫比三百零七曰巫祠三百零八曰巫參三百零九曰巫环三百一十曰巫目三百一十一曰巫比三百一十二曰巫祠三百一十三曰巫參三百一十四曰巫环三百一十五曰巫目三百一十六曰巫比三百一十七曰巫祠三百一十八曰巫參三百一十九曰巫环三百二十曰巫目三百二十一曰巫比三百二十二曰巫祠三百二十三曰巫參三百二十四曰巫环三百二十五曰巫目三百二十六曰巫比三百二十七曰巫祠三百二十八曰巫參三百二十九曰巫环三百三十曰巫目三百三十一曰巫比三百三十二曰巫祠三百三十三曰巫參三百三十四曰巫环三百三十五曰巫目三百三十六曰巫比三百三十七曰巫祠三百三十八曰巫參三百三十九曰巫环三百四十曰巫目三百四十一曰巫比三百四十二曰巫祠三百四十三曰巫參三百四十四曰巫环三百四十五曰巫目三百四十六曰巫比三百四十七曰巫祠三百四十八曰巫參三百四十九曰巫环三百五十曰巫目三百五十一曰巫比三百五十二曰巫祠三百五十三曰巫參三百五十四曰巫环三百五十五曰巫目三百五十六曰巫比三百五十七曰巫祠三百五十八曰巫參三百五十九曰巫环三百六十曰巫目三百六十一曰巫比三百六十二曰巫祠三百六十三曰巫參三百六十四曰巫环三百六十五曰巫目三百六十六曰巫比三百六十七曰巫祠三百六十八曰巫參三百六十九曰巫环三百七十曰巫目三百七十一曰巫比三百七十二曰巫祠三百七十三曰巫參三百七十四曰巫环三百七十五曰巫目三百七十六曰巫比三百七十七曰巫祠三百七十八曰巫參三百七十九曰巫环三百八十曰巫目三百八十一曰巫比三百八十二曰巫祠三百八十三曰巫參三百八十四曰巫环三百八十五曰巫目三百八十六曰巫比三百八十七曰巫祠三百八十八曰巫參三百八十九曰巫环三百九十曰巫目三百九十一曰巫比三百九十二曰巫祠三百九十三曰巫參三百九十四曰巫环三百九十五曰巫目三百九十六曰巫比三百九十七曰巫祠三百九十八曰巫參三百九十九曰巫环四百曰巫目四百零一曰巫比四百零二曰巫祠四百零三曰巫參四百零四曰巫环四百零五曰巫目四百零六曰巫比四百零七曰巫祠四百零八曰巫參四百零九曰巫环四百一十曰巫目四百一十一曰巫比四百一十二曰巫祠四百一十三曰巫參四百一十四曰巫环四百一十五曰巫目四百一十六曰巫比四百一十七曰巫祠四百一十八曰巫參四百一十九曰巫环四百二十曰巫目四百二十一曰巫比四百二十二曰巫祠四百二十三曰巫參四百二十四曰巫环四百二十五曰巫目四百二十六曰巫比四百二十七曰巫祠四百二十八曰巫參四百二十九曰巫环四百三十曰巫目四百三十一曰巫比四百三十二曰巫祠四百三十三曰巫參四百三十四曰巫环四百三十五曰巫目四百三十六曰巫比四百三十七曰巫祠四百三十八曰巫參四百三十九曰巫环四百四十曰巫目四百四十一曰巫比四百四十二曰巫祠四百四十三曰巫參四百四十四曰巫环四百四十五曰巫目四百四十六曰巫比四百四十七曰巫祠四百四十八曰巫參四百四十九曰巫环四百五十曰巫目四百五十一曰巫比四百五十二曰巫祠四百五十三曰巫參四百五十四曰巫环四百五十五曰巫目四百五十六曰巫比四百五十七曰巫祠四百五十八曰巫參四百五十九曰巫环四百六十曰巫目四百六十一曰巫比四百六十二曰巫祠四百六十三曰巫參四百六十四曰巫环四百六十五曰巫目四百六十六曰巫比四百六十七曰巫祠四百六十八曰巫參四百六十九曰巫环四百七十曰巫目四百七十一曰巫比四百七十二曰巫祠四百七十三曰巫參四百七十四曰巫环四百七十五曰巫目四百七十六曰巫比四百七十七曰巫祠四百七十八曰巫參四百七十九曰巫环四百八十曰巫目四百八十一曰巫比四百八十二曰巫祠四百八十三曰巫參四百八十四曰巫环四百八十五曰巫目四百八十六曰巫比四百八十七曰巫祠四百八十八曰巫參四百八十九曰巫环四百九十曰巫目四百九十一曰巫比四百九十二曰巫祠四百九十三曰巫參四百九十四曰巫环四百九十五曰巫目四百九十六曰巫比四百九十七曰巫祠四百九十八曰巫參四百九十九曰巫环五百曰巫目五百零一曰巫比五百零二曰巫祠五百零三曰巫參五百零四曰巫环五百零五曰巫目五百零六曰巫比五百零七曰巫祠五百零八曰巫參五百零九曰巫环五百一十曰巫目五百一十一曰巫比五百一十二曰巫祠五百一十三曰巫參五百一十四曰巫环五百一十五曰巫目五百一十六曰巫比五百一十七曰巫祠五百一十八曰巫參五百一十九曰巫环五百二十曰巫目五百二十一曰巫比五百二十二曰巫祠五百二十三曰巫參五百二十四曰巫环五百二十五曰巫目五百二十六曰巫比五百二十七曰巫祠五百二十八曰巫參五百二十九曰巫环五百三十曰巫目五百三十一曰巫比五百三十二曰巫祠五百三十三曰巫參五百三十四曰巫环五百三十五曰巫目五百三十六曰巫比五百三十七曰巫祠五百三十八曰巫參五百三十九曰巫环五百四十曰巫目五百四十一曰巫比五百四十二曰巫祠五百四十三曰巫參五百四十四曰巫环五百四十五曰巫目五百四十六曰巫比五百四十七曰巫祠五百四十八曰巫參五百四十九曰巫环五百五十曰巫目五百五十一曰巫比五百五十二曰巫祠五百五十三曰巫參五百五十四曰巫环五百五十五曰巫目五百五十六曰巫比五百五十七曰巫祠五百五十八曰巫參五百五十九曰巫环五百六十曰巫目五百六十一曰巫比五百六十二曰巫祠五百六十三曰巫參五百六十四曰巫环五百六十五曰巫目五百六十六曰巫比五百六十七曰巫祠五百六十八曰巫參五百六十九曰巫环五百七十曰巫目五百七十一曰巫比五百七十二曰巫祠五百七十三曰巫參五百七十四曰巫环五百七十五曰巫目五百七十六曰巫比五百七十七曰巫祠五百七十八曰巫參五百七十九曰巫环五百八十曰巫目五百八十一曰巫比五百八十二曰巫祠五百八十三曰巫參五百八十四曰巫环五百八十五曰巫目五百八十六曰巫比五百八十七曰巫祠五百八十八曰巫參五百八十九曰巫环五百九十曰巫目五百九十一曰巫比五百九十二曰巫祠五百九十三曰巫參五百九十四曰巫环五百九十五曰巫目五百九十六曰巫比五百九十七曰巫祠五百九十八曰巫參五百九十九曰巫环六百曰巫目六百零一曰巫比六百零二曰巫祠六百零三曰巫參六百零四曰巫环六百零五曰巫目六百零六曰巫比六百零七曰巫祠六百零八曰巫參六百零九曰巫环六百一十曰巫目六百一十一曰巫比六百一十二曰巫祠六百一十三曰巫參六百一十四曰巫环六百一十五曰巫目六百一十六曰巫比六百一十七曰巫祠六百一十八曰巫參六百一十九曰巫环六百二十曰巫目六百二十一曰巫比六百二十二曰巫祠六百二十三曰巫參六百二十四曰巫环六百二十五曰巫目六百二十六曰巫比六百二十七曰巫祠六百二十八曰巫參六百二十九曰巫环六百三十曰巫目六百三十一曰巫比六百三十二曰巫祠六百三十三曰巫參六百三十四曰巫环六百三十五曰巫目六百三十六曰巫比六百三十七曰巫祠六百三十八曰巫參六百三十九曰巫环六百四十曰巫目六百四十一曰巫比六百四十二曰巫祠六百四十三曰巫參六百四十四曰巫环六百四十五曰巫目六百四十六曰巫比六百四十七曰巫祠六百四十八曰巫參六百四十九曰巫环六百五十曰巫目六百五十一曰巫比六百五十二曰巫祠六百五十三曰巫參六百五十四曰巫环六百五十五曰巫目六百五十六曰巫比六百五十七曰巫祠六百五十八曰巫參六百五十九曰巫环六百六十曰巫目六百六十一曰巫比六百六十二曰巫祠六百六十三曰巫參六百六十四曰巫环六百六十五曰巫目六百六十六曰巫比六百六十七曰巫祠六百六十八曰巫參六百六十九曰巫环六百七十曰巫目六百七十一曰巫比六百七十二曰巫祠六百七十三曰巫參六百七十四曰巫环六百七十五曰巫目六百七十六曰巫比六百七十七曰巫祠六百七十八曰巫參六百七十九曰巫环六百八十曰巫目六百八十一曰巫比六百八十二曰巫祠六百八十三曰巫參六百八十四曰巫环六百八十五曰巫目六百八十六曰巫比六百八十七曰巫祠六百八十八曰巫參六百八十九曰巫环六百九十曰巫目六百九十一曰巫比六百九十二曰巫祠六百九十三曰巫參六百九十四曰巫环六百九十五曰巫目六百九十六曰巫比六百九十七曰巫祠六百九十八曰巫參六百九十九曰巫环七百曰巫目七百零一曰巫比七百零二曰巫祠七百零三曰巫參七百零四曰巫环七百零五曰巫目七百零六曰巫比七百零七曰巫祠七百零八曰巫參七百零九曰巫环七百一十曰巫目七百一十一曰巫比七百一十二曰巫祠七百一十三曰巫參七百一十四曰巫环七百一十五曰巫目七百一十六曰巫比七百一十七曰巫祠七百一十八曰巫參七百一十九曰巫环七百二十曰巫目七百二十一曰巫比七百二十二曰巫祠七百二十三曰巫參七百二十四曰巫环七百二十五曰巫目七百二十六曰巫比七百二十七曰巫祠七百二十八曰巫參七百二十九曰巫环七百三十曰巫目七百三十一曰巫比七百三十二曰巫祠七百三十三曰巫參七百三十四曰巫环七百三十五曰巫目七百三十六曰巫比七百三十七曰巫祠七百三十八曰巫參七百三十九曰巫环七百四十曰巫目七百四十一曰巫比七百四十二曰巫祠七百四十三曰巫參七百四十四曰巫环七百四十五曰巫目七百四十六曰巫比七百四十七曰巫祠七百四十八曰巫參七百四十九曰巫环七百五十曰巫目七百五十一曰巫比七百五十二曰巫祠七百五十三曰巫參七百五十四曰巫环七百五十五曰巫目七百五十六曰巫比七百五十七曰巫祠七百五十八曰巫參七百五十九曰巫环七百六十曰巫目七百六十一曰巫比七百六十二曰巫祠七百六十三曰巫參七百六十四曰巫环七百六十五曰巫目七百六十六曰巫比七百六十七曰巫祠七百六十八曰巫參七百六十九曰巫环七百七十曰巫目七百七十一曰巫比七百七十二曰巫祠七百七十三曰巫參七百七十四曰巫环七百七十五曰巫目七百七十六曰巫比七百七十七曰巫祠七百七十八曰巫參七百七十九曰巫环七百八十曰巫目七百八十一曰巫比七百八十二曰巫祠七百八十三曰巫參七百八十四曰巫环七百八十五曰巫目七百八十六曰巫比七百八十七曰巫祠七百八十八曰巫參七百八十九曰巫环七百九十曰巫目七百九十一曰巫比七百九十二曰巫祠七百九十三曰巫參七百九十四曰巫环七百九十五曰巫目七百九十六曰巫比七百九十七曰巫祠七百九十八曰巫參七百九十九曰巫环七百一十

考索竹書卷六

上

將夕降分懷椒糈而要之史記封禪書所云巫咸
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孔安國尚書傳云巫咸臣名
至現然楚辭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公以巫咸是
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讓桑穀之災故云然
許氏說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為神則秦
詛楚文所云不顯大神巫咸者也封禪書荆巫祀
施康之屬索隱曰巫先謂古巫而以下巫先司命
之先有重者蓋巫咸之類也而又或以巫咸為
黃帝時人歸藏言黃神將戰筮于巫咸是也以焉
帝堯時人郭璞巫咸山賦序地理志曰巫咸山在
水出東南薄山西言巫咸以鴻術為帝堯賢是也
北流運巫咸山北言巫咸以鴻術為帝堯賢是也
以為春秋時人莊子言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言

神巫季咸自齊來處于鄭是也扶桑七發篇謂治
呂向注南鵠巫咸皆鄭人按列子莊子皆言鄭有
神至曰季咸而南鵠則鄭人字形相混亦以為鄭
也至山海經海外西經言巫咸國在女丑北左手
操青蛇右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
往來大荒西經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五
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
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
此山採之也淮南子地形訓言軒轅丘在西方巫
咸在其北方則益荒誕不可稽而知古賢之名焉
後人所假託者多矣

考索竹書卷六

上

二十六年西戎來賓王使王孟聘西戎
五帝本紀西戎析枝渠廋氏羌禹貢織皮昆侖析
枝渠搜西戎即叙書傳三國皆西方戎落鄭玄曰
衣皮之人居崑崙析枝渠搜三山皆在西戎古今
人幸孟獻益後
三十一年命費侯中衍為車正
中衍人面鳥喙為帝太戊御車正官名素本紀大
康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
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
遂世有功以佐殷國索隱曰仲衍鳥身人言故焉

鳥俗氏舊解以孟獻仲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當是二人名也

三十五年作寅車

戎車夏曰鈞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

四十六年大有年

五穀俱成熟也

五十八年城蒲姑

蒲姑在青之博興昭九年王使詹伯辭于晉曰武

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杜注樂安博昌縣北

有蒲姑城服虔曰蒲姑商奄濱東海者也蒲姑齊

考定竹書本

十

也商奄魯也史記作薄姑

六十一年東九夷來賓

白虎通東方為九夷說苑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

乏貢職以觀其動桀起九夷之師以伐之即此九

夷是也

七十五年陟

沈約曰太戊遇祥桑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

明德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廟為中宗

竹書作太宗徐陵曰太戊與殷彌無等級山堂考

索曰商以太甲太戊武丁為三宗

仲丁

名莊太戊子

元年辛丑王即位自毫遷于囂于河上

商書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書闕不具東坡曰仲丁

自毫遷囂囂在陳留浚儀縣或曰今河南教倉史

記帝中丁遷于囂索隱曰囂亦作囂並音教字正

義曰括地志云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殷

時教地也國名紀仲丁居教也在陳留浚儀秦之

教倉今鄭之滎澤西十五里有教土有教城穆傳

囂氏之隧即詩薄狩于教者字書教從

考定竹書本

主

六年征藍夷

太平寰宇記藍水經秀容界秀容縣本漢陽曲縣

地屬太原郡或即太原之戎粵述云南巢永順軍

山所屬有生獠一種甚為鄰封之害皆姓藍氏按

竹書紀年仲丁即位征于藍夷得無其苗裔乎又

方輿勝覽平陽縣有藍山藍湖通典商湯革命至

于仲丁藍夷作寇自此或叛或服

九年陟

仲丁崩弟外壬立

外壬

名發

元年庚戌王即位居焉

邳人姚人叛

左傳商有姚邳杜注邳今下邳縣國名紀姚姚也
唐韻古有姚國說文云商諸侯為亂者呂覽有姚
氏女採得嬰兒于空桑有姚氏蓋國名也高誘曰
姚讀為莘

十年陟

外壬崩弟河東甲立

河東甲

考索竹書本

太

名整

元年庚申王即位自囂遷于相

商書河東甲居相作河東甲東坡曰相在河北國

名紀元和志內黃東南十三里故殷城東甲居今

相州有幾城商亭東甲故城在安陽西北五里東

甲冢在城外西北隅洹水南岸元豐七年水毀民

夷之有銅器治之又有黃址者后墓魏始名州非

昭元年鄭相通雅曰河東甲居相即今之相州也

三年彭伯克邳

潛夫論頌頊師老彭彭伯益老彭之後未詳其名

國名紀邳今淮陽軍治下邳城漢下邳國梁下邳

郡周邳州唐隸泗州城三重外城周十二里處泗

沂之會有仲虺祠太康地道記奚仲遷于邳謂之

下邳或以為自北遷此故謂之下邳

四年征藍夷

五年姚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姚人來賓

班方國名未詳北堂書抄五命賜則七命賜國八

命作牧九命作伯鄭玄云則者法也出為子男則

地未成國之名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侯伯有

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于諸侯上公有功德者加

考索竹書本

主

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

九年陟

史記河東甲時殷道復衰子祖乙立

祖乙

名滕

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遷于耿

史記祖乙遷于邢索隱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

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括地志絳州龍門縣東南十

二里耿城故耿國

命彭伯韋伯

胡應麟曰彭伯韋伯即大彭豸韋也錫命為伯當在此時沈約謂夏衰昆吾豸韋相繼為伯考夏帝吳元年但云豸韋氏復國而已非伯于夏也

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

商書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圮毀也都邑為水所毀凡十篇亡國名紀庇祖乙勝居之沃甲祖丁因居之庇地未詳鄭玄曰祖乙去相居耿為水所圮修德禦之不復徙

三年命卿士巫賢

東坡曰賢亦巫咸之子孫子由曰巫賢者巫咸子

考定竹書卷六

十一

八年城庇

庇城未詳括地志故耿城今名耿倉城在龍門縣東南十二里宋屬河中府宣和中改為河津縣今仍之屬平陽府古耿城在縣南十二里

十二年命邠侯高圉

公非子高圉侯倬也命者始命為侯邠即幽括地志幽州新平縣即漢漆沮縣詩幽國公劉所邑之地宋表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

十九年陟

沈約曰祖乙之世商道復興廟為中宗祖乙崩于

祖辛立

祖辛

名旦

元年戊子王即位居庇

十四年陟

祖辛崩弟沃甲立索隱曰系本作開甲

開甲

名踰

元年壬寅王即位居庇

五年陟

考定竹書卷六

九

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

祖丁

名新

元年丁未王即位居庇

九年陟

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

南庚

名更

元年丙辰王即位居庇

三年遷于奄

國名紀南庚自庇遷奄後陽甲居之商奄也晉志奄商奄二國奄君附祿父周公踐伐之世皆以為魯奄然與祿父封相遠或此是

六年陟

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陽甲

陽甲

名和一名和甲史記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于是諸侯莫朝

元年壬戌王即位居奄

考索竹書卷六

十

二年西征丹山戎

山海經有始州之國有丹山郭注曰此山純出丹朱也袁山松宜都紀云西郡北有丹山天清山嶺有霞忽起

四年陟

陽甲崩弟盤庚立

盤庚

名旬

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

七年應侯來朝

汲冢古文云商時國寰宇記故城邾城東南四十里故殷之應國杜云褒陽城父南應國也又周書王會解有應侯曹叔乃成王弟水經注洧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者也洧水又南逕應城西戰國范雎所封邑也謂之應水

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

紀年盤庚旬自奄遷于北蒙曰殷虛北蒙蒙字爾即景毫湯都今毫之蒙城漢之山桑天寶二改縣北八十里有南北二蒙城魏孝文築相距四十步

考索竹書卷六

十

光武幸處今宋城南十五小蒙故城六國之蒙縣復有大蒙城縣北四十一里地形志北梁有北蒙城索隱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殷虛南舊地名號北蒙也宣甲祖乙居河北不利盤庚涉河南治于毫之殷地商家自此改號曰殷水經注所謂洧水出山連逕殷墟是也史正義括地志云相州安陽本盤庚所都即北蒙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竹書紀年云盤庚字也北蒙曰殷墟南去鄴四十里是舊都城西南三十里有洧水南岸三里有安陽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謂北蒙者也今按洧

水在相州北四里安陽城即相州外城也

十五年營殷邑

西亳偃師則盤庚所從也國名紀商之王蓋屢遷矣書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盤庚五遷八遷自湯之前而五遷在盤庚之前故班固曰商今屢遷前八後五蓋十三也自盤庚至紂蓋復五遷世不知矣八遷之可考者六契居番昭明居砥石復遷于商相土居商丘上甲居鄴而湯居亳至于五遷則舊相庇奄耿也庇奄書所不載而世儒輒以盤庚之兩都足之已失之矣而或者更以五遷俱出

考定竹書卷六

盤庚元為安也

十九年命那侯亞圉

史記高圉卒子亞圉立系本云亞圉雲都皇甫謐曰雲都亞圉字索隱曰漢書古今表曰雲都亞圉弟按如此說則辟方侯倅亦皆二人之名實未能詳

二十八年陟

盤庚崩弟小辛立

考定竹書卷六終

考定竹書卷七

河渚孫之駭晴川

小辛

名頌

元年甲午王即位居殷

史記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

三年陟

小辛崩弟小乙立

小乙

考定竹書卷七

名斂一作斂

元年丁酉王即位居殷

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

書所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是也

十年陟

小乙崩子武丁立

武丁

名昭劉辰翁曰太甲至太戊六世太戊至祖乙五世祖乙至盤庚八世盤庚至武丁四世皆衰而復起孟子曰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正謂

此也閻伯詩釋地又續曰殷本紀自武丁至紂凡九世集注云七世者得毋以祖甲為祖庚之弟庚丁為康辛之弟并兄弟于一世乎然則國語何以云帝甲亂之七世而頑仍數庚丁此紀上文自中丁以來比九世亂皆數其弟乎古所謂世者蓋指在帝位歷年而言無論其行輩也

元年丁未王即位居殷

晉書地道記洙邑殷王武丁始遷居之為殷都也在朝歌故城南詩洙之鄉者近紂都有新聲靡樂漕丘酒池之事水經注紂都在冀州大陸之野即

考定竹書卷七

此矣

命卿士甘盤

君奭篇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武丁即位甘盤遷去隱于荒野武丁使人求之不得故書云厥終罔顯

三年夢求傳說得之

楊慎曰武丁嘗居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于夢蓋商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尊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傳說生無

父母洪氏注楚辭謂傳說一旦從天而下便為成人此謬語耳地理志傳險傳說所隱之處當名聖

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閻百詩釋地曰傅氏之巖在虞號之間今平陸縣東三十五里俗名聖人窟為說所備隱止息處巖東北十餘里即左傳之顛軫坂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軫橋也說身頁版築為人所執後正于此地至今澗猶呼沙澗水去傳巖一十五里墨子尸子並以傳巖在北海之洲者大非史記說為胥靡築于傳險舉以為相遷以傳

考定竹書卷七

險險古字姓之號曰傳說

六年命卿士傳說視學養老

史記商紀武丁思復興殷政事決定于冢宰以觀國風楚語殷武丁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曰王言以出令也故視學養老命卿士傳說代行之禮記云凡視學必釋奠于先師先聖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又云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皇氏謂人君養老有四一三老五更二子孫為國難而死者父祖三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底人之老

十二年報祀上甲微

孔叢子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于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

二十五年王子孝已卒于野

孝已殷王中宗之子事親一夜五起中宗用後妻吉逯之尸子云孝已一夕三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愛其親也陳軫曰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曾子遺妻告其子曰高宗之後妻殺孝已尹

考索竹書卷七

吉甫以後妻放伯奇

十九年彤祭太廟有雉來

祭成湯之明日有飛雉登禹耳而鳴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彤祭名

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

潛夫論鬼方之伐非好武也陸終取鬼方氏高宗所伐鬼方即此也南豐曾氏曰荆及康狼楚之兩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

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羗來賓

乾鑿度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是也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地理志隴西郡有氐道羌道

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

彭祖氏為殷伯殷衰而彭祖氏滅蓋封于大彭謂之彭祖彭城史正義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國虞翻云名翦神仙傳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

考索竹書卷七

五十年征韋承克之

賈逵曰祝融之後封于承韋殷武丁滅之國名紀承韋防姓韋也見世本或云劉氏非應劭曰王報聽境受潛潤絕承韋氏自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五十九年陟

論衡高宗享國百年于祖庚立沈約曰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大小無時或愆是時與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羗南不過荆蠻北不過朔方而頌聲作禮廢而復起廟號高宗

祖庚

名曜

元年丙午即位居殷作高宗之訓

商書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十一年陟

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

祖甲

名載國語作帝甲鄭玄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

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

于人間故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孔

考索行書卷七

木

安國傳以祖甲謂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

之行伊尹放之相但書序高宗之下世次顛倒應

未然也

元年丁未王即位居殷

十二年征西戎

白虎通曰西方為六戎被髮衣皮

冬王返自西戎

沈約云祖甲西征得一丹山

十三年西戎來賓

命邠侯組紺

史記亞圍卒子公叔祖類立索隱曰系本云太公

組紺諸盤三代世表稱叔類凡四名皇甫謐曰公

祖一名祖紺諸盤字叔類號曰太公也

二十四年重作湯刑

殷湯制官刑儆于有位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

不孝高誘曰商湯所制法也荀子曰刑名從商左

傳叔向曰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是也

二十七年命王子翬王子良

王子良未詳翬即庚丁也西京雜記霍將軍妻一

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者為弟

考索行書卷七

七

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

居下者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嘗

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

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以囂為兄以良為弟若

以在上者為兄囂亦當為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

女曰妹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

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嘗文

長蘄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

並以前生者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焉

三十三年陟

國語曰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厲
沈約曰王舊在野及即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
民不侮鰥寡迨其末也繁刑以攜遠殷道復衰史
記帝甲崩子康辛立

焉辛

名先史作康辛索隱曰漢書古今人表及帝王代
紀皆作憑辛

元年庚寅王即位居殷

四年陟

康辛崩弟庚丁立

庚丁

名實

元年甲午王即位居殷

國名紀庚丁徙河北號北殷地即殷虛在相之安

陽西有澱水北去朝歌百二十里有殷城晉之殷

州墟中復為潞州古史商後有北殷氏或云北

八年陟

庚丁崩子武乙立

武乙

名瞿

元年壬寅王即位居殷
邠遷于岐周

郡縣釋名曰周公劉修后稷之業乃立于邠之谷
為邠國後魏置邠州唐以邠字類幽改為邠城東
北三十里有幽谷舊三水縣公劉立國處路史云
本谷名是也州治南有邠山立州之時依以為城
陡峻險固易守難攻又有邠巖方輿勝覽云巖整
欽嶽委曲數百折猿啼鶴怨瀑布飛濺可愛班云
扶風枸邑幽邠邠之三水西南三十里有故幽城
今幽亭枸故城皆在三水通志云邑南有三水河

考定竹書卷七

九

源出石門山流經王泉白馬泉稍泉故以名縣迨

狄人攻之不止遂自邠以走岐下逸周書岐周謂

始作周國也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

狄人獫狁一曰薰育漢之匈奴也

三年自殷遷于河北

國名紀武乙徙朝歌今衛之黎陽衛鎮西二十里

有朝歌城唐衛縣今通利軍黎陽故東離城紂蒐

夷有鹿臺衛西二十里大三里高千仞七年城有

沙丘臺紂自朝歌北築之今沙丘在巨鹿東七十

里故衛北四十里案宇記平鄉東北二十里稱祖

已臺葵曰雅歌酒池漕丘新涉處並在衛縣賢圖
經丘池故朝歌南一里玉海曰武乙徙河北三代
世表庚丁徙河北世紀武丁徙居朝歌今河內縣
也酒誥明大命于妹邦孔氏云紂所都朝歌以北
是通志紂居朝歌隋改為衛縣隸衛州朝歌故城
在縣西二十二里衛縣熙寧中省為鎮入黎陽戰
國策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
吳起曰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
括地志紂都朝歌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朝歌故
城是也本妹邑武丁始都之世紀云帝乙復濟河

考定竹書第七

十

北徙朝歌其子紂仍都焉地里志河內本殷之舊
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
也注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庸東謂之衛左
傳注殷虛朝歌也世紀紂自朝歌北築沙丘臺沙
丘在鉅鹿東北七十里括地志在邢州平鄉東北
二里貨殖傳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
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禹足王者所更居也
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

太王徙居岐周自遷也立泉門應門自立也至是
通進侯為公并賜岐邑徐陵陳公九錫詔曰殷嘉

亶父繼后稷之官謂周之翦商實始于此

十五年自河北遷于沫

沫在朝歌故城南

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

六韜云古公壽百二十歲

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

程國名商封吳回後今咸陽故安陵城周程邑也

地志安陵隸扶風閼駟云古程邑畢亦在京兆咸

陽關中記云高陵北有畢原畢陌南北數十里東

西二三百里無山川陂池井深五十丈故周程戰

考定竹書第七

十一

處通雅云書序曰惟周王季宅程孟子文王卒于
畢郢史正義引周書曰惟周王季宅郢郢故城在
雍州咸陽縣東周之郢邑也詩正義周書稱文王
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曰文王徙宅于程蓋謂
此智來蒼梧見土人稱梧州北四十里曰下郢讀
之如程可知古郢字有程音故相通也

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

義渠西戎國史記解云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
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劉子新論義
渠之國其人死則聚柴而焚之今在北地郡九域

忘邠州古義渠城義渠之國寰宇記史記梁山涇
漆之北有義渠胸衍之戎漢之五原在今榆林縣
界戰國策五國伐秦義渠君因起兵襲秦大敗秦
人于李帛之下

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五十鼓馬
十匹

太姜生少子季歷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
名為歷歷者嫡也太伯覺悟之荆蠻採藥以避王
季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青龍之匹周禮甸出戎
馬四匹馬以匹數也數玉名又音角

考索行書卷七

主

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

後漢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

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王敗于河渭大雷震死

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
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
天武乙獵于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論衡紂父
帝乙射天馭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斯天
以雷電誅無道也

文丁

名托史記子由古史俱作子太丁立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殷

自沫歸殷邑

二年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敗績

或即伏羌之冀戎

三年洹水一日三絕

相州圖經安陽紂都也在淇洹之間魏土地記鄴
城南四十里有安陽城城北有洹水東流者也水
經注洹水出洹山連運殷墟北韓非說秦曰昔者
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于淇谷右飲于洹

考索行書卷七

主

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今洹水絕于文丁之世明

殷亡之兆

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為殷牧師一本無牧師字

字

孔叢子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
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瓚鉅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
專征伐周禮大宗伯以九命正邦國之位八命作
牧也

五年周作程邑

路史程王季之居在今咸陽故安陵亦在岐南與

畢陌接所謂畢程進周書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
大荒作大匡呂覽武王嘗窮于畢程長安志孟
子言文王卒于畢郢今佑郢
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
始呼戎未詳

十一年周公季歷伐驍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
王殺季歷

北堂書抄云竹書紀年太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
驍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沈約曰
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為伯既而執

竹書紀年卷七

周

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歷又曰執王季
子塞庫竊文王子玉門鬱尼之情辭以作歌其傳
久矣呂覽曰王季歷困而死葬于渦山之尾樂水
齧其墓史通引竹書文丁殺季歷六韜云王季年
百歲

十二年周文公元年有鳳集于岐山

括地象曰岐山在崑崙山東南為地乳上多白金
周之興也鳳鳴于岐山時人亦謂岐山為鳳凰堆
也郡縣釋名云岐山縣周以前為岐周地周為召
穆公采邑至太王徙居周原詩曰居岐之陽實始

剪商即此後王季又徙都焉後周置三龍縣隋移

三龍縣治于岐山西南四十里改為岐山縣岐山

在縣西北十里即周頌云天作高山謂此左傳成

王有岐陽之蒐山海經曰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鐵

其木多梅梓柎櫨減水出焉東流注于汧又曰山

有兩岐故曰岐山亦曰天柱山其峰高峻狀若柱

然禹貢導汧及岐太王邑于岐山之下文王時鳳

凰鳴于岐皆謂此山路史云古有岐伯至古公避

狄遷岐之陽今鳳翔岐山縣西北有岐城故址後

魏為岐州以山之岐而名文王初為岐侯在郿西

北不百里而禹又在郿西北四百南有周原而乾

之永壽亦為西地故傳謂自稷至武王遷不出所

封以此

十三年陟

古史太丁崩于帝乙立殷益衰

帝乙

名美

元年庚寅王即位居殷

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

拒一本作拘南仲殷臣常武之詩曰南仲大祖鄭

箕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昆夷詩疏作犬戎或即夏之昆吾氏

夏六月周地震

韓詩外傳昔者周文王之時荏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

九年陟

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天下謂之紂呂覽紂之同母弟三人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言母當生合時猶未正立及生紂時始正為妃故啓大而庶

紂小而嫡

帝辛

名受即紂也曰受辛尹逸筮曰殷末孫受傳注云紂字受德也東坡曰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叔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

元年己亥王即位居殷

命九侯周侯邢侯

周侯為西伯昌鬼容區國商有鬼侯即九侯紂三公今漳浦有鬼侯山亦曰九侯山彪曰鄴西鬼侯國也隋圖經臨水九侯城今相之隆陽有九侯城

礎之滏陽西南五十里九音仇也史記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徐廣曰鄂侯一作邢侯野王縣西北有邢城潛夫論昔紂好色九侯獻厥女三年有雀生鷄

劉子新論帝辛之時有雀生鷄于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說苑有雀生鳥于城之隅

四年大蒐于黎

韓非子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作炮烙之刑

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姐已笑名炮烙之刑索隱曰郭誕生烙一音閻又云見鐵布銅升足廢而死于足為銅烙炭炭使罪人步其上

五年夏築南單之臺

晉志王儲鹿臺崇高千仞水經注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矣

雨土于亳

墨子雨土于薄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尚書中候殷紂時十日雨土于亳紂章國滅

湯冢尚書中候殷紂時十日雨土于亳紂章國滅

六年西伯初禴于畢

禴春祭名畢天星之名謂初祭畢也一云畢地名畢原也

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

有蘇紀姓之國論語比考識曰殷惑妲己玉馬走宋均注玉馬喻賢臣奔去國語妲己有寵于是與膠鬲比而亡殷

作瓊室立玉門

晏子夏之衰也其王桀為瓊室王門魏志桀作瓊室象廊未聞紂所作也及冢古文殷紂作瓊室立

考索竹書卷七

王門韓非子文王見書于玉門即此

十年夏六月王畋于西郊

十七年西伯伐翟

爾雅八狄詩譜狄類有五月支微躬句奴單于白屋

冬王遊于淇

河內共淇水所出郡縣釋名淇縣明名周沫邑古朝歌地漢朝歌淇水水名隋臨淇縣元淇州也淇水源出林縣西大號山經流淇縣西北三十里入衛河山海經沮洳之山淇水出焉南流注于河郡

縣志出衛州共城縣西北洹如山至衛縣古制入

河謂之淇水口詩邶曰亦流于淇邶曰送我淇上

衛曰瞻彼淇澳淇園在縣西北禮河社昔衛武公

年九十有五猶自箴警國人賦詩瞻彼淇澳兼竹

猗猗以美其德漢武帝塞鄒子河取淇園之竹以

為槌又寇恂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即此誠意

伯劉基詩駐馬淇園春正濃三山雲外聳芙蓉武

公去後琅玕少霽色猗猗入畫中

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

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

考索竹書卷七

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

漢志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故伯夷國呂覽曰伯夷

叔齊西行如周至于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括地志

平州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竹園姓點氏通

雅首陽有三一蒲坂二隴西三洛陽王勉夫以夷

齊在洛陽論語注在蒲坂非也夷齊令支人冢在

肥如水經注雷首名獨頭山夷齊所隱都穆謂中

條為雷首下有水曰雷澤

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

淮南子云飛鳥銜翼走獸擠脚高誘注紂田獵禽

荒故獸無不被害

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

吳越春秋文王囚于石室太公不棄其國地里志
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處論衡文王既羑
里國策拘之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注云羑
里在湯陰

一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于程

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節注云周
文王以戊午節二十九年受命北宮子曰紂囚文
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懼而歸之

考索竹書卷七

手

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

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尚以為師

竹書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纁以立于令狐之

津帝曰昌賜汝聖文王再拜稽首太公于後亦再

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

見太公而訊之曰而名為望乎荅曰唯為望文王

曰吾如有所于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重

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

歸以為卿士

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

尚書中候曰殷紂之時五星聚于房房者蒼神之

精周據而與鄭玄曰周起于房而五星聚之得天

下之祥日知錄云史言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

將霸五星聚箕說約宋書天文志云竹書紀年漢

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唐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

尾箕大曆三年五星聚東井宋乾德五年三月五

星聚奎景德四年六月司天監

月五星聚軫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五星聚見

于西南明嘉靖三年正月丙子五星聚管室天啓

四年七月丙寅五星聚張丙寅月之十四日在

考索竹書卷七

主

度土三度金三度木一度凡聚者四日占曰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

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

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考之前

史所載惟天寶不言蓋玄宗之政荒矣或曰漢從

歲宋從填唐從焚惑云

有赤鳥集于周社

鳥一作烏墨子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燕

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

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

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代殷有國泰

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
予既沉積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
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
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
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瑞應圖文王時見蒼鳥王
孝悌則至

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

荀子文王誅四謂密阮共崇也密須氏姞姓之國
安定陰密縣是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詩疏曰密
須之君雖不達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周將叛

考索竹書卷七

圭

殷乃先伐之故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
之不義郡縣釋名曰平涼府靈臺縣在周為密須
國地文王伐密即此隋置靈臺縣取文王伐密作
靈臺之義今縣有靈臺相傳周文王所作處明胡
松曰靈臺之名雖古然非詩所歌詠特以文王為
西伯征密須嘗過其境後人神明其地築臺以識
遂以名縣予攷詩皇矣章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繼之靈臺章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然未明言文
王經營靈臺于密也路史云長安有靈臺鄉東陽
許氏云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

文王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郢又三年遷豐作
靈臺其時九十有六則靈臺之不在密益明矣
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

國語密須由伯姞伯姞密須之女也謂由嫁女而
以北堂書抄密須歸文王蘇氏曰文王既克密須
于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
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

沈約曰按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
受命自此年始伏湛傳文王受命征伐五國注伐
大夷密須者邢崇史通曰按尚書西伯戡黎殷始

考索竹書卷七

圭

咎周此猶之荆蠻之滅諸姬季氏之伐顛更也又
曰文王受命稱王此猶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
子也夫戡黎伐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
要亦猶之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
駕六馬及其殺也而荀勗猶謂人臣終未可知也
至若秦誓三篇數紂過失亦猶之呂相為書絕秦
陳琳為檄魏欲加之罪患無辭乎

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邶遂伐崇崇人降

耆侯爵一曰阮黎也史記言文王伐阮又曰明年
敗耆國明年伐邶明年伐崇侯虎東坡書傳周人

乘黎黎在上黨壺關路史崇縣國伯爵今崇有崇城崇侯墳九域志虎也文王伐崇遷其重甌有崇甌貫甌貫亦國名春秋繁露曰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其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冬十二月昆夷侵周

世紀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昆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夫閉門不與戰者堅城而不出戰也若云修德安有勳敵臨

考定有書卷七

七

城可以修德弭兵者乎

三十五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于豐

逸周書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遂遷于豐元命包曰伐殷者為姬昌生于岐立于豐精翼日衣青光造造西十刻清國名記今永興郭北二十里豐水之西有豐故城

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

閩百詩釋地續曰史漢匈奴傳並言周西伯昌伐吠夷氏師古注吠夷即吠戎也又云昆夷字或作

混又作鯤昆鯤吠聲相近耳亦曰犬戎自隴以西有之乃知吠夷即文王之所事者矣采薇序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是也

西伯使世子發營錫

淮南子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詩武王作鎬鎬在豐水之東皆宗周地盟會圖豐鎬相去二十五里鎬在長安之靈臺鄉元和志鎬京在長安有武王宮漢穿昆明鎬之遺趾海馬今永興昆明北之鎬陂

考定有書卷七

七

三十七年周作辟雍

封禪書灋滿有天子辟池

三十九年辛甲出奔周

一作大夫辛甲出奔周劉向別錄辛甲故殷之臣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左傳辛甲為周太史命百官箴王闕韓非子周公勝殷將攻商蓋辛甲曰難攻請先九夷攻九夷而商蓋服四十年周作靈臺

詩含神霧曰作邑于豐起靈臺祀曆樞曰靈臺天

意也經營靈臺天下附也括地志碑雍靈治今悉無復處惟靈臺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今西安府鄠縣東五里有鄠宮又東二十五里有靈囿園中有靈臺晏子春秋謂紂作靈臺

王使膠鬲求玉于周

韓非子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又曰文王資費仲而遊于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

四十一年春三月丙辰昌熹

考索竹書卷七

主

徐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呂覽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沈約曰周文王葬畢畢西于豐三十里閻百詩釋地曰括地志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在唐名畢原在殷則名畢郢孫疏竟以郢為楚故都在南郡大非宋太祖詔祭文王于咸陽縣西北畢陌中大冢亦非此秦悼武王陵皇甫謐所謂葬畢者是

四十二年

周武王元年

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

鄭玄曰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

王欲聞之則齋乎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向而立師尚父西而道書之言

有女子化為丈夫

春秋潛潭巴曰女子化為丈夫賢人去位君獨居丈夫化為女子陰氣淖小人聚搜神記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為丈夫與妻生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

四十三年春大閱

考索竹書卷七

主

峽山崩

淮南子峽山崩而薄落之水涸薄落涇水也又云

峽山崩三川涸許慎曰峽山在南陽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

黎夏諸侯九黎括地志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通典潞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即此日知錄云以關中并天下者必先于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滅燕齊苻氏取晉陽而後滅燕宇文氏取晉陽而後滅齊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矣

四十七年內史向擊出奔周

淮南子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其年而紂乃亡呂覽曰向擊處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史通引呂氏春秋曰商太史高擊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又一本作高勢

四十八年夷羊見

夷羊土神殷之將亡見于商郊牧野之地國語注夷羊神獸

二日並出

考靈曜曰黑帝之亡二日並出

考索書卷七

主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

譙周云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至于盟津十三年克紂盟古孟字孟津在河陰十三州記云河陽縣在于河上孟津是也郡縣釋名云孟津縣禹貢東至于孟津周武王觀兵于孟津是郭頌世語曰晉文王之世大魚見孟津長數百步高五丈頭在南岸尾在中渚上有河平侯祠即斯祠也漢為孟津關金以名縣徙治孟津渡渡在縣東一名富平津唐姚合詩開立津橋上寒光動遠林皇宮對嵩頂清洛貫誠心雪路初晴出人家向晚深自從王

在鎬天寶至如今唐河清宗白波鎮也

王因箕子殺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易林曰淵淵龍憂箕子為奴于叔隕命殷破其家東坡曰父師箕子紂之諸父少師比干也微子紂兄也通雅尸子云箕子名聶餘比干名胥餘莊注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于莊本文不復耶唐徐彥伯過比干墓詩云哲婦亦同殉驪龍暴雙骨按紂剗剗孕婦皇甫謐以為即比干妻武王封比干之墓而鄒陽書云封孕婦墓世紀云殷紂殺比干妻以視其胎是也

考索書卷七

主

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

秋周師次于鮮原

北堂書抄曰武王圖商至于鮮原詩皇矣曰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通鑑外紀西伯自岐徙鮮原在岐山之陽不出百里逸周書和寤解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注云近岐周之地也小山曰鮮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髡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

韓詩外傳曰伐殷至邢丘更名邢丘曰懷一本作刑沈約曰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

九十六年起癸亥終戊寅漢書律歷志自伐桀至
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故傳曰殷載祀六百孔
安國曰八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犵狁巴蜀
犍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東坡曰春秋傳楚
庸與百濮伐之庸上庸縣濮即百濮也又楚子
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者羌先零
罕升之屬彭今屬武陽有彭山犵狁則知此數
國皆西南之夷括地志姚府以南古犵狁之地有
犵狁唐地理志諸蠻州有犵狁又立政篇有夷微
盧烝三毫孔傳云蠻夷微盧之衆師及毫人之歸

考定竹書卷七

手

文王者三國策張儀南取上庸注云大事記本庸
國今房州竹山縣漢中要地也

考定竹書卷七終

考定竹書卷八

周武王

河渚孫之驛晴川

沈約注名發初高辛氏之世妃曰姜嫄助祭郊禘
見大人迹履之當時歆如有人道感已遂有身而
生男以為不祥棄之阨巷羊牛避而不踐又送之
山林之中會伐林者又取而置寒水上大鳥以一
翼籍覆之姜嫄以為異乃收養焉名之曰棄枝願
有異相長為堯稷官有功于民后稷之孫曰公劉
有德諸侯皆天子之禮待之初黃帝之世讖言曰

考定竹書卷八

西北為王期在甲子昌制命發行誅旦行道及公
劉之後十三世而生季歷季歷之十年飛龍盈于
殷之牧野此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季歷之
妃曰太任姜長人感已濇于取牢而生昌是為周
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太王曰吾世
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季歷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
昌適越終身不反弟仲雍從之故季歷為嗣以及
昌昌為西伯作邑于豐文王之妃曰太姒姜商庭
生棘太子發植梓樹于闕間化為松柏檟梓以告
文王文子幣率羣臣與發並拜告夢季秋之甲子

赤爵銜書及豐置于昌戶昌拜稽首受其文要曰
姬昌蒼帝子也殷者紂王將敗史編卜之曰將大
獲非熊非羆天遣太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為禹
卜畋得皋陶其兆類此至于磻溪之水呂尚釣于
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
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
撰爾洛鈐報在齊尚出游見赤人自洛出授尚書
命曰召佐昌者子文王夢日月著其身又驚驚鳴
于岐山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有鳳凰銜書遊文
王之都書又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星命已移不

考定竹書卷八

二十

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
文王既歿太子發代立是為武王武王駢齒望羊
將伐紂至于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咸曰紂可
伐矣武王不從及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乃
伐紂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
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
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烏
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
流下應以告也遂東伐紂勝于牧野兵不血刃而
天下歸之乃封呂尚于齊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

堪為宮室因名蒿室既有天下遂都于鎬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母野王親禽
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祿父是為武庚
郡縣釋名云大名府本商舊都周武封武庚于此
漢置魏郡唐改魏博乾元初號曰天雄軍五代漢
改大名府元為路明政府晉賜畢萬魏卜偃曰畢
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
之矣此大名之義也顧炎武曰高誘淮南子云天
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故武王伐商殺
紂而立其子武庚取其天下不以其國也春秋文

考定竹書卷八

三

曜鈞曰牧野之戰鬼哭宋均曰牧野鬼先哭紂
將死龜策傳紂身不墓頭懸車軫四馬曳行較之
桀禍慘烈矣賈誼新書曰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
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
之人共離之若崩其背之也而不約而若期夫為
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
卒左應右應鼓之不進皆還其伋顧以鄉紂也紂
走還于寢廟之上身關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
官位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就
之踴其腹履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

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摩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孰為民主直與民為仇殃忿若此顧炎武論殷紂之所以亡曰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于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為君沈湎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于剝孕斲脰蓋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于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

史記燕王喜遣樂間書曰紂之

考索竹書卷八

四

時民志不入即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况以紂之狂醜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惡未必減于紂而齊以強高緯之惡未必甚于文宣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愔輩為之佐主昏于上而政清于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矣故宇文得而取之然則論紂之以武之興而謂以至仁伐至不仁者偏僻也未得為窮源之論也其論泰誓云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人誕以爾衆士珍

穢乃讎何至于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文出于魏晉間人之偽撰者耶其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託之乎夢其誰信之殆即呂氏春秋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者也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後儒雖曲為之說而不可通矣

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

書序云還歸在豐歸于宗周也今文尚書惟四月

考索竹書卷八

五

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命監殷遂狩于管

榮陽京縣東北有管城即管叔鮮所封之管國也管除屬檜檜滅屬鄭左宣十二年晉師救鄭楚子次于管以待之逸周書曰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惟十有三祀王在管也

作大武樂

白虎通周樂曰大武象荀子武象起而詔獲廢

十三年巢伯來賓

尚書巢伯來朝古巢國也在居巢縣書序巢伯來

朝芮伯作旅巢命玉海云郡縣志巢湖在巢縣

為西五十里周迴五百里南出于東開口東開口

縣東南四十里接巢湖在西北至合肥界東南有

石渠鑿山通水故名開口相傳夏禹所鑿一號東

興唐志巢縣東南四今其地高峻險狹實守阨之

所故天下有事是必爭之地吳魏相持于此吳築

城魏亦對岸置柵嘉平四年諸葛恪于東關作大

堤遏巢湖左右依山俠築兩城使全端留略守之

魏遣諸葛誕胡遵圍東關將壞其堤恪大破之

考定竹書卷八

木

又在和州含山巢湖亦名焦湖在廬州合肥縣東

南六十四里本居巢縣地後陷為湖今與巢縣廬

江分湖為界後漢記作巢元魏任城王澄表稱蕭

南諸諸葛武侯曰曹操四越巢湖不成張魏公曰

巢湖之水上通焦湖濡須正扼其衝東西兩關又

從而輔翼之餽舟難通故雖有十萬之師未能寇

大江薛氏曰西自皖東至揚多斷流為阻故自前

世征役舟師皆出東道如吳邦溝魏廣陵周鶴河

等率資臨水之利南北所通行也惟廬壽一路陸

有東關濡須碇石之既重以波水之限最為險要

果開特東與塘濡須特濡須水碇石龍院銘與十
一年劉錡至東關見其地負山面水乃引兵露之
虜衝

為殷于太廟遂大封諸侯

諸大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

人世紀云武王伐紂紂起師自容間至浦水與同

惡諸侯五十國凡七十萬人距周于牧野六韜曰

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崇侯虎等舉六百石

重沙二十四人武王既滅同惡諸侯五十國并崇

侯虎等逸周書武王征四方凡懲國九十有九國

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故得大封諸侯

考定竹書卷八

七

秋大有年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于壇壇作金縢

史記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綏齊

自為質欲代武王今尚書金縢是也昔黃帝御宇

真女降授神策于金縢緘兵符于玉匱金縢之名

非周公作也周公作金縢策書爾

十五年肅慎氏來賓

國語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肅慎氏貢格

矢石磐王會解稷慎大塵注貢塵似虎史記蒙恬

傳成土觀于記府得周公旦書陳肅慎氏矢求之

故府果得之蔡邕銘論曰昔肅慎氏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也後漢東夷傳挹婁古肅慎之國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衆雖少而多勇力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

初狩方岳誥于沫邑

冬遷九鼎于洛

王伯厚地理通釋曰武王初都鎬及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今洛陽西洛水之北有鼎中觀是也逸

考定竹書卷八

入

周書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公羊疏曰殷衰之時鼎沒于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出見漢藝文志有尹佚二篇尹佚周太史即史佚也十六年箕子來朝

日知錄曰漢書地理志樂浪郡之縣二十五其一曰朝鮮應劭曰故朝鮮國武王封箕子于此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山海經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注朝鮮今樂浪縣箕子所封也在今高麗國境內慕容氏于營州之境立朝鮮縣魏又于平州之境立朝鮮縣但取其名與漢縣相去則千有

餘里一統志乃曰朝鮮城在永平府境內箕子受封之地則是箕子封于今之永平矣當日儒臣令稍知今古者為之何至于此

秋王師滅蒲姑

蒲姑商諸侯路史云蒲城在樂安隋博昌北唐博興武王時代之未全滅也晏子云昔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正義曰括地志云蒲姑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蒲姑氏殷諸侯封于此周滅之也

十七年命王世子誦于東宮

考定竹書卷八

九

東宮太子宮也風俗通義曰禮有東宮西宮周書本典解云維四月既生魄王在東宮

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

論衡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封禪書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路史曰武王之壽烏有九十三邪按竹書武王年五十四今作九非成王

名誦或作肅

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淮南子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袞而

朝諸侯邢邵曰周公攝政在明堂南面朝諸侯

庚午周公諸諸侯于皇門

逸周書周公會諸侯于閼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

門注路寢左曰皇門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逸周書夏六月葬武王于畢注云弭安畢也畢陌

穢長安西北四十里文王墓地武王亦葬之

秋王加元服

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

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廟祝雍辭曰

考定竹書卷八

十

使王近于民遠于年近于義壽于財親賢而任能

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

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是祖考永永無極

武庚以殷叛

史通曰按祿父紂之子也屬社稷傾覆怨耻難言

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以保妻子仰天俯地何

以為生既而合謀二叔殉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

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

為目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何若衆

敗身滅亦隸跡醜徒編名逆黨者耶

周文公出居于東

鄭注金縢曰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

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

祚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

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

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書稱罪人斯得謂周公之屬

黨蒙恬傳周公旦走而奔于楚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邠以叛

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杜注徐奄

二國皆嬴姓孔安國曰淮浦之夷與徐州之戎並

考定竹書卷八

十一

起為寇

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

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也周公及而居攝

之元年遂伐殷

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

蒲姑

沈約曰姑與四國作亂故周文公伐之周公立相

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凡所征熊盈

族十有七國俘殷馘民遷于九畢高誘曰東夷入

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伐奄八國之中最大

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于經

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

詩疏周公攝政三年春朝廟閔予小子之篇是也

夏四月初嘗麥

逸周書序成王既即政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作嘗麥

王師伐淮夷遂入奄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

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夏五月王至自奄

顧炎武曰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是也孔傳以為奄再叛者拘于篇之先後而強為之說

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

六年大蒐于岐陽

左傳成有岐陽之蒐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

書傳七年致政時成王年二十一淮南子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

春二月王如豐

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

召誥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

肅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

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

五日甲寅位成

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東坡書傳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

王如東都諸侯來朝

冬王歸自東都

上高圍廟

郭璞注引竹書曰不密之弟孫今本無按不密后稷之子弟孫毀榆也高圍后稷十世公非之子八年春正月王初蒞阼親政

書傳所謂明年乃即政時年二十二也

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于魯

左傳子魚曰昔周公相王室以尹正天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

考定竹書卷八

一

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範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謂作伯禽之命令其篇亡作象舞

呂覽云商人服象為虐于東方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海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三象周公所作樂名

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唐本堯後封于夏墟在今晉陽周成王滅之以封弟叔虞又分唐之遺民居于許鄆之間杜今京兆

杜縣

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

春秋繁露周公輔成王作勺樂以奉天風俗通義周公作勺言能斟勺先祖之道也

肅慎氏來朝王使榮伯錫肅慎氏命

書序云成王既伐東夷肅慎氏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榮國名同姓諸侯為卿大夫

十年王命唐叔虞為侯

國語叔向曰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日知錄云晉自武公滅翼城縣而

考定竹書卷八

王

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其時疆土未廣至獻公始大考之于傳滅楊今洪洞縣滅霍今霍州滅耿在今河津滅魏今蒲州滅虞今平陸重耳居蒲在今平陸夷吾居屈在今吉州太子居曲沃今聞喜縣而公都絳今太平縣不過今平陽一府之境國語率孔謂晉侯景霍以為而滅號在今滅焦今則跨大河之南史記晉世家言獻公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索隱曰河至惠公內河曲也內音為蓋即今平陸芮城之地至惠公敗韓之後秦征河東內及解梁今臨猗縣狄取孤廚在今涉汾而晉境稍感文公始啓南陽得今之懷慶襄公敗秦于殽自此惠公賂秦之地復為晉有

而以河西為境若霍太山以北大都皆狄地不屬于晉文公作三行以禦狄襄公敗狄于箕而狄患始稀悼公用魏絳和我之說以貨易土在文公後六十年平公用荀吳敗狄于太原于是晉之北境至于洞渦雒陰之間而鄆祁並今祁縣平陵梗陽今清源縣涂水今榆次馬首孟今孟縣為祁氏之邑晉陽今太原縣為趙氏之邑矣若成公滅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頃公滅肥滅鼓而得今之真定皆一一可考吾于杜氏之解綿上箕而不能無疑并唐叔之封晉陽亦未敢以為然也

考定竹書卷八

主

越裳氏來朝 周文公出居于豐

宋書志越裳周公時來獻白雉象牙古今注越裳氏重譯來獻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駟車五乘皆為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養年而至其國

十一年春正月王如豐

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于周文公

日知錄曰偽逸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之語莽遂依之以稱居攝王命周平公治東都

沈約云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書序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玄曰君陳蓋周公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以孔安國傳君陳臣名則非周公子也東坡書傳亦云周之老臣鄭玄以為周公子非也

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

國語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成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為古韓國

十三年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

考定竹書卷八

主

服虔曰此魯公所伐徐戎也

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

日知錄云竹書紀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按二十一年周文公薨周公未薨何以有廟蓋周廟也公字衍是則始封之君有廟亦可因此而知禘之說

十四年齊師圍曲城克之

一本作秦師圍曲城未詳年表有曲成索隱曰在涿郡晉志東萊國有曲城晏子曰先君丁公伐曲城勝之止其財出其民

冬洛邑告成

周書作維解周公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郭方七十二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乎邾山以為天下大漑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焉

王孫滿勞楚子成王定鼎于郊邾是也

鳳凰見遂有事于河

沈約曰武王沒成王少周公旦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鳳凰見黃英生乃與成王觀于河洛沈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晏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生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坐之而去禮于洛亦如之

考索竹書卷八

太

玄龜青龍著光止于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書成文銷龜隨甲而去其言自周公訖于秦漢盛衰之符麒麟遊苑鳳凰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于紫庭余何德兮以威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今民以寧

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黜豐侯

白虎通何以為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武王作邑于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漢書歷

律志云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武王既遷鎬京乃封其弟于豐至是黜之國除三禮圖云豐國名坐酒亡國崔駰酒箴曰豐侯沈湎荷嬰負岳自戮于世

二十一年除治象

孫炎曰宮門雙闕縣法象魏使民觀之廣雅象魏闕也管子曰先公世法文武設象以為民化左傳哀三年夏五月司鐸火火踰公宮季孫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注周禮正月垂教治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

考索竹書卷八

太

為象魏今除治象未詳其義

周又公薨于豐

應劭曰周公年九十九

二十二年葬周文公子畢

二十四年于越來賓

越絕書昔者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于越以守禹冢無餘初封大越都泰餘望南干有餘歲而至句踐句踐徙治山北

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

述異記成王時東夷獻六角牛古今注渠搜國獻

艷犬能飛食虎豹拾遺記加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

冬十月歸自東都有事于太廟

三十年離戎來賓

約按離戎驪山之戎也為林氏所伐告于成王杜注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姬姓其爵男也九域志鄭戎故城亦驪戎國也宋京兆府

三十三年王遊于卷阿召康公從歸于宗周

卷城在鄭州武原縣西北衛地濮陽也韋昭曰卷屬河南後置滎陽郡而卷隸焉昔召康公從王游

考定竹書卷八

十

于卷阿之上作歌曰有卷者阿來游來歌君子之車既庶且多

命王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祈歸于宗周

國語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與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漢吳房縣屬汝南郡或即房伯之國孟康曰楚封吳王弟夫槩于此故曰吳房今屬汝寧府郡縣釋名云舜有天下封堯子丹朱于房春秋為房子國一云房清縣西三十里有房山四面石屋如房圖經云西連九室窈若曲房是也秦名房陵縣唐陞為房州中宗被廢為廬

陵王遷房州即此今廬陵王城尚存明降為縣

三十四年雨金子咸陽

沈約曰咸陽天雨金三年國有大喪今咸陽有雨金原先儒說夏禹時天雨金三日

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

考定竹書卷八終

考定竹書卷八

十

考定竹書卷九

河渚孫之驤

康王

名釗克堯切又音招顧命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
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
之外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朝
諸侯于豐宮

左傳康有鄭宮之朝鄭在始平鄠縣東康王于是
朝諸侯康王之誥曰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考定竹書卷九

疏云于是太保召公領冢宰張超請青衣賦周漸
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開離性
不雙侶願得周公妃齊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
父齊韓魯三詩皆以為
康王晏朝開離刺之

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于朝

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韓詩內傳禘取毀廟
之主皆升合于太廟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
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月令王命布農事命田
舍東郊田畯農大夫備斷云少昊之
世置九農之官

六年齊太公薨

太公呂望成王封之營丘今青州臨淄北百步外
城中皇覽曰呂尚冢在臨淄縣城南去縣十里說
苑太公望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六韜云太
公年百三十六歲

九年唐遷于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

日知錄云左傳昭公元年遷實沈于大夏定公四
年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
間杜氏則以為太原晉陽縣按晉之始見春秋其
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
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晉陽七

考定竹書卷九

百餘里即後世遷都亦遠不相及竹書紀年康王
九年唐遷于晉

宣王十六年晉遷于絳况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

而前此不見于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

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

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

至侯解之滅並在于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

夏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

上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縣之間書所云離

彼陶唐有此翼方而舜之命皋陶曰蠻夷猾夏者

也當以服氏之說為信又齊桓公伐晉之師僅及

高粱在今臨汾縣而封禪書述桓公之言以為西伐大

夏大夏之在平陽明矣漢書地理志注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

乃今之霍州亦非也

十一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

畢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拙越三日壬申王

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

郊王肅曰畢公代周公為東伯

秋毛懿公薨

孔安國曰司空毛公毛在河南籍水傍有毛泉近

上邽原父得毛伯敦蓋于扶風文稱伯伯爵也毛

考索竹書卷九

文王子毛伯明封地左僖二十四年狄伐周獲毛

伯漢書人表毛叔鄭文王子逸周書克陰解毛伯

鄭奉明水衛叔傳禮

十六年錫齊侯伋命

伋太公子是為丁公楊慎曰太公子丁公丁公子

乙公乙公子癸公蓋猶用殷法以生日名子非證

也

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

按玉海說九江之名烏臼江蚌江烏江嘉靡江峽

江源江廩江提江循江禹貢釋文三里江五州江

嘉靡江烏土江白蚌江白鳥江箇江沙提江廩江

張須元錄江圖始于鄂陵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

彭蠡澤太康地記漢志在廬江郡之尋陽縣水經注在

長沙下雋西北胡氏以洞庭為九江曾氏謂過九

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巴陵之上即洞庭也

考之前志沅水漸水澠水辰水叙水酉水醴水湘

水資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賈誼書曰為鑿廬

山在江州潯陽縣東三十二里王彪之廬山賦序

云廬山彭澤之山也孫放廬山賦序尋陽郡南有

廬山九江之鎮也臨彭蠡之澤接平故之原山圖

考索竹書卷九

曰山四方周四百餘里臺郭之巖萬仞懷靈抱異

苞諸仙迹匪續字君平又字子希方與勝略作匡

俗字子孝兄弟七人隱廬山周時人

十九年魯侯禽父薨

皇甫謐曰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

六年卒子考公首立系本作就考公四年卒立第

熙是為煬公熙一作怡

二十一年魯築茅闕門

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徐廣曰茅一作第又

作夷世本煬公徙魯宋忠曰今魯國

二十四年召康公薨

服虔曰召康公召公奭也論衡召公年百八十風

俗通召公壽百九十餘乃卒燕世家召公奭與周

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世本曰居北燕宋

北索隱曰北燕在今幽州劇縣故城是也亦以元

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為召公至宣王時即康

公虎其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索隱曰並國史

後也侯已下皆無名亦不言屬惟昭王父子有名蓋在

戰國時旁見他說耳燕四十二代有二惠侯二釐

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惠侯當周厲奔彘共和

之時卒子釐侯立正義曰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

侯立二十四年卒子哀侯立二年卒子鄭侯立索

隱或疑是名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魯

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索隱曰燕周云

下並不言屬以其難明也宣侯十三年卒子桓

侯立七年卒志曰今河間易縣子莊公立十六

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燕周曰按春

類述周惠王者乃南燕結姓也系家以為北燕失

之餘有丁曰按南燕納王者以其近周若北燕則

時亦不著二十七年山戎侵燕齊桓公救燕還北

伐山戎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

于燕括地志燕留故城在唐州長蘆縣東北三十

三年卒子襄公立四十年卒桓公立十六年卒宣

考索竹書春秋

五

公立十五年卒昭公立十三年卒武公立十九年

卒文公立六年卒懿公立四年卒惠公立六年惠

公奔齊索隱曰昭三年四年齊伐燕入惠公惠公

至燕而死燕立悼公七年卒共公立五年卒平公

立十九年卒簡公立十二年卒獻公立二十八年

卒孝公立十五年卒成公立十六年卒湣公立三

十一年卒釐公立三十年卒桓公立十一年卒文

公立二十九年卒太子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魯

立魯立七年而死九年燕昭王立三十三年卒子

惠王立七年卒韓趙魏共伐燕燕武城王立

考索竹書春秋

二十六年秋九月己未王陟

文選注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

年不用今本無之

昭王

名假史記昭王瑕音遐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即位復設象魏

成王除治象今復之

六年王錫郇伯命

潛夫論帝堯之後有郇氏詩曰郇伯勞之文王庶

子沂封地也服虔曰郇在解縣東縣道元曰今解

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郇在猗氏故城西北古今人表郇侯文王子

冬十二月桃李華

韓非子仲尼對魯哀公曰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

十四年夏四月恒星不見

古占曰恒星不見主不嚴法度消又云天子失馭諸侯暴橫大權下移天下改政周書異記云昭王之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井泉泛溢宮殿震動而恒星不見五光貫于太微

考索竹書卷九

秋七月魯人弑其君宰

魯世家陽公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宰世本名圉魏公世本作微公此魯國弑君之始金履祥曰按弑君爭國之禍自是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有以也

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

爾雅曰兕似牛楊子太玄云東南射兕不得其首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比三月必死故曰不

出也通雅云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

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子

宛陵置丹陽郡隋于丹州置丹陽郡唐于京口置

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為

楚所封誤矣蓋古之丹陽在荆南而今之丹陽在

江東左傳稱楚子邑于丹陽在今荆南府枝江縣

內今丹陽郡乃潤州也楊慎曰唐玄宗詔祀夏禹

于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

楚世家周文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為周師文

王以下問焉周封之為楚祖此周之鬻熊也其子

考索竹書卷九

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生熊繹熊繹與魯公伯

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俱事成王

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

樂叶圖徵曰天宮紫微宮也漢志紫宮天子之宮

彗星犯之除宮之象

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暄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

王陟

昭王末有星孛見光五色貫于紫微荆人卑辭致

于王曰願獻白雉乃密使漢濱之人膠舟以待王

遂南巡狩將抵于海天大暄雉兔皆震喪六師于

漢時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辛餘靡皆溺
按世紀云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卒游
靡長臂且多力游振得王水經注污水又東逕左
桑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膠舟以進之昭王渡河中
流死于是水百姓佐昭王喪事于此成禮而行故
曰佐喪左喪字失體耳又須導村正有大飲口言
昭王于此殞歟矣

穆王

名滿昭王子

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即位作昭宮命辛伯餘靡

不考案竹書卷九

九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呂覽云周昭王親將征
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
蔡公扞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
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為長公

冬十月作祗宮于南鄭

雍錄南鄭梁州之縣也在長安西南沈約曰自武
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西鄭

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為伯

徐靡姓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于徐郡縣志
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徐子國

八年春北唐來獻一驪馬是生驂耳

王會解北唐戎以閭閻以隄冠注北唐戎在西北
者也

九年築春宮

沈約曰王所居有鄭宮春宮拾遺記王東巡大騎
之谷指春宵宮

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謀父

韋昭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
也釋義曰祭城在河南上有教倉周公後所封也

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達公固帥師伐犬戎

不考案竹書卷九

十

山海經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穆天子傳曹奴
之人獻獻良馬天子使達固受之即達公固也

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國語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
者不至

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

括地圖曰河水又出于陽紆凌門之山而注于馮
逸之山穆天子傳戊寅天子西征驚行至于陽紆
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河內曰冀州其山曰霍
藪曰陽紆師古曰爾雅曰秦有陽紆而此以為冀

州未詳其義及所在

秋七月西戎來賓

列子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劍用之切玉如泥焉北堂書抄西胡獻栝十洲記云周穆王征戎戎獻栝是百玉之精

徐戎侵洛

徐隗姓費誓徐戎孔氏注徐州之戎後漢東夷傳時淮夷僭號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于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

考索竹書卷九

上

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

六國

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史記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一日千里以救亂韓非子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于馬擅轡筴之制也枹朴于穆王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皆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

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

荀子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注云其狀偃仰而不俯故謂之偃王周穆

王使楚誅之劉子新論徐偃王軟而國滅注云周穆王西巡狩聞徐子偃號命楚伐徐徐子愛民無

權不忍關北走彭城將死曰吾賴于文德而不明

武備故至此韓非子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

徐遂滅之國名紀穆王時滅偃以封姬姓遂為姬

姓之徐徐偃王名誕見青藤路史

夏四月王畋于軍山

穆天子傳天子次于軍丘以畋于藪

考索竹書卷九

上

五月作范宮

甲寅天子作范宮以觀桑者乃飲于桑中

秋九月翟氏侵畢

季秋乃宿于防畢人告戎曰陵戎來侵天子使孟念如畢討戎陵翟致賂良馬百駒歸畢之寶以詰其成

冬蒐于萍澤

天子筮獵萍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訟之繇蔽澤蒼蒼其中□宜其王公戎事則從祭賊惠咎則獲

作虎牢

水經注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獸于鄭圃命虞人
掠林有虎在乎陵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
生擒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為柙而畜之東虞是為
虎牢天子賜奔戎駟馬十駟歸之太牢奔戎再拜
詣首虎牢今榮陽成皋縣是秦以為關漢乃縣之
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來賓

穆傳留昆氏歸玉百枝

作重壁臺

冬王觀于鹽澤一作王幸安
已觀鹽池

考索行書卷九

主

盛姬葬錄云姬姓也盛栢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
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為之臺是曰重壁之臺乃
遂西南戊子至于鹽注云鹽鹽池也西域記鹽澤
在西州高昌縣東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絕
道路不可準記水經注蒲昌海龍城有鹽澤其大
鹽方如巨桃

十六年霍侯舊堯

霍國今在平陽永安縣西南有城地理通釋霍姬
姓文王叔處所封在晉州霍邑縣鄭康成曰尚書
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

王命造父封于趙

晉州趙城縣南三十里故趙城造父封邑寰宇記
今趙州其地也

十七年王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
賓于昭宮

河圖玉版曰西王母居崑崙之山去宗周瀍澗萬
有一千一百里列于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
而封之以詔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
西王母為謠王和之其辭哀馬外國圖云從大晉
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

考索行書卷九

主

秋八月遷戎于太原

東坡書傳太原晉陽也後漢西羌傳穆王遷戎于
太原沈約注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征犬
戎取其五王以東西征于青鳥所解紀年曰穆王
西征還履天下億有九萬里

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祗宮諸侯來朝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

春秋地名改隱公元年祭伯來杜注祭國伯爵周
公第五子所封地在東周畿內後漢志中牟有祭
亭祭與祭通今在開封府鄭州東北一十五里

二十四年王命左氏戎夫作記

戎氏唐叔後在狄者有大戎氏小戎氏周書史記解曰惟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遯事驚予乃取遯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

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荆人于泚

職方交州川泚地理志禹貢導沔水東流為泚注泉出王屋山名為沔流去乃為泚東郡臨邑有泚廟泚亦濟水字

二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鼃鼃以為梁遂

考索行書卷九

五

伐越至于紆

國名紀穆王伐紆蛇蟬為梁李善文選注引紀年曰周穆王伐紆紆字未詳東至于九江叱鼃鼃以為梁

荆人來貢

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

左傳穆有塗山之會杜注穆王會諸侯于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穆傳天子夢羿射于塗山祭公占之疏口之口乃宿于曲山

四十五年魯侯潰鼃

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系本作翟

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囂

書序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書說曰周穆王以呂侯為相孔書傳呂侯後為甫侯故稱甫刑揚雄延尉箴云天降五刑惟夏之贖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靈荒甫侯伊謀

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宮

呂命王享國百年堯荒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五十立五十五年崩

共王

考索行書卷九

五

名繫史記于繫虓立世本作伊虓

元年甲寅春正月王即位

四年王師滅密

國語共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壽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康公不獻一年而共王滅密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鶉孤縣西東接縣城故密國也漢志密人國有密安亭漢之陰密盟會圖云周圻內國宣王滅之此河南密也晉志密故周畿內九年春正月丁亥王使內史良錫毛伯遷命

十二年王陟

懿王

名堅史記于懿王難立

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鄭

再旦夜再明也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排斥則日夜

出遂古篇云白日再中誰使然今北斗不見藏何

所今詩譜鄭宗周畿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齊

地記古有日夜出見于東萊

七年西戎侵鎬

十三年翟人侵岐

考索竹書卷九

主

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里

自鎬京徙都犬丘秦曰廢丘京兆槐里是也括地

志犬丘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即今京兆

府興平縣

十七年魯厲公擢薨

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

二十一年號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遁

懿王時或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采薇疾

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號公號仲之後地

在成臯郡縣志孟州汜水縣古東虢國鄭之制邑

漢成臯縣左傳注今榮陽一名虎牢

二十五年王陟

懿王之世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望壺氏不能共其
職諸侯于是攜德

孝王

名辟方共王弟也

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即位命申侯伐西戎

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

五年西戎來獻馬

七年冬大雨雹

一作江漢水當作牛馬死是年厲王

考索竹書卷九

主

生

八年初牧馬于汧渭

汧渭二水在隴州以東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

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

鄭氏譜曰秦者隴西谷名子禹貢近雍州鳥處之

山堯時有伯翳者伯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

既平舜命作虞官上下鳥獸草木賜姓曰嬴歷夏

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

于汧渭之間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

絕故封非子為附庸邑之于秦谷

九年王陟

夷王

名燮孝王崩復立懿王太子燮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卽位

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珪

爾雅曰介大也大圭尺有二寸謂之介珪呂氏春

秋呂在宛縣西伯夷主四嶽之祀水經注宛西呂

城四嶽受封于呂郡國志汝南郡新蔡縣有大呂

亭故呂侯國也路史蜀之為國肇自人皇其始蠶

叢柏渡魚鳧各數百歲號蜀山氏蓋作于蜀蠶叢

考定竹書卷九

十九

縱目王瞿上魚鳧治導江連蒲澤俾明時人祇推

結左言不知文字上至蠶叢年祚深眇楊雄記云

二萬四千歲杜甫云二萬八千歲或云魚鳧等君

治蜀八萬年蓋難取據最後乃得望帝杜宇實為

滿捍蓋蜀之先也自叢以來帝號其妻曰妃昔黃

帝為其子昌意取蜀山氏而昌意之子亦取于蜀

山氏惟其後葉及高辛氏以其少子封蜀則繼之

者也迨周見于牧誓地與秦接通典所謂巴實彭

濮之人秦惠王元年蜀人來朝八年使司馬錯伐

滅之甘茂曰張儀西并巴蜀之地是也

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于鼎

正義引紀年云三年致諸侯煎齊哀公鼎鄭氏譜

曰周武王封太師呂望于齊在禹貢青州岱山之

陰離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于王宮後五世哀公

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徐廣曰使烹

焉齊之變風始作哀公名不辰周烹哀公而立其

弟靜是為胡公潛夫論齊騶馬傳沈胡公子貝水

六年王獵于社林獲犀牛一以歸

社林周地犀似水牛大腹卑脚

七年號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

考定竹書卷九

廿

後漢西羌傳穆王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

朝命號公帥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

匹

冬雨雹大如礪

易稽覽圖曰凡雹者過由人君惡聞其過抑賢不

易內與邪人通取財利蔽賢施之並當雨不雨故

電反下也考異鄭曰以妾為妻陰精凝而見戒也

風角占曰微動羽有雹霜

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

潛夫論巫史析者所以交鬼神而救細微爾至于

大命末如之何是故號延神而亟亡趙嬰祭天而速滅

王陟

李善曰夷王立四年薨世紀云十六年崩

厲王

名胡居彘有汾水焉故又曰汾王

元年戊申春正月王即位作夷宮命卿士榮夷公落

榮國名夷謚也史記王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

夫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王室其將卑乎

王不聽中侯曰昌受符厲倡變期十之世權在相

考索書卷九

主

鄭玄曰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文王為十

世也

楚人來獻龜貝

古者貨貝而寶龜貝有居陸居水居陸名姦居水

名姦

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

墨子厲王染于鵠公長公榮夷終或曰孰公長父

即詩皇父也孰或為郭荀子任用讒夫不能制孰

齊獻公薨

一本齊獻公山薨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潯姑都治臨淄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

六年楚子延卒

史記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

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母揚母或作

地名也今音越也至于鄂鄂今東鄂州是

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

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

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乃周厲王之

時暴虐熊渠畏共伐楚亦去其王號後為熊母康

考索書卷九

主

即渠之母康早卒熊渠卒于熊摯紅立摯紅卒其

弟弒而代立曰熊延宋均注樂緯云熊渠嫡嗣曰

于薨為楚附庸後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

作亂攻厲王王出奔彘史正義曰括地志云房州

竹山縣本漢上庸縣古之庸國昔周武王伐紂庸

蠻在焉

八年初監諂蒯伯良夫戒百官于朝

厲王虐國人諂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諂者以告則

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書序蒯伯稽古作

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蒯良夫蒯

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左傳注蒍國在馮翊臨晉縣
地里志臨晉縣蒍鄉故蒍國夾潞鄭氏曰其地即
陝蒍城為晉所滅

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

史記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

十二年王以奔羸國人圍王宮執名穆公之子殺之
羸本禹貢岳陽漢為羸縣屬河東郡東漢改永安
縣宋為霍州屬平陽州南有羸水有羸城東南有
厲王墓韋昭曰名康公之後穆公虎為王卿士厲
王太子靜匿名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名公乃

考索竹書卷九

圭

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呂覽曰厲王有警
而衆故流于羸禍及于孫微名公虎而絕無後嗣
十三年王在羸共伯和攝行天子事

號曰共和

呂氏春秋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
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

十四年獯狁侵周西鄙

召穆公帥師追獯狁至于洛

玉海云國語史伯曰南有荆蠻注云羊姓之蠻鬻
熊之後蠻羊蠻矣謂叔熊在濮從蠻俗也按詩云
荆蠻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

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荆蠻即楚也
春秋莊公世書荆倍元年乃書楚人伐鄭蓋始改
為楚

十六年蔡武侯薨

蔡文王子所封蔡州上蔡縣蔡叔始封也平王自
上蔡遷新蔡縣今汝南上蔡縣故蔡國

楚子勇卒

弟熊嚴為後

十九年曹夷伯薨

曹姬姓文王子振鐸之後宅陶丘今興仁濟陰縣

考索竹書卷九

圭

東北三十七里定陶故城鄭氏譜曰其封域在雷
夏荷澤之野

二十二年大旱

陳幽公薨

鄭氏譜曰陳胡公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
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通典陳州宛丘縣陳都今淮寧府

二十三年大旱

宋倍公薨

地理通釋宋今應天府宋城縣故商丘也

二十四年大旱

杞武公薨

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而封之于杞在陳留雍丘縣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淳于成公始見春秋潁公六年春秋獲麟之歲也潁公弟哀公十年卒自哀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淳于屬漢北海郡晉屬東莞郡史記東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

二十五年大旱

考索竹書卷九

楚子嚴卒

熊嚴卒長子伯霜立是為熊霜

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最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沈約曰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怒魯連子云共伯後歸于國道遠得志于共山之首都縣志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國共伯奉王子靖立為宣王共伯復歸于國獨異志周厲王時北斗與三台並流不

知其所厲王沒後兩主星復見陳晦伯學圖蔥蘇

云漢書古今人表云共伯和孟康云入為三公

師古曰和共伯名遷史以為周召二相行政號

曰共和無所據也張守節正義辨紀年魯連子為

非誤

宣王

名靖史記作靜高誘曰厲王流最周無天子十一

年故曰天子曠絕也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周定公召穆公輔政

復田賦

考索竹書卷九

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

作戎車

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也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詩曰戎車既安如輕如軒

燕惠侯薨

惠侯卒子釐侯立是歲周宣王初即位地里志燕縣古燕國今燕山府燕山在幽州漁陽縣東南六十里日知錄曰漢書劉放燕國召公所封後漢書劉本燕國刺史治自七國時燕都于此項羽立成荼為燕王都薊高帝因之為燕國元鳳元年燕刺

王旦自殺國除為廣陽郡本始元年為廣陽國建武十三年省屬上谷永平八年一作永平六年復為廣陽郡晉復為燕國魏為燕郡隋開皇初廢大業初置涿郡唐天寶元年更名范陽郡並治薊水經涇水過廣陽薊縣北又東至漁陽雍奴縣注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後漢書彭寵傳寵反漁陽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于薊晉書載記魏國燕中山清河王會自龍城遣兵赴救建威將軍餘崇為前鋒至漁陽遇魏千餘騎鼓譟直進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會乃上道徐進始達薊城

考定竹書卷九

主

即此三事可見薊在漁陽之西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治薊開皇十八年析置薊州漁陽郡治漁陽及遼改薊為析津縣因此薊之名遂沒于此而存于彼今人乃以漁陽為薊而忘其本矣史記樂毅書薊丘之植植于汶篁此即水經注所言薊丘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史記及水經注並云堯後疏云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祖召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召公蓋其後也較梁傳曰燕周之分于也之庶子而范甯注又以為成王所封按此以薊燕然考之左傳富辰之言不叙及燕

為一國而召公即黃帝之後史記周本紀武王封帝堯之後于薊封召公于北燕正義曰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薊燕二國俱武王立因燕山薊丘為名其地足自立國後薊微燕盛乃并薊居之其說為長

二年錫太師皇父司馬休父命

詩太師皇父整我六師謂尹氏也正義云程國之伯字休父者命之為大司馬之卿也

魯慎公薨

魯真公卒弟放立是為武公放史記作敖

考定竹書卷九

末

曹公子蘇弑其君幽伯疆

郡縣志自曹叔至伯陽凡十八葉

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

史記周宣王即位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

齊武公薨

一本齊武壽薨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

四年王命蹇父如韓韓侯來朝

日知錄曰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

其猶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
 世謂寒號非也方城縣有韓侯城按史記燕世
 家易水東分為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
 即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涇水水徑良鄉縣
 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
 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
 初封于韓其時召襄公封于北燕實為司空王命
 以燕衆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即令召公
 為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典事任力亦當發民于
 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為築城者哉

按春秋地名攷畧云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杜
 注南燕國今東郡燕縣世本燕國姑姓黃帝之後
 桓十三年公會宋公燕人盟于北丘十八年王子
 克奔燕莊元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鄭伯和王
 室不克執燕仲父襄二十一年齊叔孫遷奔燕戰
 國屬魏秦始皇五年蒙驁攻魏拔燕秦為燕邑漢
 初盧綰劉賈擊破楚軍于燕郭西又漢將程處反
 燕曹參擊破之漢置南燕縣屬東郡地里志南燕
 國也韓奕之詩曰韓侯娶妻汾王之甥厥父之子
 厥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依莫如韓樂又曰

薄彼韓城燕師所完按南燕姑姓也厥父既靡國
 不到為其女韓姑視所居之韓又率南燕之師以
 城之詩人歸其功曰燕師所完也厥父必南燕之
 君入為卿士者存之備考

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獫狁至于太原

後漢西羌傳宣王遣兵伐太原不克漢書宣王征
 伐詩人美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毛氏曰至
 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九域志古京陵在汾州周
 宣王北伐獫狁時立日知錄云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為今太原陽曲縣者始

于朱子呂氏讀詩記嚴氏詩傳並云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太

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
 可得而明也漢書地里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開頭
 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
 零羗于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
 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
 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為原
 州亦是取太原之名爾唐書原州平涼郡治平高
驤表置行原州于靈臺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
治平涼元和三年又徙治臨涇大中三年徙復關
隴歸治計周人之樂獫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
平高

籍東平賦長風振厲蕭條太原
高平曰原蓋古人之通稱也

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
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
國語周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為禦戎
之備必不料之于晉國也又按漢書賈捐之言秦
地南不過閬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亦是平
涼而非晉陽也漢武帝始開朔方郡故秦俱有隄
則其外有雁門雲中西北地上郡而止若晉陽之太原
九原不得言不過也若書禹貢既修太原至于岳
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及于產對叔向
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
以晉之太原為周之太原乎司馬相如上林賦有
漢閭澤北其太原既

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

六月召穆公帥師伐淮夷

淮南之夷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倣我疆土是

也

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

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

曹氏曰宣王北伐之事大矣然止見于六月之詩
其所任者吉甫一人而已至于南征在小雅見于
采芑者則命方叔見于江漢者則命召虎見于常

武者則命太師皇父而各言其成功則荆蠻淮夷
之作難非一時其所任非一人又云西北二虜相
犄角為寇故征獫狁則西戎作伐西戎則獫狁平
西戎殺秦仲
王立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西戎破之于是復
與其先大駱犬丘之地
楚子霜卒
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
七年王錫申伯命
潛夫論申城在南陽宛縣北序山之下申呂與齊

許俱出伯夷之後為姜姓申之始封在周興之初
其後中絕至宣王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于謝地
里志南陽宛縣故申伯國宛縣者謂宣王改封之
後也以前則不知其地

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

樊侯仲山甫也食采于樊在東都畿內左傳注樊
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晉語陽人倉葛呼
曰陽有樊仲之官守是也仲山甫奉使築城于齊
蓋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
齊于是去薄姑而遷于臨淄薄姑故城在臨淄縣

西北五十里近濟水內有高臺韓詩以仲山甫徂齊為封于齊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潛夫論曰昔仲山甫姓樊謚穆仲封于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南

八年初考室

考成也別立宮成也山堂考索云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廟于西北謂之文

世室共王時立武世室

魯武公來朝錫魯世子戲命

魯武公教獻公之子括武公長子伯御戲括弟懿

齊世室

主

公也樊仲山父諫曰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

逆也

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

宣王自濟之洛狩于囿田及于敖山因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詩曰東有甫艸薄狩于敖且宣王

嘗狩于岐石鼓之詩夫子刪而弗錄

十二年魯武公薨

立少子戲是為魯懿公

齊人弑其君厲公無忌立公子赤

齊世家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

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

十五年衛釐侯薨

衛國在汲郡朝歌縣釐侯卒于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或云恭伯早卒弟和立

王錫號文公命

河南郡懷慶縣應劭曰故號國今號亭是也東郭在懷陽縣鄭滅之

十六年晉遷于絳

齊世室

主

穆侯徙于絳傳侯孫也水經注絳水出絳山西北流注澮邑日知錄云春秋時晉國本都翼在今之翼城縣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于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為晉侯都曲沃在今聞喜縣志聞喜故曲沃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今太平縣南二十里城址猶存歷惠懷文襄靈成六公至景公遷于新田在今曲沃縣杜注新田今平陽名曲當汾澮二水之間于是命新田為絳而以其故都之絳為故絳此晉國前後四都之故蹟也又云晉自都絳之後遂以曲沃為下國傳公十年絳實遷下國

然其宗廟在焉考悼公之立

成公十年

大夫逆于清

原杜注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是次郊外庚午盟而入辛巳朝

于武宮是入曲沃而朝于廟二月乙酉朔即位于

朝是至絳都而平公之立

襄十

亦云改服修宮烝

于曲沃但不知其後何以遂為欒氏之邑而欒盈

之入絳范宣子執魏武子之手賂之以曲沃

襄十二

年夫以宗邑而與之其臣聽其所自為端氏之封

屯留之徙其所由來者漸矣

十八年蔡夷侯薨

史記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

考定竹書卷九

圭

二十一年魯公子伯御弑其君懿公載

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

為君

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

多父鄭桓公也史通引竹書曰鄭桓公厲王之子

孔氏曰洛今河南城也呂氏曰河南王城也洛陽

下都也宣王命王子多父居之括地志鄭故城在

華州鄭縣西北三十里桓公友之邑秦武公十一

年初縣鄭

二十四年齊侯赤薨

文公卒子成公脫立系本譙周皆作說字

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遂雨

辨命論云周宣祈雨珪璧斯罄呂良注周宣王大

旱祈雨罄盡珪璧于神明而雨不至

二十七年宋惠公薨

一本宋惠公闕薨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

子戴公立

二十八年楚子徇卒

熊徇卒子熊罥立索隱罥音鄂亦作罥

二十九年不藉千畝

考定竹書卷九

圭

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瓚曰藉田藉也

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藉田千畝諸

侯百畝自厲王之亂藉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

古號文公諫王王弗聽

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

兔陰精穴居之獸今不畏人而舞于京師女禍作

宗社虛王室東遷之兆矣

三十二年王師伐魯殺伯御命孝公稱于夷宮

孝公稱魯懿公弟也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

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

陳僖公孝薨

釐公孝卒于武公靈立

有馬化為人

三十三年齊成公薨

成公九年卒于莊公購立系本作贖

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

三十七年有馬化為狐

搜神記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有馬化為狐秦

策鬼神狐祥狐將為妖也

燕僖侯薨

考定竹書卷九

燕釐侯卒于頃侯立

楚子鄂卒

楚熊鄂卒于熊儀立是為若敖

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

晉世家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

生太子仇杜預曰條晉地十年伐千畝生少子名

曰成師條即條戎列子云穆王次車之乘栢夫主

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即奔戎也

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逋

姜氏之戎西戎別種四岳之後也杜注西河介休

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

括地志千畝原在晉州岳陽北九十里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國語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

戎人滅姜邑

國名紀扶風姜陽有姜氏城南有姜水毛氏曰卽

姜嫄之國或卽姜邑卽左傳作駘魏駘蒿岐吾西

土也

晉人敗北戎于汾隰

地里志汾水出太原郡汾陽縣北山西南至汾陰

考定竹書卷九

入河蘇氏曰汾水出于晉其流及魏國名紀隰犁

也一曰犁丘預謂濟南隰陰縣地名及汾隰史記

作汾旁蓋翼地之近汾者今曲沃縣西三十里有

汾水左傳武公逐翼侯于汾隰卽此也

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

括地志故申城在鄆州南陽縣北二十里日知錄

云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于周而吉甫作崧高

之頌其孫女為幽王后無罪見黜申侯乃與犬戎

攻設幽王竹書紀年宣王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則宣王之末申侯已叛乃未幾

而為楚所病成申之詩作焉當宣王之世周興而

申以強當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莊王之世而申為楚縣矣左傳哀公十七年二舅之于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師之告華亥曰女喪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與女何有讀二詩者豈徒論二王之得失哉

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

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汲冢瑣語云宣王之妻女鳩欲通杜伯杜伯不可女鳩反訴之王王

考定竹書卷九

元

囚杜伯于焦杜伯之友左儒九諫而不聽并殺之後三年而杜伯射王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又杜赫周人杜伯之後說東周昭文君按齊策楚策皆有杜赫在齊則威王時于周顯王時也

晉穆侯費生薨弟殤叔自立世子仇出奔

費一作弗或作費

四十四年

晉殤叔元年丁巳

竹書紀晉元年始此其為晉國之史與孟子稱晉之乘或即此也

四十六年王陟

考定竹書卷九終

考定竹書卷九

早

考定竹書卷十

河渚孫之駮晴川

幽王

名涅高誘曰幽王名官皇楊雄并州歲曰既有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驪阿謂殺于驪山下也

元年庚申春正月王即位

晉世子仇歸于晉殺殤叔晉人立仇是為文侯

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

潛夫論皇父蹶踣聚而致災異也崔駰歲曰尹氏

考定竹書卷十

十

不堪國度斯懿家父之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不平謂何錄異傳周時尹氏責盛數代不別食口數千嘗連饑荒羅鼎鑊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臨食失三十人入鑊中墜取鑊底糜鑊深大故人不見也

二年辛酉晉文
侯元年 涇渭洛竭

岐山崩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川竭必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是歲也三川竭

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涇渭洛是為

三川

初增賦

稽古錄賦役煩重百姓愁怨也

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鄆父之丘是為

鄭公一本有桓字

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漬是生六子其四曰求言是謂之鄆宣王封母弟友于鄆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王無道友遷其民于號鄆號鄆之君分其地遂國焉在河南新鄭縣服虔曰鄭

考定竹書卷十

十

東鄭古鄆國之地是鄭雖取其地不居其都杜預注曰鄆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縣西南是鄭非鄆都故別有鄆城也括地志故鄆城在新鄭東北二十里今密縣東北五十里有鄆城說苑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于門外而埋之書之以假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鄆三年王壁襲似
襄國故城在襄城縣東二百步襄國似姓鄭語襄

人襲均有獄而以女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論衡曰夏將衰二龍戰于庭吐漿而去夏王積而藏之夏亡傳于殷殷亡傳于周皆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時發而視之漿流于庭化為玄龜走入后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幽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為千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為人也周亡之兆已出久矣

冬大雷電

五行志天冬雷陽不禁閉以涉危亡春秋繁露電者火氣也其音微也火不炎上故應之以電

考索竹書卷十

三

四年秦人伐西戎

夏六月隕霜

當與而寒厥災霜茲謂亡法劉隗曰懷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隕霜之應夜哭之鬼

陳夷公薨

陳夷公卒弟平公燮立

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

汲冢瑣語幽王欲殺太子宜臼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臼叱之虎彌耳而伏申姜姓幽王前后太子宜臼舅也唐申州之南陽漢之宛縣

皇父作都于向

水經注向城北向岡左傳襄十年諸侯伐鄭師于向九域志同州有向城詩作都于向謂此日知錄云王室方騷人心危懼皇父以柄國之大臣而營邑于向左傳隱十一年解縣西有地名向于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隨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車馬者隨之而去矣蓋亦知西戎之已偏而王室之將傾也以桓公之賢且寄孥于虢則其時之國勢可知然顧君臣之義而先去以為民望則皇父實為之首昔晉之王衍見中原已亂乃說東海王越以弟澄

考索竹書卷十

四

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謂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載而符合者乎

六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

西戎滅蓋

一本作蓋

漢地理志蓋臨樂于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蒲蓋屬兗州國名記蓋公先國王驩為大夫齊地在沂水西八十里陳仲子兄戴蓋注蓋齊地又蓋或即商蓋國名說苑燕昭王使樂毅伐齊聞蓋邑

人王歇賢令于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歌之故即蓋也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詩推度災曰辛之為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為臣秉權而為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十月之交曰繁維司徒讒口訾訾

七年號滅焦

焦故城在陝州東北百步呂公子譙侯之舊國漢地里志陝故號國有焦城故焦國

六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

考定竹書卷十

五

鄭桓公幽王時為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孔安國曰司徒主徒衆教以禮義書曰敬敷五教謂布五常之教

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為太子

一日知錄引竹書云王立褒姒之子伯盤為太子

云古服字與盤字相似而誤

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鄆

繒申之與國西戎亦黨于申

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

左傳椒舉曰周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太室

中嶽嵩高山也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陸機洛陽記嵩高在洛陽東南五十里

秋九月桃李實

王師伐申

十一年春正月日暈

洛書摘亡辟曰日暈如破車輪向日為內提內臣叛背日為外提外臣叛

韓非子日月暈圍于外其賊在內倫其所憎禍在所愛

申人鄭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鄭桓公犬戎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曰于

考定竹書卷十

六

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

是為攜王

日知錄引竹書云幽王十一年申人鄭人及犬戎

入周弑王及王子伯盤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

曰于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並立申

國在今信陽州犬戎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

取周之焦稷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于是平

王去鄆鄆而東徙維邑沈約曰武王滅殷歲在庚

寅二十四年歲在甲寅定鼎維邑至幽王二百五

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按自武王元年己卯至

幽王庚午蓋二百九十二年矣

平王名宜

自東遷以後始紀晉事王即位皆不書周平受國于賊而不能討諸侯強而莫能制故不書即位

元年辛未王東徙洛邑錫文侯命晉侯會衛侯鄭伯秦師以師從王入于成周

書序平王錫晉文侯桓咎圭瓚作文侯之命成周今洛陽故都城是雒邑即王城平王以前號東都

至敬王以後及戰國為西周

二年秦作西時

楊子法言昔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秦始列

考索竹書卷十

七

為諸侯

魯孝公薨

子弗湟立是為惠公系本作弗皇年表作弗生杜

注作不皇

賜秦晉以邠岐之田

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以岐西之地

三年齊人滅祝

祝古國武王封黃帝之後于祝春秋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即其地齊莊公滅祝遂為齊地漢為祝柯縣屬平原郡杜注今屬濟南郡宋白曰故祝

柯縣在今長清縣豐齊鎮北二里

王錫司徒鄭伯命

後紀鄭桓公死戎難子武公以夾輔賜號鄆十邑

徙拾爵伯二十有二世韓滅之郡縣釋名鄭伯厲

王子初采成林今華陰縣西北三里古鄭城蓋未

為國乃初縣在鄭者幽王敗武公徙河南併號鄆

十邑居之曰新鄭世紀云有熊氏之墟黃帝所都

也詩譜云昔高辛之王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

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為鄆國為鄭武公所滅

四年燕傾侯卒

考索竹書卷十

八

燕傾侯卒子哀侯立風俗通義云燕九世稱侯八

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為秦所滅燕外迫蠻貊

內竿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

然杜稷血食者八九百歲于姬姓獨後亡非盛德

之遺烈豈其然乎

鄭人滅號

號仲號叔皆文王母弟馬融云叔同母仲異母仲

曰西號後遷上陽為南號而留者為小號東號滅

在春秋前西號下陽滅在左傳五年小號滅在莊

七年叔為東號亦曰郭叔見王會解郭輔碑云王

季中子文王卿士采于號武王錫封後世謂之郭
平王奪其地與鄭楚莊責王乃求其裔孫叙封之
陽曲曰郭公晉滅之

五年秦襄公帥師伐戎卒于師

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立文公

宋戴公薨

子武公司空立

六年燕哀侯卒

子鄭侯立

鄭遷于溱洧

考索竹書紀年

九

鄭語主茅騁而食溱洧說文引詩溱與洧洧水出

鄭國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郡縣志溱水

原出鄭州新鄭縣西北三十里平地洧水縣西北

二十里水經注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又

東過新鄭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習陽

城西折入于潁遷于溱洧者在溱洧二水之間

七年楚子儀卒

楚子熊儀若敖卒子霄敖熊坎立

八年鄭殺其大夫關其思

史通曰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其事

並出竹書紀年

十年秦還于汧渭

秦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入東

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後

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夢黃蛇

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厭衍史敦曰此上帝之祥

君其祠之遂作酈土時用三年十三年初有史以

紀事民多化者

十三年魏武公薨

子莊公揚立

考索竹書紀年

十

十四年晉人滅韓

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外紀乃云韓平王時封國

晉滅之不知所出同州韓城南十八里為古韓國

十八年秦文公大敗戎師于岐歸岐東之田

秦本紀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于是文公

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

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

平王既立晉殺王子余臣蓋號公之所立也

二十三年宋武公卒

子宣公力立

二十四年秦作陳寶祠

秦文公十九年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怪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之曰子知彼乎名為羆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東南枝插其首則死矣羆亦語曰此二童子名為陳寶得其雄者王得其雌者霸于是陳倉人遂棄羆而逐二童子童子化為雉飛入平林陳倉人以告文公文公發徒大獵得其雌者化而為石置之汧渭之間立為祠名曰陳寶雉飛集南陽今南陽雉縣其地也秦欲表其祥故以名縣每陳倉祀時有赤光

考索竹書卷十

上

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如雄雉世俗謂之寶夫人祠

二十五年晉文侯薨

子昭侯伯立

秦初用族刑

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秦法自來慘刻蓋夷狄之故俗也其祚不永宜哉

二十六年

丙申晉昭侯元年

晉封其弟成師于曲沃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而曲沃邑大于

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樂賓相之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

三十二年晉潘父弑其君昭侯納成師不克立昭侯之子孝侯晉人殺潘父

昭侯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誅潘父

三十三年癸卯晉孝侯元年楚人侵申

考索竹書卷十

上

三十六年衛莊公卒

子完立是為桓公

王人戍申

戍守也申在鄆州南陽縣北二十里其地近楚數被侵伐宣王遣畿內之民戍之後竟為楚所滅顧炎武云竹書紀年平王元年王東徙雒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攜王為伯服蓋失之不攷然則文侯之命報其立已之功而望之以殺攜王之效也鄭公子蘭之

從晉文公而東也請無與圖鄭晉人許之今平王既立于申申國在今信陽州自申遷于維維邑而復使周人為之戍申竹書紀年平王三十三年楚則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謂非出于平王之志者矣當日諸侯但知其冢祠為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弑為可誅號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見乎此也自文侯用師替攜王以除其偏而平王之位定矣後之人徒以成敗論而不察其故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地豈謂能得當日之情者哉孔子生于二百年之後蓋有所不忍言而

考索竹書卷十

主

錄文侯之命于書錄揚之水之篇于詩其旨微矣為篇詩序謂平王棄其九族似亦未可盡非古人表以平王申侯與幽王棄似號石父同列下傳言平王東遷蓋周之臣子美其名爾綜其實不然凡言遷者自彼而之此之辭盤庚遷于般是也幽王之亡宗廟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皆盡鎬京之地已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東保于維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而又有攜王與之頡頑並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與哉如東晉元帝不可謂之遷于建康

四十年齊莊公卒

于釐公祿甫立

晉曲沃桓叔成師卒于緡立是為莊伯

自是晉侯在翼稱翼侯

四十一年辛亥年春大雨雪

曲沃之民知有曲沃不知有宗國書莊伯元年無

晉也李日華曰曲沃莊伯行夏正合人統矣志乃

欲自立

四十二年狄人伐翼至于晉郊

宋襄公薨

按世家宋宣公卒弟穆公和立今云襄公薨未詳

考索竹書卷十

主

春秋隱公三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

尚書中侯曰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

歲鄭玄曰魯公惠公也呂覽曰魯惠公使宰讓請

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

也惠公止之史角遂居魯墨子學焉其後僖公卒

僭用郊禘之禮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

其衰矣

四十七年晉曲沃莊伯入翼弑孝侯晉人逐之立孝

侯子卻是為鄂侯

史記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乃立孝侯子卻為君是為鄂侯

四十八年戊午晉鄂侯卻元年無雲而雷

無雲而雷鳴謂之天鼓有暴兵主國空虛後周考王十三年晉無雲而雷劉向傳秦始皇之末及二世無雲而雷張晏曰雷當托雲猶君之托臣也二世不恤天下人有畔心象獨號令而無臣也

魯惠公卒

長庶子息立是為隱公系本作息姑史通云魯國

考索竹書卷十

主

之殺逐其君者有五有隱閔般惡視此五君被弑

昭哀二主被逐

四十九年己未魯隱公元年春秋始

說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于股者難以步指大于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

杜預曰即春秋所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今魯國鄒縣姑蔑魯地魯國卽縣南有姑城地譜邾曹姓顓頊之後有陸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侯為附庸居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自安至儀父十二世五十一年春二月乙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午王陟

春秋書二月己巳日食左傳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日知錄云日食劉向言春秋二百四十

考索竹書卷十

末

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余所見崇禎之世十七年而八食二年五月乙酉朔四年十月辛丑朔七年正月辛丑朔七年八月丙辰朔與漢成略同而稠急過之矣然則謂日食為一定之數無關于人事者豈非溺于嚮人之術而不覺其自蹈于邪臣之說乎又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

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非也夫日月之在于天莫非一定之數然天象見于上而人事應于下矣為此言者殆于後世以天變不足畏之說進其君者也漢書五行志亦知其說之非而依違其間以為食輕不為大災水旱而已然則食重也如之何是故日食之咎無論分至

考定竹書卷十終

考定竹書卷十

主

考定竹書卷十一

河渚孫之騷晴川

桓王

名林太子洩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平王孫元年壬戌十月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冢谷

左傳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水經注女嫁水出于冢谷隨姬姓國役于楚終春秋世不滅

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

考定竹書卷十一

十

水經注引竹書作莊伯十二年曲沃在河東聞喜縣翼都在平陽絳邑縣東八十里

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成于翼至相而還相一作相

水經注涑水又西逕桐鄉城北竹書翼侯伐曲沃

大捷武公請成于翼至洞庭乃返者也洞一讀桐

庭當作渦水經洞渦水出沾縣北山

二年王使虢公伐晉之曲沃晉鄂侯卒曲沃莊伯復

攻晉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

左傳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

翼杜預曰秦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史記鄂侯六

年卒曲沃莊伯聞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
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
鄂侯子光是為哀侯

三年甲子晉哀侯元年

四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武公尚一軍

周禮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土六

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五年曲沃武公元年萬人乘京

地里志馮翊臨晉縣萬鄉故萬國世本萬姬姓尚

書顧命成王將崩有芮伯為卿士京在瑩陽東南

考索竹書卷十一

二十里有故京城太叔封所謂京索鄭詩叔出于

京者

荀人董伯皆叛曲沃

聞喜縣東北三十五里有董氏陂即舜封董氏泰

龍之所

十一年晉小子侯元年曲沃獲晉哀侯晉人立哀侯子為小

子侯

晉世家哀侯八年晉侵陘廷陘廷與曲沃武公謀

九年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

為君是為小子侯小子侯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

殺所虜晉哀侯韓萬曲沃桓叔子莊伯弟左傅桓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

為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絙而止夜獲之及樂共叔

萬伯萬出奔魏萬之母

水經注引竹書紀年晉武公七年萬伯萬之母萬

姜逐萬萬出奔魏左傳桓三年萬伯萬之母萬姜

惡萬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萬國在馮

翊臨晉縣魏國河東河北縣在陝之萬城百二十

里有故萬城陝治平陸有故魏城

十二年王師秦師圍魏取萬伯萬而東之

考索竹書卷十一

水經注竹書紀年晉武公八年周師虢師圍魏取

萬伯萬而東之左桓四年秋秦師伐萬敗焉小之

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萬伯以歸杜注三年萬伯

出居魏萬更立君秦為萬所敗故以萬伯歸將欲

納之

十三年冬曲沃伯誘小子侯殺之

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黷是為荀叔

魏正平郡北有荀城古荀侯國也諸侯之伯晉滅

之以賜大夫原氏

戎人逆萬伯萬于郊

水經注竹書紀年九年戎人逆芮伯于邠斯城亦或伯萬之故蓋也

十四年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公弟緡于翼為晉侯

春秋桓八年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虢仲王卿士虢公林父詩疏云桓九年王使虢仲

芮伯伐曲沃

十五年晉侯緡元年

十六年春滅翼

左桓八年春滅翼注曲沃滅之

竹書紀年

南

十七年楚及巴伐鄧

此條今本無按春秋桓七年夏殺伯緡鄧侯吾離來朝于魯衛冀隆云穀鄧在內地屬衡岳以越棄強楚遠朝惡人卒至滅亡故書名以賤之左傳桓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蘧章壞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闕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師大敗鄧人宵潰地里志巴郡故巴國江州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芭黎以為今之巴郡括地志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

墊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

十九年鄭莊公卒

春秋桓十有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

莊王

名佗史記桓王崩子莊王他立

元年曲沃尚一軍異于晉

六年五月葬桓王

春秋五月葬桓王穀梁傳曰改葬也春秋感精符

云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政

竹書紀年

五

葬桓王冢奢麗太甚杜注云魯桓十五年經書桓

王崩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

有僖王崩葬皆不見于經傳王室微弱不能復自

通於諸侯困學記聞曰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

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

晉三大夫之為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

十五年王陟

釐王

名胡齊

元年庚子春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

左莊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北杏齊地在東阿縣境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三年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玉獻王王命武公以一軍為諸侯

左莊十六年王使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諸侯杜注云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為晉侯

小國故一軍

四年晉武公二年晉猶不與齊桓公之盟左傳注晉侯是年滅

晉世家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而并晉自桓

考索竹書卷十一

叔始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

晉為諸侯

五年晉武公卒子詭諸立為獻公一本無此一年

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計即位凡三十九年

于獻公詭諸立

王陟

惠王

名閭世本名母涼

元年乙巳晉獻公晉獻公朝

左莊十八年春號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賓皆

賜玉五數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數亦異不以禮假人

王如成周周陽白兔舞于市

水經注周陽邑城南臨涑水北倚山原晉獻公二

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晉周有白兔舞于市即是邑

也

二年王子頹亂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為城射人

左莊十九年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于頹有寵

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圖以為國邊

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季子禽祝鮒與詹父

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

鮒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率子頹以伐王不克出

奔溫蘇子率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于

頹莊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

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櫟今河南秋王及鄭伯入

于鄆鄆有二河南縣氏有鄆縣今在偃師縣西南

遂入成周取其寶罷而還二十一年春晉命于弭

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

殺子頹及五大夫春秋地名攻略東周大夫子國

殺子頹及五大夫春秋地名攻略東周大夫子國

殺子頹及五大夫春秋地名攻略東周大夫子國

與鄭以蘇田十二溫居一焉則始封于蘇而溫特
為蘇田耳其後遂以為國蓋東遷後蘇氏已絕封
封而溫故見滅于狄遂稱溫于溫滅之後地復
歸王更以賜晉至文公十年女栗姬
盟復見蘇子再絕再續仍就初封

九年晉滅絳

左莊二十六年春晉士為大司空夏士為城絳
以深其宮杜注絳所都也今平陽絳邑縣

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滅耿以賜大夫趙風滅魏以
賜大夫畢萬

晉滅于大夫趙韓魏萌于此左傳王使虢公命曲
沃伯以一軍為晉侯今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

考索竹書

本

申生將下軍趙風御戎畢萬為右伐滅霍左傳元年滅

魏滅耿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風耿賜畢萬魏以
為大夫霍國在今平陽府之霍州又永安縣東北

有霍太山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魏國河東河
北縣水經注云汾水南逕霍城東故霍國昔晉獻

公滅霍趙風為御霍求公當作奔齊晉國大旱卜
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風召霍君奉祀晉復穰蓋

霍求公之故居也
十七年衛懿公及赤狄一本有于洞澤

杜預曰洞當為洞即樊澤也樊澤在河北韓詩外

傳狄人攻懿公于樊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

弘演遂自剗出腹實內懿公之肝乃死鄭語北有

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注云翟北翟也鮮虞姬

姓在翟者路洛泉徐蒲皆赤翟隗姓也路史注河

北有赤狄甲氏留吁鐸屈潞子皆隗姓洛州亦有赤

狄遺地又國名記赤狄隗姓故上黨地杜云有赤

沙城今洛州

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魏公

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國一作

左僖十五年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

考索竹書

九

京師杜注瑕父姓瑕呂名鮒甥字子金杜解補正

曰呂氏也瑕其邑名水經注竹書紀年晉獻公十

有九年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魏獻

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地里志曰北虢也有天

子廟王莽更名勤田應劭地里風俗記城南大河

之陽也虢屬扶風下陽虢邑後漢志下陽城虢邑

縣東北三十里

二十五年春正月狄人伐晉

春秋僖八年夏狄伐晉傳曰報采桑之怨也平陽

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九域志春秋晉人敗狄于

箕南八賦嶺北地形志樂平有八賦嶺遼陽城祝融所築有祝融冢晉大夫先軫祠日知錄云晉之滅狄其用兵有次第宣公十五年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成公十一年伐廆咎如而上黨為晉有矣昭公元年敗無終及羣狄于大鹵而太原為晉有矣然後出師以臨山東昭十二年滅肥二十二年滅鼓于是太行以南之地謂之南陽太行以東之地謂之東陽水經注引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南至而晉境東接于齊蓋先後之勤且八十年而鮮虞猶不服焉
至魏文侯始克中山平狄之難如此

考索竹書卷十一

十

王陟

襄王

左傳僖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春秋書僖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杜注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周本紀二十五年惠王崩于襄王鄭立水經注晉襄城郡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也元年庚午晉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之夷吾
僖九年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

奚齊十年晉里克殺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秦穆公送夷吾于晉齊桓公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

二年辛未晉惠公元年晉殺里克

九域志里克冢荀息墓俱在絳州是年齊人弑其君悼公

二年雨金于晉秦取靈丘

天雨金鈇是謂刑罰有餘人君暴酷賊殺不辜不出一年兵起于朝又云雨金鉞從兵將興失道之君當之靈丘晉地見廣川書括穆公十一年今

考索竹書卷十一

十一

本無

七年秦伯涉河伐晉

僖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括地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八里又縣南十八里為古韓國地名攷今韓原在韓城縣東南二十里

十五年晉惠公卒于懷公圍立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白衰皆降為秦師狐毛一作尾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繫來與師言次于郇盟于軍公子重耳涉自河曲

次于郇當作次于郇杜注令狐在河東桑泉在河東解縣西郇解縣西北有郇城關駟曰令狐即猗氏國名記今猗氏西十五里故今狐城水經注竹書紀年曰晉惠公十五年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涉自河曲韋昭曰廬柳晉地春秋地名攷今猗氏縣西北有廬柳城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水經注河水南至華陰潼關渭水自西來會之蓋河水自此折而東故謂之河曲通典秦晉戰于河曲即蒲坂也戰國時魏地郇服虔曰郇在解縣東水經主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郇城在猗氏故城

考索竹書卷上

主

西北按文王庶子封于郇詩所謂郇伯勞之者也京相璠曰桑泉白袁並舊解東不言解者秦師未至于解也後漢志河東解縣有白城晉文公以為胥臣食邑有卑耳山在白城西南齊桓公嘗登之地名攷曰城今在解州西北晉解縣在今臨晉縣東南

十六年

乙酉晉文公元年 晉殺子圉

左傳二十四年戊申殺懷公于高粱杜注懷公奔高粱高粱在平陽楊氏縣西南括地志高粱在臨汾縣東北二十七里水經注汾水西南過高粱邑

故高粱氏之墟也

十七年晉城荀

二十年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

杜預曰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是也武王會諸侯于盟津地後歸晉謂之河陽戰國屬魏史記趙惠文王十一年黃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漢置河陽縣屬河內郡古河陽城在縣西南三十里按周襄王以翟女為后翟入周王出奔鄭揚雄所謂周譏戎女也

二十二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南鄭

考索竹書卷一

主

國名記張揮之封然黃帝臣自有張若故河東解有張陽城漢之東張今邢之任丘是通典云漢張縣地竹書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南鄭者也潛夫論河東解邑有張城有西張城漢中鄭

二十四年晉文公卒

春秋僖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二十五年

甲午晉襄公元年

三十年洛絕于洵

水經洛水又北陽渠水注之注引竹書紀年晉襄公六年洛絕于洵即此也洛水又北逕偃師城

東東北歷鄆中水南謂之南鄆中水之南鄆亦曰
上鄆運營城西司馬彪所謂營聚而鄆水注之又
有鄆城周大夫鄆盼之舊邑

三十一年晉襄公卒

春秋文公六年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三十二年辛丑晉靈公
夷卓元年

三十三年王陟

春秋文公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頃王

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

春秋左傳卷一

南

元年癸卯

六年彗星入北斗

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
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偏指曰彗
光芒四出曰孛言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河圖
帝通紀曰彗星者天之旗天文占曰彗孛入北斗
諸侯結謀凌天子天下大亂臣亡君子亡父帝室
將空天下兵起國易主杜解補正曰北斗人君象
孛星亂臣象彗星之表也于大辰于東方皆不言
入此其言入者何穀梁子曰斗有環域也

王陟

左文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

匡王

頃王崩子匡王班立

元年己酉

六年王陟

宣二年冬十月乙亥匡王崩

晉靈公為趙穿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立

國語單襄公曰吾聞晉成叔之生也其母夢神規

春秋左傳卷一

圭

其臂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昇驪之孫故名之曰

黑臀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

定王

匡王崩弟瑜立是為定王

元年乙卯晉成公
元年

是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

王孫滿應設以辭楚兵乃去水經注故鄆城謂
之蠻中左傳單浮餘

之東南伊洛之戎陸渾蠻氏城也成公元年賜趙

氏為公族

六年晉成公與狄伐秦獲秦謀殺之絳市六日復絳

左宣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杜謂白狄故河西郡鄆延坊銀綏丹之間皆古白狄地故云白狄與秦同州申鑒曰死人復生者有矣獻帝興平四年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女子李城年六十餘死瘞于城中有行人聞冢中有聲告家人出之京房易傳曰至陰為陽下人為王厥妖人死復生

七年晉成公卒于虓

春秋宣九年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虓傳云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虓乃還

考定竹書卷十一

末

杜注虓鄭地後漢志卷縣有虓城亭今在開封原武縣西北

八年壬戌晉景公元年

十八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甌

杜預曰即左傳賓壻人來致賂也壻人國佐也甌玉甌皆滅紀所得左莊四年紀侯被偪去國齊收其民人取其國實國佐齊卿國歸父之子國武子也鄭衆注考工記云甌無底甌方言曰甌自開而東謂之甌通雅曰宋太宗時長安民得甌其狀下為鼎三足上為方甌中設銅簞可以開闔有鈞在

其側勾中正識其文曰甌也遂藏秘閣舜甌盆無臙正無底甌也此侯諸齊侯故齊侯之所謂義公復九世之仇也

二十一年王陟

春秋成五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是年梁山崩過河水三日不流前定王五年河徙故濟班固曰商碣周移謂碣石淪于海水雍錄云此同州之之不流故禹貢既載壺口急來治梁恐冀都水必皆逆行泛溢也若太王去邠梁山在奉天縣西距同州治五百里非禹貢之梁矣

考定竹書卷十一終

考定竹書卷十一

七



水經注湖陽縣故城南故蓼國也竹書紀年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蓼國今義陽縣東南湖陽城一云蓼楚得其地謂之湖陽史記沛公攻湖陽下之漢為縣屬南陽郡杜預曰蓼國今安豐蓼縣宋世家穆公卒兄宣公子夷立是為殤公殤公弑穆公子馮莊公立莊公卒子湣公捷立湣公弑弟桓公禦說立三年齊桓公始霸桓公卒子茲甫立是為襄公襄公十三年與楚成王戰泓而敗十四年卒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十七年成公卒少子杵臼立是為昭公七年楚莊王即位

昭公被弑弟文公鮑華立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共公卒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為平公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于宋四十四年平公卒

十四年已丑晉悼公元年

王陟

襄公元年九月辛酉天王崩

靈王

名大心一作泄心

元年庚寅

十四年晉悼公卒

襄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國語注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談晉襄公之孫惠
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名

十五年

甲辰晉平
公元年

說苑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
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
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
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
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

考索竹書卷上

三

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與曰是何害是不知
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
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
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
以異于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
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踣固無休息淫昏
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
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
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
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

二十七年王陟

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靈王崩皇覽曰靈王冢
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以靈王生而有鬚
而神故謚靈王其冢民祀之不絕

景王

靈王崩太子晉早卒周書太子晉解王子曰吾後
三年上賓于帝所注云王子年十七而卒也按列
仙傳云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
接以上嵩高山次子貴立是為景王
元年丁巳

考索竹書卷上

四

十三年春有星出婺女

婺女下九尺為七政之中道一名須女客星犯女
國有女亂不出三年王者以女亡陶隱居曰華字
行犯其國兵起女人為亂

十月晉平公卒

左昭十年春正月有星出婺女鄭樸寔言于子產
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晉侯彪竟以七月戊子卒
十四年

庚午晉昭
公元年

河水赤于龍門三里

水經注竹書紀年晉昭公元年河水赤于龍門三
里宋本作河水赤于龍門魏土地記梁山北有龍

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師古曰龍

門山在河東之西界皆河水所經文獻通考作考

王二年河水赤于晉龍門三日

十九年晉昭公卒

昭十六年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冬十二月桃杏花

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

事王子鼂子鼂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

于楚亡尊周室之心火盛水衰故桃杏冬華宋衛

陳鄭災河水反赤後六年而景王崩王室亂

考索竹書卷十一

五

二十年晉頃公

二十五年晉頃公平王室亂立敬王

昭二十二年夏四月景王崩太子壽先卒國人立

王子猛是為悼王七月王子朝弑之王室亂景王

弟敬王立二十三年敬王居于狄泉曰東王尹氏

立王子朝據王城曰西王二十六年冬十月敬王

入于成周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西鄂春秋考異鄆曰劉子單子折猛人城天王奔

走尹氏立朝國有三王天下兩主周分為二莫能

救討强弩張于前掃戟拔于後

敬王

名弓

元年壬午

八年晉頃公卒

昭三十年夏六月庚寅晉侯去疾卒

九年庚寅晉定

十四年漢不見于天

樂叶圖曰天宮高為五漢詩推度災曰逆天地絕

人倫當夏雨雪天漢滅

二十六年晉青虹見

考索竹書卷十一

六

拾遺記青虹繞神母而蝦庖犧天文占青虹東西

極天兵起虹三日不散所臨之國有憂

二十八年洛絕于周

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為中謂之洛邑南

擊于洛水北因于邠山

淇絕于舊衛

水經曰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注云自元

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詩曰亦流于淇又云瞻彼

淇與皆衛地竹書云淇絕于舊衛則不復逕朝歌

矣

三十九年晉城頓丘

淇水東屈而西轉逕頓丘北故關駟曰頓丘在淇水南又屈逕頓丘西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皇覽曰頓丘者城門名頓丘道世謂之殷非也蓋因丘而為名故曰頓丘

四十三年宋殺其大夫皇緩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

左哀十八年春宋殺皇緩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緩從子水經獲水出汲水于梁郡蒙縣北注云漢書地理志曰獲水也十三州志

考定竹書卷十一

七

曰首受留獲渠亦兼丹水之稱也竹書紀年曰宋殺其大夫皇緩于丹水之上又曰宋大水丹水壅不流蓋汲水之變名也通雅丹水有七澤州高平縣有注水一曰丹水漢上黨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東南流入注水高都澤州晉城縣隋曰丹州漢丹水屬弘農郡以為白起坑趙卒水盡赤故曰丹水山海經洛水出澗舉山東與丹水合丹水出竹山洛合丹然後合尸水乳水壘尾之龍餘水陽虛之玄扈水自謹舉至玄扈凡九山玉板曰倉頡為帝南巡登陽虛臨玄扈窺負丹甲青文之圖即此

處也其內鄉縣之丹水乎水經注陰溝即狼湯渠亦名汲水又云丹泌亂流故汲兼丹水之稱又水經丹水出上洛冢嶺山至丹水縣入于汧逕三尸城合于南陽之淅水其逕南鄉縣北所謂商於之地也呂覽曰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此水也竹書紀年曰宋殺其大夫皇緩于丹水之上是獲渠亦兼丹水之稱朱虛縣有東丹水西丹水出丹山今作凡山訛也夷水逕夷道縣合丹水水有赤氣故名

四十四年王陟

考定竹書卷十一

八

皇甫謐曰敬王四十四年元巳卯崩壬戌也史記四十二年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

元王

敬王崩太子仁立系本名赤

元年丙寅晉定公卒

定王午卒

二年晉出公元年

出公名鑿

四年於越滅吳

史記元王三年越滅吳致貢于周范蠡去越韓非

于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
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費以盡民力余為民誅之
國策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越之敗也夫差自
到處

六年晉滄絕于梁丹水三日絕不流

水經注新田絳縣背汾面滄西則兩川之交會也
今日滄絕于梁即是水也春秋地名攷略云韓世
家懿侯九年魏伐我滄紀年晉出公五年滄絕于
梁周安王二十四年翟敗魏師于滄顯王七年魏
敗韓趙之師于滄皆此也滄水有二源一出翼城

考定竹書卷三

九

縣烏嶺山一出絳縣東北大交鎮俱西流過曲沃
縣流入絳州南之王澤合于汾水括地志王澤在
州南智伯攻趙趙棄子奔晉陽原過後從至于王
澤是也汲冢瑣語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于滄上
即滄也丹水東南流注于沁謂之丹口竹書紀年
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地鏡曰流水忽停
天下飢又曰水忽不流婦人亂政有反臣有亡國
七年齊人鄭人伐衛

水經注引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齊鄭伐衛荀瑤
城宅陽

王陟

王崩子介嗣是為貞定王

貞定王

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瑯琊

山海經琅瑯臺在勃海間琅瑯之東郭璞曰琅瑯
臨海邊有山巉峽特起狀如高臺此即琅瑯臺齊
景公曰吾循海而南放乎琅瑯今諸城縣東南一
百五十里有瑯琊山山下有城即其處通雅云瑯
琊不一滁州全椒有瑯琊山瑯琊縣青州府諸城
有瑯琊山始皇常留此三月即句踐觀臺也尚有

考定竹書卷三

十

瑯琊城漢瑯琊郡治此主父偃曰使天下蜚芻輓
粟起于東陲瑯琊負海之郡吳越春秋越王既誅
忠臣霸于開東從琅瑯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
越絕書越王句踐徙瑯琊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
王并越于瑯琊胡應麟曰按吳越春秋文頗與此
合然非齊之琅琊或吳越間地名
有偶
同者

四年十一月於越子勾踐卒是為莢執次鹿郢立

史記越勾踐卒子鹿郢立是為罷與

六年晉河絕于危

水無故自絕其邑將墟水經河水又東北逕卷之

鹿亭北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于鹿即于是也

七年晉荀瑤城南梁沈約注云一本作二十年

荀瑤如襄子瑤也荀躒之子水經注南運高粱故城西故高粱之墟也又云梁城春秋周小邑也于戰國為南梁矣僖二十四年秦穆公納公子重耳于晉害懷公于此竹書紀年晉出公三十年智伯瑤城高粱漢以為侯國之按田齊世家宣王二年魏伐趙戰于南梁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二百步晉太康地記云戰國所謂南梁者別之于大

考索竹書卷上

十

梁少梁也古蠻子邑也鮑彪曰魯國蕃縣有南梁水

十年於越子鹿郢卒不壽立

十一年晉出奔齊

當作晉出公奔齊史記晉知伯荀瑤與趙韓魏共滅范中行氏分其地出公恐晉齊魯欲以伐西卿四卿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

十二年河水赤三日

亦房易傳曰君涵于酒淫于色賢者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崇禎癸未藍田縣南門河水赤如血

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

呂覽中山之國有風絲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風絲之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隨之而風絲亡國名記中山東周分釋地云鮮虞地中山國治盧奴佑曰常山靈壽中山國有故城在西北玉海地里通釋云古鮮虞國戰國為中山張曜中山記云郡謂中人城城中有山故號中山其山仄而欽上若委粟漢中山靖始移郡出山居盧奴隋圖經曰中山城在今唐昌東北三十里中山故城是中山故宮在安喜釣臺戲馬水

考索竹書卷上

王

經注曰涑水東北逕西射魚城東南而東北流又逕東射魚城南又屈逕其城東竹書紀年曰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窮射字相類疑即此城也所未詳矣一云水出魚山山石若巨魚水發其下

十三年晉韓廩取秦武城

水經注洛水東逕盧氏縣故城南竹書紀年晉出公十九年晉韓龍氏城王莽之昌富也有盧氏川水注之水北出盧氏山東南流逕盧氏城東而流注于洛水箋云竹書云晉韓廩取盧氏城開山圖曰盧氏山宜五穀可避水災今云取秦武城未詳

十六年晉出公十二年

十七年晉出公薨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

史記晉出公奔齊道死智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

為懿公索隱曰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

年次懿公驕十七年紀年又云出公二十三年奔

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系本亦云昭公生桓

子雍雍生忌忌生懿公各各不同未可詳也

二十年於越子不壽見殺是為肅姑次朱勾立

史記不壽卒子翁立

二十二年楚滅蔡

考索竹書卷三

十一

國策曰陳蔡好詐蔡恃晉而止萊莒好謀莒恃越

而滅蔡自叔度至齊凡二十四世荀子公孫子曰

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

社稷而歸之子發楚令尹史通云春秋于定公六

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公元年書許男與

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

圍國者何哉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

關載所未論也

二十四年楚滅杞

杞自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雍丘至

武公而遷緣陵又遷淳于淳于蓋古之州國至閔

公而函滅于楚史記楚滅杞秦伐義渠虜其王以

歸

二十八年晉敬公十一年王陟

考王

史記貞定王崩太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弟叔執哀

王自立是為思王秋八月王子蒐殺叔即位是為

考王漢書人表周考哲王鬼師古曰思王弟考王

封弟揭于河南號西周是為河南桓公

元年敬公十一年魏文侯立

考索竹書卷三

十二

索隱曰按史記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

十年楚滅莒

楚簡王仲元年滅莒莒國在城陽莒縣莒嬴姓少

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莒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

莒縣東莒子之國齊無知之難公子小白奔馬尸

子曰莒君好鬼巫而國亡

十一年晉敬公卒

十二年晉出公十一年魯悼公卒

魯哀公卒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

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三十七年悼公卒皇甫謐

曰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終庚戌子嘉立是為元公

十四年魯季孫會晉幽公子楚丘無本

水經注竹書紀年幽王舊本作幽公十三年魯

季孫會晉幽公子楚丘即葭密遠城之按楚丘有

二一齊桓公所城之楚丘在漕邑夾于濟水今其

故城在滑縣東六十里此楚丘之在北者也若濟

陰成武縣之楚丘則在濟外今在曹縣東南四十

里此楚丘之在南者也通志以楚丘謂鄆地熊過

謂楚丘為魯地按水經注濮水過濮陽東逕葭密

即楚丘衛有兩楚丘此楚丘又與兩楚丘絕遠疑

考定竹書卷上

五

漢濟陰郡有葭密縣或即定十五年之垂葭與杜

注垂葭改名鄆氏在鉅野縣今屬兗州府

十五年王陟

國策注周紀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是為桓公桓

公子威公威公子惠公惠公封其少子班于聶統

東周惠公然則河南聶父子同謚也漢志河南聶

東周君所居于是周有東西之名水經注洛水東

逕聶縣故城南東周所居也本周之畿內聶伯國

也左傳所謂尹文父涉于聶即于此也歸有光曰

王城河南在成周西即定鼎郊鄆之處平以下十

三王都敬王避子朝之亂遷成周至赧王復來居

考王封其弟桓公于此是時考王又都成周故以

封其弟此西周桓公也成周洛陽在王城東即遷

故顧民之處敬王以下九王都至赧王復居王城

西周惠王封少子于聶是時威烈王猶都于此故

云以奉王而號東周惠公也

陰司馬敗燕公子翌于武垣

九城志引竹書紀年陰司馬敗燕公子翌于武垣

今武偃城此條今本無其事未詳附錄侯考

考定竹書卷十二終

考定竹書卷上

五

考定竹書卷十三

河清孫之驛晴川

盛烈王

史記太子午即位是為盛烈王

元年丙辰

三年晉大旱地生鹽

春秋考異郵曰國大旱冤獄結旱者陽氣移精不施君上失制奢淫僭差氣亂感天則旱徵見北堂書抄竹書晉幽公三年大旱地生鹽柳子厚晉問云猗氏之鹽晉寶之大者也猗氏鹽池在解州接

考定竹書卷十三

安邑界周一百四十餘里

五年晉丹水出反潌

水經注竹書紀年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擊

六年晉大夫秦嬴賊幽公于高寢之上魏文侯立幽公子止

史記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索隱紀年云夫人秦嬴賊公子高寢之上魏斯立公弟止是為烈公年表魏誅幽公立其弟止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幽公時晉畏表作反朝韓趙魏之君

七年壬戌晉烈公元年趙獻子城注氏

注氏在上黨澤之高平漢之注氏有注谷水後漢志注氏有長平亭上黨記白起城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

韓武子都平陽

水經注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平陽縣故城東晉大夫趙鼂之故邑也一曰韓貞子徙居平陽今河東後武子都宜陽後又徙陽翟王隱曰翟本標也韓景子自新鄭徙都之今平陽縣城在平河之陽寰宇記晉州平陽郡堯舜所都春秋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

考定竹書卷十三

八年趙城平邑

水經注潏水東逕北邑縣故城南趙獻侯十三年城平邑魏地形志魏尹有平邑縣十三州志城在高柳南八十里俗謂之醜寅城又引竹書紀年趙烈公四年趙城平邑

九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

上洛縣屬京兆晉分為郡郡在洛上故以為名商州上洛郡治上洛漢屬弘農唐屬洛州水經注竹書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楚水注之楚水出上洛縣西南楚山國策楚魏戰于

歷山魏効上洛子秦即此上洛矣

十一年田公子居思伐邯鄲圍平邑

邯鄲磁之屬縣唐隸洛魏書志邯鄲屬趙國有紫

山水經注竹書紀年烈公五年田公子居思伐趙

鄆圍平邑居思未詳按國策齊有田臣思又齊王

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索

隱曰臣思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謂之徐州子期

蓋即田忌也

於越滅滕

滕今徐州之西南十四里有故滕城春秋正義曰

考索竹書卷三

三

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為齊所滅賈誼新書宋

康王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地史通曰宋襄公執

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服虔曰齊景公滕孔穎達曰

史記言春秋六世楚滅滕

十二年於越子朱勾伐鄒以鄒子鴆歸

鄒故國少昊之後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越子朱

勾滅鄒以鄒子鴆歸一作六年按鄒之見春秋宣

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鄒十六年鄒伯姬來歸成

七年吳伐鄒八年叔孫僑如會齊師伐鄒襄七年

鄒子來朝昭十六年徐子及鄒人盟于蒲隧十七

年鄒子來朝哀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

鄆戰國策楚人說頃襄王膺擊鄆國大梁可得而

有城家記鄆城在沂沭二水間城周一餘里西南

去邳州八十里今與南直邳州接界

十四年於越子朱勾卒子翳立

史記翳卒子翳立呂覽曰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

搜患之逃于丹穴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與王

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

乎王子搜淮南子云越王翳也

十六年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之師敗

考索竹書卷三

四

通遂獲韓舉平邑新城

韓舉為趙將今倂于齊張儀傳秦攻新城宜陽索

隱新城在河南伊闕之左右正義曰洛州福昌縣

也鄆國志河南伊闕縣古戎蠻子國漢為新城縣

伊闕山在縣北四十五里秦紀白起攻新城敗韓

魏于伊闕水經注引竹書烈公十年齊田汾及邯

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之師敗遂獲韓舉取平邑

新城

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鄆還築汾陰鄆陽

水經河水南過汾陰縣西又經鄆陽城東鄆陽城

故有莘邑為太姒之國吳子魏文侯以吳起為將
擊秦拔五城魏世家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雒陰在
同州合陽博物記汾陰古之綸少康邑括地志郃
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魏文侯築在郃水
之陽也

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孫一作孫孫以廩
丘叛于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肩韓氏救廩丘及
田布戰于龍澤田布敗遁

後漢志廩丘有高魚城有運城水經注晉書地道
記曰廩丘者春秋之所謂齊邑矣實表東海者也

考定竹書卷十三

五

竹書紀年晉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
夫公孫公孫以廩丘叛于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
孔肩韓師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布敗遁索
隱曰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
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
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
者不得錄也而莊周及
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
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
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
至王建之滅祇十代若
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刻
即是有十二代與莊子
思谷說同明紀年非妄
說是為
太公和田太公相齊宣公卒田會自廩丘叛
于趙所謂公孫會也呂氏春秋齊攻廩丘趙使孔
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

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
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之
中平人今廩丘城在東昌府
范縣東南鮑河之北索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一年
公孫會以廩丘叛于趙十二月宣公薨

十八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垣
水經注引竹書紀年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
烈侯及我師伐齊入長城今作長垣後漢志長垣
侯國有匡城縣西有平丘城寰宇記長垣縣本漢
長垣縣地長垣城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地里志秦
滅魏以為長垣縣

考定竹書卷十三

六

二十三年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為諸侯
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
侯史通云史稱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
不附矣按周當戰國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
逃責周景王作洛陽
漢表所謂逃責之臺正比夫泗上諸侯附
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王命
實由已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非平帝之至誠卓
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欲苟責威烈以安施爵
當豈原情之論乎

二十四年王陟

宋袁曰威烈王葬洛陽城中東北隅

安王

子安王驕立

元年庚辰

九年晉烈公卒子桓公立

韓非子作桓侯史記子孝公頌立系本孝公頌

十年己丑晉桓公頃元年

十五年魏文侯卒

阮籍奏記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文侯在位五十年是歲魏文侯卒趙敬侯元年史記趙烈

考索行書卷三

七

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為

敬侯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

大風晝昏

潛夫論旦有晝晦宵有大風飛車拔樹皆疾氣所

感也京房易飛侯曰羽日風天下昏人大疾不然

多寇盜南唐唐文進陷樊丹遇晝勝如夜星緯燦然問胡人曰此謂之晝日頃自當復

晉太子喜出奔

太子喜未詳白虎通天子之子稱太子諸侯稱代

子傳曰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

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代子亦不定也

十六年乙未魏武侯擊元年封公子緩

史記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為亂不勝

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公子緩或趙公子朔

奔魏故武侯封之非也按魏世家子營與公中緩

爭為太子中緩即公子緩

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

鄭君乙二十一年韓哀侯滅之史記烈侯卒子文侯立哀侯二年滅鄭索隱曰通鑑烈王元年韓滅

鄭自陽翟徙都馬宮他謂周君曰鄭恃魏而輕韓

魏攻蔡而鄭已按韓本都平陽其地屬漢河東郡

中間從陽翟汲冢書禹都陽城古史考以為櫟也

今都新鄭屬漢之河南郡戰國策三晉分智氏地

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溜

之地也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一里之厚而動千

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

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取成臯至韓之

取鄭果從成臯始今按晉楚之霸也爭鄭秦之并

六國也始于韓以虎牢成臯之險也秦拔成臯榮

陽十九年而韓已故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

下之胸膈

三十三年於越遷于吳

吳越春秋勾踐卒與夷即位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揚不揚卒子無疆疆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親自勾踐至于親共歷八主皆稱霸積年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而去琅琊徙于吳

二十六年王陟

魏城洛陽及安邑王垣

韓世家韓懿侯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在鄭秦敗

魏師韓師于洛陽水經注魏武侯二年城安邑至垣垣縣之壺丘亭晉遷宋五大夫所居也魏世家

考索竹書卷三

九

注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國名記魏在安邑芮近寰宇記芮城北五里有魏城即萬所封周八里樵云河中河西縣熙寧三年省入河東國策陳軫曰三晉合而出銳師以成梁絳安邑

七月於越太子諸咎弑其君翳

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吳人立孚錯枝為君

史記翳卒子王之侯立

烈王

子烈王喜立古今人表周夷烈王喜元安王子元年丙午魏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

韓非子趙氏中央之國注云趙居邯鄲燕之南齊

之西魏之北韓之東胡應麟曰沈約云邯鄲趙地名非也凡竹書稱邯鄲即趙也如顯王六年我師

伐邯鄲取列人七年我與邯鄲榆次陽邑十六年邯鄲敗我師于桂陵皆謂趙也此蓋魏緩奔趙引

趙師作亂耳不然邯鄲趙都豈緩所據哉通雅云

趙自晉獻賜趙夙耿今河中龍門縣東南復名為蒲州趙襄居原

縣今孟簡子居晉陽獻侯居中北在河敬侯元年始

都邯鄲即磁州縣智按磁州今屬彰德府而廣平

府邯鄲縣正古趙都蓋地近今分屬兩省耳

考索竹書卷三

十

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是為莽安

索隱曰紀年云翳三十三年遷于吳三十六年卒

七月太子諸咎弑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

人立孚錯枝為君明年大夫寺區定粵亂立初無

余之十二年寺區弟惠弑其君莽安次無額立無

額八年薨是為莢鳩卯故莊子云越人三弑其君

子搜患之逃乎丹穴樂資云子搜號曰無額蓋無

額後乃次無疆也則王之侯即無余之無疆無額

之弟按紀年粵子無額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

敗越殺無疆之語是無疆為無額之後紀年不得

錄也按今本竹書顯王三十六年有楚圍徐州伐人趙殺無疆之文與索隱所引紀年不同抑後增與

二年秦胡蘇帥師伐韓韓將韓襄敗胡蘇于酸水

水經注濮渠又東北又與酸水故渚會酸渚首受

河于酸棗縣東逕酸棗城北延津南謂之酸水竹

書紀年曰秦蘇胡率師伐鄭韓襄敗秦蘇胡于酸

水杜注濮水在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逕濟陰至高平入濟

魏觴諸侯于范臺

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于范臺酒酣請魯君舉

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

考索竹書卷五

主

善進之禹禹飲而甘之味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

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嘔易牙乃煎

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

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

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

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

以臨彷徨其樂亡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

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

也主君之味易牙之味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

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于此

足以亡國今君兼此四者可無戒焉梁王稱善相

屬
晉桓公邑哀侯于鄭

索隱韓既徙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

曰鄭惠王

齊弑其君母

索隱引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弑其君母桓公午

田太公和之子桓侯也在位十九年而卒今本無

韓山堅賊其君哀侯

韓世家韓哀侯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

考索竹書卷五

主

立索隱曰按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桓公

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若

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而戰國策又有

韓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也韓策嚴仲子使聶政

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列侯聶政刺之兼中列侯

左右大亂周策嚴氏為賊而陽堅與馮道西周安

王留之十四日以乘車駟馬道之韓非子嚴遂不

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于君不如

行賊于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

六年辛亥梁惠元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後

更無
晉事

趙世家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端氏
澤州縣至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屯留
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水經注絳水逕屯留西
南入漳水又東逕屯留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梁
惠成王元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晉
世家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
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
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索隱曰紀年云魏
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

考定竹書卷三

主

十五年卒又趙系家烈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
君端氏其後十年肅侯徙晉于屯留不同也楚策
當屯留之道注云屬上黨正義屯留潞州縣也道
即太行羊腸坂道也崔爰東觀箴曰三葉靖公果
喪厥緒宗廟隨夷遠之荆楚

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蔡

沈約注郟城郡國志山陽有郟城京相璠云在山
陽西北六十里今河東臨汾水經注河內山陽西
北六十里有郟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元年趙成
侯偃韓懿侯若伐我郟即此城也

七年王陟

我師伐趙圍蜀陽

蜀陽未詳索隱曰按紀年武侯元年封公子綏趙
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蔡而惠王伐趙圍蜀陽七年
公子綏如邯鄲以作難是說此事矣

鄴師邯鄲師于平陽

鄴有平陽城平陽韓郡水經注引竹書梁惠成王
元年此一條今本無之寰宇記臨漳縣有平陽故
城竹書梁惠成王敗邯鄲之師于平陽是也魏書
志鄴
有西門豹祠武城備
里城蕩城石實壘

考定竹書卷三

南

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觀降

魏世家惠王三年齊敗我觀衛地觀津古之觀國
括地志觀澤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通鑑
顯王元年齊伐魏取觀津孟康曰齊伐魏魏惠王
請獻觀以和是也

魏大夫王錯出奔韓

徐廣曰汲冢紀年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錯出奔韓
呂覽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謂之于魏武侯吳起
去魏入楚有間西河畢入秦西河魏之北邊也

顯王

烈王崩弟扁立是為顯王人表周顯聖王扁夷烈

王子

元年癸丑鄭城邢丘自此韓改稱曰鄭

韓世家昭侯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邢侯爵邢

治龍岡城內西南隅小城也劬云邢侯自襄國徙

此曰邢丘在河之皋曰平皋有平皋城狄國邢丘

晉送女邢丘者紀年梁惠三年城邢丘即此也胡

應麟謂邢丘本作鄰丘邢丘在河南平皋史記顯

王元年趙韓分周為二

秦子向命為藍君

考定竹書卷十三

五

水經注霸水北歷藍田川逕藍田縣南有曉關地

名曉柳道通荊州竹書紀年梁惠王三年秦子向

命為藍君藍即今之藍田也

二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

水經注引竹書梁惠成四年五行傳水盡赤以火

泚水也博物記江河水赤占曰泣血水經龍門山

在河東皮氏縣西

三年公子景賈帥師伐鄭韓明戰于韓我師敗逋

水經注引竹書作韓明戰于陽我師敗逋

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

玉海云地里志陳留郡浚儀故大梁魏世家惠王

三十一年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

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賈子云秦人拱首而取西

河之外孟子惠王云西喪地于秦七百里當在此

時而通鑑云顯王二十九年衛鞅伐魏因去安邑

徙都大梁則非也國策注魏惠王自安邑徙大梁

在陳留浚儀縣西大梁城是也淮南子秦通峭塞

而魏築城注魏徙都大梁聞秦通治峭關知欲來

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帝王世紀馬遷商均浚儀晉地道記嚴封人此縣也

王發逢忌之數賜民

考定竹書卷三

末

國名記逢伯爵伯陵之國黃帝所封晉志開封朱

蓬池在東北或曰蓬澤九域志今浚儀有逢陂忌

澤是也汲冢記年梁惠王發逢忌之數以賜民者

字當音龐

於越寺區弟思弑其君莽安次無顯立

五年雨碧于郢地忽長十丈有餘高尺許

公孫子曰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青白各不

守其方而兩有爭明之象則碧之色見是君臣爭

而兩明也邪正並明道衰治衰無以為國地忽自

長天下道不通俞文俊曰人氣不和而贅疣生地

氣不和而堆阜出今地無故自長亦不和之氣所致也鄆楚都在南郡江陵百十里碧青石也李日華引竹書紀年惠成王七年雨碧于鄭今本無六年我師伐邯鄲取列人

後漢志鉅鹿郡有列人晉志列人邯鄲肥鄉屬廣平郡魏書志臨漳有鼓山肥鄉城邯鄲城列人城斥丘城鷓鴣陂林臺澤水經注漳水東北逕列人故城南王莽更名之為列治蘇子說齊閔王曰昔者魏王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我師伐邯鄲取肥

考索竹書卷三

主

洪邁曰真定之肥累出川之劇秦山之肥城皆以為肥子國而遼西之肥如應劭又云肥子奔燕燕封于此肥子不應兩邑命名相似如此郡縣釋名今廣平府戰國屬趙肥鄉縣本漢邯鄲蒲縣地曹魏置肥鄉縣

雨黍于齊

京房曰國君專祿失信去賢用佞民無所向則天雨五谷觀象玩占曰天雨黍為政者去大人出走他國有死將

七年我與邯鄲榆次陽邑

趙世家成侯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左傳石言于晉魏榆注曰魏晉邑榆即州里名也榆次并州縣秦策黃歇曰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水經注洞過水西榆次縣南水側有鑿臺智伯瑤剗腹絕腸折頸攢頤之處素本紀襄二年蒙驁攻趙拔榆次取二十七城山海經榆次即榆次山太谷縣本漢陽邑屬太原郡今縣東十五里陽邑故城是也

王會鄆登侯于巫沙

水經注熒澤有垂龍城濟潰出于北澤又有沙城

考索竹書卷三

主

城左佩濟潰竹書紀年梁惠成九年王會鄆登侯于巫沙者索隱曰鄆登侯者韓昭侯也八年入河水于圃田又為大溝而引圃水

水經注圃田澤詩所謂東有圃草即鄆之原圃澤在中牟縣西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百許里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津流逕通淵潭相接各有名焉有大斬小斬御覽引大灰小灰義魯練秋大白楊小白楊散游折作斬大灰中御覽作牟園作羊大鵠御覽又有小鵠龍澤卷罷覽作密大哀小哀大長小長大縮小縮伯丘大蓋牛

眠等浦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故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為大溝而引甫水者也又有一潰自酸棗受河道自漢濱歷酸棗還陽武縣南出世謂之十字溝而屬于渠或謂是潰為梁惠之年所開而不能詳也斯甫乃水澤之所鐘為鄭隰之淵藪矣

雨骨于赤鞅

路史注引紀年云梁惠成八年雨骨于赤鞅後國飢兵疫內記云是謂陽消今本無

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

考索竹書卷十三

九

水經注青衣水出青衣縣西縣故有青衣夷國也

漢書地理志蜀郡嚴道縣故青衣也通雅青衣禹貢

蒙也有大渡水至南安入濺音後漢志漢嘉故青

衣有蒙山華陽國志有沫水從西來出岷江又從

岷山西來入江合郡下青衣江入大江土地多山

九年秦師伐鄭次于懷城殷

隲懷蘇忿生之邑今懷之武陟西有故懷城水經

注河內懷縣有殷城竹書次于懷城殷殷即是城

也

十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

漢地志長垣屬陳留郡河水舊于白馬縣南決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水經注竹書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

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

魏世家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正義曰按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庭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也水經注自亥谷以南鄭所城矣竹書云是梁惠王十五年築也郡國志長城自卷逕陽武到密者是矣

考索竹書卷十三

十

鄭取屯留尚子

屯留故城南故留子國潞氏之屬左襄十八年晉人執孫蒯于純留純音屯劉向別錄辛甲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長子今上黨所治縣國名記長子周史辛甲所封邑今潞之長子縣紀年之尚子也魏地形志屯留有屯留城鳳凰山一名天冢山大王山上有關龍達祠有疑山邁澤黃沙嶺長子有廉山有長子城應城傾城幸城長灣水東流至梁州北入濁漳平頭山下神農泉北

有穀關即神農得嘉穀處

十一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丘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駢道我取枳道與鄭鹿

黎陽故城在黎山之東北山在城西城憑山為基東阻為河即鄭鹿也今城內有故臺尚謂之鹿鳴臺又謂之鹿鳴城首垣即長垣也趙世家肅侯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初衛靈公所置邑戶牖杜注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哀十三年會于黃池吳人囚子服景伯而還及戶牖歸之通雅韓非初見秦王曰決白馬之口

考索竹書卷十三

圭

以沃魏氏張儀說趙曰守白馬之津後漢注屬東郡今滑州白馬縣有白馬山在縣東北水經注黎陽東所有故城竹書紀年梁取枳道與鄭鹿即是城也故亦曰鹿鳴津又曰白馬表紹攻劉延于白馬即此處又名黎陽津黎陽今濟州也慕容德從滑臺至黎陽津冰合夜濟改為天橋津後漢志霸陵有枳道亭前書秦王子嬰降于軹道旁地道記曰霸水西魏書志霸城有枳道亭長門亭霸水溫泉安昌坡

國策注引紀年魏救山案某僻口不知何年今本無

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一

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史記魏冉攻魏

走芒卯入北宅即故宅陽城也宅陽故城在鄭州榮陽縣西南十七里左成十七年吳人伐駕圍釐杜注楚邑地名攷駕釐皆在廬州府無為境

十二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

六國年表魯衛宋鄭侯來朝宋世家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景公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特一作德弑太子啟而自立是為昭公四十七年

考索竹書卷十三

圭

卒子悼公購由立八年卒索隱曰按紀年為悼公十八年子休公田立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又曰紀年作桓侯璧兵則璧兵謚桓也衛成侯連聲公子廣川書跋竹書有宋景公繼而史為謚曼孫炎以繼為頭曼合聲以辨周秦之語於越子無疆卒是為莢燭卯次無疆立史記之侯卒子無疆立

十三年邯鄲成侯會燕成侯于安邑

徐廣曰紀年曰魯共侯來朝邯鄲成侯會燕成侯于安邑通鑑顯王十三年燕趙會于阿阿西阿城燕系家孝公卒成公立索隱曰按紀年成侯名載

十四年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不克

水經注役水東流北逕焦城東陽亭西也謂之焦溝水國名記焦弘農陝是本北號之上陽晉滅之惠公以賂秦紀年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其大城中小城故焦也非毫之焦梁載書曰姬姓與毫之姜姓別鄴道元以為神農之後歐陽志亦謂武封炎後在此非也按傳虞虢焦滑皆姬姓也晉是以大後十五年燭之武說秦亦以焦瑕

秦公孫壯帥師城上枳安陵山民

水經注役水自陽丘亭東流逕山氏城北為高榆

考定行書卷三

圭

淵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秦公孫壯率師城

上枳安陵山氏者也

宋易成肝廢其君辟而自立

索隱曰王邵按紀年云宋易成肝廢其君辟而自立今本無按史記剔成辟公之子乃以子而廢父迨四十一年弟偃攻襲剔成自立遂以弟而逐兄偃自立為王諸侯號曰桀宋凡四十三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邯鄲伐衛取漆富兵城之

水經注濮渠之側有漆城寰宇記漆城在長垣縣

西二十里富兵當作富丘或亦謂之濮苑亭後漢志南平陽侯國有漆亭有閭丘亭杜預曰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

齊師及燕師戰于洵水齊師遁

水經注洵河東南逕臨河城北屈而歷其城東側城南出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齊師及燕戰于洵水齊師遁即是水也

十五年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遁

齊策邯鄲之難趙求救于齊田侯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水經注桂城亦曰桂陵即竹書桂陽也按史記齊威王使

考定行書卷三

圭

田忌擊魏敗之桂陵齊于是彊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南越尉佗傳佗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索隱曰南康記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為塞上姚氏按地里志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又衛青傳出桂陽下湟水久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正義曰桂陵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里十一

東周與鄭高都

國策雍氏之役韓不徵甲與粟于周而與高都楚

卒不拔雍氏而去高誘曰高都韓邑今屬上黨史記音義曰今河南新城縣有高都城一作東周與鄭高都利蘇代曰以高都與周則周必折而入于韓是以敝高都得完周也劉歆遂初賦心滌蕩以慕遠兮迴高都而北征後漢志高都天井關戰國地名即重南

鄭釐侯來朝中陽

水經注太末水出太山之陽而東南流注于沒水世謂之澧水又東北入黃瓮澗北逕中陽城西即竹書鄭釐侯來朝中陽者也趙世家秦取我西都

考索竹書卷十三

圭

及中陽徐廣曰西河有中陽縣

宋景鼓衛公孫倉會師圍我襄陵

一作宋景公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襄陵屬

河東魏邑今睢州治也

十六年王以韓師諸侯師縣于襄陵

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戍

水經注襄邑縣故城南故宋之承匡襄牛之地宋

襄公之所葬故曰襄陵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宋景鼓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十八年惠成王以韓師諸侯師于襄陵縣齊侯使楚景舍來

求成公會齊宋之圍即于此也西有承匡城春秋會于承匡者也楚策楚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即此景舍矣

邯鄲之師敗我師于桂陵

年表邯鄲降齊敗我桂陵

秦伐韓閼與惠成王使趙破之

沈約曰不知是何年按趙世家趙靈王二十九年

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

閼與下賜號為馬服君閼與在潞州銅鞮縣西北

閼與山在潞州武安縣西今磁州屬彰德府又趙

考索竹書卷十三

圭

策秦王令衛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

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于閼與反攻

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鮑注上黨有幾有閼與

郡國志上黨涅縣有閼與聚又儀州和順城亦云

韓閼與

十七年燕伐趙圍濁鹿趙靈王及代人救濁鹿敗燕

師于勺

水經注竹書紀年燕人代趙圍濁鹿趙靈王及代

人救濁鹿敗燕師于勺梁古本作敗燕師于勺燕

而竹書但云敗燕師于勺今廣昌東嶺之東有山

俗名之曰濁鹿羅地地古史云燕國于蠻貊之間
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于戰
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
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
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于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
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比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晉取玄武濩澤

墨子曰舜漁濩澤應劭曰澤在縣西北沁水東逕
濩澤縣故城南漢之澤氏縣也竹書梁惠成王十
九年晉取玄武濩澤濩澤在今澤之陽城唐濩澤

考索竹書卷十三

主

縣魏土地記陽阿有沁與濩澤水合十道記澤州
以濩澤得名皆在河東沈約云漁于雷澤雷澤濟
陰非此地也

十八年齊築房以為長城

水經注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山上有長城西接岱
山東連琅琊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也竹
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為長城齊記
齊宣王乘山領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
餘里以備楚郡國志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
有長城東至東海括地志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

一縣綠河歷泰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東至密州琅

琊臺入海日知錄云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隨地
可以設開而阡陌之間一縱一橫亦非戎車之利
也觀國佐之對晉人則可知矣至于戰國井田始
廢而車變為騎于是寇鈔易而防守難不得已而
有長城之築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
足以為塞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
防以為長城後漢志濟北國盧今長清縣有長城至東
海泰山記泰山西有長城綠河經泰山一千餘里
至琅琊臺入海此齊之長城也史記秦本記魏築

考索竹書卷十三

主

長城自鄭州今華濱洛以北有上郡蘇秦傳說魏襄
王曰西有長城之界竹書紀年惠成王十二年龍
賈帥師築長于西邊此魏之長城也後漢志河南
郡卷傳侯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
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
也雅城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韓之長城也水經注
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犂縣東至澗水達此
陽南北數百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郡國志曰
葉縣有長城曰方城又越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
十五里南入潁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為
固楚襄王作霸南土爭強中國名築列城于北方
以通華夏此楚之長城也若趙世家成侯六年中
既為方城

山築長城又言肅侯十七年築長城劉伯莊云從

代非也武靈王時始有雲中正義雲中以北至

曰此長城疑在津水之北趙南界則趙與中山亦

有長城矣以此言之中國多有長城不但北邊也

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殘義

渠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秦

之長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正

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至夏會等州此魏之

長城也匈奴傳又言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

長城正義曰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

若類趙武靈王所築也自代並陰山

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

高關為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里志云朔方

名為高關也而置雲中雁門代郡此趙之長城也

燕將秦開襲破東口東口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

自造陽韋昭曰地名在上谷正

東所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口此

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

之衆北擊口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按太

行終利貢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

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

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

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上

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上

西四十五里于午山上自

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澁豁谷可繕

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韋昭曰臨

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表萬餘里東入遼水

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與賁人故云北假索隱曰

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正

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此秦并天下之

後所築之長城也自此以後則漢武帝元朔二年

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

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魏明元帝泰常八年

二月戊辰築長城于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

原延袤二千餘里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五月丙

戌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城北史作嚴上塞圍起

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北齊文宣帝天保三年

十月乙未起長城自黃檀嶺北至社千成四百餘

里立三十六成通鑑注此長城蓋起于

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

餘里通鑑注幽州夏口即居庸下口先是自西河

總秦成築長城東至于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

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于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于塢紇成凡四百餘里而斛律羨傳云羨以北虜屢犯邊須脩不虞自庫堆戍東距于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立亭障西自雁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黃河西至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

考定竹書卷三

圭

六年二月丁亥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于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大業三年七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踰榆林東至紫河四年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此又後史所載繼築長城之事也

十九年王如衛命公子南為侯

衛世家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

號曰侯索隱曰樂資據紀年以嗣君即孝襄侯嗣君五年更貶號曰

君獨有濮陽子懷君朝魏魏囚殺之更立嗣君弟

是為元公元公為魏壻故魏立之水經注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後滅黃震曰按秦置東郡徙衛野王縣二世始廢君角為庶人而衛祀絕然則衛雖微其亡獨後于諸國且子孫保首領愈于戮辱者多矣韓子衛子南勁與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茶燕子之非上為其臣也皆上偏君下亂治後外以撓內侵下以謀

二十年

二十一年魏殷臣趙公孫襄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

考定竹書卷三

圭

九域志代州鴈門郡有夏屋山漢地里志云廣武縣有夏屋山古廣武城趙武靈王築有古樓煩城古平城夏屋代之南山趙襄子上于夏屋以望代俗夏屋故城實中嶮絕括地志夏屋山一名賈屋山今名賈母山在代郡鴈門縣東北三十五里夏屋與勾注山相接蓋北方之險亦天下之阻路所以分內外也地里志曲逆城在蒲水之陰漢章帝章和二年行巡北岳以曲逆名不善因山水之名改曰蒲陰國策趙可取唐曲逆注二邑並屬中山國日知錄曰春秋時代尚未通中國趙襄子乃言

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地道記云恒山在

上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

恒山岷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注引梅福上

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

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此則今之蔚州乃古代國項

羽徙趙王歇為代王歇更立陳餘為代王漢高帝

立兄劉仲為代王皆此地也金蔚州東二十里十

年陳豨反十一年破豨立子恒為代王都晉陽高

則今之太原縣矣孝文紀則云都中都陳豨而

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如淳以為先都又

立子武為代王都中都則今之平遙縣矣正義引

中都故城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又按衛綰代大陵人大陵今在

文水縣北而屬代代都中都故也代凡三遷而皆

非今代州今代州之名自隋始

二十二年壬寅孫何侵楚人三戶郭

水經注丹水東南逕一故城南名曰三戶城丹水

又逕丹水縣故城西南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

昔楚申息之師所戍也春秋之三戶矣杜注縣北

有三戶亭竹書紀年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郭是

也班馬異同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

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青藤路史云三戶城在南陽

北城復人誤以三戶為三家

楚伐徐州

國策楚威王戰勝于徐州注云後志魯之薛六國

時曰徐州左氏作舒說文作郟齊威王曰吾吏有

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潛

夫論陳恒執簡公于徐州九域志云古徐城周景

王時大將軍徐峻所造宋安肅軍

二十三年魏章帥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

孫何取潁陽

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

上蔡汝南郡楚之別也王莽改曰汝濱縣故蔡國

世本曰上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稱上潁陽城在汝

南潁強縣東北後漢志潁強侯國

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

年表云秦益強天子致伯于秦諸侯畢賀會諸侯

于澤朝天子呂覽逢澤之會魏王嘗為御韓王為

右注云秦惠王會諸侯于逢澤魏王為東周昭文

君御韓王為之右也國策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

之遇國名記秦孝公使公子少宮會諸侯于逢澤

天寶初載更名福源

絳中地塲西絕于汾

水經注汾水經絳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
二十五年絳中地塲西絕于汾汾水西逕虎祁宮
北橫水有故渠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徑五尺
裁與水平蓋晉平公之故梁也

二十四年魏敗韓馬陵

通鑑魏龐涓伐韓魏記惠王二年敗韓于馬陵敗
趙于懷魏策魏公叔座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潁北
禽樂祚敗韓馬陵敗趙于懷鮑注惠王二年樂祚
趙將杜預曰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

考索行書卷十三

畫

馬陵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穰庇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遁
水經注渠水東南逕西赤城北戴延之所謂西北
有大梁亭非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
苴率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遁即此城也
左則故漬出焉秦始皇二十年王賁斷故渠引水
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按穰苴傳以為景公
時人而國策稱穰苴
殺之王

與齊田盼戰于馬陵

年表二十八年齊敗魏馬陵田忌田嬰田盼將孫
子為師虜我太子申殺龐涓呂覽鑽荼龐涓太子
申不自知而死鑽荼龐涓魏惠王之將齊策南梁
之難韓氏請救于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
田忌為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而不得入于齊田
忌亡齊而之楚楚封之于江南

二十七年五月齊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

山陽郡南平陽縣王莽改曰龜平田盼即盼子齊
威王使守高唐者盼子謂齊威王曰不如易餘糧
于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今盼子與宋

考索行書卷十三

美

伐梁蓋齊宋結好也平陽戰國屬韓又屬趙

九月秦衛鞅伐西鄙

通鑑顯王二十九年衛鞅伐魏魏使公子卬禦之
軍既相距衛鞅遣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
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盟飲而罷
兵公子以為然乃相與會盟既飲衛鞅伏甲上襲
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王使使獻河西之
地以和呂覽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公叔曰臣
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不能聽勿使出境
王不應而出公叔死公叔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

秦果用彊魏果用弱

十月邯鄲伐我北鄙

梁地東與齊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南與楚境魏
系家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

秦與魏戰岸門今本無

韓非子吳起收泣于岸門痛西河之為秦索隱曰

紀年云與魏戰岸門後漢志注史記魏哀王五年

秦伐魏走犀首岸門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

州長杜縣西北二十八里今名西武亭按蘇代云

岸門之戰謂韓宣惠王十七年秦大破韓岸門非

考索竹書卷三

考

魏也

王攻衛鞅我師敗遁

呂覽曰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

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

國從此衰矣

二十八年城濟陽

水經注濟水東過濟陽縣北濟也即陳濟陽縣戰

國魏地

秦封衛鞅于鄆改名曰尚

水經注衡水北逕鄆縣故城東竹書秦封衛鞅于

鄆改名曰商王莽改曰秦聚地里風俗記縣北有

鄆阜蓋縣氏之史記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于商

十五邑號為商君正義曰於商在鄆州內鄉縣東

七里古於邑也九域志上洛商君之邑張儀以商

於地六百里誰楚者此也後漢光武紀注引紀年

曰衛鞅封鄆鄆屬鉅鹿郡

二十九年鄆遷于薛

水經注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鄆遷于薛

改名徐州薛縣故城北夏車正奚仲之國也城南

山上有奚仲冢史記正義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

考索竹書卷三

考

下鄆遷于薛改名徐州今竹書無徐州句魏書志薛有奚

公山奚仲廟薛城孟嘗君冢

三月為大溝于北鄆以行圃田之水

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呂覽曰梁之圃田水經

注陳留風俗記曰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

儀余謂故汴沙陰溝矣浚之故浚路史曰戰國之

時齊趙魏皆以河為介趙魏頻山而齊卑下齊人

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播于趙

魏于是趙魏亦為隄于河二十五里使其水東佚

于齊

三十年

三十一年秦蘇胡帥師伐鄭韓襄敗秦蘇胡于段水
沈約云不知何年附此余按胡蘇即蘇胡乃前事
重出之文

三十二年

搜神記顯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

三十三年鄭威侯與邯鄲圍襄陵

年表韓趙伐魏

三十四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

齊殺其王后

考索齊書卷三

魏

索隱王劭按紀年云齊宣王八年殺其王后徐廣
與年表並作夫人此條今本無

王與諸侯會于徐州

魏世家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索隱
曰當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即
為魏襄之年實所不能詳通鑑目錄後元年與齊
王會徐州以相王日知錄曰史記齊太公世家田
常執簡公于徐州田敬仲世家宣王九年與魏襄
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徐州魏世家襄
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楚世家威王七年齊孟嘗

君父田嬰歎楚楚伐齊敗之于徐州越世家勾踐

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魯

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索隱曰徐音舒

是也非九按後漢志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在今

滕縣之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也此與楚魏

二國為境而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

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蓋

與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趙夸之耳索隱曰

說文郕邾之下邑在魯東又竹書紀年云梁惠成

王三十一年却遷于薛改曰徐州則徐與郕並音

考索齊書卷三

魏

舒也今讀為禹貢之徐州之徐者誤齊世家田常
執簡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

越子無彊伐楚

通鑑顯王三十五年越王無彊伐齊齊王使人說

之以伐齊不如伐楚之利越王遂伐楚

三十五年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國綸氏

沈約云不知何年附此水經注綸少康居虞邑今

宋之虞城西三十五里有綸城秦楚伐鄭國綸氏

者綸氏即夏之綸國今洛州故嵩陽縣城是也

三十六年楚圍齊于徐州遂伐於越殺無彊

史記齊田嬰歎楚楚威王伐齊敗之于徐州無彊
伐楚楚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
吳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
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至閔君搖佐諸侯
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閔君
皆其後也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龍賈及秦師戰于雕陰我師敗遁

魏世家魏襄五年秦惠王使犀首攻魏敗我龍賈
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于秦河西之地

考索竹書卷十三

畢

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北之地盡入秦犀首魏官
名公孫衍為此官因號犀首龍姓出于龍伯氏或
云出御龍氏寰宇記邠州春秋白翟國秦始皇時
地屬上郡漢為上郡雕陰之地雕山在西南故曰
雕陰

王會鄭威侯于巫沙

三十九年秦取我汾陰皮氏

年表度河取汾陰皮氏圍焦降之汾陰在蒲州皮
氏在絳州

四十年

四十一年秦歸我焦曲沃

年表魏入上郡于秦秦歸我焦曲沃按丹郡延綏
等州北至固陽並上郡地

四十二年九鼎淪沒于淵

拾遺記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
使工師以雌金為陰鼎雄金為陽鼎鼎中常滿以
占氣象之休否當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將末
九鼎咸震水經注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淵
泗秦始皇時見于泗水始皇使數千人沒水求之
系而行未出龍嚙斷其系故泗上為之謠曰稱樂

考索竹書卷十三

畢

太早絕鼎系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楚敗我襄陵

史記楚懷王熊槐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
破之于襄陵得八邑索隱云襄陵縣名在河東古
本作八邑今亦作八城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其
官為上柱國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王陟

慎親王

顯王崩子定立是為慎親王索隱慎作順楊子法言周之順親以成周而西傾謂順親王及報王常璩又作靜王

元年辛丑秦取我曲沃平周

年表顯王四十七年秦取曲沃平周後漢志西河郡有平周十三州志云古平周邑在汾州介休縣西四十里曲沃屬絳州又陝州亦有曲沃城

二年魏惠成王薨

考索竹書年三

聖

國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晉北征記魏惠王徙都于宋城號梁王為眉間尺任敬所殺三人同葬故謂三王陵

二年今王元年

國策惠王子襄王襄王子哀王元年為慎親王三年癸卯通鑑目錄壬寅惠成王薨子襄王立癸卯為魏襄王元年系本襄王名嗣

四年

五年

六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

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為河雍白為高平

韓非子楚莊王狩于河雍又云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于河雍合諸侯于宋遂霸天下穀梁傳會吳于向注云鄭地又曰會晉人盟于向注云莒邑寰宇記向在懷之河內西北二十七里括地志高平故城在河陽縣西北四十里地名攷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有向城即周向國古晉陽城東有汾水南流城西又有晉水入城故史記云智伯引汾水春秋後語云決晉水灌之二說不同

隱王

考索竹書年三

聖

史記作報王名廷蓋報隱聲相近正以微弱竊缺逃債報然慚愧故號曰報耳又按尚書中侯以報為然鄭玄曰然讀曰報國策有報王注云周紀慎親王子歲丁未立徙都西周即王城今河南也東周鞏洛陽也是時王報微弱西周與東周分王政理各居二都故曰東西周王報僅僅寄居西周耳元年丁未十月鄭宣王來朝

一本有梁字索隱曰紀年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孟沙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下敗韓舉

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為宣惠王之年又上有韓姬殺悼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謚則韓微小國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

燕子之殺公子平不克齊師殺子之臨其身

齊策田臣思曰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燕策齊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為燕昭王韓非子燕操之賊子之也

二年齊地景長長丈餘高一尺

考索竹書紀年

墨

搜神記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五寸春秋後語周赧二十年齊東有二石高三丈餘相從而行如海數百步是時張儀為秦連橫齊獻魚鹽之地三百里于秦

魏以張儀為相

韓非子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藝文志縱橫家有張子十篇論衡張儀化脇亦相秦魏年表顯王四十七年張儀免相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鮑彪注張儀相魏四年

三年韓明帥師伐襄丘

水經注濮渠又北逕襄丘亭竹書紀年襄王七年韓明率師伐襄丘是也

秦王來見于蒲坂關

陶城南對蒲津關地里志縣故蒲也昔魏以蒲賂秦秦人還蒲于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曰蒲反後始皇東巡見有長坂乃加坂也

四月越王使公師隔來獻舟二百箭五百萬及犀角象齒

水經注竹書紀年四月越王使公師隔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萬犀角象齒焉漢志越地

考索竹書紀年

果

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賤

五月張儀卒

通鑑目錄儀相魏一歲卒于魏

四年翟章伐衛

魏世家哀王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趙策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或即此翟章矣

魏敗趙將韓舉

年表顯王四十四年魏敗韓韓舉敗趙之獲韓世家宣惠王八年魏敗我將韓舉趙世家肅侯二十

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桑丘城在易州遂城縣界索隱曰按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年云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又紀年云其敗當韓威王八年是不同也

五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洛水東逕華縣故城南東周君所居也

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酸棗

韓世家哀侯即位滅鄭遂都酸棗陳留志城內有韓王故宮閼城冢記韓襄子所築水經注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竹書紀年魏襄王十年十月大霖

考索竹書紀年

聖

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郭崔瑗曰爰及周衰八野填淤水高民居溢溢滂汨于是有潰決之患漢世塞之故班固云大堽酸棗也今無水

魏地形志酸棗有酸棗城肺山

白沙淵望氣臺五馬淵

楚庶章帥師來會我次于襄丘

水經注引竹書襄王十九一作年楚庶章率師來會

我次于襄丘有襄丘亭

七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

約云此年未的國語蒲與二屈君之疆也戰國時屬魏漢置北屈縣屬河東郡南城即夷吾所奔邑

也應劭曰有南故加北臣瓚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是也

褚里疾圍蒲不克秦惠王薨

索隱引紀年今無正義曰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史記秦昭王元年樗里子疾將伐蒲蒲守恐胡衍為蒲說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蒲是衛國之郭衛今伐蒲入于魏衛必折而從之并衛于魏魏必疆疆魏之日王必罪公公釋蒲勿攻臣試入言之以德衛君于是遂

考索竹書紀年

聖

解蒲而去

八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翟章帥師救皮氏圍

疾西風

甘茂傳秦昭襄王元年擊魏皮氏未拔而去為報

王九年乙卯

九年城皮氏

年表十三年魏城皮氏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秦拔我蒲坂晉陽封谷

魏世家哀王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正義
曰陽晉當作晉陽在蒲州封陵亦在蒲州鮑注魏
襄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陽晉在曹州乘氏縣
西北三十七里張儀傳秦攻衛晉陽大開天下胸
索隱曰夫以常山為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
下胸蓋其地秦晉齊楚之交道也在衛國之西南
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

中牟縣故城昔趙獻侯自耿都此班固曰趙自邯
鄲徙焉此條水經注引汲冢古文今本無索隱曰
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曰按五鹿在

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鄴即相州滂陽縣西五十
八里有年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

十三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將軍大夫適于
伐吏皆貂服

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一年復攻中山據地北至燕
代代北狄之別也句奴傳趙襄子駒句注而破井
城代在蔚州趙胡縣北百五十里與代國漢代縣
本代國在常山之北趙襄子定代地及武靈王置
代郡趙有代句注之北西至雲中九原括地志勝
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日知錄讀史攷弓云趙文
注以為在京陵縣漢志太原郡京陵師古曰即九
京因記文或作九原而傳會之關古者卿大夫之

葬必在國都之北不得遠涉數百里而葬今之
平遙也志以為太平之西南二十五里有九原山
近是王伯厚曰九原在榆林縣西界漢武帝改
五原郡通雅云并州遼州皆有九原山乃同名也
趙策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傳王
子沈約曰趙武靈命國人胡服即此事貂胡地所
產當時無肯服者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
金璫飾首前揮貂尾為貴職貂鼠屬大而黃黑出
于零國按趙策李兌送蘇子和氏之璧明月之珠
黑貂之裘劉歆遂初賦勒障塞而固守今奮武靈
之精誠趙武靈王排羣臣之讒身胡服教民騎射
以備邊也

十四年

十五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一本作答其

禹貢定陶西南有陶丘陶丘亭在南墨子以為釜
丘也齊湣王三年封田嬰于薛薛故城在今徐州
滕縣南齊湣王亡在莒而死襄王立而孟嘗君文
中立為諸侯無所屬

楚入雍氏楚人敗

後漢潁川郡有雍氏城左襄子八年楚伐鄭侵雍
梁杜注在陽翟縣東北韓記注赧王三年十五年
楚再圍雍氏西周策曰今國雍氏五月不能拔是

楚病也甘茂傳楚懷王以兵圍雍氏韓使公仲告
急于秦秦下師于散以救韓于是楚解雍氏圍此
正楚後國雍氏報王十五年事也風俗通義楚之
楚懷王為張儀所欺客死于秦至王負芻遂為秦
所滅自頃項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
載

十六年王與齊侯會于韓

年表十六年與齊王會于韓括地志韓原在同州
韓城縣西南八里春秋地名改今韓原在韓城縣
東南二十里

今王終二十年

卷之十三

主

今王二十年者東晉傳謂魏安釐王之二十年杜
預後序云推案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
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
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
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哀王于史記襄王
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
十六年卒而哀王立竹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
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
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哀王二
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荀勗曰和暢

卷之十三

主

云紀年起自黃帝終于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
王子魏襄王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
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
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
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
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
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
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如虞
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禮
近紀言類同尚書若少皞之以鳥名官陶唐之以御
龍拜職夏后之衰其盜有羿后寒浞齊邦之始其君
有蒲姑伯陵皆紀事之文春秋類也墨子曰吾見百
國春秋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韓非引
春秋不知
其因汲冢瑣語紀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又有
晉春秋紀訖獻公十七年國語云晉羊舌肸明于春
秋悼公使傳其太子東晉傳晉成和七年汲縣人發
魏襄王冢得古書冊七十五卷東晉校之有竹書紀
年十三篇然則乘與檮杌紀年其皆春秋之列名乎
余嘗謂尚書復出于晉而尚書以紀年亦出于晉而
春秋不亡何也尚書傳自漢伏生勝而晉梅賾亂之

號為古文尚書至唐孔穎達又從而附和焉反以伏生書為今文雜之偽古文中宋儒朱子嘗辨之元儒吳草廬獨取伏生二十八篇以正古文之偽學者狙于習見終不肯信他如劉向所校書傳四十一篇今已散軼末由辨其別于今文古文與否故曰尚書亡夫春秋者筆削出自夫子更得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先後羽翼無敢偽托妄作者宜至今弗以爾余既輯尚書大傳旋閱沈約所注竹書紀年通鑑僅上下一卷意竊少之因考史記小司馬索隱張守節正義春秋傳戰國策水經注及路史古史史通旁採諸子雜說疑者仍闕者補定為十有三卷第歷載悠邈書闕不具其間參錯脫誤莫得究詳尋汲冢瑣語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曰黃熊入門則左氏非而晉春秋實矣逸文之間出者可少哉顧竹書發自晉代去虞夏商周自遠所傳不一辭如夏啓殺益太甲誅伊尹文丁殺季歷鄭桓公厲王之子說似荒誕與正經所載乖刺至世本弗傳年表疎略古今地里沿革異名訂謠析疑則終俟世之博洽君子

考定竹書卷十三終

門人胡履泰

考定竹書十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孫之騷撰之騷有尚書大傳已著錄是編以沈約所注竹書紀年未為詳備因採摭諸書別為之注然之騷愛博嗜奇多所徵引而不能考正真偽如帝癸十年地震引華嚴合論大地有六種震動所謂遍動遍起遍涌遍震遍吼遍擊者為說殊為蕪穢又劉知幾史通疑古篇中排詆舜禹以末世莽操心事推測聖人至為乖謬而一概引用漫無辨正沈約註出依託尙能知伊尹自立之誣太甲殺伊尹之妄之騷乃旁取異說以熒耳目云能補正沈注未見其然惟拾遺記商均暴天下之類辨別誣妄路史帝杼遷老王之類考訂訛謬間有數處可取耳至所補逸文採摭頗備然如晉幽公會魯季孫一條今本有之而註曰無又如湯十九年至二十四年皆書大旱蓋作書者依託墨子湯五年旱之文此本竟脫去二十一年大旱鑄金幣二條則亦不可盡據也

少微通鑑節要五十卷外紀

四卷

〔宋〕江贊輯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九年

司禮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少微通鑑

節要五十卷》提要

少微通鑑節要目錄

卷之一

周紀

威烈王 二十四年

安王 二十六年

烈王 七年

顯王 四十八年

慎靚王 七年

赧王上 元年至五十七年

卷之二

赧王下 五十八年至五十九年

東周君 七年

列國紀

秦楚燕魏趙韓齊

秦莊襄王

後秦紀

始皇上

卷之三

後秦紀

始皇下

先即王位二十六年始并天下即帝位十六年

二世三年

卷之四

漢紀

高祖上

元年至四年稱王

附楚義帝 昭楚霸王項籍

卷之五

高祖下

五年即帝位至十二年

卷之六

惠帝

附高后 勝朝八年

卷之七

文帝上

元年至十年

卷之八

文帝下

十一年至十六

後元七

景帝

元年至七年

中元六

後元三

卷之九

武帝上

建元六

卷之十

武帝中

元朔六

元狩六

元鼎六

卷之十一

武帝下

元封六

太初四

天漢四

太始四

征和四

後元二

昭帝

始元六

元鳳六

元平一

卷之十二

宣帝上

本始四

地節四

元康 _四	神爵 _元	卷之十三	宣帝下	神爵 _{二至四}	五鳳 _四	甘露 _四	黃龍 _一	卷之十四	元帝	初元 _五	永光 _五	建昭 _五	竟寧 _五	成帝	建始 _四	河平 _四	陽朔 _四	鴻嘉 _四	永始 _四	元延 _四	綏和 _二	哀帝	建平 _四	元壽 _二	平帝	元始 _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之十五	孺子嬰	附王莽 _{篡位十八年}	居攝	初始	淮陽王	卷之十六	光武上	建武 _{元年至五年}	卷之十七	光武下	建武 _{六年至三十二年}	中元 _二	卷之十八	明帝	永平 _{十八年}	章帝	建初 _八	元和 _三	章和 _二	卷之十九	和帝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元 ^{十六}	元興 ^一	殤帝	延平 ^一	安帝	永初 ^七	永寧 ^一	延光 ^四	順帝	永建 ^六	陽嘉 ^四	永和 ^六	建康 ^一	冲帝	永嘉 ^一	質帝	本初 ^一	卷之二十	桓帝	建和 ^二	和平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嘉 ^二	永興 ^二	永壽 ^二	延熹 ^九	永康 ^一	卷之二十一	靈帝	建寧 ^四	熹平 ^六	光和 ^六	中平 ^六	卷之二十二	獻帝上	初平 ^四	興平 ^二	建安 ^{元年至十三年}	卷之二十三	獻帝下	建安 ^{十四年至二十五年}	卷之二十四	漢紀附魏吳二帝國年紀	昭烈	章武 ^{三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後帝上	建興	卷之二十五	後帝下	建興	卷之二十六	晉紀	武帝	懷帝	愍帝	卷之二十七	元帝	明帝	成帝	卷之二十八	康帝
	二年至十一年	附魏吳晉		十一年至十五年		先立五年并天下即位十一年		六年	四年		六年	三年	十七年		二年
		二僧國年紀		延熙二十											

穆帝	哀帝	帝奕	簡文帝	卷之二十九	武帝	卷之三十	安帝	恭帝	卷之三十一	南北朝	宋紀	武帝	營陽王	文帝	孝武帝	明帝	蒼梧王
十七年	四年	六年	二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二年	二年			附北朝魏紀	三年	二年	三十年	七年	七年	五年

順帝 三年

齊紀 附北朝魏紀

高帝 四年

武帝 七年

明帝 九年

東昏侯 二年

和帝 二年

卷之三十二

梁紀 附北朝魏紀東魏紀北齊紀

通鑑目錄

十

武帝 四十八年

簡文帝 二年

元帝 三年

敬帝 二年

卷之三十三

陳紀 附北朝後周紀北齊紀

武帝 三年

文帝 七年

臨海王 二年

宣帝 十四年

長安公

卷之三十四

隋紀

文帝 二十四

煬帝 十二年

恭帝 二年

卷之三十五

唐紀

通鑑目錄

十一

高祖

武德 九年

卷之三十六

太宗上

貞觀 元年至四年

卷之三十七

太宗中

貞觀 五年至十二年

卷之三十八

太宗下

貞觀十三年至二十三年

卷之三十九

高宗

永徽六

顯慶五

龍朔二

麟德二

乾封二

總章二

咸亨四

上元一

儀鳳三

調露一

永隆一

開耀一

永淳一

弘道一

中宗

附武后二十一年

嗣聖二十一

神龍二

景龍四

睿宗

景雲二

太極一

卷之四十

玄宗上

開元元年至二十三年

卷之四十一

玄宗下

開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

卷之四十二

肅宗

至德二

乾元二

卷之四十三

代宗

廣德二

大曆十四

卷之四十四

德宗上

建中四

卷之四十五

德宗下

貞元二十一

順宗

永貞一

卷之四十六

憲宗

元和十五

卷之四十七

穆宗

長慶四

敬宗

通鑑目錄

寶曆二

文宗

太和九

開成五

武宗

會昌六

卷之四十八

宣宗

大中十三

懿宗

咸通十四

僖宗

乾符六

廣明一

中和四

光啓三

文德

昭宗

龍紀一

大順二

景福二

乾寧四

光化三

天復三

通鑑目錄

天祐一

昭宣帝三年

卷之四十九

後梁紀

附契丹年紀

太祖七年

均王十二年

後唐紀

附契丹年紀

莊宗三年

明宗八年

潞王二年

後晉紀 附契丹年紀

高祖七年

齊王三年

卷之五十

後周紀 附契丹改國號遼紀

高祖二年

隱帝二年

後周紀 附遼年紀

太祖三年

世宗六年

恭帝一年

周秦漢晉隋唐之君名位高列國

君二字者以寓崇正統之意使初學聞

卷即知之耳

右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起至後周

世宗顯德六年己未凡一千三百六十二

年

少微通鑑節要目錄終

通鑑目錄

十六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一

周紀

威烈王名午考

在位二十四年

周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自平王至威烈王又十八世。是時周室衰微。徒擁虛器。號為天下共主。傳至赧王五世。為秦所滅。

咸宣二十三年。初命魯大夫魏斯趙籍通鑑卷之一

韓虔為諸侯春秋之世。晉有范氏中行氏。後三家皆為韓魏趙所滅。三分晉地而有之。至此始請命於天子為諸侯。

溫公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

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

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

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憐憫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疎。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昔仲叔于奚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憐憫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疎。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昔仲叔于奚

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繁。薄。反。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紀綱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文武之祀猶縣縣相屬者。屬。之。反。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

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兵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姦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

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

初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

繭絲

絲乎。抑為保障乎。繭絲者。指稅賦而言。保障者。指藩籬而言。

尹鐸之意。不在稅賦。而在保障也。簡子曰。保障

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無恤

子。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

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

為政。請地於韓康子。康子致萬家之邑。

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復與之

萬家之邑。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於趙

襄子。無恤立。是為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

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

乎。走。滅。反。從者曰。長子。長。如字。近且城厚完

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

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邯鄲音寒。

丹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

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

也。屬。之。反。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

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

三版。沈寗產龜。鳥小反。民無叛意。趙襄子

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

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

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

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

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

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

智伯之眾。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

溫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

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辯。通謂之賢。

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

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

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全謂之聖

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

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

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搏伯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為炭，漆炭為啞吞炭為啞，行乞於市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

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豫讓曰：「不可。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

賈誼治安策曰：「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之曰：『子嘗事范中行氏，

智伯滅之，子不為報讎。』反臣事智伯，今智伯死，子何為報之深也？」對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

胡氏管見曰：「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智伯無後矣，氣勢無所

可倚矣。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
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
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
為之者。故曰真義士也。此非特可為
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為而為善。雖大
學之道。不過是也。

魏斯者。桓子之孫也。是為文侯。文侯以
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
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與羣臣飲

通鑑卷之九

九

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
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
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
身自罷之。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
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
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
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
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
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

不保不
失虞人
之期

任座直
言

富貴不
可驕人

魏文侯
卜相

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
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
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
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
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
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
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
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
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
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
貧賤哉。子擊乃謝之。○文侯謂李克曰。
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
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
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
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
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李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為之。克
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

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臣侯鮒符通反。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以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只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為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一殺妻以求為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

之為將。與士卒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起者起子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已卯二十四年。王出。子安王驕立。

安王名驕。康王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齊和惠十一年。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使

食一城奉先祀。

壬辰十三年。齊田和眾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甲午十五年。魏文侯薨。太子擊立。是為

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

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

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

反以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不之居。左河

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久之。魏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楚。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

之士。要在彊兵。破遊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却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彊。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吳起者。

乙未十六年。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

庚子二十一年。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殺起。

壬寅二十三年。齊康公薨。無子。田氏遂并齊而有之。

甲辰二十五年。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

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

廢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

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

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祀梓連

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

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

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

拜曰。謹受教矣。○衛侯言計非是。而羣

臣

拜曰。謹受教矣。○衛侯言計非是。而羣

子思言
君聞臣

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聞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聞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

通鑑卷之一

十五

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乙巳**二十六年，王崩。子烈王喜立。○韓魏趙共廢晉靖公為家人而分其地。

烈王
子喜
安

在位七年

辛亥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

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悚懼，莫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

通鑑卷之一

十六

壬子七年，王崩。弟顯王立。

顯王
名扁
烈王之弟

在位四十八年

己未七年，秦孝公立。是時河山以東，彊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皆以夷狄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布德脩政，欲以

彊秦

庚申八年，孝公令國中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於是衛公孫鞅聞令。乃西入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

壬戌十年。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

通鑑卷之十一

十一

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率音。音。為私闘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僇音。音。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復音。音。法除其賦役也。事末利及怠

信從本立

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孥音。音。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恠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闘。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通鑑卷之十一

十一

溫公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

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沫莫反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蘇東坡曰。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秦之法。使吏士自為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與之。使民知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始皇雖

也

已墮名城。殺豪俊。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驚然其未已也。故不可休息。而至於亡。○又曰。秦固天下之彊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遊畋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利處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也。

丙寅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擅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盼子音同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

漁於河。吾吏有黥夫者使守徐州。則燕

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燕趙之

祭以從而徙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

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

照千里。豈特十一乘哉。惠王有慚色。

庚午十八年。韓昭侯以申不害為相。申

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

昭侯。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

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韓昭

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

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

愛一頓一嘆。今袴豈特頓嘆哉。吾必待

有功者。

辛未十九年。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咸

陽。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

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阡陌

也。商鞅皆破開為田。

庚辰二十八年。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

齊。齊威王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勝。將

之。孫臏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

之。去韓而歸。魏魏大發兵。以太子申為

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

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

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

上將。蹶。居反。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

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

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

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

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

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

陵道隘。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

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

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

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

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

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到。齊因

乘勝大破魏師

辛巳二十九年秦封衛鞅商於十五邑

號曰商君

癸未三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

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

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復內之秦內讀納商

君與其徒之商於秦人攻殺之車裂以

徇盡滅其家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

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

之○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

秦孰與五殺大夫賢百里奚自賣五殺大夫為人養牛以是

要秦故號五殺大夫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

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

商君曰諾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

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

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

鄭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其為相也勞不

坐樂暑不張蓋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

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今君之
從政也陵轢音歷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
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驪而黥
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
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
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
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
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居五月
而難作

蘇東坡曰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

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彊以成

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

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

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樂

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

裂之禍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

自然無足怪者

乙酉三十三年鄰人孟軻見魏惠王王

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通鑑卷之一

二十一

溫公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為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之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

蘇秦說
從使合

戊子三十六年。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王不用其言。蘇秦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為之救也。願大王與趙從。反。子家。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從。

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山東之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韓魏不能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夫衡音橫與音從韓魏同音同蘇秦音蘇主音主從音從。張儀音張至音至橫音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惠。而不與其憂。竊為大王計。莫若一韓魏。齊

通鑑卷之一

二十六

楚燕趙為從。親以畔秦。今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或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諸侯從親。以擯秦。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待蘇秦。尊寵賜賚之。以約於諸侯。於是蘇秦說韓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

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願大王熟察之。魏王聽之。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雖欲深入，則恐韓魏之議其後。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齊王許之。乃南說楚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楚彊則秦弱。

通鑑卷之一

二十七

史記解

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假於王者。

通鑑卷之一

二十八

已丑三十七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犀首，犀首名公孫衍，為此官。因說犀首，犀首牙持軍之稱。

丙申四十四年，夏四月，秦初稱王。

丁酉四十五年，蘇秦說燕，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易王許之，乃偽得罪於燕而奔齊。齊宣王以為客卿。蘇秦說齊王，高官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救齊而為燕。

蘇秦說齊為燕

蘇秦說齊為燕

四十七年，秦張儀免相，相魏。欲使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秦王

復陰厚復陰厚益其

庚四十八年。王崩。子慎親王立。齊

田文嗣為薛公。號曰孟嘗君。招致諸侯

遊士。及有罪亡人。皆厚遇之。食客嘗數

千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由是孟嘗

君之名重天下

溫公曰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易曰。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賢者其德足

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頓綱振紀。其

明足以燭微慮遠。其彊足以結仁固

義。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國。是以君

子豐祿以富之。隆爵以尊之。養一人

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孟嘗君

之養士也。不恤智愚。不擇臧否。盜其

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以侮其

君。下以蠹其民。是姦人之雄也。烏足

尚哉。書曰。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此之謂也

慎親王名定顯在位七年

癸卯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

關。秦人出兵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甲辰四年。齊大夫與蘇秦爭寵。刺秦殺

之。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四平。無名山

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趙之境。守亭障

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

侯之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為兄弟。以相

堅也。梁音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

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

不可成。亦明矣。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

以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乙巳五年。蘇秦弟代厲亦以遊說顯於

諸侯。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蘇

代使齊。齊而還。燕王噲問曰。齊王

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

其臣。於是燕王屬國於子之。屬之於子

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願為臣。

國事皆決於子之

丙午六年王崩子赧王延立

赧王上名延頃在位五十九年

丁未元年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

齊王伐燕取子之醢之遂殺燕王噲

己酉三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

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弔死問孤與百

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

曰隨五齊因孤之亂而襲破燕孤極

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

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

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

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

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

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

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

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

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

殺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

亞卿任以國政

庚戌四年張儀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

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

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

矣楚王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夫

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

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則

王之國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

楚韓王許之張儀歸報秦王復使東說

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

晉地廣兵彊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今

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

梁效河外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大

王不事秦秦驅韓梁趙攻之雖欲事秦

不可得也齊王許之張儀去西說趙王

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

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今
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
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
斷右肩而與之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
無危。得乎。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約。
常為兄弟之國。趙王許之。張儀乃北說
燕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
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
也。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張儀。
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武
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
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
衡復合從。

張儀
橫之術

辛亥五年。張儀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
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
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
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
樓緩之徒。紛紛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

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壬戌十六年。秦王約楚王會盟於武關。
楚王入秦。秦人留之。

癸亥十七年。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

陽君為質陟利反於齊。以請孟嘗君來入。

秦。秦王以為丞相。或謂秦王曰。孟嘗君
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秦王乃
以樓緩為相。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
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

白裘。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無

以應姬求。客有善為狗盜者。入秦殿中。
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為之言於王而
遣之。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

雞鳴而出客。時尚早。追者將至。客有善
為雞鳴者。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
脫歸。趙王封其弟勝為平原君。平原
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

乙丑十九年。楚懷王發病。薨於秦。楚人

情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三十年楚潛王既滅宋而驕滅去年

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

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乃與樂毅謀伐

齊王悉起兵以樂毅為上將軍并將秦

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潛王悉國中之

眾以拒之戰于濟西齊師大敗遂進軍

齊人大亂失度潛王出走樂毅入臨淄

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封樂毅為

昌國君遂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齊王

走莒楚使淖齒淖泥將兵救齊因為齊

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遂殺王於鼓

里○毅聞畫邑人王蠋賢蠋胡封反今

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

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邑蠋曰忠

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

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

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

不若死遂經其頸而死○燕師乘勝長

驅齊城皆望風奔潰樂毅脩整燕軍禁

止侵掠力均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

其賦歛除其暴令脩其舊政齊民喜悅

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間封王蠋

之墓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

縣

戊寅三十二年齊淖齒之亂王孫賈從

潛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

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

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

尚何歸焉王孫賈乃攻淖齒殺之於是

齊亡臣相與求潛王子法章立以為齊

王保莒城以拒燕○趙王得楚和氏璧

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以問

蔣相如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

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

在秦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

蘇相如
擊秦王

相如屈
蘇相如

完璧而歸。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給秦王復取璧。給，徒在反，欺也。遣使者懷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相如為上大夫。

王牛三十六年秦王會趙王於河外澠

池。源，綿善反。王與趙王飲酒酣，秦王請趙王

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擊缶。

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

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

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為一擊缶。

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

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

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見相如，

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欲爭

列，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

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

「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

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為獨畏廉將軍，

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為獨畏廉將軍，

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之交。

龜山楊氏曰：趙社稷安危之機，不在璧之存亡。夫以小事大，古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不三數

通鑑卷之十一

三十八

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相如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喘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

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

燕以肩
切代樂

通鑑卷之十一
二十九

智習兵。因共立以為將。以拒燕。○樂毅
圍二邑。三年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曰。
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尅七十
餘城。今不下者。兩城爾。非其力不能拔。
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爾。昭
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遣國相
立樂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
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
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
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
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
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唯恐它將
來。即墨殘矣。燕王已疑得齊反間。乃使
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遂奔趙。燕將士
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身操版鍤。測治反
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
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
城約降。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

牛四單大

田單畫
復燕地

通鑑卷之十一
四十

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
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葦于反燒其
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
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視
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
之。譟。先反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
燕軍大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所
過城邑皆叛。燕復為齊。齊七十餘城皆
復焉。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為
安平君。○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
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
即墨破亡之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
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
攻狄。三月不克。田單乃懼。問魯仲連。仲
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簞。求位反
立則杖鍤。為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
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也。今
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滄上之娛。黃

范雎說
秦遠交
近攻

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枹。風也。狄人乃下。

辛卯四十五年。魏人范雎亡入秦。說秦

王曰。以秦國之太。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如走韓廬而搏蹇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跽曰。

通鑑卷之二十一

四十二

願聞失計。雎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為客卿。與謀國事。

林之奇曰。六國之於秦。其地則六倍之地。其兵則六倍之兵。其食則六倍

之食。所以卒并於秦者。蓋秦知天下

之勢。而六國不知故也。秦之所以知

之者。其謀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

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既在我矣。則

齊楚安得而不滅哉。其遠交齊楚也。

故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

兵於齊。其近攻韓魏也。故今年伐韓。

明年伐魏。更出迭入。殆無寧歲。故韓

魏不支。終折而入於秦。韓魏既折而

入于秦。此燕齊楚所以相繼而亡也。

秦之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

自近而及遠。六國不知天下之樞在

於韓魏。秦人伐之。而齊楚不救。是以

天下之樞。而委之於秦也。六國安得

而不亡哉。大抵欲平天下者。必先知

其難易之勢。自其易而攻之。而後及

其難。故唐憲宗欲平藩鎮。韓弘以為

先淮蔡。而後魏博。周世宗欲平天下

王朴以為先江南而後河東。卒如其言。

辛丑五十五年。秦左庶長王齕胡音反伐

韓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音趙廉

頗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趙音王齕

因伐趙。趙軍戰數不勝。廉頗堅壁不出。

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

之。應侯使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

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而廉頗易與且降

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蘭相如曰。王

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括徒能讀其父

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趙括自

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

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聞

其故。著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

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

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吾已決矣。毋固

即有不報。要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

趙括將
文書

八通鑑卷之二十三

趙括敗
於長平

白起坑
降

秦伐
燕

聞括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而

王齕為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

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

出兵擊秦。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

以劫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堅拒不得

入。奇兵絕趙軍之後。趙軍食絕四十六

日。皆內陰相殺食。趙括自出銳卒搏戰。

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

降。武安君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

者二百四十人歸趙。

壬寅五十六年。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

諸大夫。皆以為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

孔子六世孫子也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

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

言。燕雀處堂。子母相哺。喁喁焉相樂也。

自以為安。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顧

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

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今山東之國救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癸卯**五十七年。秦以王陵攻邯鄲。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破秦軍必矣。辭疾不行。乃以王齕代王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爾。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

利害。兩言而決。爾。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今十步之內。不得恃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今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爾。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曰。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為上客。

於是楚王使春申君黃將兵救趙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一

中央民族
學府圖書
館藏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

周紀

赧王下

中央民族
學府圖書
館藏

魏救趙
懼而止

不肯帝
晉仲連

甲辰五十八年。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辭。又使將軍新垣衍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晉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從而帝之。秦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初。魏公子無忌愛人。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

公子迎侯

公子竊符救趙

七十家貧為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至。引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公子數請魏王。救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闕以死於趙。過見侯生。生曰。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為報其父仇。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

秦師起

公子破秦師

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舉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數戰不利。武安君聞之曰。王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至杜郵。使使者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齕解邯鄲圍。走公子無忌。既存趙。遂不敢歸魏。使將其軍以還。秦太子○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用不得意。陽翟大賈呂

品不韋
入秦

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異人曰奈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夫人姊而以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賓客遍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反輪為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養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為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為然

秦異人
自趙歸

乘間言之太子與夫人又刻玉符約以為嗣因請不韋傳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異人遂以為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不韋賂守者得脫亡赴秦軍遂歸異人楚服而見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更名曰楚

報王欲
伐秦

已五十九年秦伐韓取陽城負秦斬

報王入
秦

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報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使將軍樛攻西周報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報王於周是歲報王崩先是東西周分治報王徙都西周蓋以微弱不能主盟會武公依焉

東周君

東周自考王封其弟子河南是為

桓公以續周公官職。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而東。西周之稱又起於此。出史

索隱曰：惠公立長子曰西周公。又封少子於鞏。仍襲父號曰東周惠公。於是又稱東西二周也。按世本：西周公名揭，居洛陽。是也。復有胡氏曰：其後揭沒，而長子成公襲有其地。小其世數，名氏至報王三十四年。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君綸止之。蓋公之也。至報王入秦。秦遷西周公。

於惠公卒而河南亡。莊襄元年，遷東周君於陽人聚而洛陽之。華三

南宮氏靖。一曰：周自武王至東周君滅，而周始亡于秦。斯實錄也。後有秉春秋之筆者，盍改而正諸。

丙午元年秦昭襄王則五十二。楚考烈王八。燕孝王三。魏安釐王二。凡七國。周民東

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愚狐聚。秦丞相范雎免。

丁未二年秦五十三。楚九。燕王喜元。魏三十三。趙十三。韓十九。齊十。

二年秦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於秦。**庚戌五年**秦五十六。楚十二。燕四。魏二十六。趙十五。韓三十三。齊十。四年秋，秦昭襄王薨。子孝文王柱立。趙公子勝卒。

辛亥六年秦孝文王柱元。楚十三。燕五。齊十。十月，秦王柱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陳利害。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

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者，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已，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

成則自然也

壬子七年秦莊襄王元年。楚十四。燕六。齊十六。趙十七。韓二十四。魏六。是歲周亡。

秦以呂不韋為相國封文

信侯○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王使

相國呂不韋帥師滅之遷東周君於陽

人聚周遂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

溫公歷年圖曰周自平王東遷日以

衰微至於戰國又分而為二其土地

人民不足以比彊國之大夫然天下

猶尊而事之以為共主守文武之宗

桃縣縣然久而不絕其故何哉植本

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為

本仁以為源自后稷以來至於文武

成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深矣

民習於耳目浹於骨髓雖後世微弱

其民將有陵慢之心則畏先王之禮

而不敢為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

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

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邑處於七暴

國之間一日不可存況於數十年乎

歷年圖乃溫公未作通鑑之前先

進此圖歷述古今治亂於一代之

終則立一論以斷其興亡後倣此

右周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列國紀 **秦楚燕魏趙韓齊**

秦莊襄王名楚。孝文王子。初質於趙。因不韋歸。以為嗣。其先相昭佐鮮有功。賜姓嬴。後有非子封秦。秦仲始大。自孝公

開阡陌。莊襄滅周三年而亡。

癸丑秦莊襄王二年楚考烈王十五年。燕王喜七。魏安釐王二十九。趙成王十

八。韓桓惠王二十五。齊王建十七年。凡七國。

日食○秦伐趙定太原取三十七城

甲寅秦三楚十六。燕八。韓三十。趙十九。韓十六。齊十八年。是歲秦亡呂

政蒙驁牛刀帥師伐魏魏師數敗魏王

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

得罪不肯還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

子所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

信陵君
敗秦師

五皇姑

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畢。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趣讀曰從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五月秦王薨立三年。其子政立。封相國呂不韋為文信侯。號稱仲父。時政生十三年矣。○類演蘇轍嘗謂六國未亡而處氏先

言信哉

通鑑卷之二

+

後秦紀

始皇帝

時莊襄以庶孽質趙不得

意陽翟大賈呂不韋見之。視爲奇貨。以五百金與之結賓客。五

納百金邯鄲入秦姬。知其有娠。獻之莊。

襄以爲夫。人。以昭襄四十八年正月旦，生政于邯鄲。莊襄立夫。

人為王后。不韋為丞相。始皇既立。恃其彘。桑之。高彊。滅六國。遂并。

天下。專以刑威立國。焚書。即王

位二十五年。并天下。即帝位。凡

卷一百一十五

李牧備邊

十二年壽五十

丁巳

秦三。楚十九。燕二十一。魏三十三。趙
悼襄王。偃元。韓二十一。齊二十一。

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取武遂方城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

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

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鄉食士。習騎射。謹烽

火多間謀峰數容反為約曰匈奴即入

盜急入文呆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人

蜂火董。入果不戢。如是數歲。亦不之

少言車之任一單女大婁居亦不已

失。匈奴皆以為怯。邊士曰。得賞賜而不

用皆願一戰。於是大波殺匈奴十餘萬。

歲監上。都甘反。皮東用。單千。年。達。

馬泐初下。路鄰反石。夏古置二。森文。

十餘歲不敢近。趙達○是時天下寇帶

之國七而三國遺於戎狄秦滅義渠

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

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

匈奴始大

庚申秦六。楚二十二。燕十四。魏二。趙四。韓三十二。齊二十四。年。楚趙

魏韓燕合從以伐秦義。將。容。反。漢。書。音。威。力。相。角。曰。橫。

楚王為從長而春申君用事取

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

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以此益疎

甲子秦十。楚幽。王。悍。元。燕十八。魏。秦宗

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

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

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

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

於宛於元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

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

之灋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

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

雎七。徐。反。張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

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臣聞

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

之兵
五國
敗

李斯
逐客

金鑑卷三

十三

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

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

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其。却。賓。客。以。業。無。切。

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積。反。

卒用李斯之謀無天下

戊辰秦十四。楚。五。燕二十二。魏。韓王納

地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韓非者韓之

諸公子也善刑名法律之學見韓之削

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

非作說難孤憤五蠹說林五十六篇十

餘萬言

己巳秦十五。楚六。燕二十三。魏十

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秦王善及秦王即

位丹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辛未秦十七。楚八。燕二十五。魏十三。趙

凡六內史勝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

潁川郡

潁川郡

金鑑卷三

十三

冰趙

秦西

秦十九。楚十。燕二十七。魏十。五。趙八。齊三十七年。是歲趙亡。九年。

王翦擊趙軍大破之遂克邯鄲虜趙

王遷邯鄲音○燕太子丹怨王欲報之

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

之太子聞衛人荊軻之賢卑辭厚禮而

請見之欲使劫秦王反諸侯侵地不可

因刺殺之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

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元苦派反。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

乃有以報乃私見樊於期曰聞購將軍

首金千斤邑萬家願得將軍之首以獻

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

右手揜其胷揜張則將軍之仇報而燕

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

切齒腐心也遂自刎以函盛其首太子

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燂之燂

反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遣

入秦

燕丹遣
荊軻刺
秦王

甲戌

秦二十。楚王。魯元。燕二十八。魏

新國舊國五荊軻至咸陽秦王大喜朝

服設九賓而見之荊軻奉圖以進於王

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揜之未至

身王驚起袖絕荊軻逐王王環柱而走

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

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劒負劒王

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遂體解以徇

於是益發兵伐燕戰於易水之西大破

之燕王斬丹獻王王復進兵攻之

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荊於將軍

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

萬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

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

將二十萬人伐楚

丙子秦二十二。楚三。燕三十。魏四

秦王賁伐魏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楚人大敗李信李信奔還王翦曰必不

新荊軻

通鑑卷三

十五

滅魏

滅楚

伐寅

秦二十四年。楚五。燕三十二。齊四十二。代五年。是歲楚亡。凡四國。

滅燕

己卯

秦二十五年。燕三十三。齊四十三。代六年。是歲燕亡。凡二國。秦

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於是將六

十萬人伐楚

秦王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

溫公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

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

通鑑卷之三

十六

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

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

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

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

磐石。熾如焱火。焱火。焱。反。觸之者碎。犯之

者焦。雖有疆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

釋此不為。顧以萬衆之國。決匹夫之

怒。逞盜賊之謀。功墮身僂。社稷為墟。

力。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

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

也。勿音。頌。頌。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

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平荊軻

懷其養之私。不顧赤族。欲以尺八

匕首疆燕而弱秦。不亦愚乎。

初齊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

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

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後齊相及

賓客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脩攻戰

通鑑卷之三

十七

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

後秦紀

始皇帝下

庚辰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粹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

溫公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首先王建萬

通鑑卷三

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它。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計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

而不攻。豈不悖哉。

蘇老泉曰。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

通鑑卷三

戰而彊弱勝負已判。至於顛覆理固宜然。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

蘇東坡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愚以謂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豈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人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吳為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苻堅不然。使堅知出

通鑑卷之三

三

通鑑卷之三

四

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元半之之流乎。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初稱皇帝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今以來除謚。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

推五德為水德

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旌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

守 縣侯置

封 禪

求 神仙

張良為 韓報仇

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於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始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峯

通鑑卷五

五

山立石頌功業上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音甫遂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始皇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發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褚其世相韓韓亡良欲為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浪洛張良令力士操

鐵椎狙擊始皇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凡伏而擊者謂之狙擊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今天下大索十日

丙戌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固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洮吐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

通鑑卷五

六

戊子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瀝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

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誅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蘇東坡曰。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

說而不遜。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

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抵雲陽。塹山堙谷。堙伊真反。千八百里。

數年不就。○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為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宮刑在陰。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

博。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

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

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

陽。皆復不事十歲。後方月反。除其賦役。○侯生盧

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

怒。曰。盧生等。朕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

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

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

諸生傳相告引傳去乃自除犯禁者四

坑儒

通鑑卷三

九

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始皇長子扶

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

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

監蒙恬軍於上郡

辛卯三十七年。冬十月。始皇出遊。左丞

相斯從。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西

至平原津而疾。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

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

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獨胡亥

趙高立

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趙高乃與

丞相斯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

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開地立功

上書誹謗。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

死。扶蘇自殺。胡亥至咸陽。發喪襲位。九

月葬始皇於驪山下

蘇東坡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

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

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

恬持重兵在外。使扶蘇不即受誅而

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

而不慮此。何哉。曰。嗚呼。秦之失道。有

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

以誅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

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

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

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

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

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扶蘇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扶蘇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无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

通鑑卷三

十二

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

二世皇帝名胡

在位三年 壽二十四

繁刑重役。誅殺任情。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在位三年。為趙高所殺。立子嬰為王。凡四十六日而降于漢。

壬辰元年楚隱王陳勝元。趙王武臣元。齊王田儋元。燕王韓廣元。魏王咎元。

通鑑卷三

十二

趙高傳
受刑法

復作阿

陽謂趙高曰。人生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決音缺。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僇死。出李斯傳。○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屯衛咸陽。○秋。陽城

陳勝吳廣起

陳勝立六國

不竊狗偷

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蕪

發閭左所在閭里以富強為右以貧弱為左戍漁陽九百

人屯大澤鄉勝廣皆為屯長會天大雨

道不通度已失期乃召令徒屬曰公等

皆失期當斬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

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

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壇而盟稱大

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入據陳

陳中父老請立涉為楚王張耳陳餘

曰秦為無道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

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

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

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

分與眾則兵彊誅暴秦據咸陽以今諸

侯則帝業成矣涉陳勝字涉不聽自立為王

出陳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

○謁者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

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群盜鼠

武臣王

劉季項梁起

竊狗偷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陳人

武臣為將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

與卒二千人徇趙使周文史記作周章西擊

秦武臣等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

武信君下趙三十餘城八月武信君自

立為趙王出武臣傳○九月沛人劉邦起兵

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狄人田儼

起兵於齊儼反○劉邦字季為人隆準

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愛人喜施意

豁如也漢書云寬仁愛人常有天度不事

家人生產作業常繇繇也咸陽縱觀

秦皇帝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

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

狀貌因重敬之曰臣相人多矣無如

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

妾卒與劉季乃呂后也○秦始皇帝

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

厭一涉之季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

唐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季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

初為泗上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亡走也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後人來至

蛇所。有老嫗通鑑卷五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嫗因忽

不見。後人告劉季。季乃心獨喜。自負諸

從者日益畏之。○及陳涉起。沛令欲以

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曾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時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父老乃率子弟

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所殺蛇者赤。帝子故也。蕭曹

等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上

並出史記高祖本紀

○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籍字避仇吳中籍少時

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

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

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

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扛音才器過人。會

稽守敖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

項梁將。梁乃使籍拔劍斬守頭。佩其印

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

一府中皆惴伏莫敢起。惴反梁乃舉兵

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為

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

十四。史記項羽本紀○田儋者故齊王族也。自

立為齊王。率兵東略定齊地。○韓廣自

立為燕王。○周市立魏公子咎為魏王。

項梁
秦兵

趙高
主事

○章邯擊魏齊王儋及楚將項佗之殺反皆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楚軍殺齊王儋魏王咎自燒死其弟豹亡之楚楚懷王予兵數千人復徇魏地立為魏王田榮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圍之武信君引兵擊破章邯軍於東阿下追至濮陽又破之○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

但通鑑卷三十九以聞聲十九群臣莫得見其面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

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事皆決於趙高

高聞李斯以為言乃曰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下斯吏斯就獄二世以屬趙

趙高
李斯

項梁
死

高治之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出李斯傳○項梁已破章邯通鑑卷三十九引兵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大破之斬李由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臣為君畏之梁弗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章邯已破項梁乃渡河北擊趙

趙數請救於楚楚王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

弮為卿子冠軍出項羽本傳○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身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慍悍猾賊猾賊謂戶八反本傳胡旦反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諸將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

懷王遣沛公入

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羽而遣沛公西略地出史紀

甲子三年冬十月宋義行至安陽留四

十六日不進羽曰國兵新破王坐不安

席掃境內以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

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

也十一月項羽即其帳中斬宋義乃悉

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餽燒廬舍沈字作沈

於是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虜王離非釜奉甫反

當是時楚兵冠諸侯於是始為諸侯上

將軍諸侯皆屬焉史項紀○春二月沛公

北擊昌邑遇彭越越以其兵從沛公沛

公拜越為魏相使將兵略定魏地○沛

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為軍

監門酈音歷食音基沛公麾下騎士適食

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慢而

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遊騎士曰

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

解其冠溲溺其中溲味鳩反未可以儒

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至

高陽傳舍酈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

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

生生倨居所反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

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輒

洗起攝衣延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

國從橫時沛公喜問曰計將安出酈生

曰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

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

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

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

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

遂下陳留。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常為說客使諸侯。山漢書食其傳○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良引兵從沛公略南陽郡。南陽守齮降。音引兵西。無不下者。所過亡得鹵。音掠秦民皆喜。○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秦兵數却。音二世使人讓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欣至

通鑑卷之三

三

軍。報曰。高用事于中。下無可為者。今戰勝。高必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邯乃與羽約盟洹水之上。已盟。邯見羽流涕。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出

羽記項紀

朱氏曰。壅蔽之禍。其可畏也哉。邯鄲之役。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猶必勢力相持。勝負未決也。使二世不加誦譴。

趙高不懷忌嫉。長史欣請事咸陽。無滯留扞格之苦。則陳餘之書固未足以撼章邯之心。雖項羽善戰。亦未能旬日之間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之眾也。今掃一國之眾。付之大將之手。存亡成敗。係呼吸瞬息之間。司馬門奏事。乃留三日而不得報。其趣亡也宜哉。

趙高指鹿為馬

初。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

通鑑卷之三

三

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關東皆畔。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易置上。更立子嬰。樂將吏卒入望夷宮。與二世曰。受命於丞相。誅足下。麾其兵。

趙高殺二世立子嬰

子嬰

秦兵

進。二世自殺。趙高乃立子嬰為秦王。令

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子嬰與其子二

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群臣誅之。乃

佯以義立我。陽音使我齋見廟。我稱病

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

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出本紀

○子嬰遣將將兵距嶢關。反公沛公欲

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

人盪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

陸賈往說秦將。皆以利。溫音秦將果欲

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

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

沛公引兵繞嶢關。踰黃山。擊秦軍。大破

之。音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祖出

右秦自昭襄王至子嬰。合五十

年。子嬰為王。四十六日。而降于

漢

賈誼過秦論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

擁雍州之地。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

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及至始皇。

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

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

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

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

首係頸。委命下吏。北築長城而守藩

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

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

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

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

鑄以為金人十二。然後踐華為城。因

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

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要。信臣精

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

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

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

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亡
隸之人。遷徙之徒也。躡足行伍之間。
倔起阡陌之中。率罷_{皮音}散之卒。將數
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
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
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然而秦以
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_{翹音}八州而
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
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

通鑑卷之三

二十七

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
攻守之勢異也。

止齋先生曰。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
者易圖。無可畏之形者難見。易圖者
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
不畏乎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
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慘於敵國
之變。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
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不足畏。而民

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夫昔秦之
先。蓋七國也。自孝公以亟耕力戰。存
食東諸侯之境。歷七世而併於始皇。
之手。吁。亦艱矣。始皇惟知天下之勢
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墟其社稷。
裂其土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憂。中
國不足慮。而所以為吾憂者。猶有四
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磧石。頸係百粵。
而却匈奴於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

通鑑卷之三

二十八

以為天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
拱視乎殺函之上。而海內晏然者。萬
葉矣。而不知天下之大可畏。伏於大
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視
覷者。已滿於江之西山之東也。一呼
而起。氓隸雲合。雖章邯百萬之師。建
銳而下。而全關之地。已稅駕於霸上。
之劉季矣。嗚呼。秦以七世亡六國。而
民以期月亡秦。以秦之疆。不能當民

之弱。天下之真可畏者。果安在哉。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

漢紀

按西漢之史。司馬遷作之於前。班固述之於後。遷史止於武帝之太初。而班書則備西漢之一代。其間元成二紀。又係班彪所作。大抵班書祖述遷史。其間辭語微有改易。大同小異而已。溫公所著通鑑。武帝已前。大槩全用遷史。其間亦參用班書之文。今逐一參攷。附注其下。庶幾學者用事。不至有班馬之差。然詳考通鑑一書。易紀傳而為編年。合君臣事跡。貫而一之。與亡治亂。了然在目。其間脈絡關鍵。欲其聯屬。些小增減。所不能免。今將詞賦中。合用要切字。則表而出之。其他不干利害處。則不復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附載然通鑑一書已係經進之史除詞賦押韻外散文用之即無妨礙如歐陽脩撰唐史學者亦通用以此觀之則些小異同似亦不必太泥也

太祖高皇帝上

在位十二年 壽五十三

名邦字季姓劉氏豁達大度寬仁愛人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五

載而成帝業雖日不暇給規模

宏遠矣然不事詩書禮文制度

大抵襲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

乙未

楚襄王元年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年韓二年○是歲秦亡新

舊大國三小國冬十月如海注曰以高祖十月至霸上

故因秦以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

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

道旁只音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

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

蕭何收秦圖籍

之不祥乃以屬吏屬之欲反○沛公西

入咸陽諸將皆爭走出本紀金帛財物

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

籍藏之漢書高祖紀云收秦丞相府圖籍以此沛

公得具知天下阨塞阨反戶口多少彊

弱之處出蕭何世家

（朱氏曰）高帝入關而蕭何獨先收秦

丞相府律令圖書其慮深矣然獨不

念治天下之道非圖籍之所能備保

天下之道非律令之所能紀者乎秦

人以四方書籍盡付之烈焰之中而

先王遺書猶幸略存於博士掌故之

府使何與高帝少有王天下之志因

丞相府以收圖籍因博士學官以收

遺書用圖籍之形勢以收效於百戰

搶攘之日用帝王之遺書以保治於

一定南安之時則漢之基業當與商

周比隆矣不知出此遂使先王遺典

樊噲
良請還
軍霸上

復灰於項籍之手。使天下不見帝王之全書。蕭何不得辭其責矣。

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

編工老

反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

通鑑卷之四

四

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秦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噲言。沛公乃

還軍霸上

出留侯世家及徐廣注

○十一月。沛公

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

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嘗王

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

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

案堵如故

此用漢書文。史記作吏人下附

凡吾所以來

為父老除害。非有侵暴無恐。且吾所

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漢書作要束

東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

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

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

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出史記本紀

○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

秦降卒多怨言。羽乃夜擊坑秦卒二十

餘萬人。新安城南。

出羽本紀

胡氏管見曰。莫強於人心。而可以仁

通鑑卷之五

五

結。可以誠感。可以德化。可以義勸也。

莫柔於人心。而不可以威劫。不可以

術計。不可以法持。不可以利奪也。二

十萬人不服。羽得而坑之。諸侯王不

服。四面而起。羽獨且奈何哉。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

項羽誦秦降將章邯為雍王。王關中。今

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

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

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出史高○已而

項羽至關關門閉沛公已定關中大

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

進至戲許宜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

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珍寶盡有之欲

以求封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

軍當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

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

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

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害此其志

不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采此

天子氣也急擊勿失項伯者項羽季父

也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以事欲呼

與俱去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

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誦良乃入具

告沛公固要項伯入見沛公沛公奉危

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

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

項羽欲擊沛公

項伯見張良

通鑑卷六

六

見羽鴻門

項莊拔劍起舞

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也豈敢反乎願伯

明言不敢倍德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

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

伯復夜去具以沛公言報羽因言曰沛

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

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

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鴻門

謝曰臣與將軍勑力而攻秦將軍戰河

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得

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

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

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

公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

者三玦音決羽不應增起出召項莊謂曰

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

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

且為所虜莊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

為樂請以劍舞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

通鑑卷六

七

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

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今

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

迫矣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披帷立視目

視項羽頭髮上指目眦盡

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飲

之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噲拔

劍切而啗之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噲曰

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

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

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

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

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

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

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

竊為將軍不取也須臾沛公起如廁因

招噲出間行趣霸上留張良使謝羽

項羽

正齋陳氏曰昔鄧侯不殺楚文王而

楚卒滅鄧楚子不殺晉文公而晉卒

敗楚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志

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

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

所不足忌者哉夫變之來也無常而

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變之來也無

常則不可以逆定英雄豪傑其伏也

無盡則必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是

故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謀

者有術中之隱禍詩曰魚網之設鴻

則罹之網以伺魚也而顧以得鴻天

下之事又焉用專於其所忌而淫怒

焉以逞哉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

斃漢於一擊吾恐沛公雖死而天下

之為沛公者可得而盡殺耶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

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

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此句出高祖紀

○韓生說項羽曰。漢書云韓生史記云韓生史

阻山帶河。四塞之地。此一句出漢書史

塞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宮室皆已

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

如衣繡夜行。衣去聲。漢書作衣錦。誰知之者。韓生

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羽聞

之烹韓生。出項紀○羽使人致命懷王。懷

王曰。如約。羽曰。懷王者吾家所立爾。非

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春正月。羽陽尊

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出史○二月。

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羽與范增疑沛

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乃陰謀曰。巴

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

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

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

司馬欣董翳以距塞漢路。出史○漢

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

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

乎。能誅於一人之下。出史而信於萬衆

之上者。信古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

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遠定三

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

何為丞相。出漢書

（林之奇曰。高祖與項羽爭天下。其勢

力才氣相去遠甚。然項羽所以終失

天下而為高祖之所斃者。羽能勇而

不能怯故也。高祖之封於漢中也。周

勃灌嬰樊噲乃欲勸之以攻羽。曾不

知勢力弗敵而與之抗。則是感之亡

耳。故蕭何以為能誅於一人之下而

信於萬衆之上者。湯武是也。高祖隱

忍從之。卒以巴蜀之衆還取三秦。以

成漢家四百年之社稷。此則能勇而

能怯之效也。項羽之敗於烏江也。亭

長艤船待之。以為江東雖小，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此即蕭何之謀耳。使羽能從其言，則天下之事未可知矣。不勝區區之忿，乃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此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是故高祖百戰而百敗，惟其不勝也；一勝則必至於王。項羽百戰而百勝，惟其必勝也。

一不勝則必至於亡

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諫反士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張良傳史記同○初淮陰人韓信家貧，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饑餒，信信反。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

韓信勝下之辱

蕭何下韓信

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勝苦反於是信俛出，胯下蒲伏。免蒲蓬通反亦作蒲手行也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麾反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亡去。何問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

之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黠布而供具飲食皆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界之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也若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者矣

八月引兵從故道出襲雍掩其不備曰襲雍王

邯戰敗走塞王欣翟直格反王翳皆降上以

出漢書○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

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

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

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妾語陵

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

陳平代

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出漢書
傳○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項羽出史記

項羽
西楚二年○是歲韓亡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王布出史記等擊義帝

殺之江中出史記○陳餘襲破常山張耳敗走漢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為

趙王○漢王立韓襄王孫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初陽武人陳平家貧

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

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平

事魏王咎於臨濟為太僕說魏王不聽

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項羽拜為都尉

後復杖劍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王

與語而悅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

陳平

項羽

信平

昔公論
為義帝
發喪

連舉卷之四

十八

連舉卷之四

十九

都尉。是日即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出陳丞相世家○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出漢書本紀

（朱黼曰。自昔帝王之興。憂天命之絕。而求與之保合。憫人心之陷溺。而思與之拯援。無所自容其力。不得已

焉。而見之兵革之間。亦豈其心之所欲哉。反道敗德。侮慢自賢。則苗不可以不伐。狎侮五行。怠棄三正。則扈不可以不征。假擾天紀。於是有義和之師。矯誣上帝。於是有鳴條之攻。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於是有牧野之戰。去邠之慍。不殄。則采薇之役。不可不遣也。不恭之怒。方張。則方徂之旅。不可不遏也。整居之禍。孔熾。則六月之伐。不可不亟也。誅亂之兵。不出。則仁義之統。紀不明。仁義之統。紀不明。則上下内外。素舛失。紜。固將淪入禽獸夷狄。而不自覺者。雖欲私一己而安歲月。詎可得乎。使高帝不聞新城仁義之說。不為洛陽縞素之舉。特以智力與項氏相角。使事而勝之。則是吾與天下人民亦獨以智力相尚耳。智不足以相勝。

則凡智於我者。孰不反面以相賊。力
不足以相制。則凡力於我者。孰不交
臂以相戕。禍亂之來。曷有窮已。自仁
義之言一明。使天下曉然知帝王統
紀。如日月之不可掩。自縞素之師一
舉。使天下灼知上下定分。如天地之
不可易。三綱九疇。幾斷而復續。天命
人心。欲紊而復正。漢雖不純王道。而
猶培植扶持。至四百年之久。既絕而
復振。或欲竊取而猶不敢者。其由此
也夫。

通鑑卷之四

二十一

項王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漢
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
楚。彭越將兵歸漢。漢送入彭城。將其貨
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自以精
兵三萬人至彭城。大破漢軍於睢水。
睢水漢軍為楚所擒。卒十餘萬人皆入睢
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

漢軍敗
於睢水

張良
將

隨何
九江

從西北起。折水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
楚軍大亂。壞散。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
去。審食其從大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
遇楚軍。項王常置軍中為質。
音其此用漢書句以
史並出○漢王問吾欲捐關以東等棄
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
梟反工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
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
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
人。則楚可破也。
世出留侯○漢王謂左右
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
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
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
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
二十人俱。
出點○五月。漢王至滎陽。諸
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
傅音附。蕭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悉詣滎陽。漢
軍復大振。楚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

歙楚軍
於榮陽

反漢王擊楚騎於榮陽東大破之楚以
故不能過榮陽而西漢軍榮陽築甬道

陳平盜
搜金

屬之河以取敖倉粟反出項羽之欲○
周勃等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

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
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凡亡歸漢今日
大王今護軍受諸將金願王察之漢王

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
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
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

蕭何守
關中

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
國家事耳盜嫂受金何足疑乎出陳丞

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
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
○八月漢
王如榮陽命蕭何守關中計關中戶口
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漢王使

魏信
地

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
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
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徒何曰
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出漢書○遂進
兵魏王威兵蒲坂以塞臨晉信乃益為
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
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

韓信
耳擊張

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榮陽悉定魏
地出漢書高帝紀及信傳○韓信既定魏使人請
兵三萬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

糧道西與漢王會於榮陽漢王許之乃
遣張耳與俱出漢書

韓信
耳擊張

丁酉西楚三年○冬十月韓信張
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
餘聞之聚兵井陘口陘音○號二十萬廣

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
勝遠聞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
有饑色樵蘇後費師不宿飽今井陘之

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穀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行者之貨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擒矣。成安君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昌志從間道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若快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佯音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走音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

敗。殊絕也。謂信所出奇兵二千。遂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等。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兵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泚音禽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予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爾向使成安君

聽子計。僕亦禽矣。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將軍虜魏王豹。誅成安君。威振天下。然欲舉倦救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遣辯士奉咫尺之書。燕必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韓信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燕王張敖也。史

九江王
布歸漢

本紀信○隨何至九江。九江王布奉命至

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史記漢書並無足字。洗先共反。召

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

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

過望。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臯。出傳

○楚數侵奪漢用。項音道。漢軍乏食。漢王

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撓反。食其曰。陛下

能復立六國之後。德義已行。楚必歛衽

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

刻印錄

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良曰。畫此計。陛下事去矣。請借前箸。直庶反。為大王籌之。其不可者八。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乎。誠用客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哺。滿反。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聖

漢令趣銷印。出留侯世家。

二十七

荀悅論曰。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立六國。自為樹黨。酈生亦說漢王而得失異者。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

機也出漢紀

陳平反問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

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

周殷之屬昧音昧。且。子余反。不過數人耳大王

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問其君臣

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

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

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

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宣言鍾

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

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

其地項羽果不信鍾離昧等出陳世家○

夏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

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

王患之出漢書本紀○項王使使至漢陳平

使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

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音以

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王果大

范增以憤志死

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

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

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

城疽發背而死出陳世家○將軍紀信言

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

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

楚因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從

反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

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

去出漢書本紀○漢王出滎陽至成臯入關

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深壁勿戰令

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漢王從其計出

軍宛葉間宛於元反葉式涉反與黥布行收兵羽

聞漢王在宛果引兵來漢王堅壁不與

戰出漢書本紀○彭越為漢將游兵擊楚羽

乃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

破終公復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乃引

兵西拔滎陽城遂圍成臯漢王逃獨與

李信軍

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出史記○北渡

河。宿小修武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

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奪其印符。

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

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

行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

發者擊齊。出史記○諸將稍稍得出成

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

之。令其不得西。出史記○漢王欲捐

成臯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日。知天

之天者。主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民以

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歲粟甚

多。楚人拔榮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

此天所以資漢也。願陛下急進兵收取

榮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

之道。距蜚狐之口。行胡反守白馬之津。以

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

從之。乃復謀取敖倉。出漢書○食其又

酈生下

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

宗彊。負海岱。阻河濟。雖遣數萬師。未可

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

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使酈生說齊

王曰。天下之事歸漢。可坐而策也。王疾

先下。齊國可得而保。不然。危亡可立而

待。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

解將重兵屯歷下。以距漢。及納酈生之

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出漢書

○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酈食其

已說下齊。欲止。辯士蒯徹說信曰。蒯反

微時武帝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

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

伏軾掉三寸之舌。式音下齊七十餘城。

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

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

之。
西漢四年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

滿齊王以酈生為賣已乃烹之引兵東

走高密出火記○楚大司馬谷守成臯

項王令謹守勿戰漢數挑戰楚軍

不出使人辱之數日谷怒渡兵汜水汜水

續作九類師古者祀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

盡得楚國寶貨谷及司馬欣自剄漢王

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

項羽聞成臯破引兵軍廣武與漢相守

紀出本○楚軍食少項王患之為高俎置

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

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

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而者

也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

曰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也○

項王謂漢王曰願與王執戰決雌雄毋

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曰吾寧

關智不關力相與臨廣武間漢王數羽

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中王

漢王數羽十罪

傷臂乃捫足足者以安也曰虜中

吾指漢王病創創初張良彊請漢王

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

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以上出史○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

且將兵救齊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

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

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齊楚

與漢夾濰水而陳韓信夜令人為

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

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

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

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虜齊王

盡定齊地○立張耳為趙王出漢書○

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

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

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

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

韓信王

武涉說
韓信

蒯徹說

而立之。使自為守。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出史記本傳。○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武涉盱台音往說齊王信曰。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楚漢分爭。智勇俱困。當今兩主之命。繫於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

韓信
武涉

蒯徹

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蒯生曰。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安歸乎。信曰。先生且休矣。蒯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不忍倍漢。遂謝蒯徹。出史記本紀。○秋。立黥布為淮南王。○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

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五

漢紀

太祖高皇帝下

信越失

已亥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今能取睢陽以北至

通鑑卷之五

穀城音皆。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濞

與齊王信。能出捐此地。以許二人。使各

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

信彭越皆引兵來出漢本紀。十二月。項王至

垓下音皆。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

漢兵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羽夜聞漢

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

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乃夜起飲帳中。此

羽本紀曰。有吳人名虞。騎馬名騶。力能拔山。氣蓋世。此

時不利兮，羽不遇，非下也。羽何泣下？左
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
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
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
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
屬之，纔百餘人。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
父。田父給曰：「左。」乃陷大澤中。
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至東城，
乃有二十八騎。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
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
未嘗敗北。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
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新將刈旗三
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斬漢
一將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諸騎皆伏於
是。項王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橫船待
橫音蟻，整船，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
千里，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項王笑曰：「
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

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
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
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令騎皆下馬步
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
身亦數十餘創。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
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
紀羽○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欲屠之，
至其城下，猶聞弦誦之聲，謂其守禮義
之國，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之。魯乃
降。出漢書本紀漢以魯公禮葬項王，封
項伯為列侯。
羽（太史公曰：羽起隴畝之中，羽三年
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封
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古以來
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
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
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
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

死東城尚不覺悟而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揚子法言曰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

天也諒乎信如羽曰漢屈群策群策

屈群力楚懣徒對群策而自屈其力

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黃公度曰智可以來天下不可以留

天下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有天下

有天下者忘天下者也嬴秦取天下

於六國分裂之餘百戰百勝僅能得

之得之艱難惟恐去之或速凡可以

制民之死命者無不過為而彊舉之

雖翦滅屠戮有所不恤天下不勝嬴

秦之猜疑相率而跳於刑法之外項

氏見民之易叛恐今日之於吾猶昔

日之於秦也舉一城則坑之攻一邑

則屠之嗟乎羽亦人耳好生惡殺誰

無是心哉所以斬伐而無一寸愛惜

者亦疑之深矣疑民之叛而求以殺

戮止之乃所以速其叛也帝之入關

約法三章羽之入關烽火三月帝之

所過秋毫無犯羽之所過噍類不遺

嗟乎民之歸於君者求以生我耶殺

我耶相率而歸之從而殺之何苦歸

之以求殺哉帝不取天下於秦項之

手而取於吾民之心信其自來聽其

自至非寬仁大度者有所不能也

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王淮北都

下邳封魏相國彭越為梁王王魏故地

都定陶出漢書○韓信至楚召漂母賜

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

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殺之耶

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出漢書○諸侯

王皆上頤請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王

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出漢書○夏五

月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列反。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

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武帝諱曰通侯。母敢隱朕，皆言其情。

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如賢，能者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通鑑卷五十五

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餉，亮反。通作餽。餽，亮反。通作饋。

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群臣悅服。出史本紀

龜山楊氏曰：高祖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故為我禽。初以為信然，及觀增之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

增，無益於敗亡也。項籍以問閭匹夫之資，首天下諸侯，西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制天下，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通鑑卷五十五

所過無不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汲汲於殺沛公，假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况增已知沛公有天子氣，又可殺乎？

項羽已滅，田橫懼誅，齊王儋死，橫自立為齊王。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海島中。帝恐其為亂，乃使人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帝拜其二客為都尉，以王禮葬之。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問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橫死，亦皆自殺。出史本紀

○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求

布，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求

布，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求

布，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求

布，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求

布，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求

布，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求

布，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求

布，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求

布，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求

布，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求

布，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求

布，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求

新季布

布千金。敢舍。墮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髡鉗反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出史本傳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

新丁公

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乙華反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傲丁公也。
溫公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罔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

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貳心。以徼大利。徼幸也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

齊人婁敬戌隴西。過洛陽。脫輓轡。衣羊裘。因虞將軍見上。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倍河向洛。其固足

張良從赤松子遊

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散函。右隴蜀。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彌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出史張良妻敬傳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音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出世家

溫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辯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

偽游雲信

先死狗烹

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庚子六年。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信聞天子出游。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

通鑑卷之五

十一

事耳。帝以為然。乃會諸侯於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出史記本傳○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封戰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地勢便利。以其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

齊秦形

建音銳銳銳也水也。夫齊東有瑯邪即

墨之饒南有大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

北有勃海之利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

二十萬人足當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

可使王齊矣帝曰善本紀○上還至洛

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

其能多稱病不朝羞與絳灌等列上嘗

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漢書本

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

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

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漢作何

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

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

天授非人力也本出史○始剖符與其符

將以合也封諸功臣為徹侯蕭何封鄭

侯黃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

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

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於

善將將

封功臣

蕭何發

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

殺獸兔者狗也漢書無而發蹤指示獸

虞者人也音史記作發無音謂解絛而

放之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

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

言出史蕭相○張良為謀臣亦無戰聞

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

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

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

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世家○封

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

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

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

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出陳丞

○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懲秦孤

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春立

從兄賈為荆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

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出荆王賈

大封同姓

交等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

日夜爭功不決。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故相聚謀反耳。上憂之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

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漢書云雍齒封侯世家

溫公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

之心。缺。古。反。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

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忌之跡。

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

諫矣。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

蕭相國世家云。秦位次高惠。功臣表云。作十八侯之位次。平陽

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

宜第一。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

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寧。

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遁者

數矣。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

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

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

萬世之功也。今雖亡參等百數。何缺於

漢。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

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

賜蕭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

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

益明於是封鄂千秋為安平侯

山蕭相

○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

奴復稍南渡單音于頭曼有太子曰冒

頓音墨自立為單于遂滅東胡走月支

侵燕代是時漢楚相距中國罷音於兵

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

萬圍韓王信於馬邑信以馬邑降匈奴

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

出匈奴傳○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

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

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

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

同禮二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

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

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魯有兩

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

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

叔孫通制禮儀

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

往矣叔孫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

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

弟子百餘人為縣葦野外習之葦子悅及茅索管之習禮於其中也

守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群臣

皆朝賀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莫不

震恐肅敬禮畢復置酒諸侍坐殿上

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無敢譁

失禮者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

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漢傳云拜通為奉常

出史叔孫通傳○初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

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大抵

皆襲秦故

溫公曰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

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

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

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

劉歆
匈奴

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之言而稱善。睹叔孫通之儀而歎息。然所以不能肩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哉。上自將擊韓王信。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覘。按。覘也。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敬還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羸。力。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

蕭何治
未央宮

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十萬。騎匈奴。精兵二十餘萬。圍帝於白登七日。帝用陳平秘計。厚遺關氏。關氏。匈奴皇后。乃解圍。上至廣武。赦劉敬斬前使十輩。封敬為關內侯。誦為建信侯。誦。匈奴等傳。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逆侯。平常從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出。平本傳。○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匈。計。反。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悅。出。漢書。（溫公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以宮室鎮服天下也。天下未定。

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於孝武卒以宮室罷救天下未必不由鄴侯啓之也

壬寅

八年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

劉敬請和親

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射殺其父頭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單于言卿匈奴天子之弟也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

公主妻單于

癸卯

九年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結和親約出史記

溫公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

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踈矣况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是歲更以丞相何為相國

甲辰

十年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

上以太子仁弱欲廢之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音訖言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相國豨音監趙代邊兵豨過辭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嘆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

陳豨反

四千戶
豨子

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曰。謹奉教。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邯鄲。音丹。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將乎。四人慙皆伏地。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檄。胡歷反。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東萊呂氏曰）踞洗以挫黥布。隨以王者之供帳。嫚罵以挫趙將。而隨以千戶之侯封。用不測之恩。施不測之恩。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帝之所以能鼓舞一世也。

上聞豨將皆故賈人。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出史高紀及韓

乙巳十一年。豨軍遂敗。十二年。淮陰侯

信稱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其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疆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方斬。

通鑑卷之三

三

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出史信本傳

（溫公曰）世或以韓信為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快快。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閭舊恩。猶南面

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悔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時功而報

漢書卷之五

王

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上還洛陽聞淮陰侯死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之計上

蒯徹

詔齊捕之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跼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上曰置之出蒯徹傳○初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勸王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上赦以為庶人傳廢蜀青衣西逢呂后從長安來彭王為呂后泣自言無罪願廢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夷越三族梟越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樂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

漢書卷之五

漢書卷之五

王

樂布哭
彭越

陸賈
傳本

以聞。上欲烹之。布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榮陽成。臯間。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彭王病不行。而陛下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出史彭越及樂布傳○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

通鑑卷之五

二十六

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帝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出史

傳本

漢書本紀曰。詔曰。聞王者莫高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後

樂會排
隨

樂布反

名。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郡守身往勸勉。駕車達之。帝有疾。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樊噲排闥直入。他聞。達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蕭何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

通鑑卷之五

二十六

笑而起。出史本傳○初。淮陰侯死。淮南王黥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大恐。發兵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豎子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乃召薛公問之。對曰。使布出於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

薛公料
點布

死
擊布敗

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
 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
 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
 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
 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
 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
 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
 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
 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皆為身
 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
 計。帝曰。善。封薛公千戶。自將兵而東。布
 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必不能來。淮
 陰彭越皆死。餘不足畏。遂反。果如薛公
 之言。擊荊。擊楚。引兵而西。
 西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戰不利。與百
 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番陽人
 殺布。茲鄉民田舍。出史記○上還。

沛宮置

叔孫通
易太

沛宮置酒。悉召故人父老。酒酣。上自為
 歌。起舞。本紀曰。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雲飛揚。威加海內。子歸故鄉。
 安得猛士守四方。上乃起舞。泣謂沛父兄曰。游子悲
 故鄉。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
 以沛為朕湯沐邑。出史記○立兄子濞為
 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上從破布歸。
 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
 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
 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
 蘇。古字。今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
 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
 聞之。陛下必欲廢適。音而五少。臣願先
 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吾直戲耳。叔孫
 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
 何以天下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
 群臣心皆不附趙王。乃止不立。出史記
 張良傳云。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良。
 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

四皓羽
異太子

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宜來。今上見之。則一助也。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相國何以長安地陋。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棗為禽獸食。上

相國何
下廷尉

論
大廷

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受賈豎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陳稀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入謝。帝曰。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相國○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步遂不使治疾。本紀○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客曰。三

陵可。然少戇。

少。始。反。戇。陳平可以見。

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

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

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出本夏四月。帝崩。初高祖不修文學。

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

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

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

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

通鑑卷之五

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

暇給。規模弘遠矣。出漢書本紀

班固贊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

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

豐公。蓋太上皇父也。由是推之。漢承

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

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叙傳曰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

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於楚。爰

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

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

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聚。項氏畔

渙。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

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

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

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

班彪其命論曰蓋在高祖。其興也有

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

通鑑卷之五

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

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

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

已。從諫如順流。趣音時如嚮赴。日聲

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捐

酈生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

行陣。拔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

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五

通鑑卷之五

三十四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六

漢紀

孝惠皇帝

名盈。高祖次子。

在位七年

壽二十四

是時海內得離戰爭之苦。惠帝

拱已而天下宴然。可謂寬仁之

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丁未

元年。太后酖

酒。酖。鵠。鳥。以羽重殺。酒中。飲之立死。

趙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瘡

通鑑卷之六

人彘

藥。使居廁中。號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

觀人彘。帝見問。知其為戚夫人。乃大哭

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

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

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出史呂后紀

戊申

二年。鄴文終侯蕭何病。上親自臨

視。因問何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

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

得之矣。七月。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

曹參連何約東

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執家所奪。出蕭相國世家○曹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帝恠相國不治事。參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參等守職。導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一作較漢書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山史曹相國世家

漢書之

已酉三年。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為書遺高后。辭極褻慢。高后大怒。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李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謾。謾言反。欺誑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冒頓復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出漢書匈奴傳

庚戌四年。除挾書律。陳季雅曰。秦人重禁文學。不得挾書。無道極矣。高祖入關。約法三章。悉除苛法。而挾書之律。獨承秦弊。至惠帝始除。是高祖惡聞詩書之習。不減於秦也。使入關之初。或天下既平之。

能弛此禁。則遺書散漫。往往復出。孔壁雖壞。而全書不亡。然則高帝不事詩書。其害乃甚於秦之焚棄也。

辛亥五年。秋。曹參薨。

（班固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碌碌。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謹慎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

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群后。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太尉。出陳平傳

癸丑七年。秋八月。帝崩。太后臨朝稱制。（班固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敦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悅。

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高皇后。姓呂氏。臨朝八年。

臨朝稱制。幾危劉氏。

甲寅（高后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

太后欲立諸呂。

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

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

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

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

侯曰：始與高帝喋血盟。諸君不在邪？

甲反。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

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

侯曰：於今面折廷爭。反側。臣不如君。全

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

出史記本紀

（胡氏管見曰：自己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

諸呂憚
劉章

庚申

高后七年

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忿

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章自請曰。臣

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頃之。諸呂有

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太后業已

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後諸呂憚朱虛

侯劉氏為益彊。

出史齊憚
惠王世家○陳平患諸

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

賈往直入坐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

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

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

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辛酉

高后八年秋七月太后崩

班固贊曰。孝惠高后時。海內得離戰

爭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已。

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晏

通鑑卷之六

六

左袒為
劉氏

平勃相
結

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呂祿呂產欲作亂。憚絳侯。朱虛等猶豫

未決。絳侯使酈寄給說呂祿以兵屬太

尉。酈音。太尉入軍門行令曰。為呂氏右

袒。為劉氏左袒。反。軍中皆左袒。太尉

遂將北軍。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

皆斬之。

出史記
呂后紀

胡氏管見曰。太尉此問非也。有如軍

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

何故先賢謂是時直當諭以大義率
而用之爾。況太尉已得北軍。士卒固
惟舊將之聽。非惟不當問。蓋亦不必
問也。

諸大臣相與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
王。皆非真孝惠子。乃使人迎代王。張武
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
事。多謀詐。今已言計。以迎大王為名。
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

通鑑卷之六

宋昌進曰。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
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
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
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
其疆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
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
之嚴。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
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畔諸呂。卒以
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大王賢聖仁

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迎
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至長安。太尉
勃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
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
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
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以張武
為郎中令。行殿中。

出漢書
文帝紀

通鑑卷之六

九

通鑑節要卷之六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館藏書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七

中央民權館藏書

漢紀

太宗孝文皇帝上

名恒高祖中子

在位二十三年 壽四十六

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至於制度禮樂則謙遜而未遑

三太子

壬戌

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今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乃許之

漢書本紀云三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陷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

春秋左傳

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八十以上賜米肉九十已上賜帛人二疋絮三斤盡除收孥相坐律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相傳○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專為丞相

出此陳丞相世家

實錄
改正朔

求直言

實山
言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出史本傳

癸亥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

詔群臣悉思朕之過失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

通鑑卷之六

逮本紀漢書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

秦為喻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

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

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

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

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主不得

聞其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

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

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其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

通鑑卷之六

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

無此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

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

射擊鬼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

之庭臣切慙之上嘉納其言

出實山傳

史 2-241

止聲受言

生未聲印

賈誼論

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曰。非一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却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耳。豈可同坐。陛下獨不見人。獨乎。上說。乃召語慎夫人。夫人入賜盎金五十斤。此史記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世之有饑饉。當反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遘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咸。

除誹謗

通鑑卷之七

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與同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出漢書食貨志。上感誼言。以下。參用本紀文。小異。○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開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此本紀

（致堂管見曰）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夫既以忠言深計為誹謗。為妖言。則爭為諛言以自售。如指鹿為馬。指野鳥為鸞。指菌為芝。指氛穢為慶雲。指雹為非灾。指彗曰。所以除舊布新也。蝗生。則曰。不食嘉穀也。日食。則曰。陰雲蔽之也。

賜民田
租之半

遂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民今

年田租之半

三年初南陽張釋之為騎郎十年

不得調徙也反也欲免歸吏記漢書云云索盜知其賢而

薦之為謂者僕射知其賢朝因言便宜帝

曰卑之無甚高論今可行也於是釋

居速反善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左

右視不能對虎園畱夫從旁代尉對甚

地震則曰官府無傷也霖雨則曰秋

稼自茂也水湧泛溢則曰民無流離

也歲饑則曰未有餓者也凡賢否是

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詭道倒言而

逆說之以欺惑世主使淪於危亡其

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為妖言不亦大

乎文帝除此令其享國長世也宜哉

九月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

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

遂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民今

年田租之半

三年初南陽張釋之為騎郎十年

不得調徙也反也欲免歸吏記漢書云云索盜知其賢而

薦之為謂者僕射知其賢朝因言便宜帝

曰卑之無甚高論今可行也於是釋

居速反善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左

右視不能對虎園畱夫從旁代尉對甚

右視不能對虎園畱夫從旁代尉對甚

張釋之
言善夫
利

悉帝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畱夫

為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如稱為長

者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畱夫喋

喋利口捷給哉以畱夫口辯而超

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

其實帝曰善乃不拜畱夫口辯而無

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

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

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

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

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

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

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

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

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

足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

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

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致之

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手抔之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出漢書本傳

乙丑四年。上召河東守李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至留邸

一月。見罷。李布因進曰。臣無功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

毀臣者。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

人之毀而去臣。恐天下有以聞陛下之淺深也。史記漢書並無淺深二字。此聲厚注文。上良久曰。

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出本傳○上

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云。誼雖之。屬官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

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後帝思誼。召

至入見。上方受釐。傳音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

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為梁太傅。出漢書本傳○絳侯周勃就國。每河東守

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

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曰。絳侯始誅諸呂。史記漢書並無此一句。絳皇帝重將兵於北

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

帝乃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出本傳

丙寅五年。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難用。更鑄莢錢。於是物價騰踊。米至石

萬錢。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

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照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餘音盈。有也。而殺之甚微。為利甚

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效不止。故不如收之。官收之。賈山亦上書諫。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出漢書食貨志。及賈

傳山
丁卯六年。淮南厲王長謀反。廢處蜀郡。

憤志不食死。一本傳云。民有作歌。歌之曰。人不死。而後已。梁太傅賈誼上疏曰。傳本云。是時。匈奴強。梁太傅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歟。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編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夫抱火索及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起。必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歟。何以異此。陛下

諸侯強

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策。以幸天下。以育群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王親兄之子。西鄉而擊。王反。王反。欲擊取榮陽也。今吳又見告矣。

時。吳王不遵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鈍者。其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體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體解也。故謂用斤斧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欲天下之治。

風俗薄

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

則出贅反之借父糧反餽反慮有德色德音

也四器母取箕箒立而許語謂音抱哺

其子飲反音步與公併倨倨反音姑不相

說則反脣而相稽計反音其慈子者

利不同禽獸者止幾矣今其遺風餘俗

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

異而歲不同矣今之盜者剽寢戶之簾

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則吏而奪

之金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

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

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

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

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

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

知大體切為陛下惜之筦子曰禮義廉

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

子愚人也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

定經制

豈可不為寒心哉今四維猶未備也豈

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

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

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

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

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

皆數千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

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

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

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

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

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

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

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

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

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

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

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

秦則不然。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謂剗鼻也。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文。讀曰刈。音好。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

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庶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庶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

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庶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黜削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緲之。列先輪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而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簋簠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羅

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臯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上設庶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庶恥行禮義之所致也。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諺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事實。故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此實班固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準。色上黃。數用五。又欲試屬國。施五餅

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已疏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

（東坡曰）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灌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年少。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然後唯吾之所

通鑑卷之七

主

欲為。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超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死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辛未）十年。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山本傳

（溫公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

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師傳。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

通鑑卷之七

主

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七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八

漢紀

太宗孝文皇帝下

士申

十一年匈奴數為邊患。鼂錯上言

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有三。

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

故兵法。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

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

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

兵之至要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

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

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

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

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

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

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

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

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

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失道同

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失道同
的。則匈奴之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
地。闔。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
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
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
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義者數
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
以遼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
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此萬全之術。帝
嘉之。賜書寵答焉。錯又上言曰。胡貉之
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
戍卒。不耐其水土。耐。漢書並作能。字。注。續曰。耐。戍者
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
市。陳勝先倡。天下從之者。秦以威劫而
行之之敝也。不如選常居者。為室屋。具
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
衣廩。胡人入驅。而能止所驅者。以其半
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

通鑑
卷之六
下

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山傳十二年。錯復言於上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无天灾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其民哉。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

通鑑
卷之六
上

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滯。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陛下幸使天下入粟。以拜爵。甚大惠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出食錯為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本傳○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吏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

除肉刑

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詔除肉刑。

（陳李雅曰）古人肉刑之法。所以使民

易避而難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

法。夫以古人用法之意。若此。而文帝

乃以為可畏。易之以笞法。殊不知此

法一立。上之人輕用之。下之人輕犯

之。按刑法志。文帝肉刑之除。乃在於

刑錯之後。自是而下。以致人輕冒法。

而文書盈於几閣。不足以勝姦矣。

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

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

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

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

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

有刑錯之風焉。法出刑志○六月。詔曰。農天

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勸身從事。而有

民

征匈奴

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紀山本

（乙亥）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

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遂至彭陽。

上親勞軍。自欲征匈奴。皇太后固要。乃

止。於是。以張敖如為大將軍。擊之。遂出

塞即還。

（朱黼曰）文帝於備邊一事。未嘗少忽。

雖恬靜玄默。而躬騎射之習。雖慈祥

淡泊。而甘遊田之娛。雖尊禮大臣。而

方正常侍之士。日與馳逐。雖勤恤民

隱。而六郡良家之子。悉皆調集。雖愛

惜財用。而繕修城堡。未嘗靳費。衛軍

罷奏。而廣武之兵。猶聚也。苑囿鉅奏

而上林之射。不息也。高祛一言。嘉

之賢。每飯不忘。馮唐一論。頗牧之義

拊髀稱歎。畫錯一奏。邊事。璽書褒美

請徙民守塞。則募徙民。請入果實。邊

則詔入粟。凡二十三年之間。其商略區畫。捨農桑外。所深注意者。獨遼事而已。然其卑辭屈已。歲致金繒。與犬羊結好者。豈得已哉。帝亦度匈奴桀驁之勢。未可以遽服。而瘡痍甫定之民。未可以遽用。故雖外為和親之禮。而實在內未嘗輕棄自治之策。帝於是憤怒激烈。銳志雪恥。屯兵三郡。親御六飛。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士卒。必欲躬自北伐。雖群臣之諫不聽。豈非仁者之勇哉。

上輦過郎署。問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上曰。昔有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讓唐。唐

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李牧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南支韓魏。今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上功幕府。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陛下賞太輕。罰太重。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及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春。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且曰。吾聞祠官祝釐。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

祈出本

王杯之

下五十六年得玉杯於是始更以十七

年為元年山本紀及鄭志新垣平傳言上曰關下有寶玉氣來者已禱之平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明年人有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平

水旱青

戊寅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舊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

通鑑卷之九

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寡是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齊書宋高祖及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太之義吾未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幸意

思無有所隱山漢書及本傳

本紀曰二年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

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

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故遣使者

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

于今單于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

道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

於今年

已卯二年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賢

通鑑卷之六

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父念

不可乃以申屠嘉為相嘉為人廉直門

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

萬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

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

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

不肅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

府不來且斬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

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

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辭。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出嘉本傳

朱黼曰人主不能行法於天下。能容臣子之守法。而後人主之勢尊。人臣奉法於天子。能不容人主之撓法。而後人主之法信。文帝寬厚仁恕。非有

通鑑卷六

二

震世之威。坦夷平易。非有絕物之勢。柔巽謙抑。非有獨運之權。然權不求重。而人莫之褻。威不求震。而人莫之抗。勢不求尊。而人莫之並者。何也。以其能容臣下守法。而不撓也。夫太中大夫中二千石。至貴也。一戲殿上。則丞相得以檄召而議斬。非至於困辱。則不之召。而且遣使以謝丞相。太子君之貳。藩王帝之愛子也。一不下司

馬門。則六百石之公車令。得以劾奏而遮留。非太后之詔。則不得赦。而且謝教子之不謹。郎中令。小臣也。得以妃妾之分。而撤夫人之坐席。軍門都尉。冗官也。得以將軍之令。而遏天子之乘輿。人臣執法。不以天子之故。而喪其所守。人主徇法。不以臣下之微。而撓其所執。此漢室之所以興隆。而文帝之柔道。所以能致治安歟。

通鑑卷六

三

癸未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劉禮為將軍。次霸上。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四。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

將軍細柳

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晉

欲入營勞軍。

此用史記句

亞夫乃傳言開壁

門。壁門士請車騎曰。

此用漢書句

將軍約軍

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

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

此用史記句

介冑之

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

人稱謝。

凡言式車者。謂侍人。身撫式以禮待人。

皇帝敬勞將

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上曰。

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

兒戲爾。其將軍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

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

邊。劔奴亦遠塞。漢兵亦罷。

此用匈奴傳文。

乃拜

周亞夫為中尉。

此史記本傳。及匈奴傳。漢書同。

乃拜

甲申

七年

夏六月

帝崩

班固贊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

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

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

百金。上曰。百金中八十家之產也。吾

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

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

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

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

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尉佗

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

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

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不朝。賜以几

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

用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

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

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

呼仁哉。

叙傳曰。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

躬。率下以德。農不供貢。罪不收。祭官

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

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

東萊呂氏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

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是三者可盡也。而不可繼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帝是也。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衣不曳地。可謂不敢輕靡天下之財。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出塞。可謂不敢輕用天下之力。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可謂不敢輕索天下之情。當是時。文帝可為而能不為。以其所餘貽厥子孫。凡四百年之漢。用之不窮者。皆文帝之所留也。

孝景皇帝名啓。文帝之子。

在位十六年 壽四十八

遵孝文之業。五十六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然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

乙酉 元年五月。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

歲下詔曰。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出食 稅一貨志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剕者。笞三百。率多死。是歲下詔曰。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法志 ○秋與匈奴和親。出本 ○梁孝王以竇太后幼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勝紀。

丁亥 三年。梁孝王來朝。時上未置太子。

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之。詹事竇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王以此益驕。○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反。伯名 吳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始有反謀。本傳。此句。

置錯請
削吳

文帝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為資。故百姓無佗賦。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

通鑑卷六

七

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以上出史記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出錯本傳○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淳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

以酒不
設穆生

削諸侯
地

七國反

周亞夫
擊吳

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馬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出漢書楚元王交傳○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削東海郡。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說膠西王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楚。趙。皆反。發使遺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出漢書此二句無○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鄼寄擊趙。樂市擊齊。○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此句蓋夜見寶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盎傳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

東漢以
計發

意何如。對曰。願屏左右。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盜。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其地。通謂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謁者僕射鄧公

通鑑卷之

上書言軍事曰。吳為反計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切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吾亦恨之。通鑑

傳錯
永嘉陳氏曰。吳王招納亡叛。反形已具。漢固不可不為之慮也。其他若楚

趙常山膠西之徒。初曷嘗有反謀者哉。向使錯之議止於削吳。則其所反也。獨一吳耳。今也削地之令未加之。謀反之吳。而先加之未反之國。使吳王得以藉口。誘諸侯為左右手。幾於危劉氏之社稷。然則揚子雲以錯為愚。誠可謂愚矣。

又曰。吳王濞之謀反也。其志蓋萌於太子博局之時。而停蓄含忍於文帝

通鑑卷之

十

几杖之賜。西向之心。未嘗不欲逞也。景帝之立。濞之側目京師。信然而噬者屢矣。而鼂錯削地之策。適犯其怒。而泄其不逞之謀。卒死讒鋒。為言事者戒。錯誠可悲也哉。

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剽。輕。反。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

置人於清澗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監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使搜清澗間。果得吳伏兵。吳攻梁急。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饗字道。吳糧絕。卒饑。數挑戰。終不出。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

漢書卷六

五

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陳亞夫使備西北。陳亞夫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棄軍走。度淮保東越。東越殺之。楚王自殺。齊王飲藥死。膠西王自殺。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亞夫

紀本
元卯七年。廢太子榮為臨江王。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丁酉中六年。上既減笞法。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箠令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刑法志戊戌後元年。直不疑為御史大夫。初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漢書

漢書卷之六

五

庚子三年十二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紀本漢興接秦之弊。自天子不得具鈞駟。漢書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

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安天下。此三無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群。乘犢牛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紬辱焉。當此之時。罔䟽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事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此出

平準書無
末四句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罔家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十六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出漢書本紀

（致堂管見曰）班固謂孝文恭儉。景帝遵業。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切以為不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民。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懼失措。其大致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義薄。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佞。紬申屠戮。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缺。其視乃考益

相遠矣。獨節儉不妄費。育民以致豐
富。一事為克遵前業。爾夫豈可與成
康同得美稱哉。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八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九

世宗

世宗孝武皇帝上名徽。景帝之子。

在位五十四年 壽七十一

征伐四夷。海內虛耗。末年不免
輪臺之悔。如武帝之雄才大略。
使其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
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辛丑建元元年。自古帝王未有冬十月。

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本紀云。所舉賢良。或治中高。韓。薛。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上親策問。
以古今治道。廣川董仲舒對曰。臣觀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自非大亡道之
世。天豈欲扶持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
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
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適於
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
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神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正心以
正朝廷

教化
大焉

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
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
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
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為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
氣。奸其間者。奸音干。犯也。是以陰陽調而風
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
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
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
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
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
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
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趨利
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
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
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

更化則
善治

事所聞
行所聞

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
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犯者。
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
掃除其迹。而悉去之。竊譬之琴瑟不調。
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
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
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
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
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
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
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聖王之治
天下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
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
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
康之隆。囹圄空虛。囹。音。偶。反。四十餘年。
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今陛下
并有天下。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
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

得賢則
先奔可
及

三聖相
授守一
道

春秋大
一統

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偏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祿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為諸不

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及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上雅向儒術。丞相寶嬰。太尉田蚡。俱好儒術。稚穀趙綰為御史大夫。持此四反。與古今之推轉。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

實太后
不悅儒

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

服色事山史記武紀及中公傳

壬寅二年太皇實太后好黃老言不悅

儒術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實太后以

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

躬行石一門有五八二千石故號為萬石君乃以其長子建

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

癸卯三年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

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上書言

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

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莊助漢書作莊

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

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舉濟

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

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

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舉不根持論好

詆諧上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

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

補益

丙午六年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侈

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

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

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

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

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

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

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山史四本傳

陳季雅曰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

不在朝廷則存臺閣不在臺閣則在

官闈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官

闈則亡國家之興亡治亂皆本諸此

田蚡招徠賓客薦進人才起家至二

千石在當時固不免專權之失使武

帝以蚡所用多非其人則選擇一相

委任責成亦奚不可奈何帝不能堪

欲攬威福之權歸之一已然聰明有

所不逮則耳目必有所寄故置加官及尚書之屬自此已後薦引人物盡在左右侍從之人衛青幸則薦主父偃嚴助幸則薦朱買臣楊得意幸則薦司馬相如與其假借左右孰若與宰相同之也大抵天下之事制之在始政權最不可下移一移之後所失當愈下是故元成以後政歸閣閣而宰相之權愈輕未必不自武帝始也

通鑑卷之九

東海太守汲黯為主爵都尉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比類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淨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倨居微也面折不能容

外傳
義

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戇陟降反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喻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本出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本傳

錢文子曰人君好名為治之累也夫好名者必外慕外慕者躬行有所不及則敗矣武帝嘉唐虞樂商周狹小漢家制度而有長駕遠馭之志申公一言警之以力行而帝不悟汲黯面

質之以多欲而帝又不悟外嗜仁義之美而卒之躬行之力虧則亦好名而已矣高帝憚叔孫之制令取其易行文帝恐釋之大言則曰卑之無甚高論蓋亦以為慕古之名而躬行有所不至要不若顧其力之可為而行之爾天下之患莫大於力不足而彊為之武帝有志於慕古而治效遠不逮於高文愚故以好名為人主之累

也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

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言也紀本

元中二年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

上尊之少君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

化為黃金壽可益蓬萊仙者可見見之

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

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

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屬

家神仙

王恢轉
安國境
匈奴

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上召問公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上從恢議使韓安國李廣公孫賀王恢李息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為間也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

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上怒下恢廷尉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出漢書匈奴傳

及韓安國傳

食貨志云帝承文景之蓄憤胡粵之害即位數年用嚴助朱買臣等招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唐蒙

通鑑卷之九

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然百姓剝敝財力衰耗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

已酉三年上以張湯為太中大夫與道

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出趙傳○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舊川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

通鑑卷之九

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分扶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立無功者下則群臣遂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

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禁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王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胡各反。水竭曰涸。此和之至也。臣聞之。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由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西漢本

○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反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

者。固遂以老罷歸。出儒林傳○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與同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緡反。一歲中遷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辯。常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益親貴。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益厚遇之。出史

士子 六年。冬。初算商車。出本紀

陳季雅曰。治財有道。惟寬而大者為能知之。朝更夕變。歲鍛月鍊。用力於一時。而計功於尺寸者。足以敗天下之財而已矣。漢武帝商功計利。不

錙銖而大司農每告匱文帝躬行
淵默無所更為而紅腐貫朽波及於
後世夫何其工者反拙而無所事事
者顧收其效耶楚漢之際天下財力
耗矣至於文帝加之以恭儉今讀其
紀自耕籍勸農之外殆無可書而治
粟內史其姓字無聞焉彼其休養生
息至於六七十載之間列侯有土公
卿大夫有祿街巷有馬而閭閻有梁
肉則夫太倉之粟都內之錢其所從
來遠矣武帝之治財非不至患幣之
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賈之重
也而算舟車告緡錢賣爵免罪矣郡
國置農官矣均輸行矣鹽酒榷矣其
區屢條理纖悉備具則其財用宜益
滋也然而忽有水旱之變徃徃不給
渾邪之降至不能具三萬乘兩軍之
出塞戰士頗不得祿何直若是廩

通鑑卷之九

十六

也夫天下非小蹙也土地之所生人
力之所養宜益倍於曩時也帝不能
清靜無為以待其自遂顧切切焉惟
財用之是管無惑乎其財之不足也
自其兵役之興轉輸饋餉之煩也而
農民困自其幹鹽鐵置均輸算商告
緡也而商人困自其立轉送之法而
入財補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
差出馬也而封君至吏三百石以上
困自其造皮幣省酎金也而列侯困
夫上自列侯封君而下至於庶人蓋
財之所自出也使帝知所以養之則
戶口日息田野日辟畜牧益蕃而貨
財流通賦租之入上不勝用矣
匈奴入上谷殺掠吏民遣將軍衛青出
上谷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
出鴈門各萬騎擊胡衛青至龍城得胡
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

衛青伐

通鑑卷之九

十七

廣皆為胡所敗唯青賜爵關內侯

以上本

紀又尚

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

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樂

為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

此服上之知人

以上文與紀傳不同

癸丑

元朔元年冬詔曰朕深詔執事興

典廉舉

廉舉孝廉幾成風紹休聖緒也業夫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

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

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

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

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

任當免奏可

紀本

東萊呂氏曰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

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得人為多者

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

賢良茂才而已孝廉賢良始於文帝

茂才明經始於武帝四者之科終

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由此途出然

愚以為碩大宏博之材要非科目所

能得限人以科目之選則其所得豈

復有異能之士哉蓋明經止於一藝

以射策為甲乙非有深探聖人之旨

賢良止於對策或迂緩而不切非有

直言極諫之實是以業明經者惟志

於青紫之得對賢良者或雜以申韓

之言陳湯舉茂材而有不棄父喪之

辜徐淑舉孝廉而不逃冒年之責以

科目取人而得人若是其有卓然不

羣之才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

不專倚於科目也鄉里有推譽之公

而州郡有辟舉之召故士之修於鄉

者雖不由科目以進而辟書踵門選

拔州縣等而上之與科目之士同於

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孝廣召拜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

主父偃
上書

徐樂上
書

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本紀

○臨菑人主父偃嚴安無終人徐

樂皆上書言事始偃遊齊燕趙皆莫能

厚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刃反家貧假

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

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

伐匈奴嚴安上書言今天下人民用財

侈靡又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楚反略

石闕道以通南中置犍為郡略巖州

地武古機字紹也本朝鮮之建城邑深入

匈奴燔其龍城元反此人臣之利非天

下之長策也徐樂上書言天下之患在

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間者關東不登

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

而觀之民不安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

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

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

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以上此

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安在何相見

之晚也皆拜為郎中主父偃尤親幸一

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

遺累千金以上出史記本傳文小異

通鑑卷九

三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九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

紀

世宗孝武皇帝中

〔甲寅〕二年。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通鑑卷之十餘無尺

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

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

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

弱矣。上從之春正月。詔曰。諸侯

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令各條上。朕

且臨定號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

侯矣。出漢書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音都

平生睚眦。此上五句反殺人甚衆。上聞

之。下吏捕治。遂族解。

〔漢書〕游俠傳序曰。周室既微。桓文之

後。大夫世構。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

國。合從連衡。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

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

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

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

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

戰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

諸侯。顯名天下。搢腕而游談者。以四

豪為稱首。漢書卷之十於是背公死黨

之議成。守職奉主之義廢矣。及至漢

興。禁網疏闊。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

陳豨。許直從車千乘。而吳淠淮南皆

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

安。安之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

孟郭解之徒。馳騁於閭閻。權行州域。

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觀而慕之。

雖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孫弘
傳

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

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

乙卯三年，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

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

數諫，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難以置朔

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

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弘為布被，食

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

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

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且無

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

讓，愈益厚之。出史本傳○是歲張湯為廷尉

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汲黯數責

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

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空取

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黯時與湯論議

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佞口，張屬守高

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

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

竚側目而視矣。出史本傳記

丙辰四年，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

萬騎，殺略數千人。

丁巳五年，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

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

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性意忌，

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

與善，後竟報其過。出史本傳董仲舒為人廉

直，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恣，

數犯法，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

舒為膠西相。仲舒以病免。出史本傳

班固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

材，雖伊呂亡以加。莞晏之屬，伯者之

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聖

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

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為能當

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惟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論篤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

通鑑卷五

上

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

上從之。

出黯本傳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

方。天子令將軍衛青等出右北平擊之。

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

人。畜數十百萬。引還至塞。天子使使者

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

諸將皆屬焉。尊寵於群臣無二。公卿以

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

音抗

禮人。或說

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

不冠不見

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出衛青本傳

（東萊呂氏曰。漢武帝踞廁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不冠則不敢

通鑑卷五

六

見。其胷中淫渭亦明矣。然其所尊非

所任。所任非所尊。此所以有尊賢之

名而無尊賢之效也。人之常情。愈教

則愈疎。愈狎則愈親。武帝之於君子

外合而中離。武帝之於小人。外薄而

中厚。世反謂武帝能尊汲黯而賤弘

青。亦過矣。雖然。君子之交淡若水。始

雖疎而終必親。小人之交甘若醴。始

雖親而終必疎。小人之事君。未言而

唯唯。未言而諾諾。固足以深結人主之權。然權利相激。情見詐明。其不為人君所窺者鮮矣。君子正言格論。初若落落而難合。至於臨大節。蒙大難。終始不渝。然後人主始知其可親也。武帝腹心帷幄之臣。未可一二數。及論社稷臣。獨許汲黯。而不許弘青輩。豈非厭諂諛之容悅。而悟純朴之士。終可信歟。使其天假之年。吾知周公之圖。不以賜霍光而賜汲黯矣。

通鑑卷之

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詣太常受業。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

通鑑卷之

士矣。出儒林傳序

戊午六年。夏。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出匈奴傳○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眾擊胡。斬捕首虜之。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

通鑑卷之

矣。出漢書食貨志

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謀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爾會伍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上下公卿治。十一月。安自殺。衡山王亦自剄死。○五月。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張騫自月氏音支。匈奴號歸。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多善馬。大夏印竹杖。大夏安

通鑑卷之

張騫通西域

降邪王

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天子欣然以騫

言為然。乃復事西南夷。山舊傳及○秋

匈奴渾邪王降。匈奴下罪反邪時過反漢

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貴

馬。貴始制反。貨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

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

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

降漢。何至罷敝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

上默然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

妄發矣。山汲黯傳此用史記居頃之。乃

命徙降者邊五郡。因其故俗為五屬國。

見以上略

林曰。武帝從事四夷。以糜費中國。不

獨其征伐而然也。如東夷歲王等降。

而燕齊之間為之騷動。匈奴渾邪王

降。而府庫為之一空。夫王者之於夷

狄。不誘其來。不追其往。使中國自為

中國。夷狄自為夷狄。則吾民可以無

事。為其來則誘之。去則追之。則是中

國之擾無時而已也。然則光武閉玉

門以謝西域之質。豈不為長策乎。

休屠王太子日磾。反丁美沒入官。輸黃門

養馬。父之日磾牽馬過殿下。容貌甚嚴

上奇焉。即日拜為侍中。甚信愛之。賜姓

金氏。山日磾傳

辛酉三年。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次以為

歌。山渥洼傳此用史記上方立樂府。使司馬相如

等造為詩賦。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

尉。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

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

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

不說。山史記○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

足。然性嚴峻。群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

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

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以殺之。以有

限之士。恐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

桑弘羊

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上曰。所謂賢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悅紀

壬戌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

商大賈。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累字不

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於是

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

桑弘羊以計筭。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公卿又請筭及民車船。其法大抵出張

湯。百姓不安其生。咸指怨湯。出史記平

卿又請以下文不同

陳季雅曰。自古為國。將厚歛以取民。

必以嚴刑峻法為先。所以然者。蓋衣

食生民之命。賦歛繁多。怨譴將興。物

論將騰。若非峻法以鉗天下之口。使

之俛首喪氣於下。則法無緣可行。武

帝之興。外事四夷。內興工役。財用不

繼。始取文景賦歛之法。一切變易增

卜式助

加。初來未理會財賦。只於刑法上加工。招進張湯。杜周之屬。為廷尉。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廢格沮誅之獄。上自公卿大臣。下自百姓。皆畏法鉗口。而不敢議。而後桑弘羊孔僅之徒。得以行其策。太史公識得此意。故不與桑弘羊孔僅作傳。却於張湯傳見之。不於刑法志說張湯杜周變法之因。却於食貨志言之。如所謂法嚴令具。

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則其意可知矣。

初河南人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

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曰不願也。有寬

欲言乎。曰無所欲言也。天子誅匈奴。愚

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

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

顯以風風音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田

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

為齊太傅。出史平準書又見漢書本傳○上與諸將

議曰。俞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執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票。類妙反。疾。類貌反。各將五萬騎。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寘顏山。寘。徒反。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票騎將軍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以上出。皆為大司馬。以上出。皆為大司馬。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以上出。

匈奴傳。及○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拜為文成將軍。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出史記。平準傳。
○五年。上召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居淮陽十載而卒。出史記。汲黯傳。
○六年。是歲大農令顏異誅。初異以庶直稍遷至九卿。張湯與異有卻。人有告異以他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徵反唇。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出史記。顏異傳。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出史記。平準傳。
○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出史記。平準傳。○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

西域始通

樂大以神仙得

十丈以銅為之。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王屑飲之。云可以長生。見郊祀志官室之脩自此日盛。出食貨志○渾邪王既降漢。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厚幣招烏孫。以斷匈奴右臂。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天子以為然。使騫使烏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大夏諸旁國。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

通鑑卷五

五

戊辰四年。丁義薦方士樂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樂大大說。拜為五利將軍。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搢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後竟坐巫罔要斬。出封禪書

永嘉陳氏曰。天下之士。巧於中人主之欲者。國家之所宜戒也。是故欲開其貪也。則以利試。欲開其淫也。則以慾試。欲開其怠也。則以遊試。欲開其

通鑑卷五

六

忍也。則以殺試。欲開其驕也。則以諂試。欲開其侈也。則以土木試。欲開其競也。則以兵革試。欲開其誕也。則以鬼神試。欲開其夸也。則以祥瑞試。數者雜集。以幸其一中。一說之中。則人主墮吾術中矣。武帝之窮兵中於嚴助之一試。而其事仙中於李少君之一試。其後文成以致鬼神。五利以闢墓中。公孫卿以仙迹中。朱崖之建瓴瑁中之也。梓柯越雋之開。枸醬竹杖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葡萄中之也。數者交中。武帝之志荒矣。豈非多慾之為累哉。

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

兄寬錄

負租課錢當免丁錄反民聞當免皆

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纏屬

不絕纏屬兩反屬之欲反纏索之相屬課更以

最上功最上由此愈奇寬出寬本傳

本紀曰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

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元封

元年詔曰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

作芝房之歌大始三年二月幸東海

獲赤鴈作朱鴈之歌

漢書

七

已巳五年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時

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

峻法兒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

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

出史
書傳

戴溪曰夫丞相九卿皆天子大臣所

當朝夕論議相與出治者也然丞相

於百官無所不統九卿為天子近臣

當與議於內而不當專行於外國有

大事九卿入而言諸天子天子退而

謀之宰相宰相曰可相與推行之曰

不可相與講明之然後事權歸一天

下仰成百官承命九卿贊宰相以謀

國宰相輔天子以出治此古今不易

之道也夫今之九卿固他日宰相也

豈為宰相可盡信而為九卿特不可

盡信耶蓋重宰相是重朝廷也若使

九卿更進用事各行其志以與宰相

漢書

六

爭權則朝廷紛紛何時定乎

庚午六年南越平以其地為南海珠厓

等九郡遂平南夷以其地為牂柯郡○

是歲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乃言郡國

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強令

民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上由是

不悅卜式以上出史平準書以卜式不習文章

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為御史大

夫以上出史平準書

贊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
 翼困於燕爵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
 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
 歲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來賓
 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
 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
 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
 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碑
 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
 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
 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賢
 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
 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
 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
 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
 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
 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
 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

建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
 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令諸儒草
 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
 對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
 盛節也臣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
 神祇法丘反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群
 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
 群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
 中和之極蕪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
 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
 采儒術以文之出寬本傳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一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下

中央民族
研究院藏書

辛未元封元年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

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陲擇

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

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

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

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告

通鑑卷之十一

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

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

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擊終

不敢出上乃還北本東越王餘善反漢

兵擊之東越殺餘善以其衆降上以閩

地險阻數反覆終為後世患乃徙其民

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正月上行幸

緱氏緱氏反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

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加增太室祠句二

桑弘羊
平準法

延壽
神仙

封禪

紀文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公

孫卿見大人迹甚大羣臣言見一老父

牽狗忽不見上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

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羣臣

上壽頌功德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

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

上欣然庶幾遇之復至海上望焉封出史

書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陛下

第還宮靜震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乃止

通鑑卷之十一

遂去並海上並步浪至碣石巡至遼

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至甘泉凡周行

萬八千里云○先是桑弘羊領大農盡

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

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

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盡

龍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

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

式諸

乾封

天乃雨
出史平

騰踊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大倉甘泉倉滿遺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

司馬溫公嘗與王荊公廷辯曰民不益賦而用饒安有此理天地生物止於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之雨澤夏澇則秋旱所謂不益賦而用饒者陰設法以奪民利耳

二年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

酒泉列
本障主
王門

癸酉三年將軍趙破奴擊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

乙亥五年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趾朔方之州及冀幽并兗徐青揚

荆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焉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

奔蹏古奔字而致千里士或有

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弛

之士各反亦在御之而已其

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

及使絕國者出本

丁丑太初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壹遷

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

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為宜

用夏正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

初曆出律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

五定官名。協音律。此本○漢使入西域。

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天

子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

為貳師將軍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

馬。故號貳師將軍。

戊寅二年。太僕公孫賀為丞相。時朝廷

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

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賀引

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

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此本

己卯三年。睢陽侯張昌坐為太常

乏祠。國除。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

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

散亡。戶口裁什二三。大侯不過萬家。小

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

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逮文

景世。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

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

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見侯繞四

人。固亦少容焉。此本○貳師西行

至宛。圍其城。宛貴人持王母寡頭。出善

馬。令漢自擇。乃下詔封李廣利為海西

侯。此本○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

使入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

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

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此本○天子

因伐宛之威。欲遂因胡。下詔曰。高帝遣

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

齊桓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時單于

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

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路充

國等。遣使來獻。此本

己巳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張勝常

惠使匈奴。單于使衛律召武欲降之。此本

匈奴人。因使律謂武曰。律前負漢歸匈

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

蘇武守節

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窖。工孝反。藏也。絕不飲食。飲。於禁反。天雨雪。武卧齧雪。齧。魚結反。與旃毛并咽之。咽。音安吞也。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丁奚反。羊也。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三十二年。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貳師擊匈奴。陵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以少擊眾。上壯而許之。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至浚稽山。與單于相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不利。

李陵力屈而降

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邊塞以聞。上怒。問大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

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蹂。人久反。却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前。前。式微反。嚮也。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

遷腐刑

山陵本傳

司馬遷傳曰初遷父談為太史公卒遷為太史令十年遭李陵之禍乃述陶唐以來迄于麟止變春秋編年為本紀為表為八書為世家為列傳自黃帝始遷死後其書始出宣帝時其書遂宣布焉

班固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震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

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上以法制御下好專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群攻城邑小群掠鄉里上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斬或至萬餘級散亡聚黨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酷吏傳文小異○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渤海

三賀隆

德

海聞郡人雋不疑賢雋字請與相見不

疑曰竊伏海瀕音頻聞暴公子舊矣今乃

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

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

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上召

拜不疑為青州刺史山不疑本傳○王賀亦

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多所縱擒

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

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癸未三年初權酒酤權音角專其利以入官也

丁亥太始三年皇太子弗陵生弗陵母

曰河間趙婕妤上音妾下音子或從女居鉤弋宮

任身十四月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

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

門

溫公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

慎也。有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

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

元

太子賢

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

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

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

悲夫蠱公土反

趙人江充初為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

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

廢上召充入與語大悅拜為直指繡衣

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山江充傳

庚寅征和二年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

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

嫌其才能少不類己皇后太子寵浸衰

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

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

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

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

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

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

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

坐臺
禍起

太子
汪充

之意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音翻，謂錄囚，覆雖奏，使從輕也。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說。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變幻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罵志於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數百人。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在巫蠱。崇，音粹，說文神禍也。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官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從其少傅石德計，收捕充等。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盾！」

太子
自

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以上文多不太子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帝在甘泉，詔捕斬反者。太子兵敗南奔，上怒甚。壺關三老茂上書曰：「皇太子承萬世之業，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間閭之隸，臣銜至尊之命，迫楚反子六太子，造飾姦詐。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困於亂，臣冤結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切以為無邪心。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自度不得脫，即自殺。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出庚太子傳

（溫公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

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田千秋
訟太子
寬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

通鑑卷之

十五

思子宮

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出田千秋本傳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出史太子傳

壬辰

四年。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

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

罷方士

罷斥遣之。上曰：「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

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

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

畫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田千秋
一言取
相

六月，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

侯。千秋無它材能術學，又無伐闕功勞，

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

嘗有也。出史千秋傳，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上乃下詔，深

陳既往之悔曰：「有司奏請遠田輪臺，欲

輪臺

通鑑卷之

十六

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

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

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

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

明休息，富養民也。出西漢傳又以趙過為搜

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

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

之。出食貨志，無民皆便之一句。

溫公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

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傳教民耕耨。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致堂管見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天下皆是也。知而悔者百有一人焉。悔

而改者千萬人有一人焉。自力學反躬之士尚鮮不吝之功。何況人主過而能改。可謂明也已矣。然人之壯也猶可自彊。及血氣既衰則難於刻勵。常人之情也。武帝至是已七十有五。精神意慮鼓舞倦矣。而能盡知昔者狂悖之事。深自悔吝。一切改更。雖云不敏。而去遠非者遠矣。彼既往之愆與化俱徂。而自新之善照映方來。使

人反復味之。嘆慕而興起。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矣。世之議者乃與呂政等比而致疵。夫豈尚論之當哉。

癸巳後元元年。時鈞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猶與主

察群臣唯奉車都尉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

以賜光。此霍光傳

甲午二年春正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丁亥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

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山光日。碑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

上尤奇異之。碑傳○丁卯。帝崩于五柞宮。各反太子即位。霍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出本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叶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

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叙傳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薄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尊六學。統一聖真。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

溫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孝昭皇帝

名弗陵。武帝子。

在位十三年 壽二十二

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何天

實之明也。享國不永。惜哉。

己亥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

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

石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

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果反。昔蒯瞶

反。衛靈公。子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

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

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

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

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

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竟

得姦詐。坐誣罔不道。要斬。出傳不○諫

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

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

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

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

出延年本傳

庚子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

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

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

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雖以為

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

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出車

○初。蘇武既徙北海上。杖漢節牧羊。

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及壺衍鞬單于。立

國內乖離。於是衛律謀與漢和親。漢使

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

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

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

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武留匈奴

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出本○秋。罷權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

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

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

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出本

上官桀
等
光

上官桀
等
光

元鳳元年上官桀之子安有女即

霍光外孫安因光欲納之光以其幼不

聽安遂因帝姊蓋長公主內入宮為婕

妤月餘立為皇后年甫六歲於是桀安

深怨光而德蓋主知燕王旦以帝兄不

得立亦然望乃令人詐為燕王上書欲

共執退光書奏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

軍安在桀對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有

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上曰將軍

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調校

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

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

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

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有毀者坐之自是

桀等不敢復言

出光
本傳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

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

是也周成王有懃德矣高祖文景俱

上官桀
伏誅

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

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

捨腹心臣漢文感季布使酒難近罷

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

士景帝信誅鼂錯兵解遂戮三公所

謂執狐疑之心求讒賊之口使昭帝

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上官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

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安又

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立桀會蓋

主舍人知其謀以告詔捕桀安等宗族

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自絞死

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

廢

出外戚上
官皇后傳

甲辰四年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

龍堆數遮殺漢使傳介子使大宛詔因

令責樓蘭龜茲

上官丘
下音慈

其王皆謝服介

子還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

傳介子
殺樓蘭

覆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使壯士刺死之。諭以王負漢罪。更立王弟尉屠耆為王。新音更名其國為鄯善。封傳介子為義陽侯。出西域傳及介

傳子

溫公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強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羨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通鑑卷之六

三十五

丁未元平元年四月帝崩無嗣大將軍光與群臣議迎昌邑王賀賀哀王之苦

王吉諫
昌邑王

昌邑王
諡

昌邑王
諡

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嘗遊方與音房不半日馳三百里中尉王吉上疏諫曰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於以養生豈不長哉王終不改節六月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出王吉及昌邑王傳昌邑王既立淫戲無度諫多不聽光憂懣問所親故吏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陰與張安世圖計出霍光傳○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屬之欲反光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

昌邑王

伐上者。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
本傳○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
 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
 徒唯唯而已。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
 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
 后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令王起拜受
 詔。光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則古反扶王下
 殿。送至昌邑邸。光傳○初衛太子之子
 史皇孫。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皇曾孫
 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
 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丙吉受詔
 治巫蠱。吉心知太子無事。重哀皇曾孫
 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曾孫。置閒燥
 處。問。續曰。開。曾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
 俠。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出宣帝紀
 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
 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
 病已者。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

丙吉

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出丙吉傳光與
 丞相敞上奏曰。武帝曾孫病已年十八
 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
 可以嗣考。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
 曾孫即皇帝位。出丙吉傳侍御史嚴延年劾
 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
 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一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二

漢紀

中宗孝宣皇帝上

初名病已。後改。名詢。武帝曾孫。

衛太子孫。史皇孫子。

在位二十五年 壽四十二

信實必罰。吏稱民安。可謂中興。

侔德商周。然刑名繩下。德教不

純。漢家之元氣索矣。

戊申 本始元年。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

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

自昭帝時。光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

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歛

容。禮下之已甚。出霍光本傳 ○初上官桀與

霍光爭權。光既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

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

為能。而河南太守丞黃霸獨用寬和。為

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迫。聞霸

持法平。乃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

稱平 出黃霸本傳

己酉 二年。夏。詔曰。孝武皇帝躬仁誼。厲

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

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群臣皆曰。如

詔。獨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

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

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於是丞

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

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

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

夏侯勝黃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

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

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出夏侯勝傳

庚戌 三年。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

君。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

所愛。嘗入官侍疾。顯使衍因投毒藥。以

飲皇后。有頃。遂加煩懣崩。出許皇后傳 ○冬。

匈奴漢

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匈奴大虛弱。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匈奴傳○是歲。潁川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潁川俗豪桀相朋黨。廣漢為歸。諸音項。第音同。第若今成錢藏。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用受書令投於中。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更相怨咎。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尤善為鉤鉤。鉤致也。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其發姦擿伏如神。應反。他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

趙廣漢

者莫能及。傳出本

霍光

辛亥四年春。立霍光女為皇后。

壬子地節元年。于定國為廷尉。定國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于定國

傳

霍光

癸丑二年春。霍光薨。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驕奢放縱。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帝興于閭閻。知民

近世卷之三

魏相白

中。皆從其議。帝興于閭閻。知民

屬精為治

事之難古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屬

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

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

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

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

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出本及拜刺史守

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

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

然。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

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

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

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

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

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

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

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出傳

三年春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

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

王成以

漢世良吏為盛

日蒙賞

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

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

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

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

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

其後俗吏多為虛名云。出本傳成

（胡氏管見曰：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

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

所以然。而王成以偽增流民，蒙顯賞。

自是俗吏多為虛名，而綜核名實之

政其疵多矣。惟夫人君不篤實而好

名，於是在下者靡然從風，為欺為罔。

實則聚歛，而名曰理財；實則播克

而名曰抑兼井；實則開邊，而名曰討

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囚

於外舍，而奏囹圄空；水旱不以聞，而

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曰無事可言。

賢才盡廢，則曰野無遺佚。人君樂其

名良是也。而不知虛偽成風。矯詐成俗。朝廷內外歸於一虛。而天下之理亂矣。

丞相致仕自賢

丞相韋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

相為丞相

出本

○霍氏驕侈縱橫。上子

放縱也。下胡

孟反。恣橫也。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

抑霍氏

未察。乃徙光諸壻。收其印綬。諸領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許史子

弟代之

出

霍氏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

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於是使

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

法武帝

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

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罔寔密。

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

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駭。或罪同而論異。

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傳

附音

生議。所

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寃傷之

出

刑廷

路溫舒上書

尉史路溫舒上書曰。陛下初登至尊。宜

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

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

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

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反欲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

則不然。上下相毆

同與

以刻為明。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

人死者。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太平之未治。凡以此也。俗語曰。畫地為

獄。議不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

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

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傳舒本

○十二月。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

寔深。使不辜蒙戮。朕甚傷之。今遣廷史

與郡鞠獄

上音第

任輕祿薄。其為置廷

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

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

平議也

時上

事
齊居次

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茲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德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出刑法志

霍氏以謀反誅

乙卯四年。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然怨。謀廢天子。事發覺。雲

通鑑卷之三

人為徐

山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皇后霍氏廢。○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上疏言。宜以時抑制。其後霍氏誅滅。而告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反胡。餘各以功次坐。

曲突徙薪

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賞。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悟而請之。燃即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賞。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

通鑑卷之三

後遷為郎。光傳○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駭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駭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駭乘。出光本傳
班固贊曰。霍光受繼祿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關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

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未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溫公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

通鑑卷之十三

十一

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者况子孫以驕侈趣之哉曰趣讀雖然縣音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事業叢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皆開樹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

歲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勲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作

反孝宣亦少恩哉

朱邑以治東海

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渤海太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先是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上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

通鑑卷之十三

十二

息其盜賊對曰海濱遐遠類音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乘傳至渤海界傳張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

東漢書

趙廣漢
以剛愎

書教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鉏。林魚反。鉤。古侯反。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繇是被召。此本傳

丙辰元康元年。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彊壯露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露。與峰同。言鋒銳之氣。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終以此敗。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帝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咸言臣生

馮奉世
傳

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此本傳

○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此本傳

○東海太守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翁歸為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各有記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其為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得名譽於朝廷。

此本傳 ○馮奉世使西域。會莎車王弟呼屠徵自立為王。畔漢。奉世遂以節發諸

國兵擊斬之上甚悅。議封奉世。蕭望之曰。奉世矯制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出望之傳

魏相傳

丁巳二年。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

通鑑卷之五

十五

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間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芥之忿。於遠

魏相傳

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顏更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出魏相傳○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敕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未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出相本傳○丙吉為人深厚不

通鑑卷之五

六

丙吉不

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

試望之於二輔

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稱病。上聞之。使侍中金安世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

張安世
謹厚

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次三年。張安世以為父子封侯。在位

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

以百萬數。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

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驚。使吏之丞

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

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與通。有郎

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

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

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皇太子年十

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傳受曰。

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

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

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

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

卿故人。設祖道供饗。東都門外。送

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

二疏
老

通鑑卷之五

十七

二疏不
以財累
子孫

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賣金

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廣以

其金為子孫。頗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

諄布內。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

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

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音盈也。但教子孫怠

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

益其過。且富者聚之怨也。吾既無以教

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

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

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

族人悅服。出顯○潁川太守黃霸力行

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長吏

許丞老病。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

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

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

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

甚多。皆出於民。易新吏。又未必賢。或

黃霸
潁川

通鑑卷之五

太

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

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

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出本

庚申神爵元年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

郊泰畤。音止。祭幸河東祠后土。頗修武

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

祠。此句文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

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蜀郡王褒使

持節求之。出志○初上聞褒有俊才。召

見。使為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

國家之器用也。故人君者。勤於求賢而

逸於得人。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

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悃。苦。則上

不然其信。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

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

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

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

臣。故虎嘯而風冽。音列。寒也。龍興而致雲。蟄

蟄俟秋陰。古。蟄。蟄。出以陰。蟄。蟄。音。易。

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艾音。艾。將自至。

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

章。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

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上下俱欲驩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

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

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嚆噓呼吸

如喬松哉。出王。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

對及之。出王。京兆尹張敞亦上疏諫

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

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

上由是悉罷上方待詔。出志。初趙廣

漢死。後為京兆尹者。皆不稱職。惟敞能

繼其迹。其方略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

經術儒雅文之。出本。上頗修飾官室

王政
事疏

通元國
百餘年
先零

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王吉上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以其言為迂闊。不甚寵異也。吉謝病歸。出古本傳○先零音音與諸羌劫略。小種背畔。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乃大發兵。詣金城。充國常以

趙充國
請罷兵
留屯

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開罕開反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徵工先其疲劇。乃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出兵擊罕開。充國以為先零首為畔。逆先誅先零已。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矣。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後罕開竟不煩兵而下。上詔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使客諫。令出兵。充國歎曰。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金城湟中。殺解八錢。吾謂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為逆。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

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燕芟燕調度甚廣。徭役不息。恐生它變。且芟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芟。東至沿疊上音疊。下音門。芟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畝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千八百一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浚溝渠。人二十畝。省大費。帝報曰。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熟計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執事。軍用。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留屯田。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二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三

漢紀

中宗孝宣皇帝下

辛酉二年夏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

已降并斬首級溺河湟饑餓死者四萬

有餘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還秋

羌人降漢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國本○司隸校尉蓋寬饒蓋公反剛直公

清數干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

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

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

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

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本傳無子書奏

上以為寬饒怨謗九月下寬饒吏寬饒

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出本

○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吳反音助都尉

單于有隙率其眾降漢出本諸國五萬人

鄭吉發渠犂龜茲音止焉諸國五萬人

迎日逐王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

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

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

置自吉始焉以上略見

壬戌三年春魏相薨丙吉為丞相吉上

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

體出本○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

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

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本出

○是歲東郡太守韓延壽為左馮翊

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丞趙廣漢構

會吏民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改更教以

禮讓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

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接待

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

延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

吏聞者自傷悔至自刺自剄其在東郡

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

延壽為
馬翊

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
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
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
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閣思過
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
復爭郡中翕然翕然及反相敕厲不敢犯延
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
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音殆欺也田韓
傳

黃霸以
政治受
賞

嚴延年
以殘酷
誅

四年潁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
年政事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
潁川尤多詔賜爵關內侯後數月徵霸
為太子太傅世黃霸傳○時河南太守嚴延
年為治陰鷙酷烈素輕黃霸為人及比
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
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
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年老素
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罪驗得

通鑑卷之五

三

韓延壽
以著傳
誅

怨望誹謗數事延年坐不道棄市初延
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洛陽適
見報囚母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
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
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
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世
傳

通鑑卷之五

四

甲子五鳳元年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
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
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聞知即部吏
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
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
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
延壽各令窮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
以在東郡奢僭逾制鑄刀效尚方等事
竟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丙寅二年春丙吉薨

贊曰古之制名必由象類遠取諸物

黃霸功
名損於
治印時

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序哉。

黃霸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鵲雀

通鑑卷之五

五

飛集丞相府

霸以為神雀

議欲以

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然自漢興言治

民吏以霸為首

本傳

戴溪曰。漢宣帝綜核名實。惡臣下欺

已。而夷攷其行事。有名亡實尤甚。卒

不免為臣下所欺。何哉。夫人主嗜好

不可偏也。發於心術甚微。而趨和意

旨以相稱。縫者多矣。宣帝酷好祥瑞

幾成僻矣。少府宋疇坐議鳳凰不下

京師左遷。他日鳳凰往往皆集京師矣。神雀鳳凰芝草甘露紛紜何多也。意者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乎。今宣帝之時。逆賊風雨災變擾擾不已。符瑞何從來哉。吾觀黃霸鵲雀事。知神爵五鳳黃龍間曰祥瑞云者。大抵皆鵲雀類也。

丁卯四年。大司農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

通鑑卷之五

六

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

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

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

昌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買

而糴以利農。賈賈穀貴時減買而糴。名

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詔賜壽昌爵關

內侯。出食。○光祿勳楊惲反。於粉。廉潔無

私。然伐其符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

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

長樂上書告惲罪怨望為妖惡言上不
忍加誅免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
產業以財自娛其友安定太守孫會宗
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當閹門惶
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
子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晝昧晝昧同
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過大
行虧當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
伏臘烹羊烹魚斗酒自勞勞步交反酒

通鑑卷之三

七

後耳熟仰天拊缶反方久而呼烏烏其詩

南山種豆歌

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

為箕音其豆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會有日食

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

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

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惲以大逆

無道要斬出木

惲以怨望除

溫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

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
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
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
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惲
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
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揚子雲
以韓馮翊之愬蕭愬蕭反為臣之自
失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
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

通鑑卷之三

八

甚哉

戊辰甘露元年楊惲之誅也公卿奏京

兆尹張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

材獨寢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絮舜反有

所案驗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

能復按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

晝夜驗治竟致其死舜當出死敞使主

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

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

張敞王日京兆

敵復就

漢家自

使者出舜家載尼并編敵教自言使者
 奏敵賊殺不辜免為庶人敵詣闕上印
 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
 抱敵數起先抱風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
 子思敵功效使者即家召敵敵身被重
 劾及使者至妻子皆泣而敵獨笑曰吾
 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
 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
 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
 掠聚舜舜本臣敵素所厚吏以臣有章
 劾當免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臣枉
 法誅之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
 敵拜為冀州刺史敵到部盜賊屏迹傳本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
 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
 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
 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
 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

通鑑卷之三

九

非今使人眩於名實而反不知所守何

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帝出元

溫公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

弱不能自治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

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

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

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德

澤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

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

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

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

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

足與為治也獨不求真儒而用之

乎授裴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

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

而止耶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關於

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

通鑑卷之三

十

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戴溪曰。致治成法。百王所同。參周秦之法而並用之。此漢宣帝所謂家法也。且彼天下。焉有家法。又焉有天下。法周家忠厚。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也。而曰此成周之家法也。可乎。秦人反上古之道。行一切之政。自不能保其家。安有其法。漢至宣帝。且六世

漢書卷五十五

二

矣。漢豈有法可守哉。因時制宜。隨其君之資而雜出於德教功利之間。一得一失。迭為治亂而已。豈復真以雜霸為法也。宣帝習見文景之寬厚。孝武之材略。以為漢之家法。純駁若此。此霸王之道也。欲使其子孫憑藉而世守之。亦過矣。漢之法。非壞於元帝也。宣帝之法。不可繼也。天有五材。而盡用之。其弊也不可復振。總核操切

之餘。勢已極矣。惡保其往乎。漢宣帝。唐宣宗。皆以彊明聰察為治。其盛也。皆足以中興。及其既弊。亦終焉而已矣。故唐之羣盜。皆生於大中之朝。而王氏代漢之兆。亦萌於呼韓來朝之歲。此豈所謂天道者邪。

漢書卷五十五

已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珥朝。詔議其儀。丞相御史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大傳蕭望之以為

漢書卷五十五

三

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天子采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出望傳

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執然也。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責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

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山前悅漢紀

庚午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

班固匈奴傳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劉敬伯后時樊噲

通鑑卷之五

上

李布孝文時賈誼晁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要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武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

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劉敬約和親賂遺匈奴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導而不違而單于反加驕倨至于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

通鑑卷之五

古

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約與之厚幣以沒也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

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屬長戰勁
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
於民遠行貨賂剝削百姓以奉寇讎
信甘言守空約而幾音其胡馬之不窺
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
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
亡之厄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
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貢
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
世無犬吠之警古犁庶無干戈之
役後六十餘載遭王莽篡位始開邊
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邊境之禍構
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喻
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
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評矣
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
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
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

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踈而
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
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
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
是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
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
漢後咸尊漢矣○上以戎狄賓服思股
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
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
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
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
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
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
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出趙充國傳○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
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
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出本

【中】黃龍元年。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音信中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出本傳

【叙傳曰】：中宗明明，費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通輝耀威靈。龍荒朔幕，莫不來庭，丕顯祖烈，尚于有成。

【公孫弘贊曰】：孝宣承統，纂修鴻業，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子定國、杜延

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於世，然其名臣亦其次也。

【東萊呂氏曰】：申韓之害流毒後世，何其速耶？秦始皇二世用之以亡其國，趙高、李斯用之以亡其身，生乎秦之後，可以戒矣。而漢鼂錯復明申韓佐景帝，更律令，削七國，天下亦幾於亡。

【東萊呂氏曰】：生乎鼂錯之後者，可以重戒矣。宣帝復好觀申子君臣之篇，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甘蹈鼂錯之覆轍而不顧焉。彼申韓之說其入人深，雖明君賢臣皆陷溺而不能出，何也？其令行禁止，奔走天下，誠足以稱快一時也。樂其一時之快而不暇顧其他日之害，此其說所以盛行於世歟。觀宣帝之為君，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其所

以功光祖宗業垂後嗣者蓋勵精之效初非申韓之功也至於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者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啓哀帝之誅大臣開三大繫終以亡國此豈非擇術不審之流弊乎故論其功則爲中興之君論其罪則以爲基禍之主其功罪相半蓋失於欲速而用申韓也昔者聖人亦知遲之不如速鈍之

通鑑卷之十三

七

不如利矣然其爲治乃曰王者必世而後仁曰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遲鈍迂闊每不若申韓之速獨何歟殊不知聖人慮事至精也其舉事厭遲而惡鈍亦與人同也惟其原始要終探端窮本知吾道雖有歲月之遲而終成千百年之安申韓雖有歲月之速而終貽千百年之害故去彼取此也由是論之

則莫速於聖人莫遲於申韓莫利於聖人莫鈍於申韓其理甚明宣帝不知此理反非太子用儒之諫豈天未欲斯民見三代之治邪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三

通鑑卷之十三

七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四

漢紀

孝元皇帝

名爽宣帝張子

在位十六年 壽四十三

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

衰焉

癸酉

初元元年。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

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

為諫大夫上數虛已問以政事禹奏言

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

家給人足臣愚以為如太古難宜少放

古以自節焉天子善其言出貢禹本傳詔令

諸官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

馬水衡省肉食獸山本

溫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

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

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

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

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

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

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

不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

愈大矣

甲戌

二年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

之周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

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

有行劉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史高

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弘恭石顯

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

多疾委以政事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

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

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

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

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

顯忤山不顯及蕭望之傳恭顯因奏望之堪更生

朋黨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請召致

恭顯昭
蕭望之

廷尉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
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
所憂。上乃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仰
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
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
鳩。直。禁反。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
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

溫公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
寤也。夫恭顯之譖。懇望之。其邪說詭

漢書卷之四

三

計。誠有所不能辯也。至於疑望之不
肯就獄。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
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
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
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
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
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初武帝滅南越。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
洲上。率數年一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厓

賈捐之
請并珠厓

山南縣反。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軍擊
之。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禹之聖德。
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于海。西被流沙。
朔南暨聲教。言欲預聲教。則治之。不欲
預者。不強治也。臣願遂棄珠厓。專用恤
關東為憂。上從之。出捐之本傳之

乙亥三年春。詔罷珠厓

廣德請
從橋

戊寅永光元年秋。上酎祭宗廟。出
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

漢書卷之四

四

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
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
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
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
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
不當如是邪。乃從橋。出廣德傳○石顯憚周
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
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
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

劉向
封事

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成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上反。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下之心。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己卯二年。匡衡上疏曰。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

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

甲申建昭二年。是時石顯顯權。京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惟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京房本初。京房對上曰。古之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

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同不可許。帝於是以前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

乙酉三年冬。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

陳湯共誅斬支單于於康居

戊子竟寧元年。河南太守召信臣為少

府。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

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

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

召父。紀出本○甘延壽陳湯既至。論功石

顯。廷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

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

危微。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及先也

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廷衡之議。久

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貳師將軍

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靡音

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

宛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償費。其私

怨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償費。其私

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

過。遂封拜兩侯。今康居之國。疆於大宛。

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

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

貳師功德百之。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

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封延壽為義

成侯。賜湯爵關內侯。出陳湯傳夏五月。帝崩

（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

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少而好

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

韋。廷選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

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

於恭儉。彌令溫雅。有古之風烈。應元

成二記。皆

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平陽侯王鳳為

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孝成皇帝。名欽。元

湛於酒色。委政外家。哀平短祚。

湛於酒色。委政外家。哀平短祚。

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

漸矣

杜欽谷
永寧後宮

己丑建始元年十二月朔日食。其夜地

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之士。杜欽及谷永上對。乃皆以為

後宮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

咎。出本傳文小異○匡衡坐取封邑四百頃。監

臨盜所。主守直千金以上。免為庶人。以

王商為丞相。出匡衡王商傳

壬辰四年夏。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

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

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

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

冒頓之患。名。乙六反。匈奴別名。堯時曰薰粥。南無趙佗

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骨

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

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

之事。切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

谷永阿
附王鳳

之明戒。聽暗昧之讐說。歸咎乎無辜。倚
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上
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為光祿大夫。

戴溪筆義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

永。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此數子

皆號稱儒者。以賢良直諫為名。以通

經學古為賢。群臣屬目。天子所取重。

而相與誤國如此。假托經術。緣飾古

義。以售姦邪。以濟諛佞。蓋杜欽谷永

劉歆三子。依憑寵祿。以苟富貴。張禹

孔光懦弱無立。規免禍患。曾不若鄙

夫小人而已矣。夫權臣始用。潛竊

國柄。猶未敢肆然無忌憚也。必有小

人陰贊默教之。以助成其勢。彼權臣

者。亦自知其不為公議所容。必假託

名譽才智之士。以掩蓋其不義。書生

多慾少剛。易動以利。易怵以禍。輕變

所守。深自結納。其言曰。寧忤天子而

不敢忤權臣。寧負公門而不敢負私室。嗚呼。為天子者。其無使權臣至是哉。權勢已成。熏灼可畏。忠臣孝子。不愛其死。世寧幾何人哉。黨與根據。臣下同心。天子孤立於上。舉朝無一人可信者。可不為大哀也哉。

東漢書

乙未

河平三年。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

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劉向以王氏權位大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

通鑑卷之十四

十二

因尚書洪範

以上與傳文小異

集合上古以來

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

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

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

劉向論王氏專權

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

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出向本傳

陽朔元年。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

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

王鳳

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

鳳殺章

過。於是章薦馮野王。忠信質直。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鳳聞之。使尚書劾奏章。致其大逆。竟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出居紀元

戊戌

二年。以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

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

侯群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

音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

高尚。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

出元后傳

劉向

通鑑卷之十四

十二

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

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

不能用其言。

出劉向傳

己亥

三年。秋。王鳳薨。以王音為大司馬。

乙巳

永始元年。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與

馬聲色佚游相高。

出與逸同。樂也。

王曼子莽因

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

諸父。曲有禮意。鳳死。以莽託太后及帝。

久之。封莽為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

王莽傳

一

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出華

丙午二年王音薨以王商為大司馬○

梅福諸收威柄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砥音指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毆除與同倒持太阿授楚其柄故

通鑑卷之五

王

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出福本傳

何武去思

戊申四年司隸校尉何武為京兆尹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

赫名去後常見思出本傳

己酉元延元年王商薨以弟根為大司馬○

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親問禹以天變禹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

通鑑卷之五

王

王氏出傳○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訕所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呼反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江遠反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

朱雲所

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山書本傳

谷永案王氏

王四年王根薦谷永徵入為大司農

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官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王莽案

癸丑綏和元年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十一月王根薦莽自代丙寅以莽

政

通鑑卷之四

五

為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聘諸

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

王莽傳

捷為郡於水濱得古磬一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

劉向傳

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

典禮樂

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

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

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

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

於養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

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為

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

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

公卿議丞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奏請

立辟雍未作而罷

出禮樂志自丞相翟方進以下文小異

○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願訟宗室

通鑑卷之四

六

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

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為王氏居

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

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

而王氏代漢

出劉向本傳

三月帝崩

班彪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

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

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

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

劉向三
十年不
遷

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乎酒色。

漢書曰趙氏也。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

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

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

者漸矣。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哀帝初立。

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

翕然望至治焉。出本紀。無哀帝初立數句。初董仲

舒說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

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錫之

地。惟立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

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

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

路。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

治也。及上即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

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

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武

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

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

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

田宅奴婢。賣為減賤。貴戚近習。不便也。

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以上出食貨志。

孝哀皇帝。名欣。元帝孫。定陶共王

子也。成帝無子。召入立為太。在位六年。壽二十五

欲強主威。以則武宣。而剛愎不

明。尊寵嬖倖。其能濟乎。

丁巳。建平三年四月。王嘉為丞相。嘉以

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

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

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

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

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

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苟容求全。下材

懷危內顧。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

過。此方今急務也。

四年二月。駙馬都尉侍中董賢得

幸於上。出則參乘入御左右。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出侯幸傳○匈奴單于上書願

朝五年。公卿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

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

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上書求

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

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

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以秦始

皇之疆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

通鑑卷之九

十九

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

三十萬衆。困於平城。高皇后時。匈奴恃

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

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

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

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

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

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

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

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

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

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自是

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

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

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

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

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

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

通鑑卷之九

二十

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

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

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

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

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

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

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

尚羈縻之。許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

不距。不欲者不彊。今單于歸義。奈何疑

而隙之使有恨心。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書奏。天子寤焉。更報單于書而遣之。

致堂管見曰。帝王於中國無事時。鮮不欲開闢土地。行師荒外。朕前代所不能服。臣昔人所不能臣。以為一時駿功。自偉其代也。若漢武之於西北兩垂。其勤勞費耗。蓋前無比。後無繼矣。苟使匈奴款塞面內。不自欺翫。亦

通鑑卷之五

主

可以少殺疲弊之恥。而償侵侮之患也。然師行餘三十年。卒不得如志。至於宣元成哀。無意武功者。乃坐享其成。至若渭上盛儀。單于執國珣。襲冠帶。稱臣贊謁。稽首而朝。則武帝平生所願欲而不得見者。哀帝之世。漢既衰矣。匈奴烏孫猶不廢禮。西域佩印五十餘君。雖曰中國榮觀。譬猶大木遠條。枝葉尚茂。而蠹生心腹。根幹將

顛矣。于是時。縱使九夷八蠻罔不扶伏闕庭之下。夫亦何補。是故聖主專務治內以固其本。不勤遠略而忽邇圖。其慮遠矣。

已未。元壽元年。以孔光為丞相。光知上欲尊寵董賢。下車拜謁。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

庚申。二年。六月。帝崩。○帝睹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

通鑑卷之五

主

以則武宣。然而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出本紀無然而寵信讒諂以下數句

孝平皇帝。名衍。元帝之孫。中山王之子。元帝薨。無子。太子太皇太后。迎立為太子。九月。即

馬莽秉政。在位五年。王莽弑之。

壽一十四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伊不周。

喪我四海

辛酉。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

曰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莽宜賜號曰安漢公。莽出傳

壬戌二年春。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太

據福知
孔而去

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

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出本

癸亥三年。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

逢萌
冠而去

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出逢萌傳

甲子四年夏。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安漢公為宰衡。

乙丑五年夏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

錫。○冬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諸公莫敢

言。丙午帝崩。

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

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

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于

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

也。出本

是月。前煒光謝囂。新驕反奏武功長孟通

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

符命起
反附也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

起。自此始矣。於是群臣奏太后請安漢

公踐祚。謂之攝皇帝。詔曰可。出莽傳

歷年圖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五

年而成帝業。其收功之速如是。何哉。

惟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曰。鎮國

家撫百姓。不如蕭何。運籌策決成敗。

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

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

韓信亦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

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彊，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皆知其稱慕莫能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止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辯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光之罪矣。孝宣總覈名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于酒色，委政外家，孝哀狠愎不明，嬖倖盈朝，陵夷至于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

恃其詐慝，煩民玩兵，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矣。

右西漢十二帝二百一十四年，并王莽篡位合二百三十九年。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五

漢紀

孺子嬰 廣德侯之子也。年一歲。王莽立之。

在位三年

附王莽 字巨君。王曼子。改國號曰新。

即位一十八年 漢兵殺之

莽匿情求名。繼四父而輔政。遂

移漢祚。恃其詐愚。煩民玩兵。罪

盈怨積。而天下畔之。

丙寅 孺子嬰居攝元年。三月。莽立宣帝

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五月。詔

莽稱假皇帝

丁卯 二年。東郡太守翟義舉兵西誅不

當攝者。移檄郡國。衆十餘萬。莽聞

之。惶懼不能食。乃使王邑等擊義。莽依

作大誥。周書作大誥。諭告天下。以當逐位孺子

之意。於是吏士攻義破之。

戊辰 初。始元年。莽自謂威德日盛。大獲

中央民族
學苑圖書
館藏書

即真 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十一月。以

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即真天子位。定

有天下之號曰新

己巳 新莽始建。春正月。莽廢孺子為安

定公。孝平皇后為安定太后。○莽因漢

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

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陋小

漢家制度。欲更為疏闊。乃曰。古者一夫

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

作。秦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貧鄙

生。疆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錫之

居。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

賦。羅瘡咸出。更。工。衡。反。罷。而豪民侵陵

分田劫假。劫。謂富人。劫奪其我侵陵之

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伍也。故富者犬

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

而為姦。俱陷于辜。刑用不錯。今更

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

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
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敢有非井田聖
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莽山

辛未

新莽三年

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

乃遣孫惠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嚴尤
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
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
然而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

下策秦無策焉

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
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獫狁
之侵譬猶蠱蟲音古毆之而已故天下稱
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
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
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疲弊匈奴亦
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皇不忍
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延袤萬里轉輸
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全中國內竭以

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北

邊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臣伏憂之

莽不聽○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

烟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

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數年

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出匈奴傳○莽

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龔勝稱病篤

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

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

今年老矣詎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

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出勝傳○是

時清名之士又有紀遂薛方郇越郇相

唐林唐遵遠千句反皆以明經飾行顯

名於世紀遂兩唐皆仕莽郇相為莽太

子四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光舜

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

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彊致
班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

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出鮑宣等傳

丁丑

四年

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訾訾陷刑者衆出食貨志○

通鑑卷之五

五

莽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

民窮而盜起

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能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為

盜賊荊州新市人王匡王鳳南陽馬武

潁川王常成丹共聚藏於綠林山中至

七八千人

戊寅

五年

琅琊樊崇起兵於莒一歲間至萬餘人

赤眉

劉秀來兵春漢

壬午

三年

樊崇等聞莽將討之恐其衆

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

號曰赤眉○初長沙定王發四世孫南

頓令欽生三男續仲秀續音續性剛毅

慷慨有大節秀隆準日角性動稼穡續

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宛人李守好

星曆識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

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

從弟軼反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

通鑑卷之五

六

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

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遣軼往

迎秀與相約結定謀議歸春陵舉兵於

是續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

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

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

人與下江將王常及新市平林兵合於

是諸部齊心銳氣益壯出光武紀及劉演王常傳

淮陽王

名玄字聖公光武族兄莽末漢兵起無所統一諸將

共議立聖公為帝其後兵敗降
於赤眉建武元年九月武詔封為

王陽 在位二年

人心思漢眾共立之天下大器

豈庸才所能得哉

癸未

更始元年

正月漢兵圍宛春陵戴

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

漢兵已十餘萬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

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續而新市

平林將帥樂放縱憚威明貪玄懦弱

先共定策立之玄即皇帝位朝群臣羞

愧流汗舉手不能言由是豪傑失望多

不服王續傳三月偏將軍劉秀等徇昆

陽定陵鄧皆下之莽遣王邑王尋發兵

平定山東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

以助威武號百萬縱兵圍昆陽○岑彭

守宛漢兵攻之數月乃舉城降更始入

都之○劉秀至鄧定陵悲發諸營兵俱

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尋邑亦遣兵

劉玄即
帝位

王莽發
兵守山

劉秀小
松大勇

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千級諸將喜

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

甚可怪也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

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乘銳崩之

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遂殺王尋

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

地莽兵大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

如注淮川盛溢漢書反虎豹皆股戰士卒

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

尤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

輜重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

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

莽聞漢兵言莽鳩殺平帝乃會公卿開

所為平帝請命金勝之策泣以示群臣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

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更始不敢發部

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者

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收

秀大勇
莽兵

王莽發
兵守山

殺劉續

稷將誅之。續固爭。李軼朱鮪勸美更始并執續。即日殺之。續傳○官屬迎

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

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續服喪。飲

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為破

虜大將軍。封武信侯。光武紀○莽憂懣不

能食。但飲酒啗鰕魚。鮪音讀軍書倦。因

馮几寐。不復就枕矣。出恭○成紀人隗

器與周宗等起兵以應漢。移檄郡國勒

孫述起

兵十萬。攻隴西武都皆下之。○茂陵公

孫述起兵成都。自稱輔漢將軍。兼益州

牧。○更始遣將攻武關。三輔鄧曄于佳

起兵應漢。開武關迎漢兵。諸縣大姓亦

各起兵稱漢將。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

九月戊申。兵從宣平門入。火及掖庭承

明。莽避火宣室。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

生德於子。漢兵其如子何。庚戌旦明。群

漢兵降

臣扶莽之漸臺。晡時衆兵上臺斬莽首。

分莽身。節解鬻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傳

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

食其舌。莽傳○更始將都洛陽。以劉

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脩官府。秀乃置

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

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幘

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

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

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

焉。出光武傳○更始拜劉秀行大司馬事。持

節北度河。鎮慰州郡。秀至河北。所過郡

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上句文平遣囚

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悅喜。爭

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出光武紀○南

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

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

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

禹功名於什帛。爾秀笑。因留宿。禹進說

賜吳說
劉秀

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
 致。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
 庸人。屈起物反。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
 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
 欲尊主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
 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本傳
 公素有盛德。以下四句。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
 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
 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
 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
 訪於禹。皆當其才。本傳。○秀自兄續之
 死。前年更始殺續。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
 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寬譬之。秀止之曰。
 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
 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為充飽。今公
 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
 惠澤。本傳無。秀納之。出馮異傳。○騎都尉耿
 純。謁秀於邯鄲。青寒。退見官屬。將兵法

王郎也

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本傳。○王莽
 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
 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與。百
 姓多信之。立郎為天子。趙國以北。遼東
 以西。皆望風響應。

甲申

二年。更始至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

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怩。俛首。刮席
 不敢視。委政於趙萌。日夜飲讌。後庭以
 至群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

通鑑卷之五

王

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
 頭。關內侯。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大司馬秀至薊。會王子接起兵薊中。以
 應王郎。城內擾亂。秀趣駕而出。趣者不

敢入城邑。舍食道傍。本紀。至燕薊亭。本紀

賜吳說

于時天寒冽。馮異上豆粥。至下曲陽。傳

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本傳

使王郎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

王霸求

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

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北必。河水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

出王霸傳

永嘉陳氏曰。古人君不恃其或然之數。而忽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天意之不集。人事猶可以自盡。幸乎天而人不繼之。鮮有不敗事者矣。漢之高帝。光武。

通鑑卷之五

主

蓋嘗得乎天矣。睢水之圍。幾入乎項氏之掌握。而以大風脫。滹沱之役。幾填於饑虎之喙矣。而以冰合。濟是豈人力也哉。天也。二君於此。不以其幾不免者自沮。亦不以其幸而免者自賀。方且益聽三傑之謀。而延攬二十八將之族。以伺其隙。而俟其可乘之機。卒之垓下之圍合。而項氏擒。邯鄲之戰交。而王郎虜。是果天耶。人耶。能。

通鑑卷之五

知高帝五年之業。不成於睢水之脫。而成於垓下之勝。光武之中興。亦不在於滹沱之濟。而在邯鄲之克。則知人君之有為於天下者。其始也。雖天啓之。而成之者。常以人也。嗟乎。天之欲啓是君。而使之有所就者。不遽爾也。置諸危而福之。授諸難而全之。使之迫於利害。而深其謀。臨於死生。以固其志。挫其驕矜。抑其果銳。以大其所受。而人君者。不能因乎天。而善用之。而方且安乎天。而棄其所以在人。退處乎無事之地。以坐觀夫自定之勢。則向之所以福之者。乃所以禍之也。全之者。所以敗之也。嗚呼。人君有天下之慮。其母以天之所以福我。而全我者。而自取禍敗也哉。

至南宮。遇大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

異復進麥飯馳赴信都是時郡國皆降

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我太守邳彤

上貧悲反下余中反不肯從光聞秀至大喜邳彤

亦自和我來會邳彤以上來用任光議者多

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

吏民歌吟思漢久矣今卜者王郎假名

因執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

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

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

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

也秀乃止任光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

衆稍合至萬人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

縣還復響應出本秀披輿地圖指示

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

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

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

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

出郡○四月秀進攻邯鄲連戰破之○

劉秀平王郎

五月王霸追斬王郎秀收郎文書得吏

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

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出本○秀

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

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為人

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

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論功異常獨

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出傳更

始遣使立秀為蕭王悉令罷兵取奔進

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今更始為

天子而諸將擅命貴戚縱橫虜掠自恣

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

公功名已著此本傳無以義征伐天下可

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

他姓得之以上本傳蕭王乃辭以河北未

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以上本紀○是時

諸賊銅馬鐵脰尤來大槍上江青犢富

蕭王擊
破薛監

在寇掠秋蕭王擊銅馬於鄆反吳漢

將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盛銅馬食盡

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悉破降之封其

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

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

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

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

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

萬故關西號秀為銅馬帝出本○赤眉

樊崇等將兵攻長安蕭王將北徇燕趙

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關中而

不知所寄乃拜鄧禹前將軍中分麾下

精兵三萬人遣西入關○蕭王以河內

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

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

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

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

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

赤眉傳
守河內

蕭王推
赤心

寇恂調
餼糧

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

壯度而已出恂○蕭王親送鄧禹至野

王禹既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

餼糧餉餉徒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

嘗乏絕以上出

恂等傳

後漢書卷之五

六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五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六

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上

名秀字文叔南陽人漢景帝七

世孫長沙定王發之後南頓令欽之子也

在位三十四年 壽六十二

恢廓大度才明勇略故能芟刈

群雄克復舊物未及下車先訪

儒雅表行義興學校東漢之俗

於斯為美然不任三公事歸臺

閣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建武元年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

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馮異寇

恂擊走朱鮪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

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賊散

入遼西遼東為烏桓人所鈔擊略盡

○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

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

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

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

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

於薊相見甚謹傳○還至中山諸將

請上尊號王不聽行至南平棘諸將固

請之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

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

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

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

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

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

思之行至鄴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

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

議出耿純傳會儒生彊華其自關中奉

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

夷雲集龍闕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群臣

因復奏請六月王即皇帝位于鄴南改

元大赦出本○赤眉西向帝城以名為

群賊不可以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為上

將軍。出盆子傳○七月帝使使持節拜鄧禹

為大司徒封鄧侯。禹時二十四。出禹傳○

又議選大司空。帝以赤伏符曰王梁王

衛作玄武。以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吳

漢為大司馬。出王梁傳○初更始以伏湛為

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

百姓。門下督謀為湛起兵。湛收斬之。於

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賴湛以全。帝徵

湛為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鄧禹西征。

拜湛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

伐。常留鎮守。出伏湛傳○九月赤眉入長安。

更始走。將相皆降。詔封更始為淮陽王。

出本紀及劉玄傳○初宛人卓茂寬仁

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

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

有爭競。出東觀記鄉黨故舊雖行能與

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為密

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

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

米肉遺者。出李反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

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

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

受。何故言邪。民曰。切聞賢明之君。使民

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

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民矣。

凡人所以群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

仁義禮愛。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

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

乘威力。彊求請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

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

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

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

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

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

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為置

張觀

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還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從。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七十餘。甲申。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溫公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

通鑑卷之六

五

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寘諸群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帝遣諸將圍洛陽。朱鮪出降。十月。車駕入洛陽華南宮。遂定都焉。紀本○劉盆子數暴虐。吏民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

定都洛陽

張氏名

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勝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勞來之聲父老童稚。垂髻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亦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

通鑑卷之六

六

陳壽

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拘邑。所到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出焉○初。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徵囂。囂至長安。後逃歸天水。復招聚其眾。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

西州聞於山東出馬○馬援少時以家

用不足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

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

所好遂之北地田出馬謂賓客曰丈夫

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

頭穀數萬斛既而笑曰凡殖財產貴其

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

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

籌策出馬

封功臣

丙戌二年悉封諸功臣為列侯陰鄉侯

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

頭讓曰臣托屬掖親仍加爵邑不可以

示天下帝從之出陰○故事尚書郎以

令史久次補之帝始用孝廉為尚書郎

○起高廟於洛陽四時合祭高祖太宗

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於城

南○長安城中糧盡赤眉縱火殺掠遂

入安定北地出金○鄧禹引兵南至長

安軍昆明池謁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

詣洛陽因巡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

出馬○以宋弘為大司空湖陽公主新

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

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

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

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

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

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出本帝之討王郎

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

絕自負其功帝接之不能滿其意以此

懷不平遂發兵反攻朱浮於薊○更始

諸大將時在南方未降者尚多遣賈復

擊郾破之尹尊降吳漢擊宛宛王賜降

○秋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復部將

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

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

於市復以為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

寇恂
賈後

寇恂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蔣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坐在，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出寇傳○鄧禹自馮愾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禹出禹傳赤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

寇恂
以女集

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盜多降。出恂傳溫公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本傳赤眉無穀，自當來。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出禹傳○三年，立四親廟於雒陽。○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

馮異大破赤眉

待盆子以不死

赤眉降

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既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澠底。交切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取之桑榆。方論功賞，以荅大勲。赤眉餘眾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

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將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眾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初，梁王劉永據國起兵，以董憲張步為將軍。專據東方，稱帝。睢陽復立步為齊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焉。○涿郡太守張豐反。

耿弇請兵

侯霸保全臨淮

公孫述稱帝於蜀

與彭寵連兵。時關中眾寇猶盛，馮異且戰且行，屯兵上林苑中，以擊豪傑不從令者。威行關中。○蓋延圍睢陽，斬劉永。蘇茂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耿弇從容言於帝，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

四年，吳漢王梁擊破五校於臨平。○耿弇祭遵等討張豐於涿郡，禽之。○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出霸傳

○更始之末，公孫述即帝位於成都，隗囂使馬援往觀。述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製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什於

公孫述
井底蛙

大度同
高祖

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旌騎。警蹕就車。罄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嵩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嵩乃使援奉書洛陽。援初到。帝在宣德殿南廡下。岸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邀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馬援傳

五年。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

馬援
高元

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嵩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嵩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出援傳○馬武王霸擊蘇茂周建破之。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劉紆奔佼。獲○彭寵。蒼頭子密等三人。殺寵以降。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權得與議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相蔽。宜各置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
吳漢率耿弇等擊富平。獲索於平原。大

破之上。因詔奔進討張步。○帝以郭伋為漁陽太守。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逐。在職五年。戶口增倍。傳○平敵將軍龐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已。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為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

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踈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得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傳末句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之符。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也。

夫饑饉流隸。饑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離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醢。分裂。又况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闇姦天位者。庠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捐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帝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

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出前漢紀傳賢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為從事。甚禮重之。彪遂為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出彪傳○初竇融自守河西。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當各據土宇。與隗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尉佗入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漢有再受命之符。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洛陽。帝見鈞懼甚。禮饗畢。乃遣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

國見萬里之外

取奔殺

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國實○張步聞耿弇至。使

通鑑卷六十九

十九

其將軍廐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時。張步都劇。弇至臨淄城。出不意。半日拔之。入據其城。以激怒步。步兵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大破之。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宜所以待百官。反欲以賊

取奔此

張步

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至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復起兵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去步還劇。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

通鑑卷六十九

二十

軍獨拔勅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鄒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出○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犇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詣弇軍門降。弇入據其

起太學

城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封步為安丘侯。奔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奔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出奔步傳○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出傳

朱繡曰。帝方被甲躍馬以平寇亂。乃首建學校以復三代之盛。可謂得致

通鑑卷之六

十一

治之本矣。終漢之衰。學校修設。儒士半天下。獨以清議扶持王室。姦夫大盜環視。力昂而不敢動者。蓋權輿於此歟。

馮異治關中。上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皇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出異傳○隗囂矜

通鑑卷之六

光等不

已飾智。每自比西伯。其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圖王不成。其敕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侍。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出囂傳○是歲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滂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

帛四十四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

〔本傳〕曰。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

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與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爾。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瀨焉。

〔致堂管見〕曰。善哉。光武嚴陵君臣之際也。高平范仲淹論之曰。光武於是時當屯之初九。陽剛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子陵於是時當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也。先君子有言曰。創業垂統。與增光前烈之君。待遇臣下。其體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爪牙介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異謙裕。常施於

林壑退藏之人。以厲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漢高祖能立召田橫於海島之中。而終身不能致四皓。世宗踞見大將軍青而不冠。則不見汲黯。光武制御功臣。不少假借。而詔徵處士嚴光等。或陛見帝。廷伏而不謁。或使者再聘不肯就車。雖博士范升有誇上求高之奏。帝亦不以為然。各從所志。夫三君者。內平

史記卷之六

五

四海。外讐百蠻。可謂英雄豪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暴秦強楚。而不能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行於尋邑王郎。而不行於嚴光。周黨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當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亡之禍矣。先儒或因呂望同載之事。而論

子陵謂聖賢遇合。蓋自有時。潔身亂倫。非所取也。此未為知光者。王良友人曰。不有忠言奇謀。以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嗚呼。雖為良發此言。其所箴亦衆矣。惜乎史失其名。賢矣哉。

史記卷之六

五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六

中央民族
圖書
館藏書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七

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下

庚寅六年吳漢等拔胸其于反斬董憲龐

萌江淮山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隗

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

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

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本傳無數入

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出焉○馮異自長

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

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

帛詔曰倉卒上粗類反燕薊音問亭豆粥

淳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

臣聞管仲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射亦食

反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亦願國

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

恩異在中車卿為漢兵留十餘日令與

妻于還西出吳○隗囂發兵反○六月

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

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

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

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

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紀出本○執金

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

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

孫間者守宰數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

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

嚴切人不自保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

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

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出浮○十二月

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

一之稅今糧儲稍積其令郡國收見田

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出本○先是馬援

聞隗囂欲貳於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

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願聽詣

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具言

謀畫出後

辛卯七年三月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

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紀出本太中

大夫鄭興上疏曰頃年日食每多在晦

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

君亢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

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

洪範之法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

奏及之出本傳無末三句○大司農江馮上言

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

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

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

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

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

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可使有司察

公輔之罪帝從之○帝好圖讖與鄭興

議郊祀事帝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

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耶

興皇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

也帝意乃解傳出與○南陽太守杜詩政

治清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

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方召信臣南

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傳出本

壬辰八年夏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郭

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

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反以帝不從西至

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

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

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

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

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

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援傳數道

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

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

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域傳出焉

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

無佗也。終不降。○潁川盜賊群起。寇

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出本傳

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秋

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

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

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

為白。九月。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

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

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

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

相誣誤耳。按古巧反。注音挂。如聞乘輿南向。賊

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

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

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

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

出恂傳○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

王常擊之。以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

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

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

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

為東郡太守。出純傳

癸巳九年。祭遵薨。遵為人廉約小心。克

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

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

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

事。終無所言。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

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出遵傳○隗囂

病且餓。恚憤而卒。出囂傳○少子純立為王。

出囂傳秋。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

於天水。出本傳

甲午十年。十月。隗純降。隴右遂安。

乙未十一年。岑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

遣吳漢發荊州兵與彭會荊門。彭裝戰

船千艘。直衝浮橋。順風並進。所向無前。

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長驅入江關。

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

重威錄
手遊二

○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中傷而絕。○趙王良從帝送歙喪。還入夏城門。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候。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貴戚尊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拒廣漢。侯丹拒黃石。岑彭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出彭傳乃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出彭傳○馬成等破河池。遂平武都。○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

郭伋諫
人南陽

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出伋傳

吳漢八
戰八克

丙申十二年。吳漢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與公孫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出吳漢傳○十一月。減官軍咸陽門。述

成都平

自將數萬人攻吳漢。使延岑拒官。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

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胃。

墮馬。左右與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延岑以城降。出述傳○初。述徵廣

李業等
不事公

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賜以毒酒。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遂飲毒而死。述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述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皓嘉皆自殺。健為費貽不

擢用西
士賢士

任延言
私忌臣不

却獻焉

肯仕述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同

郡任永馮信皆托青盲以辭徵命耕首反

帝既平蜀譙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

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闕徵費貽任永

馮信病卒獨貽仕至官浦太守以上孟出獨行

○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親

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

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

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

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猶出

丁酉十三年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

千里又獻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

士馬駕鼓車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

珠玉出循吏傳序○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

門候郵憚拒關不開郵之反上令從

者見面於門憚曰火明遠遠遂不受

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憚上書諫

褒封功

兵從不官

選功臣

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民惟正

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

稷宗廟何書奏賜憚布百匹貶東中門

侯為叅封尉出本大饗將士功臣定封

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

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餘皆有差○帝

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

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

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

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出本○

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

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

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

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

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出

守一藝修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

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出賈復

史事
三公

保金功
臣

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閭門
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
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
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
家大事。恩遇甚厚。出復帝雖制御功臣。
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
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
祿。無誅譴者。出馬武傳

朱輔曰。三公所與共天位。治天職。代

金鑑卷七

士

天工者也。惟其宜而已。豈可以功臣
而為之區別也。太甲成康所與圖回
庶政者。皆鳴條牧野之士。惠文景武
之世。所任為執政者。皆高帝之故臣
也。升陟鷹揚之相。固不敢以望後世。
然販繒織薄之徒。亦足以安社稷而
重朝廷。功臣任事。果亦何負於天下
也哉。雲臺諸將。平時專以健武自名
者。雖不足以緝熙帝載。而冠鄧景賣

看大書

梁統論
刑輕

之流。文足以緯國。智足以謀王。固皆
公輔之器。經綸之才也。乃以功臣例
擯不用。謂之何哉。夫天下權柄必有
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光武不任
大臣而體統已失。所以後世托孤之
際。不免政歸房閹。終漢之世。朝廷之
權。不在母后。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
在宦官。不在宦官。則在武將。而漢隨
以亡。豈非造端之不審耶。

通鑑卷七

主

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
簡寡。至乃十存一焉。出本

建武十四年。梁統上疏曰。臣竊見

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
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
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
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經曰
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為言。不輕不
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

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韓歆以
主諫北

已亥十五年春。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

多不厭。

反一葉

帝乃遣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溫公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

眩。其過反。眩。其過反。

厥疾弗瘳。夫切直之言。非

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先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

明帝
書

張堪
傳

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帝大悅。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張堪拜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出瑞

遣使招
解群盜

庚子十六年。郡國群盜處處並起。郡縣

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

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

自相糾擿。反。秋。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

罪。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

於它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

放牧不收。邑門不閉。出本

庚子

辛丑十七年。郭后寵衰。數懷怨懟。直。類

上怒之。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

后。出本○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

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

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

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

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出本○

交趾女子反。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擊

交趾。大破之。

癸卯十九年。郭后既廢。太子璿意不自

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

太子

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

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

藩國。上不忍違。回者數歲。六月詔曰。春

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

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

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為東海

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出本

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

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

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後法。

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

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

之心。彌亮。明帝統。友于之情。愈篤。

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

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

過乎。

上以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

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辯明經義。

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陳留董宣為
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
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
於夏門亭候之駐馬以刀畫地大
言數主之失叱奴年因格殺之主即
還官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蓋反
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
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
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

卷之七

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
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
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歲
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
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
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
吏由是能持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甲辰二十年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

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
願陛下慎無赦而已○以郭況為大鴻
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

郭况

馬援

不食

師號况家為金穴○秋九月馬援自交
趾還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
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
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床上
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
是矣

本傳

卷之七

乙巳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
諸國愁懼車師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
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
還其侍子厚賞賜之

丙午二十二年初劉昆為江陵令縣有

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
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為
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
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

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

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山儒林○西

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

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

茲王。音丘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

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

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

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

師復附匈奴。西域傳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

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

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

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

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

世。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

璆瑁。璆瑁。代。戴。反。則。建。珠。屋。七。郡。佳。反。宜。

威。蒟醬竹杖。蒟醬。音。則。開。牂。柯。越。雋。音。

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

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開苑

園。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

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

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

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

權酒酤。酤。音。推。反。古。筦。鹽。鐵。滿。反。古。鑄白金。造

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

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

通。直指之使。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

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

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

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聖上遠

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

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

走馬。義無之矣。出。前。西。域。傳。贊。

走馬。義無之矣。出。前。西。域。傳。贊。

走馬。義無之矣。出。前。西。域。傳。贊。

走馬。義無之矣。出。前。西。域。傳。贊。

走馬。義無之矣。出。前。西。域。傳。贊。

永為藩蔽。扞禦北虜。如傳事下公卿議

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

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

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

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國

○秋七月。五陵蠻寇臨沅。馬成討

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慰其老。未許。援曰。

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

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矍鑠。反。

是翁。遂遣援將四萬餘人。征五溪。援謂

友人杜愔曰。吾受國厚恩。年迫日索。索。各音

也。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

瞑目。○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為

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朗

陵侯城宮。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

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

慮敵。吾方自思之。山宮

二十五五年。馬援軍至臨鄉。擊破蠻

兵。斬獲二千餘人。援兄子嚴。敦。並喜譏

議。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遺書戒之曰。吾

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

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人長短。妄是

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

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

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

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

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

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

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

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初援在交

趾。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

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

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怒。援妻孥惶懼。

不敢以喪還舊茔。瘞葬城西。以上山

庚戌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

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出本紀

辛亥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帝然之。詔武威太守勿受其使。出匈奴傳城宮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

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

敢復言兵事者。出宮傳

林之奇曰光武以兵定天下。而用兵果光武之心乎。觀其遣馮異入關。必先告之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且平定之將。不足以立威。方群雄角逐之時。猶不欲以威勝。而況於匈奴乎。方投戈講藝之餘。正欲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臧馬二子。必欲求逞於一劍。嗟乎。一劍用而

吾民之命殘矣。求以殘匈奴。適以殘吾民。光武之心。豈忍為之哉。故不得不持黃石之說。以自戒而固却之也。

壬子二十八年。以博士桓榮為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出榮傳

甲寅三十年。車駕東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

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

錄。於是群臣不敢復言。出祭紀志

乙卯三十一年。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

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常嘆

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丙辰中元元年。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

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梁松

等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三

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

許焉。登山以璽親封玉牒檢。出郊京師

醴泉涌出。又有赤草生於水涯。郡國頻

上甘露。群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

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帝自謙無德。郡

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紀出本○是歲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

識於天下。紀出本○帝以赤伏符即位。由

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

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

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

出為六安丞。出譚傳

丁巳二年。二月。帝崩。年六十二。○帝每

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

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

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

養性之福。願順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

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

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

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

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出本○太子即

皇帝位。

贊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颺曰。

三精霧塞。人厭淫祚。神思反德。光武

誕命。靈既自甄。沉幾先物。深略緯文。

尋邑百萬。貔虎為群。長轂雷野。高鋒

隼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度劉庸代。

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

乃顧遜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趕趕雄斷。於音赫有命。系隆我漢。

（漢書循吏傳叙曰）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官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卑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書諫。而鍾離意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蘇東坡曰）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下悼王氏之禍。於是

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出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搢腕而游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推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可救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為也。東萊呂氏曰。高祖創西漢。光武創東漢。皆是創業垂統。以為一代之規模體統。以大要論之。高祖識大體。其間條目品節有疎漏處。光武條目品節甚詳悉。然於大體却遺。所以兩漢風

聲氣習寬狹厚薄緩急大抵不同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以人主下親簿書期會之事此最是失政事體統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八

漢紀

顯宗孝明皇帝名莊光武第四子

在位十八年壽四十八

建武永平之政為東都之稱首然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戊午永平元年東平王蒼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卿

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出本傳

己未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於明堂禮

畢登靈臺望雲物出祭志○三月臨辟雍

初行大射禮○冬十月上幸辟雍初行

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禮

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辯說諸

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園橋

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出儒林傳序○上自

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禮。出榮傳

漢書儒林傳序曰。光武中興。愛好儒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探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逃遁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

通鑑卷之六

而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論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自安帝攬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

馬后大

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牧兒芟豎。至於薪刈其下云。

庚申三年。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后援之女也。德冠後宮。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謁。望見后袍衣踈麤。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綵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國功臣
於雲臺

出馬后傳。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

通鑑卷之六

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鮪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出馬武等傳馬援以樹房之親。獨不與焉。出馬援傳

馬武等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

各智能之士也。議者多謂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迹其深圖遠算。固將有以馬降自秦漢。悉資戰力。至於翊扶王運。皆武人崛起。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作。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醢。光武監前車之失。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

通鑑卷之六

甲

平臨政。稱職責咎。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禮者乎。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勳。峻文深憲。責成吏職。莫不以功名始終。延慶于後。昔留侯以謂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任職。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鍾離意薦金柁長劉平。詔徵拜議郎。平

劉平以善政被

鍾離

上為著實

通鑑卷之六

五

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出平傳○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反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撞大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襜帷。禮。曰。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甲子七年。以東海相宋均為尚書令。初均為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罪而尤多傷害。均

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各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

乙丑八年。匈奴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寇。許之。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為屈。單于恐而止。乃發還京師。出師○南匈奴知

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得其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責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脩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

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象。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出西域傳文多不同

丙寅九年。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出儒林傳

丁丑十一年。東平王蒼來朝。月餘還國。帝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日者問東平王。履家何事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此本
戴溪筆義曰。夫為善之人。從容中道。不為不義。明無人非。幽無鬼責。浩然天地之間。俯仰無愧。心平而氣和。神安而體舒。天下之樂。豈復有大於此。

者。余悲夫世之人以憂為樂而卒莫之知也。凡今天下之所憂者有不出於人情之所樂者乎。憂樂聚門樂未去而憂隨之。千日之樂不足以敵一日之憂。漢諸侯王。大抵皆驕佚放恣。夫其為驕佚放恣者。豈不以為樂哉。曾未幾何。身死國除。其禍慘矣。豈非前日之樂。乃所以為後日之憂乎。善乎東平王之言也。豈獨善保其國而已哉。雖懷道致義之士。隱約窮閭。明於利害之故。察於人情之變。熟於天下之義理。深沉默靜。灼然有得於心者。其論亦無以過此也。故於東平王之言有感焉。

已巳 十二年。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出本

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

楚獄多

有逆謀。廢徙丹陽。英自殺。是時窮治楚獄。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寃。上疏力言其無辜。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出馬后傳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

癸酉 十六年。耿秉數請擊匈奴。帝從之。遣秉與竇固等分道並出。伐北匈奴。固獨有功。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明者睹未萌。况已著。

邪乃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

不得虎子。因夜以火攻虜營。斬其使及

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

日乃還。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

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

為質。還白寶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復

使超使于闐。其王廣德降。於是諸國皆

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

乃復通焉。傳出西域 ○北匈奴大入雲中。

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

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

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方反虜謂漢

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

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轉藉。壯

甚。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

中。傳出范

十七年。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

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

朔所未加。白狼獫狁等百餘國皆舉種

稱臣奉貢。白狼王唐朮作詩三章。漢書

歌頌漢德。輔使譯而獻之。出西南 ○寶

固耿秉擊西域。平車師。復奏置西域都

護。及戊巳校尉。

乙亥十八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

萬騎擊車師。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

可固。引兵據之。匈奴擁絕澗水。恭於城

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竿

馬糞汁而飲之。傳反恭身自率士執籠

上。無遠反。下。力。蓋。反。本。傳。云。整。衣。服。有

項。水泉竊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

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傳出本 ○八月。

帝崩。年四十八。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

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

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

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

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反日

不受章奏。帝聞而怪之。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關。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本紀云。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紀出本○太子即位。年十八。

范曄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十斷其二。言少刑也。故後之言事者莫

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紀出本

戴溪筆義曰。夫庸暗之君。多失於優柔。明察之君。多傷於卞急。庸暗者固不足與有為矣。明察者亦豈盛德事乎。漢元帝優柔不斷。漢業遂衰。唐宣宗聰明強察。唐亦遂亡。此二者有天下之通患也。明帝天資明敏。自為太

子諸王。論說利害。分別人情。皆出人意表。及既即位。尊賢下士。與儒生周旋揖遜。有如是之資。而能自降屈若此。亦可以為賢君矣。惜也。盡用其所長。不少隱晦。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傷於卞急而不自知也。嗟夫人君之於天下。豈樂人欺已哉。亦治其大綱。略其細微。恕其不及。失其太甚者而已。若盡用其聰明。一事不貸。群臣救過

不給。事事苛察。寧許人隱伏以避誅責。而不肯容人小過。以自取禍。上下相師。無復仁恩之意。此豈人主之利哉。夫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天道以偏覆包容為德者也。混沌之間。何物不有。苟非天道。何以涵育。至於賞善罰惡。則固有時矣。吾觀顯宗之為君。有矜已自喜之意。而無深沉寬洪之量。永平

之政有綜核操切之弊而無優柔和易之樂蓋未嘗不為顯宗恨也夫人主患不明耳有如明察之過而其弊若此向非章帝長者每事務從寬厚以矯枉救弊則東京之業衰矣然則人主之聰明其可恃哉

肅宗孝章皇帝名熹明太子

在位十三年 壽三十二

嚴明帝苛切每事務從寬厚然

寵任竇憲以啓外戚用權之漸

此其兩短也

丙子建初元年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牟馱鮑昱皆以為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

楊終等
請罷邊

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厓之郡

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

帝從之出終○丙寅詔二千石勉勸農

桑罪非殊死湏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

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出本○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

事率迎於重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

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

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

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出他姦

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

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

道蕩滌煩苛之法出他輕薄簞楚以濟

群生出他正樂反出他嚴出他全廣至德以奉天

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出他

丁丑二年太后兄衛尉馬廖慮美業難

終上疏勸成德政曰夫改政移風必有

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

馬家勤
成德政

第五倫
請馬寬
政

張五經

反楚王好細腰官中多餓死長安語曰

城中好高結續曰四方高一尺城中好

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

匹帛斯言如戲有實太后深納之

出馬○第五倫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

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

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

之選以應上求者也秦以酷急亡國王

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懇懇寔在於

此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增七然常疾

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出本

已卯四年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

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

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

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帝從之

出終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

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

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

廉范五

遠及廣平王羨皆與焉山本

辛巳六年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

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

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

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

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標決未反

傳本○周紆反為雒陽令下車先問大

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

曰本問貴戚若馬實等輩豈能知此責

某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

事責戚踟躕踟躕梁六反京師肅清

癸未八年中郎將竇憲恃官掖之勢以

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發覺帝大怒

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

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乎久念使人驚怖

國家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

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

溫公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

明君疾之孝章謂實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姦而上不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此人主之深戒也

通鑑卷之六

大

甲申元和元年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寔疏各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處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得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孝不可以為勝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錄丁黃反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反下房勉

南陽朱季

朱暉諱行均

毛義諱操

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九月幸宛召前臨淮太守朱暉拜尚書僕射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脩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奉反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帝下詔褒寵義均

乙酉二年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矯來反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

吏如讎者惡其為民患也。夫天下善

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

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

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出張

〔丁亥〕章和元年。春正月。帝召褒授以叔

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

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帝崩
〔戊子〕二年正月。帝崩。年三十二。

〔范曄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

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

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徭

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

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出本

太子即位。年十歲。竇太后臨朝。竇憲兄

弟皆在親要之地。○北匈奴饑亂。以竇

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

〔東萊呂氏曰。〕章帝繼明帝察慧之德。

承之以寬大。如解楚王之獄。罷西域

之戍。輕徭薄賦。與天下休息。此所以

為東漢之賢君。大抵皆是慈祥長者。

然慈祥長者。短處亦相乘。竇憲奪公

主園。此外戚專恣之漸也。卒不能正

其罪。竇后譖廢太子。亦官闈害政之

端也。卒不免陷其說。此皆優柔不斷

之過。又如當時班超要功西域。傳育

張紆擾動羌胡。以章帝慈祥長者。本

非武帝好大喜功之君。然所行之事。

去武帝無幾。亦緣慈祥長者之過。奪

於人之說。不能自守。卒至勞弊中國。

所以雖無好大喜功之心。未免有好

大喜功之失。古今論君德以剛為主。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若於剛上

少欠。雖有慈祥之意。不過能謹其小。

徃往失之於大。章帝是也。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八

中央民族
學苑圖書
館藏書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九

漢紀

中央民族
學研究所
館藏書

孝和皇帝

名肇 章帝第四子

在位十七年 壽二十七

官官外戚。迭為消長。漢家之禍

自此始矣

己丑 永元元年。六月。竇憲耿秉將精騎

萬餘。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降

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烹出

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

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

辛卯 三年。正月。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

遂滅之。遣耿愛任尚圍於金微山。大破

之。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

嘗至也。出憲傳 ○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

盛。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歛吏民。共

為賂遺。代李

壬辰 四年。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是

時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

憲。獨中常侍鄭眾謹敏有心。幾遂與眾

定議誅憲。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迫

令自殺。出憲傳 ○班固以竇氏賓客收捕

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

曹壽妻昭踵而成之。昭所詣曹大家

華嶠論曰。華。胡化反。固之序事。不激詭。不

抑抗。賡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

壹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譏

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

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

之義。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出固傳

帝策勲班賞。鄭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

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

始矣。出憲傳

丁酉 元年。皇太后竇氏崩。追尊母梁貴

人為太后。封梁竦三子為侯。梁氏自此

盛矣。出梁傳

十四年。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乃徵超。以戊巳校尉任尚代為都護。

乙巳元興元年。十二月。帝崩。少子隆生始百餘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出本

孝殤皇帝名隆。和帝少子。

在位一年。壽二歲。

丙午延平元年。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

王慶子祐為孝和皇帝嗣。即皇帝位。太

后猶臨朝。出本○尚書郎樊準以儒風

寢衰。上疏曰。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

帝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

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

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

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

欣。又多徵名儒。布在廊廟。每燕會。出本

則論難行衍。出本共求政化。期門羽林

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蠻

荒。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

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

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譏諛之辭。出本

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

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

言。出本

孝安皇帝名祐。章帝孫。清河王慶之子。

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二

即位數年。太后臨朝。親政之後。

內寵益盛。

丁未永初元年。杖九月庚午。太尉徐防

以災異寇賊策免。三公以災異免。自防

始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愷數世之

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

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

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

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賢。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今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也。

庚戌四年。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弘

通鑑卷之九

五

農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騭聞而辟之。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

知震曰

盧加指

通鑑卷之九

六

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朝歌賊竄李等。連年州郡不能禁。鄧騭惡虞詡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賞其罪。反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系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

乙卯元初二年。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畧。以為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

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培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詡曰。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遠。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

王延光

元年。皇太后鄧氏崩。帝始親

通鑑纂要

七

政事。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及太后崩。鄧氏五侯皆廢為庶人。以間皇后兄弟並為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中常侍江京等扇動內外。競為侈虐。○汝南太守王龔。好才愛士。以袁閔為功曹。引進郡人陳蕃。黃憲等。憲不屈。蕃遂就吏。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

通鑑纂要

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所。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邪。憲字叔度。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及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

通鑑纂要

八

太原郭泰。字少遊。汝南人。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沉澁。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滂之不可量也。○四年三月。帝崩。年三十二。太后乙丑臨朝。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閔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劉懿。為嗣。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冬十

月北鄉侯薨○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王康等十九人聚謀於德陽殿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二。收閹顯下獄誅。遷太后於離宮。封孫程等皆為列侯。是為十九侯。

孝順皇帝名保。安帝長子。

在位十九年 壽三十

即位之初。天下想其風采。黃瓊李固之徒相繼登用。東京之士

通鑑卷之九

九

於茲盛焉。然閹宦弄權。梁氏用事。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

丁卯永建二年。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

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待以師傅之禮。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喻。勸使

就聘。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贊之身。怒萬衆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開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通鑑卷之九

十

溫公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逸民。揚不陋。固為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若乃孝弟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

苟取仕不苟進。絮已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脩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恥。義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飾偽以邀譽。釣奇以警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

通鑑卷之九

士

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時又徵廣漢楊厚。江夏黃瓊。厚既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遣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遂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亦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

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峴峴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皦皦者易缺。皦皦者易汙。者易汙。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樊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雪此言爾。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肯

通鑑卷之九

士

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入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李固為世大儒

四年。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

賢請
諸學校

左雄言
政治

孝廉限
年察舉

疏或牧兒莠豎薪刈其下。將作大匠翟
酺上疏請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壬申陽嘉元年。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為吏數
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
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
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
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今典城
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臣

通鑑卷之九

上

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
增秩勿移徙。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
之禁。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上
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請自今
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才
異行如顏淵子奇。自可不拘年齒。帝從
之。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
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
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

陳蕃等
應

兩書
北平

陸路
氏

使

屈。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
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

坐免。然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
行之。頃之。胡廣出為濟陰太守。與諸郡
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
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
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
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洛陽宣德亭
地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

通鑑卷之九

上

之士使之對策。李固對曰。陛下之有尚
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
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
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
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

乙亥四年。以梁商為大將軍。

辛巳永和六年。梁商薨。以梁冀為大將

軍。

壬午漢安元年。八月。遣杜喬周舉周栩

馮美樂已。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
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
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
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
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
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
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以害忠良
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
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
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
用也○杜喬至兗州表奏泰山太守李
固政為天下等一上徵固為將作大匠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
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
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
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
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
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諭嬰

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
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
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
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
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
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
也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
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
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爾今
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
還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是時
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
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章為冀州
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
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
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
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
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

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甲申 建康元年八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梁太后臨朝。

孝冲皇帝 名勰 帝之子

在位一年 壽三歲

乙亥 永嘉元年正月帝崩梁太后徵渤海孝王鴻之子續即皇帝位。年八歲。

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

黃門宦官為惡者。皆斥遣。天下咸望

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策免固。

孝質皇帝 名續 帝之子

在位一年 壽九歲

丙戌 本初元年四月令郡國舉明經詣

太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帝

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

將軍也。冀聞深惡之。夏六月冀使左右

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而崩。冀

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

猶臨朝聽政

通鑑卷之十九

七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十九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

漢紀

孝桓皇帝

名志。廟號。曾孫。河間王。開之子。

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六

梁冀雖除。五侯肆虐。賢人君子

忠憤激烈。卒成黨錮之禍。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其是之謂乎

丁亥建和元年。六月。光祿勳杜喬為太

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

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反。女。教。由是朝野

皆倚望焉。○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

策免。梁冀誣李固。杜喬。以為與妖賊劉

鮪反。羽。執。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

不許。冀遂收固下獄。死於獄中。冀使人

脅杜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

遂收繫之。亦死獄中。

己丑三年。朗陵侯相荀淑卒。淑少博學

有高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宗師

荀氏八

之。在朗陵蒞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

人。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膺性簡

亢。無所交接。唯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

為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

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辛卯元嘉元年十一月。詔百官舉獨行

之士。涿郡舉崔寔。諸公車稱病不對策

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

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

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知。為天下者自

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

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

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

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

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

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

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

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

達權救救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未達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鞭拊以木。勒其口也。音巨。執以救之。拊反。鞭居言反。轉音舟。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嘆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溫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奸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通鑑卷之二十
(致堂管見曰。崔寔之論。雖以矯一時之弊。然不知人主尚嚴。有司承望。刑辟深切。必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帝王之治。不聞其尚嚴也。傳所謂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者。非孔子之言也。豈有仁人為政。先致慢慢殘之弊。又從而濟之乎。五經孔孟之訓。未嘗有猛。臯陶

稱舜曰御衆以寬。仲虺稱湯曰克寬克仁。乾之君德曰寬以居之。孔子答子張曰寬則得衆。是則天地之常理。古今之通誼也。司馬氏所謂柔懦姑息。有罪不坐。犯法不誅。豈寬之理哉。所謂施恩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又豈仁之道哉。

丙申 永壽二年。泰山琅琊賊公孫舉等聚衆至三萬人。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

通鑑卷之三

年

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為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己亥 延熹二年。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

梁冀

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又遣客刺殺議郎郗尊。帝大怒。呼中常侍單超徐璜黃門令貝瑗。小黃門史左悺唐衡。定議誅之。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等五人為縣侯。世謂之五侯。○大司農黃瓊為太尉。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黃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為清詔使。案察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賊汙者皆望風解印綬。

通鑑卷之三

六

陳蕃下

通鑑卷之十

去○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閑。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帝悉以安車玄纁并云備禮徵之。皆不至。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千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帝既誅梁冀。權執專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帝從容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故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九月。以大鴻臚劉寵為司空。寵嘗為

劉寵史

李膺

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邪。余通反。人齎百錢以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郭泰博學善談論。初遊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與為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唯與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遊郡國。○孟敏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

孟敬堅
說不類

仇香化
陳元為
孝子

仇香化

李膺
有朝綱

去荷。其泰見而問其意。對曰。既已破矣。

視之何益。泰知其德性。因勸令遊學。遂

知名當世。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

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陳留仇香。至

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滿亭長。

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

香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

言。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與署香

為主簿。謂之曰。聞在滿亭。陳元不罰而

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香曰。以為鷹

鷂不若鸞鳳。故不為也。與曰。枳棘之林

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

以一月俸資香。使入太學。郭泰符融齋

刺謁之。因留宿。明旦泰拜之曰。君泰之

師。非泰之友也。

乙巳八年。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

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

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

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

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

氣。休沐不敢出宮。怪問其故。並叩

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頽

弛。而膺獨持風裁。反才代以聲名自高。士

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徵東

海相劉寬為尚書令。寬歷典三郡。溫仁

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

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

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

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丙午九年。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

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

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

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

家賓客互相讎。揣初奏遂各樹朋徒。漸

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

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即刀反以岑晁為功曹。晁音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於是二郡為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私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屢履到門。賈彪嘗為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止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之所生也。

皆名之為賈。○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救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互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誹訕。數見反。訕。所安反。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

聖旨
聖旨
聖旨

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

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

通鑑卷之十

十三

丁未。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諡等。○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膺等誠陛下授高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賊子之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書奏。霍諡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辯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有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慙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放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范滂往候霍諡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

通鑑卷之十

十四

平原

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傳知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

通鑑卷之二十

十一

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十二月丁丑。帝崩。實太后臨朝。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迎河間孝王曾孫宏立之。時年十二。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

陳蕃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一
題紀
孝靈皇帝名宏。肅宗玄孫。河間孝王曾孫。
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
宦官之禍。毒流縉紳。忠臣義士。駢首就戮。不免召外兵以除內難。於是虺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矣。
庚申。建寧元年。以竇武陳蕃胡廣參錄尚書事。○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

通鑑卷之二十一

一

官實
不實

以之號後

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推傳追反。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因一石顯。况今石顯數十輩乎。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曹節召尚書脅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捕收武等。武不受詔。執蕃送北寺獄殺之。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圍武。武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皇太后於南宮。於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臣二年。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爽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及宗慈。袁續蔡衍羊陟為

聖教
大

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暉。死康及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及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蕃。鄧王章為八尉。尉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實用事。復舉拔膺等。陳實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爽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群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

范滂
獄

黨人死
者百餘

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汝南督郵吳道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

通鑑卷之二十一

四

郭泰知
漢世之

孔聖一
門事元

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爾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為危言激論故能震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為衛尉卒年八十四○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翦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冶家傭人無知者黨禁未解而卒○初范

通鑑卷之二十一

平

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韓非子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音唐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溫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

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撩連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胡廣

石經

黨錮

熹平元年。三月。太傅胡廣薨。年八

十二。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

禮任極優。所辟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

李成並為三司。練達故事。明解朝章。故

京師謗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

有胡公。然溫柔謹慤。常遜言恭色。以取

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乙卯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

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

立于太學門外。

丙辰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

人者。或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

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

在塗泥。災異水旱。皆由於斯。帝省奏。大

怒。即詔收鸞下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

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

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丁巳六年。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

宣隆考
子除舍
人

子者數十人。詔除太子舍人。

庚午 光初元年二月置鴻都門學。其諸

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

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

士君子皆恥與列焉。○是歲初開西邸。

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十石。二十萬。四百

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

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或詣闕上

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則

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

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為侯

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

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

庚午 三年。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

上以問侍中任芝。藥松對曰。昔文王之

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四十里。人以為

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

為之。

致堂管見曰 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

亦可謂正矣。邪說之害。至五經語孟。

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乎

人。堯舜為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用。以

為名。湯武應天革命。而伐君者取。以

藉口。胤侯征羲和。而討不附已者。資

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廢其主者。說焉。

五就湯五就桀。非為利也。而求富貴

利達者。以為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

管叔。囚蔡降霍。非為已也。而手刃同

氣者。以為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

好貨。則捨克聚斂。不知紀極。曰召公

關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省耕

飲助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息。曰

歲不售與滯同。則置官高貨。而自為

市。有父之讎。忍恥不報。則曰春秋責

息兵。以華夏之尊。臣服仇虜。則曰文

王事昆夷。遂使詆訾儒術者。舉是為

笑曰。五經孔孟。殆亦姦宄之囊橐耳。彼樂松任芝之。所以欺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誚。至使六經孔孟之格言。為後人欺世取寵之資。不容不辯也。

桓典為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驄。祖。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甲子中平元年。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

通鑑卷之五

十

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衆共神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凡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角弟子唐周上書告之。有詔逐捕角等。角敕諸方俱起。皆著黃巾以為標識。故時人謂之黃巾賊。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帝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

教書人

曹操

通鑑卷之五

二

以為宜解黨禁。蓋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轉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雋討潁川黃巾。雋戰敗。會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雋偶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大尉橋玄異焉。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勸也。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曹操往造勸。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勸鄙其為人。不答。操乃却之。勸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操後為○盧植破

新張角

張角垂當拔之。宦官誣植抵罪。詔皇甫嵩討角。嵩與角弟梁戰。大破之。斬梁。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

乙丑

二年。崔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

小斬

可至千萬。新。居。悅。反。國。惜。之。也。

丁卯

四年。前大丘長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

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通鑑卷之五

十三

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輒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

己巳

六年。四月。帝崩。皇子辯即皇帝位。

年十四。何太后臨朝。封皇弟協為陳留王。宦官蹇碩欲誅大將軍何進而立協。

中軍校尉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乃白太后。太后不聽。紹等又為畫策。多

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

何進召外兵誅宦官

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

董卓請誅宦官

后。進然之。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何進召董卓。使將兵詣京師。卓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

通鑑卷之五

五

宦官殺何進

惡。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中常侍張讓段瑲詐以太后詔召進。斬進於嘉德殿前。袁紹及何苗聞進被害。乃引兵屯朱雀閣下。捕得趙忠等及諸宦者皆殺之。凡三千餘人。進兵攻省內。張讓等困迫。遂將

袁紹誅宦官

帝與陳留王出轅門。讓等投河而死。帝獨乘一馬。從雒舍南行。董卓聞帝在。迎於北芒阪下。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

董卓廢

卓卓廢

卓卓廢

更與陳留王語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

為賢有廢立之意遂脅太后廢帝為弘

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董卓率諸公

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

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伍瓊說卓

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卓從之於

是徵處士荀爽申屠蟠等復就拜爽平

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

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

日○董卓拜袁紹渤海太守袁術出奔

南陽曹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

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一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二

漢紀

孝獻皇帝上

名協字伯和
靈帝中子

在位三十一年 壽四十一

獻生不辰身播國屯於我四百

永作厲賓

庚午

初平元年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

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紹

屯河內曹操屯酸棗袁術屯魯陽東各

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

操曰夫畧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

苟非其人雖強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

○董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遂

燒焚官廟官府劫遷天子三月車駕入

長安○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討董卓

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前到魯陽與袁術

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

軍其子權即○幽州牧劉虞務存寬

卓如漢
天子

山東起
兵討卓

通鑑卷之二十二

劉備者
大志

政勸督農桑。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皆忘其遷徙焉。**辛未**二年。孫堅進屯陽人。與董卓戰大破之。堅進至雒陽。掃除陵廟。卓奔還長安。堅遂軍魯陽。○劉表時為荊州刺史。袁術使孫堅擊表。表遣黃祖逆戰。射堅殺之。○公孫瓚大破青州黃巾。威名大震。○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見瓚。瓚以為平原相備後為。○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待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平原主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

王烈勸

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此知其優劣。○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王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

操以荀
或為子

壬申三年。初荀淑有孫曰或。乙六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或聞曹操有才略。乃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董卓車服僭擬天子。司徒王允與司隸校

殺董卓

平黃巾

曹操

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使中郎將呂布持矛刺卓趣兵斬之百姓歌舞於道○青州黃巾寇兗州殺刺史濟北相鮑信等迎東郡太守曹操領兗州刺史追擊黃巾悉降之得精兵三十餘萬○董卓部將李傕郭汜等攻長安殺王允○袁術進據壽春遂領其州

癸酉四年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曹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進攻睢陵夏丘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公孫瓚攻劉虞殺之盡有幽州之地

四年為袁紹所滅

甲戌興平元年曹操之攻陶謙也平原相劉備將兵救之遂歸謙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

庶幾或悲反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遂領徐州○初孫堅生四男策權翊匡策年

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風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還焉

周瑜從

曹操

造七便推結分好分扶及堅死策年十七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到壽春見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為懷義校尉

乙亥二年曹操攻鉅野斬呂布將薛蘭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

通鑑卷之三

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操乃止○李傕郭汜爭權治兵相攻催迎帝幸其營遂燒宮殿官府七月楊奉董承等將兵送乘輿東歸乘輿居棘籬中

孫策威震江東

孫策說袁術曰家有舊恩在江東顧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兵以佐定天下術許之策渡江轉聞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威震江東

通鑑卷之五

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

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呂布襲下邳張飛敗走備降於布布復以備為豫州刺史布自稱徐州牧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雒陽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墻壁間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

曹操

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操乃將兵詣雒陽引董昭問計昭曰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之本志也遂遷都許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贏

通鑑卷之五

孫策

反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運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

起於祗而成於峻○劉備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

丁丑二年春。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強。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為也。○袁術稱帝於壽春。○始呂布因陳登

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叶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時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餓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戊寅三年。曹操攻呂布殺之。

己卯四年。袁紹擊公孫瓚滅之。○劉備叛曹操。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為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

庚辰五年。操欲自討備。諸將皆曰。袁紹方來而奔之東。紹乘人後。若何。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

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奔青州。歸袁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進軍黎陽。遣其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曹操北救劉延。顏良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初操壯關羽之

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言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孫策病甚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

通鑑卷之十二

十

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策卒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袁紹軍陽武曹操擊破之盡燔其糧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以示紹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八百騎度河走操追之不及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懷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六年曹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

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髀音不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壬午七年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夏五月薨紹有三子譚熙尚衆以譚長欲立之審配矯紹命立尚譚不得立自將軍屯黎陽

通鑑卷之十二

十

癸未八年袁譚袁尚治兵相攻時曹操擊劉表軍西平譚遣辛毗詣操請救操羣下多以為劉表強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

孫氏

甲申九年。曹操擊袁尚破之。尚與熙俱奔遼西。譚叛走南皮。追斬之。○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

丁亥十二年。初。琅瑯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微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反。必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

通鑑卷之二十二

十一

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江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德公常謂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鏡。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會

孔明勸
備取荆
反

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江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德公常謂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鏡。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會

通鑑卷之二十二

十一

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江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德公常謂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鏡。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會

劉備孔
明猶魚
水

曹操
荆州

荆州人
歸劉備

曹操
江陵

表卒子琮為嗣。九月，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操。○時劉備屯樊，大驚，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備將其眾去，過襄陽。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眾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反悉力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偏事危，力反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願，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至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往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

孫劉合
去操

曹操
江陵

主

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走。○曹操進軍江陵。○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請往說劉備，使撫表眾，共治曹操。會備南走，肅迎之於當陽長坂，謂備曰：「孫討虜敬賢禮士，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備用肅計，進往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詣孫權。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而面事之？」權曰：「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安能為之下乎？」

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執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敗。則荆吳之執強。鼎足之形成矣。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魯肅密言於權。

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瑜請得精兵五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執不兩立。君言當擊。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因撫瑜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卿與子敬。

也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為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通所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乃乘單舸往見瑜。代舸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聚蒙衝鬪艦。載燥荻枯柴。通船灌油其中。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

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騎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兵從華容道步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太半。操乃留曹仁徐晃守江陵。引兵北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蘇東坡曰。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技。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

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所忌。可以得志。孫權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執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李舜臣曰。舉江東之力足以抗天下之全師者。赤壁之戰為之張本也。當漢之季。曹操以陰賊。吮狼之資。潛移漢鼎。荊州之役。長驅數十萬衆。飄忽奮迅而下江陵。目中已無吳越矣。尚賴江東諸將。忠憤激烈。出而與劉豫州等合謀併力。一舉而焚之於赤壁之下。當此之時。老瞞褫魄。顛沛瀕死。義師之勝氣大振於江南。江東君相。儻能乘此之銳。蹶彼之困。命一二驍

將。間道銜枚。以要其歸路。而周瑜輩以大兵躡之。則彼衆可盡得而操可生虜。惜夫孫劉不知出此也。曹操既遁。荆楚既平。其意謂虎豹豺狼之屬。既已驅而出境。不當便足。於是關羽周瑜雜處南郡。劉豫州亦駐兵公安。聚三雄於荊州。而縱曹操於河南。則是曹操以荊州為餌。而漁天下也。嗚呼。以一荊州而繫三雄。遽至於顛輿。急轡而倒戈相攻。此何為哉。知此。然後知赤壁之役。所以不能遂入中原者。非江東土綿力薄之罪。而孫劉縱敵以爭荊州之罪也。且荊州之地。吳蜀之衝也。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衆。以向宛洛。則足以衝敵人之胃腹。孫劉於此。從而爭之固也。然愚以為孫劉之爭荊州。當爭於赤壁未勝之前。不當爭於赤壁既勝之後。何

則江東之師聯鑣並轡而才過襄鄧則荊州已為筌蹄矣奈何周瑜呂蒙之徒眷眷於此自赤壁既勝之後且戰且攻至荊州而遽止終不肯越荆襄一步以向中原今日借荊州明日索荊州今日奪荊州明日分荊州六七年間以一荊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度外此果何為者哉

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皆降之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二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三

漢紀

孝獻皇帝下

己丑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瑜屯據江陵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剴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曹操密遣蔣幹往

將幹說

通鑑卷之二十三

說周瑜幹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唐虞十五年。曹操下令曰。孤始於譙東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三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討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先反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實不可也。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履實禍也。○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

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開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周瑜詣京見權。乞與奮威權從弟俱進取蜀。劉璋而并張魯。魯據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超據瑜還與將軍掾襄陽以

賊操六子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道病。與權牋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可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初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魯力不

淨。自醉。○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

權以荆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初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通鑑卷之二十三

○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言譚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

辛卯十六年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據潼關操留子丕守鄴自將擊超天破之遂超奔涼州○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

法正說劉備取益州

璋不能用悒悒不得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以有為勸璋結劉備以討張魯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然之遣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黃權諫璋不聽法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益州土沃財富大業可成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

通鑑卷之二十三

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柰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璋往會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孫權達
鄭達案

壬辰十七年孫權作石頭城徙治秣陵

改秣陵為建業○董昭言於曹操曰自

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

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

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然處大臣之執

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

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元

錫備物以彰殊勲荀彧以為曹公本興

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

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

不悅及擊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輒

留或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或以疾

留壽春飲藥而卒或行義脩整而有智

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溫公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

冉有公西赤門人之高弟今尹子文

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

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

董昭請
加爵九

荀彧死
漢室

通鑑卷之二十三

六

通鑑卷之二十三

七

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

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

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

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

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

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

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

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

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

強化亂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

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

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

矣而杜牧乃以為彧之勸魏武取兗

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

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

代譬之教盜穴墻發匱而不與同絜

得不為盜乎臣以為孔子稱文勝質

則史尼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

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或口所言邪。用是貶荀。或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或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或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劉備在葭萌。龐統勸備襲成都。備遂進據涪城。

癸巳十八年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踰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權率衆

通鑑卷之五十二

八

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五月。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加九錫。○劉備進圍成都。時劉璋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備遷璋于公安。盡歸其財物。備領益州牧。

劉備攻益州

生子當如孫仲謀

（蘇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

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且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后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用。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其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操之不敵。天下之所共知也。言兵不若操之多。言地不若操之廣。言戰不若操之能。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義。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忠臣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亦難矣。

通鑑卷之五十三

九

劉備
用而主
賢士

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詣魏公操。諸葛亮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入蜀。依劉璋。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義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

通鑑卷之三

十

劉備
直百錢

備皆慶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成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歲。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

諸葛亮
以嚴治

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救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

通鑑卷之三

十

蔣琬
非百里才

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劉備以零陵蔣琬為廣都長。備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治。時又沉醉。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魏高書令荀攸卒。攸深密有智防。自

從操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常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乙未

二十年三月魏公操自擊張魯

初劉備在荊州周瑜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備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得罪於左右願加寬貸權不聽遣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

劉備不許孫權

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

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

○備已得益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荊

州諸郡備不許權遂置長沙零陵桂陽

三郡長吏關羽盡殺之權大怒遣呂蒙

取三郡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

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為諸軍節度

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會聞魏

劉備不許孫權

公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七

劉備不許孫權

月魏公操拔陽平張魯奔南山操入南鄭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耶

劉備不許孫權

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執自傾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張郃徐

晃等守漢中

丙申

二十一年五月進魏公操爵為王

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為太子○法正說

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

因此執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

守身遠北還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

將即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備善其策乃

率諸將進兵漢中○劉備屯陽平關夏

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

陳武等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急發

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

中益州咽喉連咽因反存亡之機會若無漢

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

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

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初健為太

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健為而洪

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

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

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己亥二十四年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

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

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衆拒

險終不交鋒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

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

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

其陳且闚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

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

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

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

中死者甚衆備明日自來至雲營視昨

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引軍還

長安劉備遂有漢中○七月劉備自稱

漢中王還治成都關羽自率衆攻曹仁

於樊仁使于禁龐德屯樊北八月大霖

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

高避水羽乘船攻之禁等窮迫遂降自

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言於操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魯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與權曰：「今

通鑑卷之二十三

七

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衆

呂蒙勸
襲關羽

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

盡赴襄陽。

操反

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

其空虛，則諸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

病篤，權乃馳檄。

胡秋反

召蒙還。蒙至蕪湖，

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

遠下？後不當可憂也。」羽矜其驍氣，陵轢

於人。

音渡，亦反。

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

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

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蒙曰：「羽素勇猛，

通鑑卷之二十三

七

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

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

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

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

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以代

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

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

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陳其

可禽之要。權遂發兵襲羽，令呂蒙為太

呂蒙
圖羽

孫權定
荊州

通鑑卷之二十三

大

保惜臨
周前年
得夫

州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卒年四十二
權哀痛殊甚呂蒙傳○權後與陸遜論周
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無人遂
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濤子敬因公
瑾致達於孤孤與安語便及大略帝王
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
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
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張子布秦
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駁
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
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
其一短不足以損其長也周公不求
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
此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
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太學問開益壽
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美發不
及之爾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
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

操
臣於曹

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道無拾遺。其法亦美矣。○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權遣校尉梁寓入貢。稱臣於操。稱說天命。侍中陳群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

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通鑑卷之三

平

溫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遠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群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道

追先志

通。以

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

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

明。行脩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

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

成於下。其忠厚清脩之士。豈惟取重

於縉紳。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污穢之

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

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義。未有若東漢

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

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

散。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縣縣不

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

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折廷

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

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

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

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

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

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頽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殘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我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衆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蒸民塗炭。大命殞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意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庚子二十五年魏文帝曹芳初元正月。魏王操至洛陽。薨。操知人善察。難眩

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操太子丕即王位。○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十月。漢帝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於魏王。王即帝位。改元黃初。大赦。奉漢帝為山陽公。追尊父操曰武皇帝。

右東漢自光武盡孝獻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歷年圖曰新室之末。民心思漢。如渴之望飲。饑之待哺也。是以諸劉奮臂

一呼而遠近響應。曾未朞年。元惡授首。更始入雒之初。天下已服矣。而素無人君之器。綱紀不脩。諸將暴橫。不旋踵而亡。固其宜也。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雄之志。昆陽之役。驅烏合之衆。掃滔天之敵。使海內幡然變而為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盜。一朝而散。皆希世之奇功也。至於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首取良吏卓茂。以為太傅。戒馮異。安集關中。不務以戰攻取勝。雖當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遠略矣。及天下已定。不失舊物。乃偃武脩文。崇德報功。勤政治。養黎元。興禮樂。宣教化。表行義。厲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恥。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寢弛。外戚專權。近習放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而徇國。

故雖衰而不亡。豈非建武永平之遺烈歟。至于桓靈。而紀綱大壞。廢錮英俊。賊害忠正。嬖倖之黨。中外盤結。鬻獄賣官。濁亂四海。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燔燒宮闕。肆行誅殺。外召董卓。以脅朝廷。於是虺蜴雖除。而虎豹入室矣。卓貪懷反殘忍。廢主遷都。州郡紛然。稱兵以討之。卓死而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哉。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一十四

漢紀

昭烈皇帝

名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孫中山靖王劉勝之後嘗奉密詔討曹操不克後曹丕篡漢遜正位于蜀

在位三年 壽六十三

辛丑

章武元年

紹興初二年

蜀中傳言漢帝

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

愍皇帝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以諸

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劉備即皇帝位

通鑑卷之十四

溫公曰天生蒸民其孰不能自治必

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

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

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

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

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命而

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

疆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

謂之霸故自古天子無道諸侯力爭

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

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

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

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

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

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

索

斯各反

虜北謂南為島夷朱氏代唐

四方幅裂朱邪耶入汴比之窮新運

曆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

通鑑卷之十四

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

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苟不能使九

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

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疆弱或時

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

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

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則

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

拓跋氏反拓跋滿

元魏也若以居中夏者為正邪則劉

正閏之說

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最爾之國外祖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議。確然使人不敢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通鑑卷之三十四
三
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作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一。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

時月日以識職史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辯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辯。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通鑑卷之三十四
四
胡氏管見曰。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辯。遂抑之不使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百餘年。固不詳先主之世數。而諸葛公去中山靖王。纔三百餘年。草

帳下
飛

廬傾蓋之時即稱先主為帝室之冑。豈憑虛無據而云爾耶。若秦始皇明為呂不韋之子。琅琊王廢顯者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係諸秦晉不韋而正之。乃推獎荀彧。寬宥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群盜。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蜀之主將。不少假借於孔明。此伐以入寇書之。亦獨何哉。

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五月。立夫

通鑑卷之二十四

五

人吳氏為皇后。子禪為太子。○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群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張反健兒。而今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且錄反帝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州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順

流拜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七月。帝自率諸軍擊孫權。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為大都督以拒之。○八月。吳孫權遣使稱臣于魏。甲辭奉章。并送于禁

吳漢相

通鑑卷之二十四

六

等還。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疆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以假中國之援。以擡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夫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

論吳蜀

孫權
吳王

江東將
相非久
下人

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魏主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遂受吳降。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邢貞至吳。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孫權傳註吳主遣中大夫趙咨入謝于魏。魏主不問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

趙咨稱
吳之美

吳漢相
拒

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魏主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來。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擿句而已。魏主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魏主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魏主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主面二年。魏黃初三年。吳大帝黃武元年。舊國一新。國一凡二。○五月。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帝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率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謫。古反且觀之。帝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

陸遜敗
漢兵

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向是猶虜更事嘗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教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斬張南馮習等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帝大慙悲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溼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帝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

入道經卷之十四

九

魏主知
漢敗

吳漢復
通

賈詡言
吳蜀難
謀

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初魏主聞漢兵樹柵反格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吳王侍子不至魏主怒遂伐之○吳王使使聘于帝帝遣使報之吳漢復通○癸卯三年帝譚建興元年吳黃武二年初魏主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緩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慕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執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七思謀也反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

入道經卷之十四

十

論其
顯命

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執也。魏主不納。軍竟無功。帝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為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

通鑑卷之五

十一

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四月。帝崩於永安。謚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留李嚴鎮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脩法制。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謹備
於吳

通鑑卷之五

十一

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泣三日。○八月。遣尚書鄧芝脩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立張氏為皇后。飛之女也。

甲辰建興二年魏初五年魏主丕大興軍伐吳。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

為水軍。親御龍舟至廣陵。時江水盛長。

魏主丕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魏主丕御龍舟。會暴

風漂蕩。幾至覆沒。乃旋師。

乙巳三年魏初六年丞相亮率眾討雍閭。參軍馬謖送之。六反亮曰。雖共謀

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

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

○七月。丞相亮至南中。所存戰捷。由越雋入斬雍閭。並獲收闔餘眾。以拒

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

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

諸葛七

縱七禽

表

亮出師

表

亮出師

表

亮出師

祗如此。即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

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

也。南人不復反矣。自是終亮之世。夷不

復反。○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譙循渦

入淮。十月。如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

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

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

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丙午七年。五月。魏主丕疾篤。立獻為太

子。丙辰。召曹真陳群司馬懿並受遺詔

輔政。丁巳。丕殂。太子獻立。

丁未五年魏明帝曹叡太和三月。丞相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

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

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

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

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

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

表

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鳥貊反。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

通鑑卷之二十四

五

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將反。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六月魏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戊申六年魏太和二年吳黃武七年初魏以夏侯楙鎮長安諸葛亮將伐魏與群下謀之魏延曰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于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比東方相合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本傳云實而魏始魏

通鑑卷之二十四

六

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

無備豫而卒聞亮出卒音朝野恐懼於

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

朝臣未知計所出魏主曰亮阻山為固

今者自来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

矣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

督之西拒亮○初越雋太守馬謖才器

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昭烈

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

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

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

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

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

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

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

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

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

恩若平生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

馬謖敗

通鑑卷之五

七

亮自責

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

戎事簡練民忘其敗矣○吳王使鄱陽

太守周魴遣人齎牋以誘揚州都督曹

休言欲以郡降休率步騎十萬以應魴

與陸遜戰於石亭大敗而還○丞相亮

聞曹休敗欲出兵擊魏群臣多以為疑

亮上言於帝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

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以先帝

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

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

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今賊適疲

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

也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

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

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

臣之未解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

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

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

亮請出

通鑑卷之五

大

音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哉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魏主召張郃于方城使擊亮魏主問郃曰遲待也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

斬雙

已酉七年魏太和三年四月吳王即皇

帝位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

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九月吳王

遷都建業

庚戌八年魏太和四年丞相亮以蔣琬

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兵食以相供

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

王業者也

辛亥九年魏太和五年二月丞相亮率

諸軍伐魏圍祁山以木牛運魏遣司馬

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等以禦之三

月懿留兵守上邽餘眾悉出西救祁山

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之東

懿敕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躡

亮後至於鹵城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

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

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困可止

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

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

亦行去矣懿不從故躡亮既至又登山

掘管不肯戰賈詡魏平曰公畏蜀如虎

柰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

懿使郃攻無當自柰中道向亮亮使魏

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

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糧盡退軍懿

遣張郃追之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

飛矢中郤右膝而卒

癸丑十一年魏青龍元年丞相亮勸農

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通鑑卷之二十四

至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四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五

漢紀 附魏吳晉三僭國年紀

後皇帝禪下

甲寅十二年魏青龍二年春二月丞相

亮率大衆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夏四月丞相亮至郿州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度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止五丈原諸將無

通鑑卷之五

亮屯田渭濱

事矣亮果屯五丈原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八月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從了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幘反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

亮食
事煩

諸葛亮
卒

死諸葛
走生仲

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亮反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亮曰：「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月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冷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歛軍，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墨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随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

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諸軍還成都，謚諸葛亮曰忠武侯。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執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

遺卷之五

三

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亮本傳又云：連年勦夷，未能成功，益慮變時，味非其所長。

（朱黼曰：孔明高卧南陽，自比管樂，時

人莫之許也。余切論之。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傳也。管樂之比。特主乎撥亂繼絕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耳。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要未可以差殊觀也。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躬耕南陽而吟梁父。同一隱晦也。聘幣三往而後起。枉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溝之恥。漢室未復。則為一己之責。同

通鑑卷之三

四

是自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之間。二國不以為間。就桀而復伐之。天下不以為叛。相太甲而復放之。復太甲而終相之。天下不以為專。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以為二。勸昭烈伐劉璋而迄取之。後世不以為貪。昭烈令輔後主。且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以為嫌。專國一十二年。後主不以為偏。果何脩而得此哉。孟子曰。伊尹

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豈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人哉。方孔明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不求聞達。顧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為天下大義。撥亂繼絕耳。其肯以天下動其心乎。其肯負其主以利其家乎。其肯為不義以利其身乎。

通鑑卷之三

五

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嘗以職位游散。怏怏反亮。亮無已。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左社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李平原
立恨亮

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

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帝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

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

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乙卯十三年魏青龍三年正月。魏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四月。以蔣琬為

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為尚書令。

丙辰十四年魏青龍四年三月。魏詔公卿舉才德無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兗

州刺史王昶魏應選。昶為人謹厚。名

其兄子白。默。白。沈。名其子白。渾。白。深。為

王莽成

劉邵考

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之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殺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丁巳十五年魏景初元年魏主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詔下百官議。崔林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杜恕曰。

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無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議久不決。事竟不行。

溫公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於踐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殺。考之於

通鑑卷之五

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群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為曲私欺罔之資也。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脩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故絲之治水。九載

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

七月。皇后張氏崩。

已未。延熙二年。魏景初三年春正月。魏

通鑑卷之五

九

主叡寢疾。司馬懿入見。叡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是日立齊王芳為皇太子。叡尋殂。

孫盛論曰。聞之長老。魏明帝沈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魏主芳嗣位。年八歲。加曹爽司馬懿侍

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辛酉四年

魏主曹芳正始二年魏欲廣田

畜穀於揚豫之間鄧艾以為古太祖破

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

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軍

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

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今淮此

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什二分休常

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溉

漚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

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

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暑

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

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

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癸亥六年

魏正始四年十一月帝以費

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魏宗室曹芳

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

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則

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敝也

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

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今魏尊

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

重或釋而不任臣切惟此寢不安席謹

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歷世

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

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

其民故傾危而莫之救也秦觀周之弊

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

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

以為蕃衛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觀

者為之寒心而始皇宴然自以為子孫

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故漢祖奮

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

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

易為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

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
不傾動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故
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為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
力。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
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蓋兆發高帝。
繫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
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徒動反武帝
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

通鑑卷之五

三

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與政事。
至于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
田常之亂。宗室王侯。或乃為之符命。頌
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
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
也。徒權輕勢弱。不能定耳。賴光武皇
帝挺不世之資。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
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
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於桓靈。閭官

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
下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
變為榛藪。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
逆。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
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子孫宗室。權
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
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
萬世之業。固冀以此論感寤。曹爽。爽不
能用。

通鑑卷之五

三

乙丑八年魏正始六年吳丞相陸遜卒。
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其衆。○八月。
皇太后吳氏崩。○十一月。大司馬琬尚
書令董允皆卒。以尚書呂義為尚書令。
時宦人黃皓便僻佞慧。帝愛之。及陳祗
代允為侍中。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操
弄威柄。終以覆國。

丙寅九年魏正始七年秋九月。帝以姜
維為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尚書事。

丁卯十年。魏正始八年。魏大將軍爽用

何晏鄧颺。丁謚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

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

不能禁。與爽有隙。稱疾不與政事。

戊辰十一年。魏正始九年。五月。費禕

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居於外。慶

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禕雅性

謙素。當國功名。略與琬比。○十一月。魏

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驎常侍

昭謀誅曹爽。

己巳十二年。魏嘉平元年。魏太傅懿

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奏

爽與何晏鄧颺。丁謚畢軌等陰謀反逆。

於是收衆裁訓。○颺謚軌。勝皆下獄。劾

以大逆不道。夷三族。○魏管輅之舅謂

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

行步。筋反。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

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條。魂不

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稿木。此

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魏何

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

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王弼之徒。

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

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

流。不可復制焉。○魏以太傅懿為丞相。

加九錫。懿固辭不受。○秋。姜維伐魏。攻

雍州。鄧艾禦之。維軍遂還。

庚午十三年。魏嘉平二年。吳主立少

子亮為太子。

辛未十四年。魏嘉平三年。八月。魏司馬

懿卒。以其子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

事。○十一月。費禕北屯漢壽。以陳祗守

尚書令。

壬申十五年。魏嘉平四年。吳

主殂。謚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姜維

負其才武。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

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

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况吾

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

功業以俟能者及禕死維得行其志乃

將數萬人出石管伐魏圍狄道

甲戌十七年魏主曹髦正元元年夏姜維

伐魏○九月魏大將軍師廢其主芳迎

高貴鄉公髦即皇帝位

乙亥十八年魏正元二年魏司馬師卒

詔以弟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丙子十九年魏甘露元年春正月以姜

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魏賜大將軍

昭袞冕之服赤舄副馬○秋九月姜維

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率數萬人出

駱谷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

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

論以諷之

戊寅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吳景五

月魏詔以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加九

錫○吳孫琳廢吳主為會稽王亮後魏

侯自迎立琅琊王休權子也

庚辰三年魏元帝曹奂景元元年正月魏

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

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

日當自出討之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

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自

外入逆與髦戰於南闕下太子舍人成

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太后下令罪狀

高貴鄉公廢為庶人使中護軍司馬炎

迎常道鄉公璜於鄴以為明帝嗣炎昭

之子也六月常道鄉公即皇帝位更名

辛巳四年魏景元二年八月大將軍姜

維伐魏洮陽鄧艾與戰破之○魏譙郡

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

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

向秀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

洛陽長驅而前。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劔閣。以拒姜維。維列營守劔閣。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里餘。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漢書艾以糧自裹。推反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艾大破之。斬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艾至成都。城北帝率太子諸王及群臣面縛與觀。詣

軍門降。姜維得帝敕命。乃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
右漢昭烈及後皇帝禪共四十二年。
歷年圖曰。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志。摧沮勍敵。因敗為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劉璋昧弱。侮而兼之。遂奄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公材雖中下。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黃用事。而面縛為虜。宜矣。漢二十六帝合四百六十九年。
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司馬懿父子除其煩苛。而布其恩惠。為之謀主。

而救其疾苦。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根本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鄧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預為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為扶風王。以顯歸命之寵。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鍾會內有異志。乃與瓘密白艾有反

狀

甲申

魏元興元年

吳主孫

正月魏詔

鍾會反

以檻車徵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眾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丁丑。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故漢帝。會眾兵作亂。格斬姜維。爭前殺會。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瓘遣兵襲艾。斬

艾父子。○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吳主休殂。皓即皇帝位。○晉王立炎為世子。

右魏五主共四十六年

歷年圖曰。漢室不綱。群雄糜擾。乘輿播蕩。莫之收省。太祖獨奉迎而相之。披荆棘以立朝廷。則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威明略。過絕於人。驅策賢豪。冀除姦宄。於是張繡屈膝。呂布授首。公路野死。本初覆亡。劉琮

傳古論
七風

獻地韓馬遁逃中原肅清戎狄請服

然則魏取天下於群盜非取之於漢

室也惜其狹中多詐猜忌賢能此海

內所以不盡服也及文帝受禪明帝

繼業內綏外禦不廢前功而明帝於

弥留之際為姦臣牽率嗣子幼弱寄

託非人曹爽驕愎黨太輕佻禍自內

興遂衰微不振以至易姓悲夫

乙酉
魏咸熙二年 晉世祖司馬炎泰始元年 吳甘露元年 是歲魏

亡晉代八月魏晉王昭卒太子炎嗣為

相國晉王○冬吳主徙都武昌○十二

月魏主禪位于晉王王即皇帝位○時

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

儉有司言御牛青絲紉斷劉以詔以青

麻代之○晉初置諫官以傳玄為之玄

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

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

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

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

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

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

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

是以猶敢有言晉主嘉納其言然亦不

能革

丙戌
晉泰始元年 吳寶鼎元年 吳主居武昌揚州之

民汙流供給汙反甚苦之陸愷上疏曰

武昌土地危險瘠确克各非王者之都

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

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觀之足明

民心與天意矣十二月吳主還都建業

戊子
晉泰始四年 吳寶鼎三年 詔河南尹杜預為黜

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

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微密疑心

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

官方愈偽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

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

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己丑

晉泰始五年
吳建衡元年

晉主有滅吳之志。以

通鑑卷之二十五

吳

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平聲者欲去皆聽之。滅戍邏即佐反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庚寅

晉泰始六年
吳建衡二年

四月吳以鎮軍大將軍陸抗都督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

陸抗
時政

事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去聲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非關右之地。鴻溝以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彊。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吳人刁玄詐增識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信之。大舉兵出華里。行遇大雪。兵士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聞之。乃還。

辛卯

晉泰始七年
吳建衡三年

十一月晉安樂公劉

禪卒。謚曰思。

壬辰

晉泰始八年
吳鳳凰元年

晉王濬為益州刺史。

初濬為羊祜參軍。祜深知之。時晉主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為伐吳宜藉上流。

羊祜
伐吳

吳主
吳主

羊祜
信使吳

之執。密表留濬復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大作舟艦。時作船木梯救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派梯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路。○八月，吳主徵西陵督步闡。闡世在西陵，猝被徵，自懼有讒，據城降晉。晉以闡為都督西陵諸軍事。吳陸抗討之，晉主遣羊祜救之，不克。抗遂拔西陵誅闡。

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不修德政，專為兼并之計。○晉羊祜歸自江陵，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刺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謫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

王衍
風俗

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直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晉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細利，○晉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統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詣祜論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甲午晉泰始十年晉以山濤為吏部尚書。濤典選十餘年，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縣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

吳陸抗
請守西

荆州非吾有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

丙申

晉咸寧二年
吳天監元年

十月，晉羊祜請伐吳。

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

通鑑卷之三十五

三

吳陸抗
請守西

險阻得全者，謂其執鈞力敵耳。若輕重不齊，疆弱異執，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今江淮之險，不如劔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伐，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

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平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如此

通鑑卷之三十五

三

軍不踰時，克可必矣。晉主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為憂。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紇尤以伐吳為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晉主意合。贊成其計。

戊戌

晉咸寧四年
吳天監二年
正月，晉羊祜面陳伐

平吳之
後當勞
聖慮

斷難
林

焚燒
家

吳之計。晉主善之。以祜疾。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歿。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為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十月。晉以衛瓘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凌雲臺。瓘陽醉。跪晉主牀前曰。臣欲有所啓。晉主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瓘於此不復有言。○十一月。晉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晉主焚之於殿前。敕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晉羊祜疾篤。舉杜預

築溪碑

漢書
代吳

自代乃以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晉主哭之甚哀。南州民聞祜卒。為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峴山。峴山在襄陽。胡反。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陸渢碑。
晉書 吳天紀五年。初。魏曹操分南匈奴為五部。以左賢王豹為左部帥。豹子淵幼而雋異。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為侍子在洛陽。王渾重之。齊王攸言於晉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晉主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後為五胡亂華之首。○晉益州

大舉伐吳

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疆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於是決意伐吳。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晉主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反枰歛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乃許之。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為外懼。豈非筭乎。○十一月。晉大舉伐吳。遣琅邪王伋反又出。

涂中。王渾出江西。王戎出武昌。胡奮出夏口。杜預出江陵。王濬出巴東。唐彬出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五

中央民衆
館藏書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六

中央民衆
學院圖書
館藏書

晉紀

世祖武皇帝

名炎，姓司馬，楚之孫。昭之子。世執魏政。取

魏之於

在位一十一年 壽五十五

庚子

太康元年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

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吳人於江

磯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

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濡作

通鑑卷之二十六

大筏

反房越

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

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

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

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

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庚申。濡

克西陵。壬戌。克荆門夷道二城。杜預遣

衛門周旨等帥騎八百。汎舟夜渡江。襲

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

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乙丑。杜預

吳所
尚甘虎

進攻江陵克之。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

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

綏撫之。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

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

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

夜一戰。以并疆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

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

也。遂指授群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主使

丞相張悌等帥衆三萬。渡江逆戰。大敗。

通鑑卷之二十六

王濬至西陵。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

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

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

也。濬大悅。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

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

象衆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

威勢甚盛。吳人大懼。分遣使者奉書於

渾濬。由以請降。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

王濬遣信要濬楚過論事。濬舉帆直指

王濬
建業

吳主皓

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潘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與觀詣軍門降

右吳四主共五十九年

歷年圖曰破虜堅以孤遠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蹂洛川汎掃陵寢有足多者討逆軍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以下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真英才也大帝承

通鑑卷之三十六

三

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辭之役決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奄有荆揚薄于南海傳祚累世宜矣侯官景帝皆明惠敢決有先世之風歸命驕懷蒲力反殘虐深於桀紂求欲不亡得乎

四月詔賜孫皓爵歸命侯○五月引見

歸命侯皓皓登殿稽顙上康譚反下陽果反帝謂

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

功澤

通鑑卷之三十六

四

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茲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其愧○王濬之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渾與濬爭功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宗黨強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王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吳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蘭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慙

江張安
不忘

去州郡
兵

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曾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潘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潘之屈。帝乃遷潘鎮軍大將軍。○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詔曰。昔在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潘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愧。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

郭欽論
從戎

吳平政

方帝桓

石崇開

欽上疏曰。戎狄彊獷。反。歷古為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辛丑二年三月。詔選孫皓官人五千人入官。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挿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而后父楊駿始用事。交通請謁。執傾內外。○通鑑卷之五十六
士。三年。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二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貽澳釜。始

之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愷怒。以為疾已之寶。崇曰。不足為恨。今還卿。乃令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

甲辰五年。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

六通鑑卷之六

正。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陞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救日滋。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庶謬之風滅。爭訟之俗成。臣竊為聖朝恥之。

劉毅論
中正八

蓋中正之設。於損政之道有八。高下遂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勳族。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置中正。妄以一國之重。曾無賞罰之防。又禁人不得訴訟。使之縱橫任意。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獲上聞。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寔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

六通鑑卷之六

皇孫明

品。棄魏氏之敕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也。○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適。反以婢官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帝裾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群臣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適明慧。故無廢立之心。

孝惠皇帝
名衷。字正康。
武帝第二子。

在位十七年 壽四十八

庚戌 永熙元年。四月帝崩。帝宇量宏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皇帝位。詔以太尉楊駿為太傅。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

賈后殺諸王

辛亥 元康元年。賈后凶悍多權略。每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傅駿所抑。遂搆駿以謀反殺之。廢太后。徵汝南王亮及衛瑾秉政。賈后復詔楚王瑋使殺亮及瑾。尋

通鑑卷之六

九

復殺瑋。委張華以朝政。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願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王戎與時浮沉

丁巳 七年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戎為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案。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戎祖

王衍晉清談

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多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嘆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

通鑑卷之六

阮咸等放達

非此人也。樂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子。備胡毋輔之。謝鯉。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為達。畢卓嘗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

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
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
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
為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
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弛廢
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習俗
已成。頤論亦不能救也。

已未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
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

通鑑卷之三十六

土

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水土。而
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
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
其彊也。以漢之高祖。而困於白登。孝文
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
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
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
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強暴為
寇。而兵革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

通鑑卷之三十六

土

場不侵而已。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
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
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
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
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
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
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耽習。侮其輕
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
衆庶。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
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反。逆而居封
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
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
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犬馬肥充。則有噬
齧。上。視制反。况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
其微弱。執力不逮耳。夫為邦者。憂不在
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
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
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

釋我華夏纖芥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帝為人懸騖上步降反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饑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執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執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今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裴頠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慙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

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褻裳而就之哉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官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康中永康元年賈后毒殺太子趙王倫孫秀等起兵殺后收張華裴頠青皆殺之石崇潘岳等皆遇害崇歎曰奴輩利吾財爾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
 崇不能暮遂皆族誅籍沒崇家
 十國永寧元年趙王倫篡位黨與超階越次者不可勝紀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齊王冏等起兵討倫殺之乘輿反正
 主成太安元年齊王冏既得志頗驕奢擅權中外失望顧榮張翰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吳古語落胡反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

劉王相

即引去○河間王顯成都王穎等起兵討齊王問殺之

甲子永興元年漢高祖劉元興元年

年一歲借國以成都王穎為皇太弟

○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淵子聰驍勇絕人

號古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

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為積弩將軍淵從

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

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

降同編戶今吾眾雖衰猶不減二萬柰

何歛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

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

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

邪之業此其時也乃相與謀推淵為大

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

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東廩公騰起

淵說穎曰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

淵說穎曰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

劉淵

難二賢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

為北單于丞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

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眾五

萬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眾淵謂

群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

漢氏之甥乃建國號曰漢即漢王位○

十月李雄即成都王位李特子前年○

帝既還洛陽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太弟

穎不得復預事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

第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十一月

張方劫帝遷都長安

丙寅光熙元年漢元熙三年東海王越

起兵討張方收成都王穎殺之○成都

王雄即皇帝位國號大成○十一月帝

崩太弟即皇帝位懷帝始遵舊制於東

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群官論衆務考

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

帝之世矣

孝懷皇帝名熹武帝弟

在位六年 壽三十

琅邪王

丁卯

永嘉元年

漢元熙四年

以琅邪王睿為

安東將軍都督揚州鎮建業睿以安東

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

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

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胡計導

使睿乘輦反具威儀導與名勝皆驛

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于道

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

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

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

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

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

軍祭酒卞壹為從事本反王導說睿謙

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淨為政撫綏新

舊故江東歸心焉○十一月以王衍為

司徒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

睿收用
江東人

王衍三

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

荊州都督族弟敦為青州刺史語之曰

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

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

戊辰二年漢永昌元年三月詔封張軌為西

平公○漢主淵即皇帝位以其子聰為

大將軍族子曜為龍驤音大將軍

己巳三年漢河瑞元年初何曾侍武帝宴退

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

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

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

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

曾曰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石勒寇

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以張賓為謀主

并州諸胡羯多從之

庚午四年漢烈宗劉聰元年七月漢主淵寢

疾以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淵卒聰

即帝位○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

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既而卒無至者

卒

五年漢嘉平元年東海王越薨王

衍等奉越喪還葬東海石勒帥輕騎追之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官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官情邪

小勸
王衍
天下

通鑑卷之六

九

破壞天下非君而誰○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主弼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先至洛陽以外繼不至停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王彌始安王曜繼至呼延晏自宣陽門入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

漢兵都

江東百

五曜入

實足謀

王導江

新亭流

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反陶侃皆與焉○八月漢主聰遣始安王曜等攻長安克之以曜為車騎大將軍鎮長安○安定太守賈疋與馮翊太守索綝謀興復晉室乃共帥眾向長安劉曜與疋等戰於黃丘曜眾大敗於是疋等兵執大震迎秦王業入於雍城○周顗奔琅邪王睿睿以顗為軍諮祭酒前騎都尉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羣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慨然反然變色曰當共勸力王室

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奔於平陽秦王業自雍入于長安○九月賈疋等奉秦王業為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南安赤亭羌姚弋仲東徙榆眉戎夏極負從之者數萬○鎮東將軍顧榮前太子洗馬衛玠皆卒玠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

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怒之色

孝愍皇帝

名業武帝孫吳王晏子

在位四年 壽十八

癸酉建興元年

漢嘉平三年

春正月漢主聰宴群臣於光極殿使懷帝着青衣行酒

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泣聰惡之二月聰殺珉雋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四月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即皇帝位以趙允為左僕射索瑗

為衛將軍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唯慕容廆五罪政事脩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初范陽祖逖他屠反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

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反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膺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師糾合驍健言於膺

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

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膺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音鎧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

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

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乙亥

三年漢建元

詔進拓跋猗盧爵為

代王

後魏

○陶侃為廣州刺史。侃在廣

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甕反暮運

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

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

丙子

四年漢麟嘉

八月。漢大司馬曜逼

長安。九月。曜攻陷長安。帝乘牛車。肉袒

銜璧與櫬。出東門降。曜焚櫬受璧。還帝

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

子寶論曰。世祖武皇帝。仁以厚下。儉

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掩唐虞

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于時有天下

無窮人之謗。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

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

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

具瞻之責。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國政

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

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戎羯

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托付

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

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

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所以能

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

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

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

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之不

貳之老。風俗滯僻。恥尚失所。學者以

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

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蕩為通。而

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

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

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

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

皆名重海內。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

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
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由。察庾
純賈克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
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
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
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
之論。而觀寵賂之彰。民風國敎如此。
雖以中庸之君。守文之主。治之猶懼
致亂。况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

通鑑卷之六

五

帝承亂得位。羈以強臣。愍帝彝播之
後。徒守虛名。天下之敎既去。非命世
之雄才。不能復取之矣。
歷年圖曰。武帝既遷魏祚。帝卷金吳
纁。禹舊服。恃其治安。荒于酒色。以開
基之始。不為遠圖。崇尚浮華。敗弃禮
法。惠帝昏愚。不辨菽麥。譬之萬金之
寶。委之中衢。無人守之。安得不為它
人有乎。禍生於閭閻。成於宗室。骨肉

相殘。而胡羯氏羌。鮮卑爭承其弊。剝
裂中原。罄醢生民。積骸成丘。流血成
淵。幾三百年。豈不哀哉。

通鑑卷之六

五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六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七

紀

中宗元皇帝

名廢宣帝曾孫
郡王說之子

在位六年 壽四十六

丁丑建武元年

漢麟嘉二年
張寔稱建興五年
凉元公

大國一并成小國一
凡三晉國琅邪王即晉王位

大赦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是

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

朝諳練舊事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樂

凡有疑議皆取決焉○劉琨段匹碑

反相與歃血同盟
洽反期以翼戴晉室

○十一月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為喪

亂以來庠序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

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今王業

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

化王從之始立太學○漢主聰出敗以

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

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

老有垂泣者○十二月聰饗群臣于光

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

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

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愍帝

遂遇害於平陽

大興元年

漢主劉曜
光初元年三月愍帝凶

問至建康王斬裴居廬既而即皇帝位

大赦改元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

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大陽下同萬物蒼

生何由仰照帝乃止○漢主聰卒太子

祭即位為靳準所殺丞相曜即皇帝位

石勒進爵為趙王

已卯二年

漢政號趙光初二年
高祖石勒元年
舊大國一

漢王曜還都長安改

國號曰趙以單于為祖○石勒始與曜

絕自稱趙王

後趙也

庚辰三年

趙光初三年
後趙二年祖逖鎮雍丘數

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逖者

祖
趙
趙
中原

王
與
馬
共
天
下

甚多。境土漸蹙。七月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農桑。撫納新附。雖賤者皆結以恩禮。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逖牙門童建殺蔡內史周密降于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遠境之間。稍得休息。○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真推分。

祖
趙
趙
中原

王
敦
反

王
敦
反

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四年趙光初四年七月。以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幽冀六州諸軍事。鎮合肥。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未統之意甚快快。反於兩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十月。以逖弟約為西平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十一月。以慕容廆為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封遼東公。廆立子皝。胡廣反為世子。○士季永昌元年趙光初五年王敦將作亂。謂謝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遂舉

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傳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

通鑑卷之二十七

五

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外。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

王導求
敏於周

族。帝既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三月。以導為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顗為尚書左僕射。王邃為右僕射。○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眾攻石頭。協隗俱敗。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以敦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呂猗說敦曰。猗於周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眾。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收顗及淵殺之。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敦竟不朝天子。而還武昌。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

百官見
王敦

敦殺周
顗戴淵

通鑑卷之二十七

六

祖逖復
取河南

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十一月帝憂憤成疾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太子即皇帝位

永嘉陳氏曰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嗟夫是亦其勢然也夫以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人之情輕於用人之所有重於用己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昔漢高帝資三尺之劍五載而成帝業何其銳也蓋高帝崛起豐沛之微無寸土為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驅非己之民食非己之粟而收非己之城邑故得以肆意而為之降數十郡而喪之不恨也捐數

千里以授三將不惜也睢水之圍榮陽之脫濱於死而不衰也以匹夫而爭天下其幸而集則帝王不幸而不集吾如彼何哉高帝亦不得不勇為之矣晉元之南渡也撫江都之勝兼吳會之饒亦足以奮矣而沒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惴惴然惟恐其用之而併失之也故曰是亦其勢然也

三代之後中興之功莫易於光武豈光武獨能也哉蓋其勢亦高祖之勢而光武亦以高帝之道用之也

肅宗明皇帝名紹字道武

在位三年壽二十七

甲申太寧二年趙光初七年五月王敦

疾甚矯詔拜王應無子以應為子為武

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為驃騎大將軍

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

王敦
孫

討王敦

王敦

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屬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司徒導聞敦疾篤，率子弟為敦發哀，衆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以王含為元帥，以誅姦臣溫嶠等為名。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因之復卧。敦尋卒。敦黨悉平。有司發王敦瘞，出尸焚其衣。

陶侃

何頭本

冠跽而斬之。趙光初八年五月，以陶侃為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荆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歛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初晴，廳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七月，帝崩，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強。誅翦逆臣，克復大業。太子即皇帝位，生五年矣。太后臨朝，稱制。以司徒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壺參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

顯宗成皇帝 名衍明 帝長子

在位十七年 壽二十二

丁亥 咸和二年 趙光初十年 後趙九年 十月 庾亮

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下壺溫嶠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於是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峻遂不應命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使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

以兵會峻

戊子 三年 趙光初十一年 後趙太和元年 蘇峻帥眾二

萬人濟自橫江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乃悔之峻攻清溪柵下壺帥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僧寺署庾亮

峻兵入

庾亮溫

蘇峻

帥眾將陳于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眾皆棄甲走亮奔尋陽峻兵入臺城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祖約為侍中大尉尚書令峻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四月庾亮溫嶠將起兵討峻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即戎服登舟晝夜而進溫嶠有眾七千灑泣登舟都督在廣陵城孤糧

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眾入赴國難將士爭奮嶠等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四方兵起乙未逼遷帝於石頭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馬蹶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齊割之焚其骨 力 三軍皆稱萬歲餘眾

石勒殺
劉曜

新蔡遷

王導諫
遷都

大潰峻司馬任護等共立峻弟逸為主
閉城自守趙胤遣將擊祖約于歷陽約
奔後趙○後趙中山公虎擊趙主曜
大破之曜濟自大陽圍石生於金墉襄
國大震○十一月後趙王勒自將救洛
陽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遂殺曜

已丑四年趙光初十二後趙太和二年
是歲趙亡大一

正月趙太子熙帥百官奔上邽關中
大亂將軍蔣瑛卒恕據長安遣使降于

遷都卷之七

主

後趙○二月諸軍攻石頭西軍獲蘇逸
斬之○群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司徒
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
似不如是導有慚色○是時官闕灰燼
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
之豪欲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
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
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
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

石勒即
位

石勒比
高亮

漢書
漢書

且此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
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
以靜群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
庚寅五年趙建平二月後趙群臣請後
趙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
皇帝事

壬辰七年趙建平正月趙王勒大享群

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
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

遷都卷之七

主

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
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
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廢死誰手大
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反如日月皎
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
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群臣皆頓首稱
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
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
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

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癸巳 八年趙建平四年五月。遼東慕容廆卒。

廆五世子世子銑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

甲午 九年趙主弘元年七月。趙主勒卒。太子弘即位。

即位。其弟期謀作亂。因班夜哭弑之。期即皇帝位。

期後為漢王壽所弑。○加庾亮征西將軍。假節督江荆豫益梁雍六

州諸軍事。鎮武昌。亮辟殷浩為記室參

軍。浩與豫章太守褚裒丹陽丞杜乂。皆

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

尤為風流所宗。相與嘗謂裒曰。李野有

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

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

矣。○十一月。趙丞相虎廢趙主弘為海

陽王。自稱居攝趙天王。○王導辟太原

王濛為掾。王述為中兵屬。述性沈靜。每

坐客辯論蜂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

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

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

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

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

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九月。趙王虎遷都于鄴。

戊戌 咸康四年趙太祖石虎建武四年

五月。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外

諸軍事。都鑒為太尉。庾亮為司空。是時

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廷之權。既據上

流。擁強兵。趨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

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

汚人。○代王騎槐卒。弟什翼犍即代王

位。雄勇有智略。國人附之。於是東自瀛

州。西及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

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慕容皝即

位。自稱居攝趙天王。○王導辟太原

王濛為掾。王述為中兵屬。述性沈靜。每

坐客辯論蜂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

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

燕王位

己亥五年

趙建武五年

七月王導薨導簡素

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

壬寅

八年趙建武八年

五月帝不豫帝二子

皆在襁褓庾冰說帝以國有疆敵宜立長君請以同母弟琅邪王岳為嗣帝許之○六月帝崩琅邪王即皇帝位

帝崩

通鑑卷之二十七

主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七

中央書院藏書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八

紀

康皇帝

名岳字山同成帝母弟

在位二年壽二十二

癸卯

建元元年

趙建武九年

庾翼薦桓溫於

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面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時杜乂殷浩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

通鑑卷之二十八

一

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尚長山令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常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翼請浩為司馬浩不應翼遣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蒙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

敘浩隱居不仕

庾翼

甲辰二年。趙建武十年。漢主李勢太和元年。○九月帝

崩。太子即位。時方二歲。太后褚氏臨朝

稱制。何充加侍中錄尚書事。

孝宗穆皇帝。名昶。字彭祖。康帝太子。

在位十七年。壽十九。

乙巳永和元年。趙建武十一年。燕王慕容暉新以會稽王昱為撫

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以徐州刺史桓溫

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

丙午二年。趙建武十二年。以殷浩為揚

州刺史。浩固辭。會稽王昱遺浩書曰。足

下去就。即時之廢興。若深存挹退。苟遂

本懷。吾恐天下之事去矣。浩乃就職。○

五月。西平公張駿薨。世子重華自稱涼

州牧。西平公假涼王。○安西將軍桓溫

伐漢。季氏據蜀稱漢。拜表即行。

丁未三年。趙建武十三年。是歲漢二

月。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漢王執悉衆

出戰。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

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執送降文於溫。

尋與櫬面縛詣軍門。溫解縛焚櫬送執

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舉賢旌善。蜀人

悅之。

戊申四年。趙建武十四年。四月朝廷論平蜀之

功。乃加溫征西大將軍。封臨賀郡公。溫

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

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

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

與溫浸相疑貳。○十一月。燕王鈖卒。反。

世子雋即位。

己酉五年。趙太寧元年。正月。趙王虎即皇帝

位。既而病卒。太子世即位。彭城王遵廢

世為籙王。尋殺之。遵即位。以武興公閔

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閔言於遵曰。蒲洪

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

非復國家之有。遵從之。罷洪都督。洪怒

出戰。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

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執送降文於溫。

尋與櫬面縛詣軍門。溫解縛焚櫬送執

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舉賢旌善。蜀人

悅之。

戊申四年。趙建武十四年。四月朝廷論平蜀之

功。乃加溫征西大將軍。封臨賀郡公。溫

褚裒
城之捷

歸枋頭遣使來降○六月桓溫聞趙胤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群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

通鑑卷之六

四

蔡謨言
度德量力

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材略踈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步將王龕音堪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陂龕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裒退屯廣陵詔命裒還鎮京口時河北大亂遺民三十

東敗還

趙大敗
號絕

餘萬口渡河來歸會裒已還威勢不接不能自拔死亡略盡○十一月趙武與公閔執趙主遵殺之○秦雍流民相率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為主衆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斬關出奔枋頭符堅之祖庚戌六年趙主石祗永寧元年舊大國主大國燕小國三國新正月趙大將軍閔即皇帝位改國號魏復姓冉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帥

通鑑卷之六

五

符健入
長安

衆五萬擊洪洪迎擊破之洪自稱大都督三秦王改姓苻氏○三月洪卒世子健代領其衆○十一月符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使詣建康獻捷并修好於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

辛酉

七年趙主苻堅始元二年是歲趙

符健即
秦王位

天王位國號大秦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

桓溫謀北伐

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溫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勳。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溫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司馬高崧言於會稽王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為昱草書。溫即上疏。惶恐謝罪。回軍還鎮。

王八年魏永興三。秦皇始二年。是歲主慕容廆元。豐元年。

浩上疏請出師許洛。詔許之。浩之北伐也。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不聽。○四月。燕滅魏。○十一月。燕王

伐殷浩北

姚襄降而復反

僞即皇帝位。徙都鄴。○姚弋仲卒。子襄帥衆來歸。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秦九年秦皇始三。燕元璽二年。姚襄屯歷陽。敕

浩惡其強盛。屢遣刺客刺之。十月。浩北伐。以襄為前驅。襄反攻浩於山桑。浩大敗。

敗

張祚自稱涼王。揚州刺史殷浩連年北

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桓溫統步騎四萬伐秦。進至霸上。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少好學。個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

通鑑卷之六

七

王猛門
猛世

桓溫
溫世

桓溫
溫世

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

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

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

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

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

渡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

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

軍謀祭酒。○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

秦人悉芟麥。溫軍乏食。六月。從關中三

千餘戶而歸。秦兵追擊之。溫軍屢敗。

乙卯十一年秦主苻生壽元燕元六

月秦主健卒。太子生即位。

丙辰十二年秦主苻生壽元燕元六

北伐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

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

得不任其責。○八月。溫至伊水。姚襄撤

圍拒之。溫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眾

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

溫克
陽

秦克
秦

存堅得
王猛

于洛陽北山。周成帥眾出降。溫屯故太

極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謁諸陵。有毀

壞者修復之。以二千人戍洛陽。衛山陵。

執周成以歸。姚襄奔平陽。襄後欲圖關

其敗為秦所殺。弟十月燕大司馬恪

圍段龕於廣固。十一月。龕面縛出降。恪

撫安新民。悉定齊地。

丁巳升平元年秦主苻生壽元燕元六

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群臣得保

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

薛讚權翼善。讚翼密說堅曰。主上猜忌

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

下而誰。願早為計。勿使它姓得之。堅以

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里舍有王猛

者。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

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

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

明也。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

孫二

桓溫傳
慕容恪

通鑑卷之六

十

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戊午二年秦永興二年九月秦大旱堅

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

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早不為灾

王猛日親幸用事

庚申四年秦甘露二年正月燕王

雋疾篤召大司馬太原王恪授遺詔輔

政而卒太子暉即位○朝廷初聞燕主

雋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

傲傲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

禍發之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

早圖之堅然之堅與呂婆樓即麾下三

百人鼓譟而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

生猶醉寐堅兵引生置別室廢為越王

尋殺之堅乃去皇帝號稱大秦天王○

十一月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

免左丞相程卓官以王猛代之堅舉異

才脩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

謝安不仕

王何傳
慕容付

通鑑卷之六

十一

尚在憂方大耳○謝安少有重名前後
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
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
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年
四十餘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大
喜深禮重之

晉國五年秦甘露三年五月

帝崩無嗣琅邪王丕即皇帝位○范甯

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

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

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

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

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

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

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

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

罪大也○十二月秦王堅命收伯守宰

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

秦王傳

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計不行。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

哀皇帝 名丕。字子齡。成帝長子。

在位四年 壽二十五

壬戌 隆和元年 秦甘露四年 建熙三年 正月。桓溫

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

通鑑卷之六

主

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散騎常侍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憂。實為交切。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蹙於空荒之地。提挈

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國家之所宜深慮也。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乃止。

癸亥 興寧元年 秦甘露五年 建熙四年 五月。加桓

通鑑卷之六

主

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溫以王坦之為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郝超為參軍。王珣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為之語曰。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與謝玄皆為溫掾。及以溫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旌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玄葬之子也。

甲子 二年 秦甘露六年 建熙五年 五月

王述不為虛讓

月以揚州刺史王述為尚書令。王述每授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所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三年。帝崩。琅邪王奔即皇帝位。三月。燕大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克之。引兵略河南諸城。盡下之。

帝奔字延齡。成帝太子也。後為桓溫廢。為海西公。史曰廢帝。

通鑑卷之六

十四

在位六年 壽四十五

丁卯

太和二年

秦建元三年。燕建熙八年。

燕太原王

恪疾病。暉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己巳**四年秦建元五年。燕建熙十年。四月。大司馬桓溫帥步騎五萬伐燕。時恪已死。諸將不能抗。燕王暉乃求救于秦。王猛密言於

桓溫伐燕

溫軍敗

堅曰。燕雖疆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溫數戰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吳王垂自帥八千騎追之。及溫於襄邑。大破

通鑑卷之六

五

慕容垂

之斬首三萬級。秦將苟池邀擊溫於燕。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溫收散卒屯于山陽。溫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為庶人。燕吳王垂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忌之。垂與子弟姪俱奔秦。初。堅聞大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然後還卿本鄉。

王猛請
除慕容

晉書

通鑑卷之八

七

世封幽州。不亦美乎。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辟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乃以垂為冠軍將軍。○秦王堅遣王猛梁成。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大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斑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

庚午

五年 秦建元六年。燕建興十一年。是歲燕亡。大。小。二。凡。三。備。

正月。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築以洛陽

秦破燕

通鑑卷之八

七

降秦。六月。秦王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將步騎六萬以伐燕。八月。燕王暉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猛克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燕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九月。秦王猛進兵潞州。太傅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久制之。猛陳於渭源。而誓之。衆皆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秦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十一月。秦王堅自帥精銳十萬赴鄴。戊寅。燕散騎侍郎餘蔚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主暉與上庸王評等奔龍城。秦王堅使遊擊將軍郭慶追及

與燕必中

於高陽執以詣秦王堅。堅哀而釋之。令還官。帥文武出降。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十二月。秦王堅遷慕容暉及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燕故大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而秦滅之。不及十五年。必復為燕有。

太宗簡文皇帝 名昱字道萬

在位二年 壽五十三

帝末咸安元年 秦建元七年 正月。秦王堅徙

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於關中。廢

烏桓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澠

池 城音弗。音免。 ○十月。大司馬溫恃其材略

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

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溫欲先

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

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參軍郝超

郝超勳

溫廢立

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勲。不足以鎮愜民望。溫曰。然則柰何。超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素有志。深以為然。遂與之定議。○十一月。溫自廣陵詣建康。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以會稽王昱統承皇極。即皇帝位。溫威執翕赫。侍中謝

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

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於是詔

進溫丞相。大司馬。留京師輔政。溫固辭。

仍請還鎮姑孰。○十二月。大司馬溫奏

東海王宜依昌邑王故事。乃封海西縣

公。溫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

帝位 古甲 ○二年 秦建元八年 七月。帝崩。太子即皇

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

王猛治

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矣。

通鑑卷之二十八

下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八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九

晉紀

烈宗孝武皇帝名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

在位二十四年，壽三十五。

癸酉，寧康元年秦建元九年二月，大司馬溫

桓溫入朝

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

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

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

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

坦之倒執手版

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

者皆戰懼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

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從之笑語移日，鄰

起常為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起

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鄰生

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

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

月，溫有疾，還姑孰。溫以世子熙才弱，使弟冲領其衆。俄頃，薨。冲稱溫遺命，以少

子玄為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冲既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時權冲不從○秦兵入寇梁益遂取成都

甲戌二年秦建元十年二月詔謝安總中書

謝安恭切不發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王坦之屢以書苦諫之

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安不能從

乙亥三年秦建元十一年六月秦清河武侯王

猛寢疾上疏曰伏惟陛下威烈震乎八

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

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

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

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淵伏惟

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

○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

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

王猛勸切圖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

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言終而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

丙子太元元年秦建元十二年○是五月涼公張天錫荒於酒色不親庶務人情憤怨秦王堅遣苻萇姚萇將兵滅之

涼州郡縣悉降○十月秦王堅遣唐公

洛將兵十萬擊代代王什翼犍奔陰山

之北部眾逃潰國中大亂其孫珪尚幼

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堅分代民為

二部使劉庫仁劉衛辰統之

丁丑二年秦建元十三年是時朝廷方以秦寇

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

謝安以兄子玄應詔却起聞之歎曰安

之明乃能違眾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

所舉

己卯太元四年秦建元十五年謝安為宰相秦

人屢入寇遣兵失利眾心危懼安每鎮

秦滅

秦滅

謝安

謝安過
王導

之以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
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七年秦建元秦王堅會群臣于太

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

定唯東南一隅未沾王化今略計吾士

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

如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

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

越曰今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

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

曰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

何險之足恃乎且築室道旁無時可成

吾當內斷於心爾陽平公融曰今伐晉

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

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晉未

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

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

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

秦謀
八寇

符融
伐晉

通鑑卷之五十九

四

秦入寇

八年秦建元秦王堅下詔大

舉入寇○八月堅遣陽平公融督後將

軍張蚝冠軍將軍慕容垂等步騎二十

五萬為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

將軍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

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

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

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

望前後千里詔以謝石謝玄帥衆八萬

拒之秦兵到潁口兵既盛都下震恐玄

謝玄
拒秦

通鑑卷之五十九

五

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反上與親朋畢集。與玄圍碁賭墅。安甚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關。西藩宜留以為防。」冲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開將略。」

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社矣。○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序先為襄州刺史。為秦所執。來說謝石等。使降序。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

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資。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勅果何謂弱也。」憚然始有懼色。音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

淮流之捷

風鶴皆師

騎感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眾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堅中流矢單騎走。

李舜臣曰。蜀漢之中。古未有興王之迹也。而漢高祖起自南鄭。以取關中。樊鄧之間。古未有中興之迹也。而漢光武起自南陽。以定河北。而况江東之地。首起西陵。尾接東海。其兵之犀銳。足以破秦兵於鉅鹿。其財之富厚。足以復唐祚於靈武。然自吳以下。國

六朝不
能一

於江東者。凡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桓溫有灞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到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之有洛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十者。皆起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其剋敵制勝之功。亦奇矣。然終不能渡江而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便

於守而不便於攻。蓋江東之人。知有江東而不知有天下也。向使六朝君臣。素有并吞之志。先定規模於未勝之前。而進乘機會於既勝之後。則千乘萬騎。起自江東。而入中原。蓋可以鞭撻四夷。坐制六合。誰謂江東之地。土綿力薄。而不足以舉天下也哉。惟其平居暇日。初未嘗有進取之心。而預為必復中原之計。是以一旦欲乘

機會而倉皇失措。竟不能成混一之功。且苻堅養兵於秦中。幾三十年。一旦驅之南下。欲以并吞吳會。顧謂大江之流。投鞭可斷。志則誇矣。而兵始一交。全師潰散。相與枕藉於淝水之中。晉之君臣。嘗試睥睨一世。此乾坤何等時邪。挽吳江之水。以洗關河。嵩洛之腥穢。其不在茲時邪。奈何徘徊於兗豫之間。竟不能過關踰鄴。以圖

通鑑卷之五十九

混一。而乃今日運米於枋頭。以濟苻丕之饑。明日率軍於關陝。以為苻堅之助。夫淮淝百萬。志欲何為。幸其天敗。糧盡力困。不奮兵以勦除之。乃舉國之大。餽付之。相忘之域。豈不深可惜哉。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以復

燕祚。此時不可失也。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若底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反。齒之折。○秦主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

通鑑卷之五十九

十一

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垂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垂勇略過人。世家東夏。顧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鷹則附人。每聞風颺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

慕容垂

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秦乞伏國仁反於隴西，衆至十餘萬。慕容垂至安陽，長樂公不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

通鑑卷之九

十三

甲申

九年秦建元二十年後秦太祖苻丕其

白省元年秦建元二十年後秦太祖苻丕其

稱燕王。遣田山如鄴，告慕容農等，使起

兵相應。以弟德為車騎大將軍，封范陽

王。帥衆二十餘萬，長驅向鄴。慕容農起

兵於列人。衆至數萬。長樂公丕使石越

將兵討之。農大敗秦兵，斬越。於是人情

騷動，盜賊群起。垂至鄴，農引兵會之。進

攻鄴，丕退守中城。○秦北地長史慕容

慕容

慕容

姚萇

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陽，有衆二萬。○秦

將姚萇起兵於北地。子姚弋仲之弟自稱後

秦王。○秦竇衡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

之。冲奔慕容泓，泓衆至十餘萬，進向長

安。六月，泓謀臣高蓋殺泓，立冲為皇太

弟，承制行事。置百官。○八月，燕兵圍秦

長樂公丕於鄴。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

以飼馬。燕王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

無降理。不如退屯新城，開丕西歸之路，

以謝秦王。嚮昔之恩，乃解圍趨新城。」

太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各

反以謝玄桓石虔等伐秦，河南城堡皆

來歸附。謝玄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

據黎陽。○燕王垂復引兵圍鄴，丕進退

路窮。會謝玄遣劉牢之等據碭碭，碭，口

勞反。滑臺丕請救於玄，玄乃遣劉牢之

秦

秦

率衆二萬救鄴。不告饑。玄水陸運米二
千斛以饋之。

乙酉

十年。秦主苻丕大興元。燕主慕容皝更始元年。西秦王乞伏國仁建義元年。舊大國三。新大國一。小國一。凡五

正月慕容冲即位於阿房。○四月。

劉牢之至鄴。燕王垂邀擊大破之。坐軍
敗徵還。○五月。西燕王冲攻長安。秦王
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冲縱
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

通鑑卷之二十九

十四

無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得火
長。乃留太子宏守長安。遂出奔五將山。
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之。
秦兵皆散走。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俄
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萇遣
人縊堅於新平佛寺。

溫公曰。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
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為不
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

之姦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

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堅之所

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

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

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

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

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歷年圖曰。苻氏之疆也。氐羌之屬無

不內徙而為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為

通鑑卷之二十九

十五

患。理固然也。苻洪徘徊枋頭。有虎据

中原之志。以健為不肖。然猶西取關

中。并姚襄。却桓溫。遂彊其國。堅以雄

才英略。加之慈惠。忠信。舉王猛於布

衣。任之以政。勲舊不能離。親戚不敢

妬。非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彊燕。舉

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龜茲。

上音丘。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

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百萬之衆。

以攻晉。先為之除宮築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為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俘囚降虜皆起而為敵。數月之間。寇讎徧於四方。戎馬塞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咎堅寵信羌與鮮卑。輕於伐晉。彼皆睹其迹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堅恃其疆大。易而無備。此其所以敗亡也。夫

太保安薨。以琅邪王遺子錄尚書事。

長樂公丕在鄴。將西赴長安。入至晉陽。

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即皇帝

位。○十二月。燕王垂始定都中山。即皇

帝位。○呂光自稱涼州刺史。○乞伏國

仁自稱秦河二州牧。

丙戌十一年。秦主苻登太初元。燕建興

秦永初元。涼王呂光太初元。西秦建興

大國四。小國一。新大國。正月。拓跋珪大

會於牛川。即代王位。○西燕左將軍韓延殺燕主冲。立冲將段隨為燕主。慕容永襲段隨破之。帥鮮卑男女去長安而東。眾推永為河東主。於是長安空虛。○四月後。秦王苻自安定入長安。即皇帝位。國號大秦。立子興為皇太子。○九月。西燕慕容永擊秦主丕於鄴。殺之。永遂進據長安。即皇帝位。○十一月。秦南安王登子丕之。發喪行服。乃為壇於隴東。即

皇帝位。

丁亥十二年。秦太初二。燕建興二。後拓

跋珪改稱魏王。

戊子十三年。秦太初三。燕建興三。後秦

秦太初四。呂光即三河王位。

己丑十四年。秦太初四。燕建興四。後秦

有人主之。既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

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酣歌。

道子取

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

壬辰十七年。秦太初七。燕建興七。後南

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

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後

出補義興太守。薨。爵不得志。歎曰。父為

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

癸巳十八年。秦太初八。燕建興八。後十

二月。後秦主苻卒。太子興即位。

甲午十九年。秦主苻崇延初元。燕建興

登國九年。是歲秦及西。燕興初元。燕建興

聞後秦主苻卒。盡眾而東。七月。後秦主

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於山南。執登

殺之。秦太子崇奔湟中。即皇帝位。○十

月。崇為梁王。乾歸所殺。乾歸於是盡有

隴西之地。自稱西秦王。○燕主垂攻西

燕。執西燕主永斬之。

乙未二十年。燕建興十年。秦主

叛燕。侵逼附塞諸部。五月。燕主垂遣太

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眾八萬伐魏。

珪縱兵擊之。燕兵死者以萬數。太子寶

等皆單騎僅免。

丙申二十一年。燕主慕容寶永康元。秦

六月。三河王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天涼。

以世子紹為太子。○魏羣臣勸魏王珪

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改

元皇始。○九月。帝崩。○魏王珪潛自晉

陽開韓信故道。自井陘趨中山。自常山

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

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九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

中央民族

晉紀

安皇帝名德宗。武帝太子。

在位二十二年

壽三十七

丁酉

隆安元年。燕主慕容暐始三年。秦皇初四。魏元。舊太初元年。北涼王段業神璽七。國。魏王珪自將圍中山。中山饑甚。

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甲子晦。

魏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龜崇曰。不吉。

通鑑卷之三十一

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兵家忌之。珪

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興乎。崇

無以對。十月甲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

破之。麟遂奔鄴。甲申。魏克中山。麟至鄴。

復稱趙王。

戊戌

二年。燕主慕容暐。秦皇初。魏元。舊太初元年。北涼王段業神璽七。國。魏王珪自將圍中山。中山饑甚。

慕容麟說范陽王德南徙滑臺。魏遂

取鄴。麟上尊號於德。德用兄垂故事。稱

取鄴。麟上尊號於德。德用兄垂故事。稱

燕王燕南。燕主寶卒。長樂王盛即皇帝

位。十一月。魏王珪即皇帝位。改元天

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

巴亥

三年。燕主慕容暐。秦皇初。魏元。舊太初元年。北涼王段業神璽七。國。魏王珪自將圍中山。中山饑甚。

學生負合三千人。南燕王德引師而

南北鄙諸郡皆降之。遂定都廣固。會

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孫恩因

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遂

攻會稽。於是會稽及東陽新安凡八郡

通鑑卷之三十一

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

衆數十萬。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

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

征東將軍。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

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内外乖

異。石頭以南皆為荆江所據。以西皆豫

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

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

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

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為恩有。畿內諸縣盜賊屢虞。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懼竊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十二月。謝琰與牢之轉聞而前。所向輒克。○初。彭城劉裕。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撈蒲。撈蒲。抽居反。為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覘。反。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眾。劉敬宣恠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引

兵濟江。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復逃入海島。○殷仲堪時為州刺史恐桓玄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為援。玄引兵擊殺之。玄既克荆雍。表求領荆江二州。朝廷不能違。○涼王光卒。太子紹即位。太原公纂殺之。而即天王位。纂嗜酒。好獵。而安五年。呂超殺之。隆安二年。帝元興二年。降。安帝元興二年。降。十。泰。涼。遂滅。

劉裕起

孫恩敗

劉裕起

帝位于廣固。更名備德。
辛丑五年。燕主慕容熙元。始元。泰。隆。四。新。小。國。一。凡。八。惜。國。南燕王德即皇。
稱河西王。弟。利。鹿。孤。以。元。興。元。年。卒。北凉。
沮渠蒙遜殺凉王業。自稱凉州牧。○燕。
主盛卒。熙即位。
壬寅元興元年。燕。始。元。二。泰。隆。四。光。元。年。天。興。五。年。○。南。凉。王。光。元。年。以尚書令元顯為驃騎大將。

桓玄

孫恩

軍討桓玄。以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之為後部。玄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下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玄至新亭。元顯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玄入京。總百摺斬元顯。及東海王彥璋。譙王尚之等。於建康市。劉牢之北走。至新州縊而死。道子等皆死。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雋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樂不免饑寒。由是衆心失望。○孫恩赴海死。衆推恩妹夫盧循為主。

癸卯二年光始三。秦弘始五。魏天興六年。是歲。涼。二。大三。小四。九月。冊命玄為相國。總百揆。封十

孫恩

劉裕龍行虎步

裕等謀討玄

郡為楚王。加九錫。○十二月。玄即皇帝位。玄入建康宮。登御座。而床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辛亥。玄遷帝於尋陽。

甲辰三年光始四。秦弘始六。魏天賜元年。始劉裕從桓脩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智鑑。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侯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爾。○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復興晉室。劉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玄。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裕為下邳太守。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毅定謀。○二月。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居前。徒衆隨之。齊入。即斬桓脩。以徇。衆推

通鑑卷之三十

七

劉榜孫
吳朝綱

祖玄珠

親王

連續卷五十五

1

容趙太上年元西

月南

主備德卒。兄子超襲位。

1

通鑑
大略

索一南凉北凉南燕西凉小國四

勃奔

秦。秦王興見而竒之。使鎮朔方。父

之復

叛秦。自稱大夏天王。

戊申

四年。秦孝公十年。○南越王趙佗元封元年薨。髮僂。

檀稱涼王

已酉五年秦弘始十一年魏太宗拓跋嗣永興元年燕王馮跋太平

元年西秦更始元年燕王馮跋太平

涼北涼南燕西涼燕夏小國六新小國

一凡九劉裕抗表伐南燕帥舟師自淮

入泗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

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

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

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

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胸音退

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

之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

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

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

市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進

與燕兵戰于臨胸燕衆大敗斬段暉等

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裕乘勝逐北

至廣固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

築長圍守之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

劉裕伐南燕

通鑑卷之十

九

者日以千數○魏清河王紹弒魏主珪

齊王嗣聞變而出大臣翕然奉迎嗣殺

紹即皇帝位嗣之長子也

紹即皇帝位魏明元皇帝

六年秦弘始十二年魏永興二年

南燕尚書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

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忿

廣固久不下欲阮之以妻女賞將士韓

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

疆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

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

盡阮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

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

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

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溫公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

狄橫驚亡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

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

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

通鑑卷之十

十

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符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莫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從之。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引兵還。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五

月。劉毅與循戰于桑落州。毅兵大敗。乙丑。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若回泊西岸。此成擒爾。十二月。裕帥眾軍齊力擊循。循兵大敗。走趣豫章。取散卒徑還番禺。

七年秦弘始三年四月。盧循奔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送首建康。

九年秦弘始五年夏。王勃

秦王勃

勃以叱于阿利。領將作大匠。北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雖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由是器物皆精利。勃謂古人民族無常。改姓赫連氏。

乙卯秦弘始十七年正月。秦王興

卒。太子泓即帝位。○三月。太尉裕戒嚴。將伐秦。裕以劉穆之為左僕射。入居東府。總攝內外。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堵滿室。目覽辭訟。手吞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瞻舉。○八月。丁巳。裕發建康。遣王鎮惡。檀道濟。沈田子等數道並進。○九月。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進逼洛陽。克之。

十三

十三年。秦水二。魏常二年。

是歲秦亡。大一。五月魏主嗣問於崔浩

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

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

兄之資。脩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

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

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此禽

慕容超。南泉盧循。東。反。所向無前。非其

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裕克秦而歸。必

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

以荆揚之化。補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

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越

向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爾願按兵息

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

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

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

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

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

崔浩料
劉裕

崔浩論
人物

裕滅秦

裕鎮鎮

曹操也。○七月辛丑。裕至潼關。秦主泓

使姚丕守渭橋。王鎮惡大破丕於渭橋。

泓兵不戰而潰。單馬還宮。癸亥。將妻子

羣臣詣王鎮惡壘門降。鎮惡撫慰。號令

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始太尉裕欲留

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士皆久役思歸。

會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

還。乃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雍梁

秦三州諸軍事。義真時年十二。以王鎮

惡為司馬。鎮惡功多。由是南人皆忌之。

沈田子自以曉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

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

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

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

足自滅爾。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

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

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

惡。

父老留裕

溫公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聞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士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鄆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

通鑑卷之三十

十五

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慙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一月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閏月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勢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爾不服復以中原為意

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勃勃乃使其子瑣帥騎二萬向長安勃勃自將大軍為後繼

十四年

魏恭帝三年夏

正月夏赫連

瑣至渭關中民降之者屬路沈田子將兵拒之田子與王鎮惡素有相圖之志俱出北地以拒夏兵田子請鎮惡至傳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弘之奔告劉義真義真與

通鑑卷之三十

十六

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弘之大破赫連瑣夏兵乃退○六月宋公裕始受相國九錫之命○十月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糧米路絕裕聞之召義真東歸以朱齡石代鎮長安赫連瑣帥眾三萬追義真力戰連日晉兵大敗義真僅得免歸○十一月齡石奔潼關為人執送長安勃勃殺之勃勃即皇帝位于霸上都統萬○

夏王據長安

劉裕

宋公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弑帝而立琅邪王德文戊寅德文即皇帝位

恭皇帝名德文安

在位二年 壽三十七

已未元熙元年魏泰常四年七月宋公

裕進爵為王

歷年圖曰晉室既衰中原雲擾戎狄

通鑑卷之三十

十七

腥羶之氣瀰漫河洛薰蒸岱華官闕蕪沒陵廟隳焚元帝以宗室疎屬遷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者皆聚糧而歸之國於荆揚之間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英武克清大慙不幸享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內叛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遇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哉有王導卞壺溫峤陶侃謝安

謝幼度為之臣也羣賢既沒而道子元顯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乎

右東西二晉合一百五十四年凡一十五帝

通鑑卷之三十

十六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一

宋紀 附北朝魏

高祖武帝姓劉名裕字德興彭城人

在位三年 壽六十七

庚申二年宋高祖劉裕永初元年

西秦文昭王乞伏熾建弘元年

夏世祖赫連勃勃真興二年

北凉公李暠永康元年

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

言六月宋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

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

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

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

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遜于琅邪第王

為壇於南郊即皇帝位立皇太子義符

為皇太子

壬戌宋永初三年五月宋高祖疾甚司

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

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高祖殂於

西殿太子即位

管陽王名義符高祖長子名曰少帝

在位一年 壽十九

癸亥宋主義符景平元年魏主拔洛陽○

五月魏主還平城○魏太祖殂世祖即

位世祖太武皇帝

太祖文皇帝名義隆高祖第三子

在位二十年 壽四十七

甲子宋景平二年太祖文帝義隆元

營陽王宋主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

狎暱遊戲無度徐羨之檀道濟等廢其

主義符為營陽王以宜都王義隆暴承

大統○八月宜都王至建康百官奉璽

綬即皇帝位以謝晦為荊州刺史

乙丑宋元嘉二年魏光始二年正月

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宋主始

親萬機

丙寅宋元嘉三年宋下詔暴徐羨之傅

亮謝晦殺管陽廬陵王之罪誅之

丁卯

宋元嘉四年魏奚斤與夏平原公

魏元嘉

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夏主將步騎三萬出城，魏主乃分騎為左右隊以倚之。夏

魏主履

衆大潰。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為人壯健，驚勇，臨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

通鑑卷之三

三

中。惟其材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微，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終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庚午

宋元嘉七年宋主自踐位以來有

恢復河南之志。三月，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遣使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地，不

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

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

摧歛，戍相避，須冬寒地凍，河水堅合，自

更取之。」到彥之自淮入泗，至須昌，乃泝

河西上。泝，蘇故反。逆流。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必

命諸軍收衆北渡礪礪，滑臺洛陽虎牢

戍兵皆棄城去。於是司空亮既平，諸軍皆

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

情偽，必墮其計。」墮，徒反。虜雖仁義不足而

凶狡有餘。狡，古反。今歟。戍北歸，必并力完

聚。聚，平反。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

以為憂乎？」十月，宋到彥之等沿河置

守。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進攻虎牢。

拔之。尹冲及滎陽太守崔模降魏。○十

一月，宋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

衆伐魏。魏長孫道生等引兵而南，到彥

之聞洛陽虎牢不守，引兵還，青兗大擾

彥之坐免官

辛未

宋元嘉八年○魏神龜四年○魏主賜弘太興元年○北涼義和九年○是歲秦夏二月宋檀道濟等進至

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魏叔孫建等縱輕

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等食盡自

應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

人追之衆怵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

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

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道

濟全軍而反

癸酉 宋元嘉十年○魏延和二年○北涼王沮渠牧犍永和元年○涼王

蒙遜卒牧犍即位

宋元嘉十三年○魏太延檀道濟

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畏之三月

下詔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眦如炬脫

憤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

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魏攻

燕滅之燕王弘奔高麗

燕滅之燕王弘奔高麗

燕滅之燕王弘奔高麗

戊寅

宋元嘉十五年○宋主性仁厚恭儉

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

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替為斷吏不

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

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

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

聞士敦操尚鄉耻輕薄江左風俗於斯

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己卯 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年○三月魏

伐涼滅之牧犍降涼州自張氏以來彌

為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索敵陰

興為國師助教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

之由是魏之儒風始振

癸未 宋元嘉二十年○魏崔浩勸魏主

盡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從之塔廟在

魏境者無復孑遺

己丑 宋元嘉二十六年○宋主欲經略中

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

徵封狼居胥

江漢軍

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御史中丞朱淵言於宋主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王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宋主悅。○宋主欲伐魏，徐湛之、江湛、王玄謨等並勸之。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執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宋主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彦之中途疾動，虜所恃者惟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礪礪上苦勞反必走，滑臺小城，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矣。慶之又固陳不可。宋主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不

伐魏

王玄謨

何由濟？宋主不從。秋七月庚午，大起軍。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暨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上況于反使王玄謨進圍滑臺。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時河洛之民出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冬十月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軒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十一月辛卯，弘農太守柳元景使薛安都等攻陝，魏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嶺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甲午，克陝城。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起響應。宋主以王玄謨敗退，魏軍深入。

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魏主至彭城。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已未。魏軍至淮上。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反。勞。越。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予之過也。又曰。檀

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辛卯

宋元嘉二十八年。魏人凡破南

兗。徐。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

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樂舞以為

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

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

○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

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越趨。上。即。私。反。下。七。

元嘉。余。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

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壬辰

宋元嘉二十九年。魏中常侍

宗愛弒其君壽。尚書源賀。陸麗勅兵誅

愛。奉皇孫濬即位。濬。景穆太子之子。是為高宗。文成皇帝。

改元興安。○宋主聞魏世祖殂。更謀北

伐。遣蕭思話督張永等向碣磳。魯爽將

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

帥所領趣潼關。諸軍攻碣磳。累旬不拔。

張永夜撤圍退。士卒驚擾。魏兵乘之。死

傷塗地。遂引兵還。

癸巳

宋元嘉三十年。魏興安二年。

二月。宋太子劭弒其君義隆。夏四月。武陵王駿舉兵誅劭。

武陵王駿即位。

世祖孝武帝。名。駿。字。休。隆。文帝第五子。

在位十一年。壽三十五。

甲午

宋元嘉三十一年。魏興安三年。

宋主為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省讀書奏。能七

行俱下。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已來。宮室草創。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脩宮室。土木被錦繡。侍中袁顥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

甲辰 宋大明八年。經和。平五年。宋主駿殂。太子子業即位。

太宗明帝 名彧。文帝第十一子。

在位七年 壽三十四

乙巳 宋主子業景和元年。經和。平六年。五月魏主

殂。初魏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高宗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顯祖弘即位 高宗長子也。是時年十二。馮太后臨朝稱制。○宋沈慶之復啓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綆。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

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宋主子業殘暴日甚。宗室百官濫被誅殺。壽寂之弑之。迎湘東王或即位。罷二銖錢。禁鵝眼。綆環錢。餘皆通用。

丙午 宋泰始二年。經文。帝弘。天安元年。魏顯祖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

降。宋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乃命張永。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安

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軫降魏。皆請兵自救。魏遣尉元等救彭城。

丁未 宋泰始二年。經皇。興元年。宋張永等棄城夜遁。

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永與沈攸之。僅以身免。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宋主遣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道成收養豪傑。賓客

魏顯祖
傳位
文帝幼
有主性

始盛

辛亥

宋泰始七年 宋以淮

陰為北兖州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主上自以太子稚弱剪除諸弟何預他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願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亡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爾○魏顯祖聽膚風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

通鑑卷之五

十三

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乃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宏生五年矣高祖即皇帝位顯祖長子是為高祖孝文帝改元延興高祖幼有至性顯祖病癰高祖親吮瘡於容反及受禪悲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羣臣奏曰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顯祖從之上皇徙居崇光宮國之大事咸以聞

壬子

宋泰豫元年 宋主或殂太子即皇

帝位時方十歲

蒼梧王名昱明帝之子

在位五年 壽十五

甲寅

宋主元徽二年 魏顯祖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貪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鞠或囚繫積年羣臣

多以為言上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卒而濫乎夫人憂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圜圉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爾

順帝名晔明帝第三子

在位三年 壽十二

丁巳

宋順帝昇明元年 宋主昱忌蕭道成威名欲殺之道成憂懼使楊玉夫弑

帝迎立安成王以太后令追封昱為蒼梧王安成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荊州刺史沈攸

之以道成專制朝權勒兵移檄遠近道
成擊斬之

戊午

宋昇明二年
魏太和二年

詔進道成假黃鉞大

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

歷年圖曰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彊

禍亂相繼至於元興而桓氏篡位高

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萊之

間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梟靈寶

也之首奉迎乘輿再興王室厥功已

不細矣既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揚

旗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趨盧循殄

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

泓面縛遂汎掃伊洛脩奉園陵震驚

旃裘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

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殲

於大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

不成惜哉文帝勤於為治子惠庶民

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

疆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
津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豈
非文有餘而武不足邪夫以孝武之
驕淫明帝之猜忌得保首領以沒於
牖下幸矣其何後之有

右宋八主合六十年

齊

紀附北朝魏

太祖高帝

名道成姓蕭氏漢
相何二十四世孫

在位四年壽五十四

已未

宋昇明三年齊太祖建元元年

三月齊主殂太子即

位高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

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

同價

壬戌

齊建元四年

三月齊主殂太子即

位高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

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

同價

世祖武帝

名曠高
帝長子

在位十一年壽五十四

小滿為

王儉

癸亥

齊太明七年齊以宋末治民

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為斷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詔自今一以小滿為限

甲子

齊太明八年齊蕭衍好籌略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異之曰蕭郎出三十

貴不可言

癸酉

齊太明十一年魏主以平城地寒

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

遷都卷之三

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秋七月魏主發

平城步騎三十萬○七月齊主不豫以

朝事委西昌侯鸞齊主殂鸞奉太孫鬱

林王立之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

而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

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

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

頻遣○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

止乃詔諸軍前發帝戎服執鞭乘馬而

遷都

出尚書李冲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

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

之也帝乃諭羣臣曰朕世居幽朔欲南

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

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

定遷都之計

高宗明帝

名鸞高帝兄道生之子也早殂高帝養之恩過

子諸

在位五年

壽四十

甲戌

齊主昭業陸昌元昭文延興元高宗明帝建武元年

七月齊西昌侯鸞引兵入雲龍門弒

其君昭業以太后令廢昭業為鬱林王

迎新安王昭文即皇帝位以鸞為驃騎

大將軍○九月魏主謂陸叡曰北人每

言北俗質魯尙由知書朕聞之深用撫

然撫問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顧學

與不學爾朕脩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

移風易俗朕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

風俗

帝即位

禁北俗語

魏有太平之風

改姓元

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若永居恒北復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牆爾○十月齊蕭鸞以皇太后令廢其君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魏主欲變易舊風乃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

乙亥

齊建武二年六月

魏主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魏詔求遺書秘閣所無有益時用者加以優賞○八月魏立國子太學四門

通鑑卷之二十一

十九

小學於洛陽○魏高祖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策皆自為之好賢樂善情如饑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

丙子

齊建武三年

魏主下詔改姓元

氏

戊寅

齊永泰元年魏太和二十二年

七月齊主殂于正福殿

東昏侯名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三子

己卯

齊主寶卷永元二年

在位二年壽一十九

子恪即位

是為世祖

魏主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是時始安王遙光

等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况六貴同朝執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乃密與弘策脩武備聚驍勇以萬數

通鑑卷之二十一

二十

庚辰

齊永元二年魏世宗宣武帝景明元年

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聞齊主數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

天下大執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

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

蕭衍有異圖

蕭衍反

魏政浸衰

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

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

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

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

十月齊蕭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

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時南康王寶

融為荊州刺史。乃以寶融教。以衍為使

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移檄建康。數寶

纂承皇祚。廢寶卷為涪陵王。

卷罪惡。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

和皇帝名寶融。明帝第八子。

在位一年。壽十六

辛巳

齊和帝中興元年。魏景明三年。

正月。齊蕭衍廢

襄陽。○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

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趙邕及外戚高肇

等始用事。魏政浸衰。○三月。齊南康王

寶融即皇帝位於江陵。加蕭衍征東大

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已巳。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

右齊七主合二十四年

歷年圖曰。高帝以功名之盛。不容於

昏暴之朝。逆取而順守之。亦一時之

良主也。明帝自以得於不義。猜忌高

武子孫。誅夷殆盡。深戒東昏。以先事

制人。而大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

國。夫不務令德而殺人以自安。自古

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一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二

附北朝東魏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高祖武帝上

在位四十八年 壽八十六

千十

齊中興二年梁高祖大監元平

齊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詔進

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

為梁公二月詔梁公進爵為王○齊主

下詔禪位于梁王即皇帝位

甲申

梁天監三年魏詔營繕國學時魏

平寧日久學業太盛燕齊趙魏之間教

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

少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

逾眾○十月齊大舉伐魏

丙戌

梁天監五年梁太子統生五歲能

通誦五經始自禁中出居東宮

己丑

梁天監八年十一月魏主專尚釋

氏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

本傳

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乙未

梁天監十四年正月魏主殂太子

誦即皇帝位宣武帝太子世胡太后臨朝

稱制于忠居門下總宿衛遂專朝政○

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

又作永寧寺皆極土木之美為九層浮

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丈

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

僧房千間珠玉錦綉駭人心目自佛法

人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丁酉

梁天監十六年四月梁詔

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麴為

之於是朝野諠譁以宗廟去牲乃是不

復血食梁主竟不從

己亥

梁天監十八年魏殿中尚書崔亮

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

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沈滯者皆稱其

能洛陽令薛琰上書言黎元之命

係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致堂管見曰。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急於求賢才而任使之。今夫抱關者。啓閉必以時。擊柝者晨夕必有節。為委吏而會計不當。則蓄積缺焉。為聚

田而牛羊不息。則芻牧闕焉。是皆小役細務。猶不可任非其才。若夫環百里而為縣。縣有令。環千里而為州。州有守。所統凡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勝其任者。昇之而付諸年格。夫天下之善人。必不善人多。才者無幾。不才者皆是也。不問其才。專以停解。日月為斷。其為害政害民。不既多乎。自崔亮制年格。後世襲以為常。明

君碩輔亦衆矣。而竟不能易。彼其以一定之法。用天下之才。其為力若不足。故後世守之而勿失。不知天下之人。被其害者深矣。吁。可嘆哉。

丙午

梁晉通七年

魏葛榮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

○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

戊申

梁大同二年

魏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威恩不立。盜賊竄起。封疆日蹙。是時

正月

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往歸榮。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霸業可舉。輒而成。榮大悅。自是每參軍謀。魏肅宗亦惡鄭儼徐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

魏肅宗

魏恭
三年

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行至上黨。魏主復以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酖魏主。魏主死。直二月癸丑。魏主暴崩。太后改立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金剛。始生三歲。爾朱榮聞之。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四月。榮濟河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敬宗於河橋。魏主死。直魏主北

魏主北

魏主北

魏主北

海王顥來奔。梁主以顥為魏王。遣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國梁中大通二年魏顥與陳慶之進拔榮城。即帝位於睢陽城南。○五月。魏顥克梁國。引兵西拔榮陽。魏主出避鄆。顥入洛陽宮。改元建武。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發鉅縣至洛陽。取三十二城。四十

梁主
二年

榮為前驅。與爾朱兆賀拔勝等進擊顥。顥帥麾下數百騎南走。陳慶之帥衆東還。所得諸城復降於魏。顥至臨潁縣卒。江豐斬之。傳首洛陽。○九月。梁主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床瓦器。親為四衆講涅槃經。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

梁主

梁主

梁主

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魏主既外逼於榮。恒怏怏不樂。遂與城陽王徽圖榮殺之。是夜爾朱世隆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十月。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長廣王

暉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十二月魏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未能猝濟是日水不沒馬腹暴風黃塵漲天兆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兆欲射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兆騎執其主鎖於永寧寺樓上遷於晉陽繼殺之○魏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高歡歡曰

宜選王腹心使統之兆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弼令乃建牙陽曲川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弗聽

梁中大通三年魏節閔帝二月恭帝泰元王明中興元年

魏爾朱世隆以長廣王之命禪位于廣陵王是為節閔高歡起兵討爾朱氏以兆弑敬宗也

壬子梁中大通四年魏中興二年武帝修永熙元年高歡進擊爾朱兆等於鄴大破之兆自

殺盡滅爾朱氏之黨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更立平陽王脩戊子孝武帝即位於東郭之外帝諱脩孝莊孫廣平王之子也酈節閔帝於門下省

癸丑梁中大通五年魏永熙二年魏賀拔岳遣使詣

晉陽與歡約為兄弟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歡奇其壯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爾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岳大悅以夏州被遣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表用之

甲寅

梁中大通六年 魏永熙三年 是歲

凡三歲 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

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

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

京何慮弗克魏主深然之以五千騎西

出長安泰備儀衛迎魏主謁見於東陽

驛魏主遂入長安以泰為尚書令軍國

之政咸取決焉○十月魏丞相歡至洛

陽集百官耆老立清河世子善見為帝

孝靜帝即位於城東北遷都鄴世祖東魏始於此

魏孝武帝復與泰有隙十二月魏

主飲酒遇醢而殂泰乃奉太宰南陽王

寶炬而立之

乙卯梁大同元年 魏文帝寶曆元年 正戶

朔魏文帝即位孝文之孫進丞相泰為

安定公○東魏封丞相歡之子洋為太

原公二年九月東魏以定州刺史侯景

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督諸將入寇

十月景進軍淮上陳慶之擊破之景棄輜重走

乙丑梁大同十一年 東魏武定三年 梁賀琛

啓陳四事言奢侈賦役之弊梁主切責

之梁主為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

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碁無不精妙勤

於政務冬月四更竟即起視事執筆觸

寒手為皴裂倫上自天監中用釋氏法

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

已稱即萬反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

以過身衣布衣木絲皂帳一冠三載一

衾二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

飲酒非宗廟祭祀大饗宴及諸法事未

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

未嘗褰袒褻去反對內豎小臣如遇

大賓然優假士人大過牧守多侵漁百

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

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

俗奢靡故琛奏及之○梁主敦尚文雅
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為
意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
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梁主年老厭
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
不憚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
王侯益橫或自畫殺人於都街或晝夜
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
不敢搜捕梁主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
不能禁也

丙寅梁中大同元年魏大統十二年三月梁

主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是夜
同泰寺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宜廣為
法事遂起十二日梁主侯景亂
而止

丁卯梁大同三年魏大統十三年正月東

魏獻武王高澄歡性深密終日儼然
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

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犯由是
文武樂為之用○侯景素輕高澄自念
已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據河南叛歸
于魏又遣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
隙請舉十三州內附梁主召羣臣廷議
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
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梁主
曰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
柱然意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

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
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梁主意對曰聖

明御宇南北歸仰拒而不納恐是後來
之望梁主乃定議納景以景為將軍
封河南王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
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
階在此矣○東魏高澄入朝于鄴○東
魏靖帝美容儀膂力過人射無不中好
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

東魏紀

大將軍澄深忌之。帝謀誅澄。事覺。澄幽帝於含章堂。○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曰。侯景自生猜貳。猜倉遠託關隴依憑奸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今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執得容奸。時堪乘便。則必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戊辰

梁太清二年 魏武定六年

梁侯景

蕭介

與東魏戰敗。自求貶削。梁主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即以景為南豫州牧。蕭介上表諫曰。竊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能用。○二月。東魏

東魏紀

大將軍澄遣書復求通好。梁主與朝臣議之。朱异張綰等皆曰。并平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梁主亦厭用兵。乃從异言。景果為反計。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梁主。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致牋於正

德曰

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大王屬當

儲貳。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

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正德大喜。曰。機事在速。今其時矣。景反於壽陽。梁

主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京

侯景反

師諸軍事。屯丹陽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自橫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至慈湖。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傍。

侯景

及問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正德守宣陽門帥眾於張侯橋迎景入宣陽門至闕下正德即位

景

梁太清三年東魏武定七年正月侯

景百道攻城晝夜不息梁主聞城已陷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俄而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謂王僧貴曰吾嘗跨鞍對陳矢刃交

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憚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是後梁主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

所裁節憂憤成疾五月丙辰梁主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是日太子即位○六月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縊殺之○八月東魏高澄為蘭京所殺時變起倉猝內外

震駭太原公洋聞之指麾部分入討羣賊斬而鬻之洋至大會文武神采英暢言辭敏洽眾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十二月梁始興太守陳霸

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憊等各帥眾千餘人歸之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

太宗簡文皇帝 第三子 名綱 武帝

在位二年 壽四十九

庚午

梁太清三年東魏武定八年

宣帝高洋 東魏武定八年 齊大統十六年 是歲東魏亡齊代東魏進太原公高

洋位丞相齊郡王下詔禪位於齊王

即皇帝位○梁湘東王繹以天子制於

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

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九月梁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

王○魏丞相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

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

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為百府以付

一即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

辛未梁大寶二年 齊天保二年 魏主

殂太子欽立○齊以湘東王繹為梁相

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九月侯景逼

梁主禪位於豫章王尋弒之○梁王僧

辯等聞太宗殂啟湘東王繹請上尊號

○梁豫章王棟禪位於景景即皇帝位

于南郊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為淮興王

世祖孝元皇帝名繹武帝第七子

在位三年 壽四十七

壬申梁世祖承聖元年 魏主

王繹與王僧辯陳霸先等東擊侯景景

兵大潰與百餘騎東走追及斬之○已

丑梁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湘

東王答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

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益

州刺史武陵王紀頗有武略聞侯景陷

臺城四月即皇帝位○十一月梁湘東

王繹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

癸酉梁承聖四年 魏主欽正月梁王

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鎮揚州

甲戌梁末聖三年 魏恭帝魏太師泰

廢魏主欽立其弟齊王廓文帝第四子

○梁主好玄談九月於龍光殿講老子○

魏遣于謹宇文護楊忠將兵五萬伐梁

梁王啓帥眾會之梁主停講內外戒嚴

王琛報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梁主聞

而疑之乃復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

丁亥魏兵至柵下梁主巡城猶口占為

詩群臣亦有和者甲寅魏人百道攻城

反者開西門納魏師梁主白馬素衣出

降

歷年圖曰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

危不自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

大業及享國日久晉通大通之際遣

魏氏衰微王公牧守緜屬而歸之戎車北征至於洛汭觀其勤身約已好尚文雅拊循士大夫亦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然以萬乘之主為桑門之行屈身傾國以奉浮屠恩勝於威紀綱不立信佞臣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遂使臺城覆沒老而餒死江淮以南鞠為荊棘其智未足稱也夫德澤不能及而享其大利聖人禍之譬如悅盜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得而喪其所有必矣其子孫各擁強兵列居重鎮不救君父之危而窺間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尤甚是以雖剪兇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間身為俘馘豈特人心之不與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魏立梁王營為皇帝資以荊州之地是為後梁

梁昭明太子之子附於魏

敬帝名少智元 在位二年 壽十六

乙亥 梁敬帝紹泰元年 魏恭帝廓二年 齊天監元年 後梁中宗宣

於江陵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二月梁晉安王至自尋陽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齊與王僧辯書以為嗣主冲藐未堪負荷貞陽侯淵明以年以望堪保金陵以為梁主納於彼國癸卯淵明入建康丙午即皇帝位以晉安王為皇太子○初梁主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及僧辯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回僧辯不從霸先乃舉兵襲僧辯執而縊殺之貞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邸冬十月晉安王即皇帝位○初魏太師泰以漢魏官

中即也

建六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

六官

丙子

梁太平元年魏恭帝三年齊大統七年正月魏初

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大冢宰自餘百官皆倣周禮○十月魏安定文公宇文泰病召中山公護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乙亥卒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

通鑑卷之三

三

儒好古凡所施設皆倣三代而為之丙子世子覺嗣位為太師大冢宰出鎮同州時年十五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十二月魏以岐陽之地封世子覺為周公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于周

歷年圖曰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父奚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之

民以憑陵中夏馬首所向無不望風奔潰南取并州東舉幽冀兵不留行而數千里之地定矣繼以明元太武兼青交包司豫摧赫連開關中梟浦洪吞遼碣虜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自淮以北逾於大漠悉為其有子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衽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位乃貶戎狄之俗脩帝王之政崇儒雅興禮樂其

通鑑卷之三

三

風聲文物蔚然可觀矣宣武懦弱不克負荷寵信讒諛賊虐親賢元氏之業於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冲胡后淫恣嬖倖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賊蠭起日滋月甚上之人曾無悔心而內自睽離以招外盜於是爾朱榮乘之而起興晉陽之甲直指伊洛母后幼主沉於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

雖孝莊勇決手刃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關遭宇文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已嗚呼人主當國家全盛之時宴安急墮以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救况庸君乎

右梁四主合五十六年

通鑑卷之五

五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二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三

陳紀 附北朝周齊

高祖武皇帝 名霸先姓陳氏字興國

在位三年 壽五十七

丁丑 梁太平二年 陳高祖永定元年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孝元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齊末帝四年 齊文宣元九月以後世宗明

簡臨川王禧即皇帝位○八月周王始稱皇帝改元武成○九月齊顯祖嗜酒成疾十月殂太子殷即位

世祖文帝名禧字子華武帝

在位七年 壽四十五

庚辰陳世祖天嘉元年 周武帝二年

帝演皇四月周世宗殂武帝即位○八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為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肅宗即

位於晉陽名演文宣之弟是

辛巳陳天嘉二年 齊世祖武成帝太皇

年十月齊肅宗殂世祖即皇帝位

壬午陳天嘉三年 齊世祖武成帝太皇

年後梁王營殂太子歸即皇帝位

甲申陳天嘉五年 齊世祖武成帝太皇

於太子緯太子即位是為後主

齊陳主殂太子即位是為後主

齊陳主殂太子即位是為後主

臨海王名伯宗文帝長子史曰廢帝

在位二年 壽十九

丁亥陳主伯宗光大元年 周陳國政

盡歸於安成王頊

戊子陳光大二年 周天和

安成王頊廢其主為臨海王

高宗宣帝名頊始興王第二子

在位十四年 壽五十二

乙丑陳高宗太建元年 周天和

成王即位

辛卯陳太建三年 齊武帝

多才藝有大志不拘小節周主命素為

詔書下筆立成詞義蕪美周主曰勉之

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

無心圖富貴也

壬辰陳太建四年 齊武帝

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南將軍吳明徹

決策請行壬午分命眾軍以明徹都督

征討諸軍事。統眾十萬伐齊。

陳太建五年 齊武帝 十月 陳吳

明徵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齊行臺右

僕射皮景和等救壽陽。怯懦不敢前。明

徹乃躬擐甲胄。賈胡四面疾攻。一鼓拔

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等送建康。景

和北遁。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

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聞

之。頗以為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

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齊主即大

喜。○十二月。陳定州刺史田龍秋。以江

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安州刺史周良

擊斬之。盡復江北之地。

陳太建七年 齊武帝 七月 周主

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安相奇偉。素和

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

天下。

陳太建八年 齊隆化 九月 周主

謂群臣曰。齊朝昏亂。政由群小。百姓數

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冬。十

月。周主自將伐齊。克晉州。戎申。周主至

平陽。勒諸軍擊齊師。齊主北走。齊師大

潰。死者萬餘人。遂帥諸將追齊師。齊主

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齊臣降者相繼

齊主還鄴。并州將帥請安德王延宗即

位。周軍圍晉陽。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

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癸酉。周師趣鄴。

陳太建九年 齊末帝 十一月 周主

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

之。齊主從百騎東走。追及擒之。

歷年圖曰。神武以高世之略。平爾朱

之亂。功大勢盛。為魏之所疑。雖有逐

君之慙。而能惓惓盡恭。以事靜帝。沒

身不怠。此其可稱者也。文襄有俊才

而無重德。恃慢無禮。終隕身於奴隸。

文宣淫酒殘暴甚於桀紂而能信用賢臣委之以政威加隣敵終其天年蓋亦有以得之矣孝昭明達愷悌實有齊之令主享國不永惜哉武成驕淫奢縱齊業始衰後主繼之昏狂尤甚誅剪忠良信用讒邪十年而已已為幸矣

陳太建十年 周陳主開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諸軍伐之明

通鑑卷之三

六

徹圍周彭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衆潰明徹為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於周○五月周高祖殂年三十六太子即位名贊武帝長宣帝始立即暹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

月大元

陳太建十一年 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開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

元皇帝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隋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

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

庚子 陳太建十二年 周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后父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

堅既為天元所忌情不自安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不豫而還是日天元殂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

通鑑卷之三

七

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十二月周以大丞相堅為相國總百揆進爵為王

辛丑 陳太建十三年 周大象三年二月是歲周主下詔遜位居別

宮命奉皇帝璽綬禪位於隋

隋滅周

歷年圖曰文帝以關中之衆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職明部分務農桑以輔魏

隋謀
江南

年而為異姓所有悲夫

室雖以高氏之強不能陵也其所為
典法施於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
英傑之資受制強臣恭默端拱十有
餘年須其罪盈惡熟為眾所棄一旦
除之若撥薏振槁可謂知柔知剛智
勇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
夏齊之險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
間縛其君臣致之鼓下使有周之境
東漸于海南傳于江雖魏室全盛之
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侈逞
其奇譎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及三
隋以蘇威兼納言度支尚書三月隋以
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鎮廣陵韓擒虎為
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
志問將帥於高穎穎薦弼與擒虎故置
於南邊使潛為經略○隋高穎蘇威同
心協贊政刑大小隋主無不與之謀議

通鑑卷三

八

大體序

然後行之故革命數年天下稱平
壬寅陳太建十四年春正月陳主琄太
子即位

長城公名叔寶字元秀高
宗長子史曰後主

在位七年隋滅之壽五十二

乙巳陳至德三年隋主不喜辭華詔天

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治書侍御史李

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

之三祖崇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

通鑑卷三

九

蟲之小蠹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

梁其弊弥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

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

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

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

是間里童昏貴遊總州反古志未窺六甲

先製五言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

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今朝

廷雖有是詔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

宮室服玩之儀

陳主

詔以諤所奏頒示四方○是歲陳主於

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

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懸榻

欄檻相受皆以沉檀為之飾以金玉間

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物

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漸至香聞

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

花異卉陳主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

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

麗者被以新聲選官女千餘人習而歌

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

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

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

同陳主德四年 梁復主 梁元主 梁主

謚曰孝明皇帝世宗孝慈儉約境內安

之太子琮嗣○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

令民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為差儲之當

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

主從之

丁未陳主陳明元年 隋開皇七年 八月隋

徵梁主入朝廢梁國拜梁主琮柱國賜

爵莒公後梁主琮三子

以隋開皇八年隋主問取陳之策

於高穎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

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

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

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

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

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

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反故密

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

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

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高勵崔

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隋主謂高穎

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

之乎甲子隋出師命晉王廣秦王俊清

河公揚素皆為行軍元帥與韓擒虎賀

若弼等率兵五十一萬東接滄海西距

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十二月

隋軍臨江高穎謂薛道衡曰今茲大舉

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

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

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

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

江摠為相唯事詩酒三也我有道而大

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

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

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

不疑煩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

豁然○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

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

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

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陳主笑以為

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不修葺

道衡言

通鑑卷之三

十三

右陳五主合三十二年

通鑑卷之三

十三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三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四

隋紀

高祖文皇帝

名堅。姓楊。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十四代孫。周太泰二年封隋王。明二年稱帝即位。

在位二十四年 壽六十四

開皇九年陳主下詔曰大羊陵縱

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

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為都督於是賀

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

諸戌望風盡走任忠帥數騎迎降引擒

虎直入朱雀門陳主惶遽自投于井軍

人窺井以繩引之而上執送長安

歷年圖曰武帝與王僧辯同事梁室

誅夷侯景乘時伺間卒成大功奄有

江南斯亦難矣文帝恭勤政事足為

良主孝宣值齊之衰而啓土逢周之

興而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者邪

夫以陳國區區不能居天下五分之

中央民族
館藏書

一。慄慄危懼猶不能保其社稷况後
主荒淫無度以趣之納身皆并。不亦
宜乎

明察

廣成十年上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

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常令

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

患令史賊汗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

立斬每於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

四又常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

諫上不從然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

臣之不諫者○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

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卑陳之後牧民者

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畏初

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

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陳之故境大抵

皆反曰更能使僕誦五教邪詔以楊素

為行軍總管討之江南大定素乃班師

十五年二月仁壽官成上幸之見

至元
丁巳

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為離宮
為吾結怨天下

丁巳十七年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
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
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慄慄有
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
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
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
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
為停此法

庚申二十年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為皇

太子○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
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
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侯擅權天
下雖安方憂危也太子玄齡亦密言於
彥謙曰主上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
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
其亡可翹足待玄齡與杜如晦皆與選

至元
丁巳

至元
丁巳

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
僕閱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異日必為
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
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
託之○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
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哀其辛
苦伽乃悉脫其桎鎖停援卒與約曰某
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
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
離叛上聞而驚異於是悉召流人攜負
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廷而赦之

癸卯仁壽三年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
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
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眾累徵不起
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
獎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饗
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
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

願仕也。或諧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諺，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歛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國也。吾未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國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甲子四年正月，帝崩於大寶殿。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每旦聽朝，日昃忘倦。雖畜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為儉素，乘輿服御物，敝弊者隨令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不服羅綺。裝帶

不過銅鐵骨角，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獨冀州已三百萬戶。然猜忍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

煬皇帝名廣文帝第二子

在位十三年 壽三十九 字文
化及弑之

乙丑大業元年，初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皂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以南，至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反錄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成皋，北至河陽，相望於道。○五

花
房錄

幸江都

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諸山高出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敬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八月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出洛口御龍舟挽船士八萬餘人舳舻相接二百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官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西苑二年置洛口倉上築倉城周回二

築長城

車駕是

幸中國
事西域

十餘里穿三十害居城○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害

丁卯三年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尚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八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突厥啓民可汗奉廬帳以俟車駕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帝大悅賦詩曰呼韓稽顙昔蒙反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賜各有差○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自是西域諸胡保

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

無日不治宮室

四年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

右顧。屬反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

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

可置宮苑者。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

營汾陽宮。

通鑑卷之三

九

五年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

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

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

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六年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

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

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

陛下之待安可不取。壬午。下詔討高麗。

故出川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

伐高麗

隋氏之

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

息。自腰以下皆生蛆。反死者什三四。

先是詔總徵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

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連黎陽

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餘

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

十萬人。死者相枕。天下騷動。於是始相

聚為群盜。○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

山。剽掠齊濟之間。自稱知世郎。言事可

十

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

避征役者多往歸之。竇建德起兵漳南。

人爭附之。

八年四方兵集平壤。凡一百一十

三萬三千八百人。車駕度遼。高麗諸城

各堅守不下。諸軍敗還。初九軍度遼。凡

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惟二十七

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

九年楊玄感反於黎陽。楊素以李

反

討軍敗

後

李淵得
人心

密為謀主。引兵向洛陽。帝遣宇文述、屈突通討之。玄感兵敗死。帝使裴蘊推玄感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蓋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為盜。爾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之。」帝以衛尉少卿李淵為弘化郡留守。關右十三郡兵皆受徵發，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

甲戌十年二月，詔百僚議伐高麗。戊子，

伐高麗

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因弊遣使乞降。帝乃班師。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炫胡狗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

李淵
即唐

乙亥十一年八月，帝巡北塞。突厥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擊，急攻鴈門。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子世

指孔雀
為

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曰：「始畢敢舉兵，圖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援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成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冥會

肇見嘉祥，拜朝散大夫。

丙子十二年建帝林士弘太平元年，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以王威、高

君雅為之副。十月，韋城翟讓三命於瓦岡，為群盜聚眾至萬餘人。同郡單雄信、徐世績、李密等皆從之。○內史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輒迎損表狀，不以實聞。○云：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

虞世基
不以盜

恭帝 名隋。場帝孫代王也。

在位二年 壽十五亡于唐

丁丑十三年。恭帝脩義寧元年
王竇建德丁丑元
長樂
魏公

元梁李
是王王
歲升蕭
楚銳
凡鳴
八鳳
國元
正月
杜
伏
威
起

兵據歷陽注淮間小盜多附之○二月

馬邑劉武周斬太守王仁恭。收兵得萬

餘人。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李密

說翟讓曰。浴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帥

大軍輕行。施惠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

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遂將精兵。

七千人襲回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聚。

老弱裋負道路相屬讓於是推密為主

號為魏公○四月薛舉自稱西秦霸王。

盡有隴西之地○李密移檄郡縣數以

封德彝
壞隋政

李世民
有安天

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

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

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虞世基以世基

不問吏務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

意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

○初唐公李淵生四男建成

世民玄霸元吉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

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

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晉陽宮監

裴姝與劉文靜同宿。見成上烽火。深歎。

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將可以自存歟

靜笑曰。持事可知。吾二人相導。尚憂貧。

文靜見李世民而興之桀自結納滑

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申試同魏。

且年雖少。命世才也。本紀云。世民年四歲。有龍見於宮中。

曰龍屬之姿天日之表其年義冠必文

靜坐與李密連臂繫太原獄世民就省

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才不能

劉文靜
與世民
劉人士

李淵
說李淵

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群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公所將之兵，復自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踴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知也。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冠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

趙兵

李淵
與世民

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命世民與文靜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劉武靜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淵從之。

范祖禹唐鑑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况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啓之乎？太宗陷父於罪，而脇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

季世民
陳休人

以為助。何以示後世。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夷狄多獨憂之亂。蓋高祖以此始之也。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為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脅大臣。以得天下而可為乎。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裴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西河郡不從。淵使世民將兵擊西河。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捨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

季世民
入關之計

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秋七月。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淵帥甲七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眾。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其眾以從。代王侑遣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

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反部項鷸

九律之執以牧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

使溫大雅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

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

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

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

封於唐斯榮足矣磻商辛於牧野所不

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

右尚須安輯盟津即孟之會未暇卜期

通鑑卷之

十九

密得其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指

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

兩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

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

佐謀北還裴寂等皆以為不如還救根

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

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總倉

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

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

李密反

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

入咸陽誦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

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

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淵不聽促令引

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

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

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

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

不悲淵乃悟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

通鑑卷之

二十

左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八月兩軍淵

乃命軍中曝諱本鎧仗行裝趣霍邑

成世民將數千騎至城下舉鞭指揮若

將圍城之狀且詬舉侯之之怨引兵

三萬分道而出兵大敗老生下馬拔

劉弘基就斬之遂克霍邑○李淵欲引

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

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

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

李密反
請往
長安

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
通為援。通敗。長安必破矣。世民曰。不然。
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
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
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
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脩備以待
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
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
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而西。京兆
諸縣多遣使請降。○淵帥諸軍濟河。關
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世民所至。吏民及
群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
屬。淵女李氏適柴紹者。亦將精兵萬餘
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募府。蒲娘
子軍隰城。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
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
玄齡亦自以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

唐紀

李淵克
長安

為世民引兵頓于阿城。勝兵十三萬。軍
令嚴整。秋毫不犯。○十月。蕭銑起兵巴
陵。自稱梁王。○十一月。李淵克長安。與
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馬邑郡丞
李靖素與淵有隙。淵收靖將斬之。靖大
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而以私怨殺
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
召置幕府。○淵備法駕。迎代王即皇帝
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遥尊
煬帝為太上皇。以淵假黃鉞都督內外
諸軍事。進封唐王。已巳。以李建成為唐
世子。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歷年圖曰。文帝之於周室。非有元功。
厚德。素洽於人。直以天元暴崩。嗣君
幼弱。姦臣矯命。徵幸得之。然明敏儉
約。勤於政治。隨才任官。信賞必罰。故
能取江南三百年之國。易如反掌。使
天下復為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豐饒。

突厥室韋靺鞨林邑高昌女國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珎入貢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尚使後嗣僅得中材之主以守之十世之內未易亡也煬帝以悖逆詐謀坐承富強之業志驕氣溢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為人窮侈極欲兵連四夷政煩賦重盜賊蠭起而猶巡遊不息以樂滔憂惡聞直言喜自雍蔽噫率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况隋無積善之基乎

右隋四帝合稱帝三十年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四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五

唐紀

按歐陽公作唐新史成於嘉祐五年溫公通鑑以治平開局要之新史通鑑皆被旨編定之書學者通用無害也又有貞觀政要魏鄭公諫錄及唐舊史通鑑皆參用之文多不同今學者用唐史只稱史臣不必泥出處今略具大槩以備檢閱其遺闕處皆舊史也

高祖神堯皇帝名淵姓李

在位九年 壽七十

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略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為之子也

武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春帝例皇太子元年唐高祖武德元年夏王實建德五年唐高祖武德元年秋王實建德五年唐高祖武德元年冬王實建德五年唐高祖武德元年

私錄 隋煬帝崩於都泰陵。八月十四日。宇

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自稱大丞相。○

蕭銑即皇帝位。於是東自九江。西抵三

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

四十餘萬。○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於

唐。唐王即皇帝位。○隋煬帝凶問至東

都。留守官奉越王即帝位。改元皇泰。以

王世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

充漸結黨援。恣行威福。子弟咸典兵馬。

突厥盛

執震內外。皇泰主拱手而已。○時中國

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疆盛。東自契

丹契音。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

臣之。控弦百餘萬。唐初起兵。資其兵馬。

前後餉遺不可勝計。○唐命裴寂

劉文静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太學四門

生。合三百餘員。郡縣學各置生員。出刑

志。○唐主待裴寂特厚。稱為裴監。而不

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開掌。

伏伽直 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

唐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

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

響應。未暮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

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其覆

轍。務盡下情。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

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出伏○八

月。秦主薛舉卒。太子仁果立。○九月初。

魏公李密既殺翟讓。頗自驕矜。開洛口

倉散米。無防守。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難

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

郭門。米厚數寸。群盜來就食者。近百萬

口。密喜謂賈閔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閔

甫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

所以徇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

也。而有司曾無愛吝。肩越如此。切恐一

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李密

與王世充戰。失利。與眾三萬人歸關中。

平薛仁果

薛仁果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各

有隙及即位衆心猜懼由是國勢浸弱

唐秦王世民至高塘仁果使宗羅睺將

兵拒戰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

羅睺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率二

十餘騎追之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

進至城下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

仁果計窮出降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

一戰而勝輕騎直造城下衆皆以為不

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

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持出不意而破

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

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

撫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

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

果兄弟及宗羅睺將之與之射獵無所

疑間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

主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靈武密自恃

李密

智略功名見唐主猶有傲色及見世民

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

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

久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唐

主以為祕書丞乘傳至黎陽遣徐世勣

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郭孝

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

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

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

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

安唐主聞世勣使至至無表止有啓與

密甚恠之孝恪曰世勣意唐主乃數

日徐世勣不

姓李

之功朝廷

獻策於唐主

唐主充

素直法

傳本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

之監

手足

司不

命所

司戶

郎磨

史
立出

主帝
王個

吳王
祭亡

定租

有
家
出
唐

二匹。

急出
貨本

裝

即位

忠報

倦眉

即帝

州

薛源

中

統傳

侗語

庚辰

法定
與據

持世

相等

相於

二百

卷一

先劉武

秦王不
能敵德

解甲三日矣。敬德與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亦與百餘騎走突厥，并州悉平。出敬德傳

○七月，唐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內之軍中，屈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遂殺之。」

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卧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單時友引梁梁色角反與隋隋同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

先破王世

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返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斬首千餘級。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敬德善避稍，每單騎入敵陳中，敵衆稍刺之，終不能傷。又能奪敵稍返刺之。齊王元吉以善馬稍自負，聞敬德之能，請與敬德較勝負。元吉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須臾三奪其稍。出敬德傳

辛巳唐武德四年是歲夏鄭梁**唐兵**
統吳亡并楚梁師都凡三國

圍洛陽，城中乏食。竇建德救之，乃遣世民書請退軍潼關，復脩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王世充窮蹙，垂將面縛。竇建德運糧遠來助之，隋末王世充據洛陽稱此天意欲兩亡之也。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

建德

元王世

不聞復
建德

行開通
元寶錢

將驍騎出武牢東。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數戰不利。建德中禦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武威擒之。世民囚建德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諸將曰：「吾所恃者夏王，今已為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世充素服，帥太子群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入官城，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及闕，廢諸道場。建德傳○

通鑑卷之三十五

十

七月，建德部將劉黑闥起兵於漳南。兵執大振。十一月，陷冀州，擊李世勣等破之，遂攻拔相州。又取黎衛二州。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之。○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通元寶錢，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出食○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不足以稱之，特置天

唐王
策上

通鑑卷之三十五

十

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乃使庫直閭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山本紀○初，杜如晦為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長史。時府僚多補外官，世民患之。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

玄齡如
至如杜如晦王佐之才即奏為府屬與

玄齡常從世民征伐參謀帷幄軍中多
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
將佐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
幕府又將佐有勇略者玄齡必與之深
相結使為世民盡死力每令玄齡入奏
事唐主嘆曰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
里皆如面談出玄
齡傳○唐詔發巴蜀兵以
趙郡王孝恭李靖統十二總管自夔州

子靖
順流東下以擊蕭銑時蕭銑方罷兵營

農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
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
還集乃悉見兵出拒戰李靖縱兵奮擊
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
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投
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
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
表東注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

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

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
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
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
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銑乃謂
群下曰天不祥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
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
陷百姓於塗炭乎銑乃下令開門出降
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

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斬於
都市出李靖及
蕭銑傳

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都洛州唐秦

王世民擊破之黑闥奔突厥山東悉平

六月黑闥引突厥寇山東○八月己未

突厥頡利可汗寇并州遣兵寇原州唐

主謂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和與
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璠曰上秋戰則怨

不圖其後

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唐主從之○九月劉黑闥陷瀛洲進陷鹽州○十月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於下博兵敗為黑闥所殺山東震駭州縣皆叛附於黑闥旬月間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洛州道玄數從秦王世民征伐死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致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唐主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及為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為世子唐主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

唐成元吉頃秦

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上世民功名日盛唐主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以求媚於上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執如拉朽拉洛合反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唐主許之出建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黑闥引兵而南建成元吉擊破之黑闥食盡衆散遂夜遁范祖禹曰王魏以輔導東宮為職當勸建成以安太子親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且建成既為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立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

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為建
成謀猶如此况庸人乎

癸未

唐武德六年
漢水亡并張凡三國

黑闥所署饒

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斬之

甲申

武德七年

是歲高開道輔公祐皆
敗死唯張師都至貞觀

置中正
乃亡

正月依周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

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

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二月詔諸州

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

及鄉皆置學○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調

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

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

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

宜綾絹絕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

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月免其

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

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已上

課役俱免食貨○七月或說上曰突厥

課役俱免食貨○七月或說上曰突厥

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

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

矣上以為然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

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

精兵百萬所征無敵柰何以胡寇擾邊

遷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

笑乎彼霍去病漢庭一將猶志滅匈奴

况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額

利之頸致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

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共諧世民曰突厥

雖屢為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

之名內欲恣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

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

嫌益甚出突厥及
建成傳○八月突厥寇原忻

并縱四州京師戒嚴是時頡利突利二

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齊

王元吉引兵拒之世民與虜遇於幽州

勅兵將戰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下元

果王
突利

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世
汝不敢出吾當獨往乃所騎馳詣虜陳
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深
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開獨出與我
聞又遣騎前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
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
也世民又前將渡濤水頡利見世民輕
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
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度我無他意更

通鑑卷三十五

大

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
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
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
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
利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
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
說突利以利害突利說聽命頡利欲戰
突利不可乃遣突利來見世民請和親
世民許之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為

突厥
和

張鎮周
不私放

通鑑卷三十五

元

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
乙酉八年正月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為
舒州都督鎮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州
就故宅多市酒肴召親戚與之酣宴散
髮箕踞如為布衣時凡十日既而分贈
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
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
姓耳君民禮隔不復得為交遊自是親
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丙戌九年大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
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
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
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起三途謬張六
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
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
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
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
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

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晃
戎亂華主庸臣佞政害祚短梁武齊衰
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
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
養一紀教訓可以足民上詔百官議其
事唯太僕卿張道源稱爽言合理蕭瑀
曰佛聖人也而爽非之非聖人者無法
當治其罪爽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
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
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
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
獄之設正為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
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爽言乃下詔命
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傳○六月
丁巳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
成齊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
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上亦謂世民曰首
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

為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
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
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
陝以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
漢梁王故事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
膝下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
於上上信之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
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為辭元
吉曰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世民
腹心長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等日
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歎曰骨肉
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
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眾曰大
王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眾曰使舜
浚井不出則為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
為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
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
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

敬遠成
元吉

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已未太白復經天傳奕密奏太白見秦分扶問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私毫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詢問汝宜早決庚申世民遂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為木枝所絀墜不能起維古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起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

太子

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癸亥立世民為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出本紀及建成等傳

溫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鼻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太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

建德卷之三

重

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類大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

孫甫曰立嫡以長者所以止爭奪之心也行之平世固為常法若夫古之

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况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為人臣乎。建成自舉兵以來。無一事可道。但以年長。便居聖子上。雖至愚者。知其不可也。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定乎。况受禪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於立子也。善哉。寧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也。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衆為之危懼。徵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雋州。皆以為諫議大夫。范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

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是以管仲不得終離桓公而得以之為君。今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讎。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

於人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世民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

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八

月癸亥詔傳位於太子太宗即皇帝位

於東宮顯德殿赦天下並出太宗紀

高祖贊曰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可謂

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

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

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通鑑卷之三

太宗

詔以宮女衆多幽閤可憊宜簡出之各

歸親戚任其適人太宗紀○已卯突厥進

寇高陵辛巳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

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癸未頡利

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

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

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

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

後無算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

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

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

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

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囚思

力於門下省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

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

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

拜俄而諸軍繼至頡利見執失思力不

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

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

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

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

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

我不能扞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開門

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

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耀軍容使知必

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

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

盟
利
於
突厥

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棄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執如拉朽。合拉反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脩備。則吾未可以得志。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惰。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射
殿
奏

此之謂也。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是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還朝。出突厥傳○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群臣多諫。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常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范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殿庭非

其所也。苟將帥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衆之主。而為卒伍之師。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教化禮樂為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雖士勵兵強。征伐四克。威加海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論兵法

上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疆弱。常以吾弱當

八通鑑卷之五

牛

其疆。疆當其弱。彼乘吾弱。遂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返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出政要○

史記臣

上面定勲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勲。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與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

史記文

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勲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出玄○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官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出政要○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

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故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序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小大。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

○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

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出政要○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出魏鄭公諫錄○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

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復芳除其賦役也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東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既徵得物復點為兵何

通鑑卷之三

書

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曰卿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大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錢出○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云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

繼以直
言

公諱

大寶箴

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立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汶汶而聞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纍塞耳而聽於無聲口反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出本○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

通鑑卷之三

書

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刀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出本

溫公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

裴矩諫
陷人於

也表動則景隨矣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五

館藏書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六

周紀

太宗皇帝上名世民高祖次子

在位二十三年 壽五十二

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養。庶幾成康。自古功德無隆。由漢已來。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

卷之三十六

丁亥貞觀元年正月。上宴羣臣。奏秦王

秦破陳

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出禮樂志○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出唐書○上命

陳書入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法除斷趾

法戴冒執

責德矣
不舉賢

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
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趾上
猶嫌其慘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
裴弘獻請改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
三年詔從之○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
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
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
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
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
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
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
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
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
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
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本出○上令封
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
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
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

賜絹愧
誠夫

分天下
為十道

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
之人德彝慙而退出貞觀○右驍衛大
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
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
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
但於殿庭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胡演
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柰何復賜
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
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出德本
傳○初隋末喪亂豪傑並起擁眾據地
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為之割
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
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
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
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
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
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出地理志○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

良弓十數

論周秦

天下

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卿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出貞觀政○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灼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

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出貞觀政要范祖禹唐鑑曰太宗於是失言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世或以湯武征伐為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乃所以為仁義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而可也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曰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九月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為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他官參預政事自此始出本

貴魏徵
不存形迹

忘臣良
臣之異

百官 ○帝益親魏徵。徵自以為不世遇。

乃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

帝心者。或告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

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

不存形迹。逮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

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

他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心。

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

迹。則國之興廢。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

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

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

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

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

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說

賜絹五百疋。出魏徵傳

致堂管見曰。忠良一道也。魏公之言

過於分別矣。夫稷契逢干。所謂易地

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柔和獻納。不

敢強諫。則曰。吾效稷契皋陶。苟有犯
顏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
何以桀紂待吾君。而欲為忠臣乎。則
魏公之說。啓之矣。

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

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

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

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

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

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

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

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出貞觀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

謗。諸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

而民怨。怨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

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

立至。朕欲營一殿。財用已具。鑒秦而止。

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

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出政

(朱黼曰)財用之贏縮。關於侈儉。風俗

好尚。本之人主。人主以儉約為心。則

公卿大夫不敢踰制。以過侈。朝廷以

儉約為先。則士庶人不敢越分。以過

奢。尊卑上下。事事物物。皆尚質素。自

然家給人足。貨財不可勝用矣。漢文

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既成。而一臺不

築。於是成富庶之效。唐太宗鑒秦人

之敝。材用既具。而一殿不為。於是成

貞觀之治。搏節於一身者甚小。而功

利之及一世者甚大。窒遏一時之欲

者甚微。而培養數百年之根本者甚

著。人主其可不察哉。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

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

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更受賂

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

食珠命

劉林甫
請四時
退士

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

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

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

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

為人所笑也。諫錄公○隋世選人。十一

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

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

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

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

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

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

銓序。各得其所。時人稱之。詔以關中米

貴。始分人於洛州選。上謂房玄齡曰。官

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

總六百四十三員。出選

(百官志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

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

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

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不能徧舉

鴻臚卿鄭元璫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饑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

通鑑卷之三十六

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貞子二年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

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闇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

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

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

帝偏信朱异史以取臺城之辱隋煬

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

無聽檢

不肯棄信擊突厥

拾隋書

吳天人

國領利入朝而喜懼

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傳出本○上謂黃

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

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

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

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

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出政○上

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

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

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

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

如始則善矣○顏利表請入朝上謂侍

臣曰卿者突厥之強控弦百萬憑陵中

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

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

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

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

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太常少卿

雅樂

雅樂

祖孝孫作唐雅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松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

通鑑卷之三

三

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出禮志

溫公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

禮

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太宗還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賭拳石而輕泰山乎。

通鑑卷之三

三

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擬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出政要○上謂侍臣曰。赦者

不輕赦

御祥瑞

出官女三千

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
 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
 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
 恃之輕犯憲章故也。出政○上曰。此見
 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
 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
 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
 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嘗有白鵲構巢
 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
 曰。我常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
 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出政○天
 少雨。李百藥上言。官人無用者尚多。陰
 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所
 出三千餘人。出政○突厥寇邊。朝臣或
 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突
 異相仍。誼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
 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為公掃清沙漠。
 安用勞民遠修邊塞乎。出政○十月。上

傳教祖

齊後

敬深親

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徵入朝
 諭以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鎮撫。祖尚拜
 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疾。上遣杜如晦
 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
 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
 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
 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
 上曰。然。邇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
 殺之以為大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
 今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
 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
 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為之霽威。出政○
 嘗謂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
 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
 上笑曰。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
 上嘗得佳鵲。代笑自臂之。望見徵來。匿
 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鵲竟死懷中。出政
 公評○上曰。為朕養民。唯在都督。

重刊
之選

重刊
本質

唐杜
斷相資

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
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
令猶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
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出傳序吏
己丑三年三月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
公為僕射，當廣求賢，隨才授任。此宰相
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
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
唯大事應奏者，乃開僕射。玄齡、明達更
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
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
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
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
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
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
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
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出傳序吏
○四月，上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下

五花判

常何為
馬周

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
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
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
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
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
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
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出貞觀政要○荏反。平馬周客遊長安，舍
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六月，以旱，詔文武
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
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恠其能，以問
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
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
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
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為知人，賜
絹三百匹。出周本傳○遣都督李世勣、李靖
、柴紹、薛萬徹為行軍總管，眾合十餘萬，
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十二

突利可汗入朝

突利可汗入朝

突利可汗入朝

突利可汗入朝

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
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
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耻。○壬午。
靺鞨下音昌反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
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
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
上策乎。○是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
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
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

四年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

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
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驚。又為靖破於
陰山。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斥
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擒頡利
送京師。漠南之地遂空。此靖傳及○三月。
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
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
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

長。皆稱天可汗。此本○突厥頡利可汗

至長安。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詔
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
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
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
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
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
起為壽。逮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
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

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魏徵以
為突厥世為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
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
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晉初諸胡與
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
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
伊洛之間。遂為氐秦之域。此前事之明
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
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

五
卷
五

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以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眾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所統之地為四州。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變政

通鑑卷五

平

范祖禹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以誇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為夷也。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

不討林邑

啓乎

至素疎
修洛陽
宮

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出政○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

通鑑卷五

主

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

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疋。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素傳○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餐蘇昆反。又十安反。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

通鑑卷之六

主

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有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

范祖禹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此舜臯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

通鑑卷之六

主

以隳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作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

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此得其道故也。

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刑法志曰。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為法雖殊。而用心則一。蓋欲民之無犯也。然未知夫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可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唐興。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及受禪。

除斷趾

禁笞背

天授仁

命劉文靜等損益律令。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太宗即位。詔房玄齡等復定舊制。玄齡等以為肉刑既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於是除斷趾法。太宗嘗覽明堂鍼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鍼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善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然自張蘊古之死也。法官以失出為戒。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律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失出為大罪。故吏皆深文。帝矍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自此吏亦持平。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侑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於仁。

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諸宰相侍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己任。

通鑑卷之六

主

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確論。出本○上之初即位也。常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訥。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

通鑑卷之六

主

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耳。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訥。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疋。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帝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出魏徵傳致堂管見曰。封倫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訥。未為甚失。魏徵言若果澆訥難

化。當為鬼魅則非也。以書契已來觀之。三代之時固不及唐虞之世。周之文勝。又不如虞夏之質。而漢風俗。豈敢望周。而唐之風俗。又安能及漢邪。若謂民常淳朴。無有澆訛。則結繩之治。可以易約劑。土鼓之樂。可以變絲竹矣。要之一治一亂。天下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夥。則氣漓。而人澆。蓋或三二百歲。或五六百歲。淳漓一變。而天地之氣。盈虛消息。後世誠不及古矣。若夫人之所以為人。出於本心。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爾。是故可以懷之以仁。理之以義。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也。魏徵有見於饑渴者之易為飲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米斗三錢。外戶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楊寶勳
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顏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力豈獨在朕乎。

通鑑卷之六
〔范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舍矣。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拂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

主所力行耳孰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義於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兵不待甲房玄齡奏閔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又安此乃朕之甲兵也出政要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六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七

唐紀

太宗皇帝中

辛卯貞觀五年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痞妄為妖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貴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

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出刑法志

○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歛李百藥以為使勲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宗室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

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山唐

蘇東坡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得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寒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祿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

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皆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致堂管見曰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太宗慨然議復古制而魏徵諸臣不能詳考卒使聖人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誠可惜矣而蜀人蘇公亦謂封建不可行至於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雖聖人復起不復能易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論曰周之衰也諸侯彊盛而有不掉之患秦之亡也則有叛人而無叛吏非郡縣之制失也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室

及其衰也。五霸雖彊大。猶且攘夷狄。以尊周。凡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稱。乃摘取衰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刖者而欲廢天下之履也。使周德未衰。誰敢問其鼎。周不伐鄭。誰敢射其肩。使周常能守文武成康之法。諸侯安能生不掉之患哉。秦之亡也。陳吳奮其白挺。劉項從而斃之。兵車所向。下城以數十計。無為秦死守者。安得謂秦無叛吏也哉。宗元又曰。封建非聖人意也。欽也。殷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翦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求安。此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之乎。蘇子講之不詳。乃以宗元之論為是。而以封建為爭之端。不知聖人正所以息爭也。果以為爭者。夏有天下。

數百年。苟無然。則商不得而取也。商有天下數百年。苟無紂。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之效乎。若以為不足以息爭。則秦建郡縣。不二十年。而漢爭之。漢纔二百年。而王莽爭之。又二百年。而三國爭之。三國各不數十年。而晉爭之。晉不數十年。而夷狄爭之。是後爭者益衆。分裂益多。享國益促。唐最久矣。不三百年。而爭者四起。未及中葉。而失天下之半。是郡縣已後。崇值大利。揭示爭端。皆不如三代千七百年。纔三姓也。安得以封建為爭之端。而亂之首歟。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微樂。臧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有司斷獄。唯據律文。

死刑五
覆奏

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一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出刑法志及政要○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

通鑑卷之五

六

不受席
內附

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出政要○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靡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僅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出政要○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謹儻還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

封禪
魏徵諫

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出政要

壬辰六年正月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

通鑑卷之五

七

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士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尸口未復倉廩尚虛而

欲故田
舍翁

車駕東巡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護從自今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荏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錄出諫○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

後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

八

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錄出諫○宴三品以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又

以治安
自懼

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荒統葉護雄據西域漢失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彊盛以自滿也出政○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

魏徵城
媚

九

世南上
聖德論

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斌媚媚城反文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傳出本○秘書少監虞世南上

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觀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九月己酉幸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與貴臣宴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

青敬德

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在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諭解之敬德拳歐道宗反鳥目幾眇上不憚而罷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趙誅上上魚反誅下非高祖之罪也

通鑑卷之三

十

叔法讓言案

國家綱紀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脩飭無貽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出敬德傳○以左光祿大夫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謹言善言也故以此官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出政要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

保若臣相

通鑑卷之三

十

急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忤忤五反逆也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錄出諫○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守乎出政要○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出諫錄
(范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

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陂。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乘統。敦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

至於三王之治也

癸巳七年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

魏徵不
觀七德

癸巳。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魏徵欲上偃

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

使反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去歲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

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勅天下死囚

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九月。去歲

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

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

皆赦之。

歐陽公曰。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

於小人。刑入於死。乃罪大惡極。此又

小人之尤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

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太宗錄大辟

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

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小人之尤

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太宗之為此。所以求為此名。安知其縱之而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而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其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此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之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之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其信義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以為

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蓋謂此也。

十一月。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不許。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讎不棄。魏徵等是也。

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出無忌傳

○十二月

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安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

胡越一家

不私外戚

責群臣
諫太子

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

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

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

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

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

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疋。

要○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

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

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

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

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

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

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甲午八年正月。上欲分遣大臣為諸道

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

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

與太常卿蕭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

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

行天下

溫辭三
接下

特見責

窮之懷。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

親視。○中平皇帝肅德參上言。修洛陽

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

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

不役一人。不收斗糧。官人皆無髮。乃可

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

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

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

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惟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復

言。乃賜絹二十疋。他日徵奏言。陛下近

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

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乙未九年。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

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

饒人自斃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

也。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

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

論齊後
主周天
元優劣

為亡國。齊主尤劣也。出時○四月庚子。

上皇崩○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

令參預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

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

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

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

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謂瑀曰。

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大明。亦有

時而失。瑀再拜謝。魏徵曰。瑀違眾孤立。

唯陛下知其忠勁。鄉不過聖明。未免難

矣。出時○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

書。常與上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

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譴怒官人。后亦陽

怒。請自推鞠。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為

申理。由是宮壺之中。本反刑無枉濫。及

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

於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謀

秘計。未嘗宣泄。苟無大故。願勿棄之。仍

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

省徭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

恨。崩于立政殿。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

事。為女則三十卷。及崩。官司奏之。上覽

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為

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

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

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出

本○葬文德皇后於昭陵。上念后不已。

乃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

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

見。本反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

獻陵。高祖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

為之毀觀。本出○朱俱波甘棠遣使入

貢。朱俱波在蔥嶺之北。去瓜州三千八

百里。甘棠在大海南。上曰。中國既安。四

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者。秦始皇威振

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匡其不逮耳。○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_臣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_{反才}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_{紀傳}○是歲更命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

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踈近數皆一月而更_{志兵}

丁酉十一年房玄齡等受詔定律令比古死刑除其太半天下稱賴由是斷獄平允_{志刑}○三月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

基裴蘊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震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諂邪則思正已行賞爵則思因喜而偕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_{傳本}○五月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

魏徵
人君子小

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出本○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宥，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

諫諍
張章

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恃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止者。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

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疋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疋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歛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計，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

重乎今之選

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如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出周本傳

戊戌

十二年二月詔曰：隋故擊鷹郎將

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三月，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

不許集文章

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出政要○

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

從諫不
及初

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

萬或云賞太厚

臣

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起於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本出○上問寺臣：帝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創業難，守成難。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

馬周
文切理

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魏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出○以給事中馬周為中書舍人，周有機辯，中書侍郎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本出（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明習憲章，非王佐才，曷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述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

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七

中央民族

史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八

唐紀

太宗皇帝下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
館藏書

宰相
度支

己亥十三年正月加左僕射房玄齡太子少師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出玄齡傳○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堯舜之父

左庶子
封刺史

通鑑卷之三十八

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縻之惡日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

怨望朕豈彊公等以茅土邪詔停世封

刺史要出政五月旱詔五品以上上封事

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

不克終者凡十條上深加獎歎賜黃金

十斤廐馬十匹錄出

本傳曰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幃幄

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

勿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

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寢不克終謹用

通鑑卷之五十八

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靜

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

馬并訪珍怪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

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輩

竟辭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

此不克終一漸也陛下在貞觀初護

民之勞响况明之如子不輕營為頃

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

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

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

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

觀初役己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

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

實切諸心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

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

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

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

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踈莫

通鑑卷之五十八

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此不克終

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

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

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

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

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

惡以眾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

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使譏佞

得行守道踈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

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帖。反托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繫焉。妖不妄作。今旱暵反呼早之災。遠被郡國。凶

醜之孽。起於轍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嘆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乃以所上疏列為屏。幃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庚子十四年二月。上幸國子監。觀釋奠。

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

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

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

令學者習之。出選舉志及○侯君集滅

高昌，以其地為西州。於是唐地東極于

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

州縣。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

九百一十八里。

辛丑十五年正月，上指殿屋謂侍臣曰：

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

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

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

○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

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

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

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并州太

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

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

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李世勣

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

哉？乃以世勣為兵部尚書。出李世上

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

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

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上曰：然。人臣

開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

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為此

也。出錄○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人

主，常兼行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

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

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

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

臣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取。上甚善

之。出錄○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詔偽尤

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上之才，皆為

之叙。質以經史，其叙宅經曰：近世巫覡

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

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

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官商。或復姓數字。莫辨微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釋義。秦將白起。趙國長平。秦殺其將趙括。坑其降卒四十萬。事在周赧王五十五年。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釋義。漢武時。彭寵。李通。鄧晨。來歙。鄧禹。岑彭。賈復。吳漢。陳俊。任光。朱祐。杜茂。馬成。馬武。劉隆。韓歆。趙熹。張堪。馮異。蔡少公。李軾。李守。尹敏等。皆南陽人。並貴士也。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

通鑑卷三十八

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叙葬曰。古者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而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墓之室釋義。鄭掌公墓大夫。當路毀之。則朝而寔。不毀。則日中而寔。子產不毀門。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

巫妄言。遂於踴踊之際。擇地擇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筭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殯。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識者以為確論。

上敘

十六年。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反至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群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出進○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為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陛下臨朝。深

通鑑卷三十八

九

魏書
卷五十八

魏書
卷五十八

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微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錄出○八月。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出政○西突厥遣兵寇伊州。初。高昌既平。歲發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諫。上弗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出西域○十月。宇文士及卒。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出士及○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梁勿疆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

公主妻
薛延陀

魏書
卷五十八

魏書
卷五十八

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上曰。然。朕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以新與公主妻之。○上曰。朕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畏。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出政
癸卯十七年正月。魏徵寢疾。上遣使者問訊。賜以藥餌。相望於道。又遣中郎將李安儼宿其第。動靜以聞。上復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戊辰。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為書石。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以防已過。今魏徵沒。朕亡一鑑矣。出本傳。此略用本傳文。通鑑多不用。○二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

論弁達
察記

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
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
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
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
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
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
得乎。出送良傳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
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
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

國功臣
於凌烟

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
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上命圖畫功
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
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
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
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
基。蔣忠公屈突通。鄭節公殷開山。分郡
譙襄公狄紹。鄆襄公長孫順德。鄭公張
亮。陳公侯君集。鄭襄公張公謹。盧公程

廢太子
承乾

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
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
寶等。於凌烟閣。出本紀及忠義傳○初。太子承
乾喜聲色。及畋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
藝能。有寵於上。潛有奪嫡之志。上意寢
不懌。太子亦知之。陰養刺客。紇于承基
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會承基
坐事繫獄。上變告太子謀反。敕中書門
下參鞠之。反形已具。廢為庶人。侯君集
等皆伏誅。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
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
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御兩儀
殿。群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
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
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無忌等
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
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
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悅。立晉

立晉主
為太子

太子

托物
太子

王治為皇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潘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世勣為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出本○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翦鬚為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常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群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及指出血。因飲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本○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

存錄外
碑

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出政○初。魏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君集為僕射。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路所撰碑。路蒲墨
世勣本傳

（贊曰）君臣之際。固不難哉。以徵之忠。

而太宗之睿。身歿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身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皦皦者難全。自古所嘆云。唐柳芳稱徵死。知與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諒哉。

初。上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

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辭直書其事○九月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

甲辰十八年上曰蓋蘇文殺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詔命不可不討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夷響應聲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與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勸上伐之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諫上不聽出政○上嘗

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矣微傳○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伯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懸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彊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

下未敢對敷反余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謙言虛懷以改及本傳○八月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

奉辭臣
得失

朕問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皆
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
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
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
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
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
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
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
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

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
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
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
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
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
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
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
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
依人。人自憐之。此無○十二月。詔諸軍

分道擊高麗

伐高麗

乙巳十九年正月。上自將諸軍發洛陽
○二月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
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衆
之才不足。○三月。車駕至定州。李世勣
江夏王道宗攻高麗蓋牟城拔之。世勣
進至遼東城下。高麗大敗。上自將數百
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
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及克高麗。以其
城為遼州。○進軍白巖城。大將軍李思
摩中弩矢。上親為之吮血。將士聞之。莫
不感動。○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
市城。進兵攻之。高麗北部延壽惠真帥
兵十五萬救安市。上敕諸軍齊出奮擊。
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諸軍
鼓譟並進。會有龍門人薛仁貴者大呼
陷陳。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乘之。
高麗兵大潰。已未。延壽惠真帥其衆三

萬六千八百人降。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驛山。范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彊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心。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彊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負於遠夷。一戰而克。自

以為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其器不亦小哉。

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出高麗傳○上以遼左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乃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出本

丙午二十年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等招諭敕勒諸部。其酋長皆喜。頓首請入朝。上大嘉。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漠。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

范祖禹曰太宗不得志於東夷而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陞破亡以兵臨之執如振槁左衽之民鮮辨內屬自以為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殊不思中國之與夷狄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郡縣是慕虛名而受實害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恥其失不在於已則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饋餉之擾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太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華夷中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

九月車駕幸靈州敕勒諸部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上為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蕭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

光
孝
除

合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

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

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

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

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

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如是○上

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

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

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

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

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

為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

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

之勤玄齡為最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

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

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勲舊上還

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父之上

任
任
玄

生
日
不

建
玄
齡
之
功

幸芙蓉園。玄齡敕子弟汎掃門庭。曰。乘興且至。有頃。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官。出本

丁未二十一年。上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進士王公瑾。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

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出昌齡傳○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帥意以實言之。群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

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墜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諸遂良曰。公嘗為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骨利幹遣使入貢。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曠。蒼羊胛反。適熟。日已復出矣。○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納汙穢疾。無損高深。志

帝範
太子

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以申

二十二年正月。上作帝範十二篇。

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

通鑑卷之六

五十六

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聲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情奢縱。則一身不

帝範
太子

華宮
務令儉約

徐惠
徵後

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結骨其國人

皆長太赤髮綠睛。自古未通中國。至是

入朝。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編戶乎。○上營

玉華宮。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

音丘應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

通鑑卷之六

五十六

華靡。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又曰。玳瑁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初左武衛將軍李

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書見太史占

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

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

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言小名。君羨自

言名五娘。上愕然笑曰。何物女子。乃爾

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

惡之。後出為華州刺史。有布衣負道信

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羨與妖人

交通。謀不軌。君羨坐誅。○上密問太史

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

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

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主天下

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

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

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

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

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

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

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

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

為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

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

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

足慰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

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

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

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

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

倘蒙錄此。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

訣。悲不自勝。薨。

（房杜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墮。

攘群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

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

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

以附敘
李勣

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矣。然求其所以致之之蹟。殆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謀謨果有大過人者。方君明臣良。志協議從。相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勳。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蔽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耶。

已酉二十三年夏四月。上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

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出本傳

范祖禹曰。太宗以李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以托孤幼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任而無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邪。是以大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黥彭之徒。狙詐之術也。五伯之所以不為也。豈堯舜親賢之道乎。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太宗豈得而用哉。

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泣曰。汝能孝愛知。

命
無忌遂
良受顧

上朋

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篤。詔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卧内。謂之曰。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六月。太子即位。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九月。以李勣為左僕射。

（贊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唐有

通鑑卷之六

主

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伊川曰。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雖狎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皆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風。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通鑑卷之六

三

（南豐曰。太宗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才。又有治天下之效。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令之行。擬之先王。未純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陳之間。戰必勝。攻必取。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得失如此。

鄭氏曰太宗假仁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因至五覆罪至三訊除斷趾禁鞭背。然一旦乘怒遽斬張蘊古等。寇盜甫平。首開文館。樂奏破陳。則曰朕終以文德綏海內。然志伐高麗。死猶不忘。陳師合上拔士論。意輕房杜。則斥之嶺表。然聽褚遂良疑似之譖而誅劉洎。親平建成元吉之難。可以鑒矣。而寵泰嬖倖。幾危嗣位。知謹刑矣。而復濫殺。知尚文矣。而復黷武。知任賢矣。而復信讒。知斷恩矣。而復牽愛。故曰太宗假仁者也。

唐紀

高宗皇帝名治太宗第九子

在位三十四年 壽五十六

溺愛祗席。不戒履霜之漸。卒使天后斷喪唐室。貽禍邦家。

庚戌永徽元年。正月上。召朝集使。謂曰。

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

闕。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陽人

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

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甲寅五年。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

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為尼。忌

日上詣寺行香。見之。納之後宮。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由是有廢立之志。

武氏入

有貞觀
風

議武
后

○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
寧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
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
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
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
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
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
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
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
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
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
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
廢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
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
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
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如
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
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

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
簾中大言曰何不撲反殺此獠無忌
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
志寧不敢言韓瑗因問奏事泣涕極諫
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
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
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
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
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
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預諸人事
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
良為潭州都督十月下詔廢王皇后蕭
淑妃為庶人命司空李勣齋饗綬冊皇
后武氏○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
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克
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
害物謂之李猫

論義
之

顯慶元年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

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老人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厚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桑。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丁巳二年。許敬宗李義府誣奏褚遂良

韓瑗潛謀不軌。皆坐貶。

戊午三年。許敬宗誣奏無忌謀反。詔黔州安置。尋殺之。

庚申五年。上初苦風眩。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慶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甲子麟德元年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

二聖

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戊辰總章元年。李勣等擊高麗。薛仁貴為前鋒。與高麗戰。大破之。進至鴨綠。柵又破之。遂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

五

己巳二年。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之纁帛。○以雍州長史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辜容。乃無愧詞。又改曰。無辜。

李勣遺
言戒子孫

不驚考中上○李勣寢疾子弟為之迎
醫皆不聽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
致位三公年將八十豈非命邪備短有
期豈能復就醫工求活一旦忽謂其弟
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
遭不肖子孫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謹
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
先撻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十二
月薨起冢象陰山鐵山烏德韃反言山

通鑑卷之五十九

六

以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勳為將有
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
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
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嘗相其狀
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勳曰薄命之
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其姊
嘗病勳已為僕射親為之煮粥回風藝
其鬚髮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勳
曰非為無人使令也顧姊老勳亦老雖

身言

通鑑卷之五十九

七

欲久為姊煮粥其可得乎勳嘗謂人我
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
為難當賊有不怯意則殺之十七八為
佳賊臨陳乃殺人三十為大將用兵以
救人○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
刑少常伯喪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律
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
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
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
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
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
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各給以符謂之
告身

聚行儉
知人

王儉永淳元年禮部尚書裴行儉薨行
儉有知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郎前進士
王勣渠據咸陽尉蘇味道皆未知名行
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
僕有弱息願以為托是時勣弟勣與

陽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歷名賓王。

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以為

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

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

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沉靜。應至令

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炯

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

王反誅。勳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上

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監察御史裏行

通鑑卷之三

李善感諫曰。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

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

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

休。天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

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無

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

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是歲突厥餘

黨入寇并州。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

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

仁貴免

貴流象州死矣。何以給我。仁貴免胄

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

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

癸未弘道元年十二月。上疾甚。夜召裴

炎入受遺詔而崩。遺詔太子即位。中宗

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中宗名顯。高宗第七子。即位之後。居房陵。後

卒即位。

在位二十七年。壽五十五。

通鑑卷之三

久罹幽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

荒淫不悛。親遭母后之難。而躬

自蹈之。所謂下愚不移者矣。

附則天順聖皇后名聖德太子。一

乘唐中衰。攘竊神器。任用酷吏。

屠害宗支。毒流縉紳。其禍烈矣。

甲申嗣聖元年二月。唐宗文明元年。正

月。立太子妃韋氏為皇后。擢后父玄貞

為豫州刺史。○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

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廢中宗為廬陵王。幽於別所。立豫王旦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唐宗即豫王也。中宗之弟。不得有所預。○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旗幟皆從金色。○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烏貴反。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各坐事遭貶。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為辭。思溫為之謀主。於是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偽臨朝武氏者。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

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甲申。遣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以討李敬業。敗之。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
丙戌三年。太后無子。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命鑄銅為匱。置之朝堂。以受天下奏疏。○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索昔反。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俊臣與萬國

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孔死。諸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

戊子五年。太后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悉誅韓魯等諸王。

庚子

七年。周武氏天春正月。帝在房州。

○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赦天下。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為載初元年正月。○時侯思止王弘義新進。入獄者非死不出。朝廷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遣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儉

徐有
法平恕

國號曰

思止。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為蒲州司法。以寬為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眾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千百家。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九月。侍御史傅遊藝帥關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可之。乃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以傅遊藝為左玉鈐衛大將軍。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官。

辛酉

八年。周武氏天春正月。帝在房州。

誅酷吏
周興

誅酷吏
周興

○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

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

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

此甚易爾。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

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

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

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

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

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興元禮所

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

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壬辰九年。周武氏長壽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

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

試員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

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

遺平斗量。擢侍御史。盜脫校書郎。皆

謂為管反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翹

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昧。洪。反。○太

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

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

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

相謂曰。鬼朴又來矣。朴。反。不旬月。輒遭

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

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

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

羅織之黨。為之不振。

癸巳十年。周武氏長壽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以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

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

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

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

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

兄憂。師德愀然曰。州。反。此所以為吾憂

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

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

金藏割心

之○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流血被地太后翻之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九月祭花

甲午十一年周武氏延春正月帝在房州○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

通鑑卷之五

十六

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丙申十三年周武氏萬歲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

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

丁酉十四年周武氏神春正月帝在房州○來俊臣棄市仇家爭啖其肉反

俊臣伏誅

斯須而盡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

仁傑諫

之憤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戊戌十五年周武氏聖春三月帝還東都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太后意未

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擲風沐雨悲親冒鋒鏑丁歷以定天

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

姪之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

通鑑卷之五

十七

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又勸太后

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由是遣徐彥

伯召廬陵王詣行在九月立廬陵王為

皇太子○以天官侍郎蘇味道為鳳閣

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

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明白但

摸稜持兩端可矣摸稜木名反時人謂之

蘇摸稜

石遠居

已亥十六年周武氏聖曆二年春正月帝在東

宮○婁師德薨師德性沉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西反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

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此是重之

庚子十七年周武氏久春正月帝在東

宮○太后信重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能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文學醞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材解反則

狄仁傑薦張柬之

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天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辛丑十八年周武氏長安元年春正月帝在東

宮○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何不禪位東官自怡聖體書奏太后慰諭而遣之

壬寅十九年周武氏長安二年春正月帝在東

宮○是歲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

蘇安恒
請禪位
東晉

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癸卯

二十年。周武氏長。

春正月。

帝在東

宮。○九月，魏元忠為相，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為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戡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父長。太后怒，下元忠戡獄。將使與昌宗廷辯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

張說許
證元忠

賂以羨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爾。」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遂貶元忠為高要尉。戡說皆流嶺表。○太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末。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

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時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甲辰

二十一年

周武氏長安四年

春正月。帝在

東宮。○七月。以楊再思為內史。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

通鑑卷之五十九

十一

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謔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爾。○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乙巳

神龍元年。春正月。太后疾甚。張易

之。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之。謂右羽林衛大

薛三張

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遂與定謀。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

通鑑卷之五十九

十三

之。癸卯。東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具宗於廡下。廡。同。南反。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

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

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

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

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甲辰。制太

子監國。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

宗即位。下詔。太后徙居上陽宮。帝帥百

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三

月復國號曰唐。○立妃韋氏為皇后。上

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

篤。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

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為皇后。遂

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二張

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丑丙謂張東

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此三

忌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

已定。彼猶机上肉。爾夫何能為。所誅已

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

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

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

噬臍無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

思子崇訓。上官婉兒者。辯慧善屬文。明

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曆以後。百司表

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

益委任之。拜為婕妤。婕。即。嬪。反。用事於

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

韋后。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

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

執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

聽。○三思與韋后日夜諧暉等云。恃功

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暉等為王。

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

權。上以為然。以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

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已為

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陵王。罷知政事。三

思令百官謀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

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

思矣

丙午二年三思使鄭愔告五王謀反貶諸州司馬尋殺之

殺五王

丁未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殺武三思武崇訓于其第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上據檻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縱多祚反於是千騎斬多祚太子走為左右所殺

殺武三思

己酉三年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減獲以日減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糾封付中書時人謂之糾封官錢三萬則度為僧尼其負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

睿宗皇帝 名旦高宗第八子

在位二年 壽五十五

因其子之功在位不久無可稱者然鑒前之禍立嗣以功所謂

可與權矣

庚戌

四年唐宗皇帝景雲元年夏四月上宴近臣

欽明八風舞

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安樂公主欲韋后

臨朝自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餽

二十七

韋后事

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太平公主與

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為皇

太子皇后臨朝攝政殤帝即位時年十

六○相王子臨淄王隆基謀匡復社稷

微服與劉幽求等入苑中向二鼓天星

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

乃攻白獸門斬關而入韋后惶惑走入

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與隆基安樂

唐宗即位

太平王為太子

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比曉。內外皆定。是日赦天下。以臨淄王隆基為平王。甲辰。少帝制傳位相王。睿宗即位。○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立平王隆基為太子。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與太子共誅韋氏。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脩舉。當

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通鑑卷之五十九

二十九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九

中央民族
學陳圖書
館藏書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

唐紀

玄宗明皇帝上名隆基唐宗第三子

在位四十三年 壽七十八

開元之初。屬精政事。幾致太平。

可謂盛矣。天寶以後。奸臣執權。

艷妃亂政。至於竄身失國。而不

悔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玄宗之

謂也

壬子

太極元年。玄宗皇帝壬辰。上傳位

於太子。太子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

雖傳位。猶宜總大政。○八月庚子。玄宗

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三品以上除授

及大刑政。決於上皇。紀出本

癸丑 開元元年。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執。

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

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義

蕭至忠。謀廢立。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上乃定計誅之。執

至忠。義於朝堂皆斬之。太平公主賜死

于家。○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

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

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

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

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

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

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

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

寢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

始。出官傳

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

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

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

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

君。高出羣臣之表。然終不如祖宗更

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

近而易以為奸也。明皇不戒覆轍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寢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相姚崇

上幸新豐。講武于驪山之下。此本○以

同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初上即位。勵精為治。每事訪

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

姚崇十
事要說

本傳曰。上講武新豐。崇為同州刺史。召詣行在。帝甚歡。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因跪奏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

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武后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遠功。可乎。比來壬伎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容幸。月將以忠得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閹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監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

姚崇序
進吏

之崇乃頓首謝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
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
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
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察省上曰朕
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
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
至省中為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
皆服上識人君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

通鑑卷之四十一

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
其遠諂躁進純厚元之嘉納其言出本傳

改官名

○十二月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
相中書省為紫微省門下省為黃門省
侍中為監出百官志○壬寅元之避開元尊

號復名崇

甲寅二年春正月制選京官有才識者
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
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舊制雅俗

梨園弟子

上友愛

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

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

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

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上

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

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幄與諸

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

上親為煮藥回飈吹火誤焚上鬚左右

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愈鬚何足

惜出唐書宗廟傳上以風俗奢靡秋七月制乘

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

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

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毋得

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出本紀

紀

溫公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勵

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矣奢靡

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可不慎哉

花孝勤
政樓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制許之。始作興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出唐宗諸子傳

懷慎清
謹

乙卯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貲

通鑑卷之四

七

產。雖貴為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爾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

伴食宰相

捕蝗

通鑑卷之四

八

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爾。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出本傳○山東大蝗。人或於田旁焚香膜拜。願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都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為蝗眾多。除不可盡。上亦疑之。崇奏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為蝗殺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出本傳○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

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山本傳

丙辰四年二月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為

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訪使上雖欲重都

督刺史選京官才望有為之然當時士

大夫猶輕外任揚州采訪使班景倩入

為大理少卿過大理若水餞之行立望

其行塵久之乃反謂官屬曰班生此行

何異登仙仙傳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

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

能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

為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

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

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

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由是

連歲蝗災不至大饑山本傳或言於上曰

今歲選叙大濫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

召縣令於宣政殿庭試以理人策惟鄆

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

人策

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

歸學問山本傳○六月癸亥上皇崩○十

二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刑部尚書宋璟

蘇頌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

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

顏正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

之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

肝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

首山本傳且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

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倖痛抑其賞逾

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山本傳○姚

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

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賊

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

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

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

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

遇殊卑薄矣山本傳

相

蓋難矣夫

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
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

通鑑卷之早

二

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
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
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嘗屈意聽納故
唐史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
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
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
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
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

丁巳五年春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上

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璟

對曰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

崇對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

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上

大喜從之山本○貞觀之制中書門下

通鑑卷之早

三

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
則匡正義惡必記之諸司皆以正牙奏
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
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
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多
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
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
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
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

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除

故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

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

聞史官自依故事出百官志

辛酉九年春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

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二月

勅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

聞○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贖或

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

宇文融
括田

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偽甚衆。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出本傳○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

通鑑卷之四

三

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苟清其源。何憂不治。出本傳○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修

吳兢直
筆

史見之。陰祈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

後

出子
玄傳

壬戌十年。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寢以貧弱。逃

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月得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出張說傳及兵志

范祖禹曰。唐制諸衛府兵。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後世最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寢墮。非其法不善。蓋人

通鑑卷之四十

十四

失之也。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併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癸亥十一年。秋八月。敕前令檢括逃人

慮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樂今所
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命尚書左丞
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
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
兩番州縣毋得雜役使出兵志○是歲張
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
其後分掌庶政

甲子十二年六月制聽逃戶自首開所
在閒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

通鑑卷之四

十五

一皆蠲免仍以宇文融為勸農使巡行
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融乘驛周流天
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
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時上
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
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
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宮由是有寵
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令集百寮
於尚書省議之公卿以下畏融威勢皆

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反亮獨建
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
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
出為華州刺史出傳及

乙丑十三年二月以御史中丞宇文融
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
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
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出食志○
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彊騎反分隸

通鑑卷之四

十六

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為六番出兵志○張
說草封禪儀獻之○十一月庚寅上祀
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
山下之壇其餘倣乾封故事出禮志○初
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
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
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
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
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

封禪

彊騎

王毛仲
牧馬

下以一縑易一馬，再拱以後，馬潛耗太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志出○上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上謂張說曰：「卿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

通鑑卷之四十一

十一

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

戊辰十六年，改曠騎為左右羽林軍，飛騎。志出

文融得

己巳十七年，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寢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為人疎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

內無事矣。凡為相百日而罷，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山本傳

庚午十八年四月，以張光庭兼吏部尚

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

通鑑卷之四十一

十一

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

出選舉志及先庭傳志○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

四人。志出刑志○是時上頗寵任宦官，往往

為三品將軍，門施榮禮，戰奉使過諸

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遺賂，少者

不減千緡。由是京師第舍郊畿田園，參

半皆宦官矣。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思

任宦官

循資格

勗屢將兵征討，力士常居中侍衛，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者，力士即決之，執傾內外。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終親任之。出官傳

置太公廟

辛未十九年三月初，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饗。還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出禮志溫公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

通鑑卷之四

九

未之有也。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雖不試，猶能兵萊夷却費。兵嬖人曰：吾戰則克，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孔子所以祀於學者，禮有先聖先師故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之抗衡哉？古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贏、股、肱、決、射、御、愛、成、獻、馘。古獲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

相韓休

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誣引以偶十哲之目，為後世學者之師，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通鑑卷之四

二

癸酉二十一年三月甲寅，以韓休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始蕭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官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韓休知否？言終，誅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

官冗

相九齡

分天下十五道

休甫

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出休等傳

○六月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流外奏中不復引過門下

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

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途甚多不可勝紀

出選志

○十月以京兆尹裴耀卿

為黃門侍郎張九齡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是歲分天下為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南

西道劔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採訪使以六條

檢察非法

出地理志

甲戌二十二年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

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

之擢為禮部尚書與裴耀卿張九齡同中書門下三品

出本傳

乙亥二十三年上御五鳳樓酺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薦

反羽委

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出本傳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

音樂較勝負

通鑑卷之四十一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一

唐紀

玄宗皇帝下

丙子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

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

為虜所敗。夏四月。守珪奏請斬之。祿山

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李何

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

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

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

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

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

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

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

良。竟赦之。出本秋八月。壬子。千秋節。群

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

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

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

千秋金鑑錄

張九齡知祿山有反相

上賜書褒義。出本○朔方節度使牛仙

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

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

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

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

仙客本河湟使典。今居清要。恐羞朝

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

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

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

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

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

有於尚書。十一月。賜仙客爵隴西縣公。

食實封三百戶。出本○初。上欲以李林

甫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

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李林甫。臣恐異

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

學為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

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

九齡諫封牛仙客

通鑑卷之四十一

羅九齡
相林甫

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慾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乃反短九齡於上上寢踈之於是耀卿九齡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出本傳

永嘉陳氏曰忠義義名也雖甚庸之君亦知高其名而願致之及見其人鮮有合焉何也畏之也蓋忠義之士

通鑑卷之四十一

識高而見明慮遠而憂大世方無虞若可以少安矣而為痛哭流涕以發天下大難之端乘輿無甚失德欲可以為安也盡言極諫甚者有幽厲桓靈之比百官效職亦無大姦邪未去也深懼指鹿之禍發於朝夕嘉祥義瑞人主所罕見而奇焉者也則視以為不足信至於一日月之食一兩腸之懸則從而尤之曰此疵政之招也

射獵巡幸歌舞之娛似未病於治則禁而抑之宵旰之勤吐握之疲非人所願為者則強其必行則人主安得而不畏之邪故雖漢武帝唐明皇之賢猶有憚於汲黯張九齡之直噫視時趨向天下之人不少也人主方是之畏彼亦孰肯自冒其所畏而取踈遠擯斥之苦哉於是乎爭迎其好而逢其欲是以姦欺之患生此武帝明

通鑑卷之四十一

皇之所以不免也隕石妖也而士方以為嘉瑞殺三子大亂也而宰相以措刑受賞大旱之變則曰乾封之祥雨霖之害則曰非禾稼之損武帝明皇皆英主也初豈可以愚弄也哉惟其畏節義之士故士得以窺其所逆順以售其所喜之說而天下皆樂於危亡吁可不鑒哉

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景

和元賢

林甫塞言路

林甫姦殺二子

以說言殺二子

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

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

○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

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

聽。自專大權。明詔諫官謂曰。今明主在

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

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

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

為下邳令。自是諫爭路絕矣。出本○林

通鑑卷之四十一

五

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

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

者。始則親結之。及執位稍逼。輒以計去

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出本

丁丑二十五年。楊洄譖太子瑒。鄂王瑤

光王琚。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

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

意乃決。廢瑒瑤。琚為庶人。賜死。城東驛

甫傳。○秋七月。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

幾致刑措

立太子

謚孔子文宣王

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獄院由來

相傳殺氣大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

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上

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

幽國公。出林甫傳

戊寅二十六年。太子瑒既死。李林甫數

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瑒年長。且仁

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

決。自念春秋寢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

通鑑卷之四十二

六

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為之減。高力士

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

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

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意

遂定。六月。立瑒為太子。後改名亨。出本傳

己卯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為文宣

王。南向坐。被王者之服。追贈弟子皆為

公侯伯。出本志及

庚辰二十八年。二月。張九齡卒。上雖以

太平

神山進

重節鎮權

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出本傳○是歲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疋亦如之。海內富庶。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辛巳二十九年。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由是上益以為賢。

八月。以祿山為營州都督。出本傳

壬午天寶元年正月。分平盧別為節度。

通鑑卷之四十一

十

以安祿山為節度使。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太。宗平突厥。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置列置州縣。大者為都督府。號為羈縻。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劔南。嶺南。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十萬。天寶之後。邊

民養兵困

將奏益兵。寢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疋。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出通典

（東萊呂氏曰）唐之制兵。其所以處內之制。何其曲盡。外之制。何其疎戾也。人以為府衛之法壞。而後有方鎮之兵。不知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壞於內。而方鎮遂成乎外。內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於外倚鎮

通鑑卷之四十一

八

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而以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此其為方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秩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天寶之際。沿邊置十節度。經略使

凡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而安祿山遂以范陽反當是時府兵之法已再壞矣其初壞也張說募兵補之謂之彍騎又其壞也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停上下魚書但有兵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下復受甲更此二壞掃地無餘於是外兵盛強其反者以鎮兵而更討平之者亦以鎮兵而居重馭輕之意不復存矣

通鑑卷之四十一

九

今以唐兵三變之說者曰府兵變而為彍騎則可謂彍騎變而為藩鎮特未之考耳

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為陝郡太守領江淮租庸轉運使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鉞之徒鉞胡反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為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

林甫口蜜腹劍

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鉞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出堅傳○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為上所厚數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本傳

寵待祿山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出本傳○李林甫領吏部

通鑑卷之四十一

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遙晉卿欲附之時選人集者以萬計八等者六十四人倚子爽為之首羣議沸騰祿山入言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試之爽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出本傳

安祿

祿山燕二鎮

甲申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三月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禮部尚書席建

貴妃入官

高力士諫任林甫

侯為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
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
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出本傳○初

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

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義絕世無雙

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

官號為太真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韋

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內讀太真肌體

豐艷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期

通鑑卷之五

土

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

皆如皇后出貴妃傳○上從容謂高力士曰

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

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

子巡守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

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

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出本傳

乙酉四載李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

獄吏蕭炎薦言溫林甫得之甚喜又有

羅鉞吉

王鉞聚

忠嗣無四道

羅希奭為吏深刻林甫引之遷侍御史

二人皆隨林甫所欲鍛煉成獄無能自

脫者時人謂之羅鉞吉網溫傳上以戶

部郎中王鉞為戶部色役使鉞志在聚

斂按籍成邊六歲之外悉征其租庸有

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

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

藏取之鉞深知上指歲貢額外錢帛百

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

通鑑卷之五

土

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鉞為能

富國益厚遇之鉞務為剝削以求媚中

外嗟怨出本傳

丙戌五載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

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忠嗣仗四節

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

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

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出本傳

丁亥六載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

祿山出禁中

兼御史大夫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詖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出本傳○十二月命百官閱視天下歲貢物於尚書既而悉以車

通鑑卷之四十一

三

載賜李林甫家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契苾音記反虜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

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

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

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

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

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

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

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成此

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

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出本傳

代子七載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釗之

反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

遷歲中領十五餘使出本傳

己丑八載春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帛

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

萬計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

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出食志○先是

折衝府皆有水陂銅魚朝廷徵發下教

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彊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橐駝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五月。李林甫奏停折衝府。

通鑑卷之四十一

十五

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耻為之。其彊騎之法。天寶以後稍已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而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出志

九載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

唐將帥封王自此始。出本傳楊釗以圖識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辛卯十載春正月。上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帳幕。音器皿。充牣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襪。祿山兩反。襪裏祿山。使宮人以絲與昇之。繫

通鑑卷之四十一

十六

此祿兒反。上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共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出本傳○祿山既兼領三鎮。賞刑已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出本傳

壬辰十一載三月改吏部為文部刑部

為憲部官志○十一月李林甫薨上晚

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

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

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

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

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後起大獄誅逐

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

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

通鑑卷之四十一

上不之悟也傳本○以楊國忠為右相

國忠為人彊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

以天下為己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

朝廷攘袂扼腕之革反公卿以下顧

指氣使莫不震懼反自侍御史至為

相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才行時名

不為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

彖謂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

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

外山

相國忠

林甫

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

嵩出忠傳

癸巳十二載安祿山以林甫狡猾踰已

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祿山視之蔑

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

上不聽國忠以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與

祿山不協欲厚結翰與共排祿山奏以

翰兼河西節度使是時中國盛強自安

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三千里間閭相望

通鑑卷之四十一

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

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

出傳

甲午十三載正月安祿山入朝是時楊

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

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上由是

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

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侍御

史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全軍皆沒楊

聞以捷

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大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范祖禹曰。管子有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為害深也。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以敗為勝。其不亡。豈不幸哉。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太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機發於朝夕。蓋由置相之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乙未十四載。二月。安祿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給告身。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

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入見。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其請。

朱黼曰。古之所謂明睿智者。必見人之所不見。知人之所未知也。夫豺狼之不可適。禽獸之不可狎。太阿之不可倒持。帷薄之不可溷。雖愚夫稚子。固能知之。明皇獨不知何哉。祿

山柳城孽胡。平盧僭將。不獨張九齡知其有反相。明皇固已知之矣。以智略則卑。下凡猥。不足以籌遠。以器局則淺陋庸愚。不足以辦事。連組累節。極爵崇品。玉食甲第。濫頒賞。在諸王將相所不能得者。一以此施之。謂之何哉。龍樓雞幃之嚴。尊卑所以定位。桂掖椒房之邃。內外所以別嫌。賜坐而不之疑。出入而不之禁。凡有血

氣者俱為不平。明皇獨無忤色。其又何哉。夫僭擬無涯之念。每啓於權位之極。畔渙不軌之謀。多出於才力之雄。今祿山養壯士八千餘人。家僮百餘人。皆以一當百。且擁三道兵馬矣。於是精兵極天下之選。財用極天下之富。爵賞皆出其門。將帥皆其私屬。其必反之謀。不特楊國忠知之。路人無不知之。至是復請以蕃將代漢將。其姦謀必露矣。而明皇猶不之悟。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明皇之謂歟。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悉召諸

祿山反

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眾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出本○十一月甲子。祿山發所

部十五萬眾。反於范陽。引兵而南。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本出傳○上聞祿山已反。乃使封常清乘驛

通鑑卷之四十一

十一

果卿計

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餘人。乃斷河橋為守禦之備。祿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果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果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果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果卿謀起兵討祿山。出本○丙子。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大使。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用郭子儀

祿山陷
東京

通鑑卷之四十一

十一

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卿杲卿之從弟也世本○安祿山陷榮陽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經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丁酉祿山陷東京○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以哥舒翰為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軍于

杲卿兵

潼關○顏杲卿將起兵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反經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至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世本

通鑑卷之四十一

十一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一

中央民族
學研究所
館藏書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二

唐紀

肅宗皇帝

名亨。玄宗第三子。

在位七年 壽五十二

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可謂賢矣。然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則其他可知矣。

丙申十五載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正月。祿山自稱

大燕皇帝。改元聖武。顏杲卿起兵。纔

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

至城下。杲卿告急於王承業。承業欲竊

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

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縱兵殺萬餘人。

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

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

年起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瞋

目罵曰。曉。昌。人反。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

中央民族
館藏書

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

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

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

斬汝。何為反也。蘇。曹。反。羯狗何不速殺

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

柱而梟之。焉。古。反。杲卿履謙比死罵不虛

口。○上命郭子儀進取東京。選良將一

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

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李光弼
克常山

二月。光弼至常山。常山兵執安思義出

降。史思明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

七附官軍。惟九門葉城為賊所據。○先

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

真源令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

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

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至

雍丘。與賈責合。令狐潮引賊精兵攻雍

丘。責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却賊。因兼領

張巡守
雍陽

賁衆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盡賊城上礮也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附而登巡東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繼斫營為直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十人而還軍聲大振○五月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

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奔于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議棄洛陽走歸范陽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還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翰大敗賊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亦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瞬息間兩岸皆空翰獨與麾下百餘騎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著將火校歸仁執翰降賊祿山以翰為司空同平章事○上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乙未出延秋門至咸陽日向中上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糲飯即有老

言致亂

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諸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手。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槍搗其首。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

殺國忠

通鑑卷四十二

五

殺貴妃

正法。上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與尸至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上將發馬嵬。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為之按轡久之。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東進止。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轡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

通鑑卷四十二

六

太子

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儼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

通鑑卷四十三

七

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面號泣而已。又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儼皆太子之子也。○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於是賊勢大熾。然賊將皆麤猛無遠略。既克長安。自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實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

上從傳

祿山入
長安

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秋七月。太子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

通鑑卷四十三

八

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漠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陛下勉徇衆心。為社稷計。歲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德。○本紀贊曰。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稱者。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祖至於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

靈武即位

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

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

通鑑卷四十二

九

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後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

李勉
朝廷

用李泌

巡以志
義激士

通鑑卷四十二

十

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人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

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
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
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
倫焉知天道木人戰擒賊將十四人
斬首百餘級乃夜還收兵入陳留不
敢復出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
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
矣○北海太守賀蘭進明遣錄事參軍
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為方
今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
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即
以琦為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靈武
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
復何憂乃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
太上皇四海軍國重事皆先取皇帝進
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與事
仍命韋見素房瑄崔渙奉傳國寶玉冊
詣靈武傳位○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

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
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舡載樂器
往來又出官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
百匹衛益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
舞安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
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詣洛
陽

溫公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
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

唯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
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
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
使前莫能及後無以喻非徒娛己亦
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
心卒使鑾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
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
也

祿山宴其群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

園子弟往往敎戲泣下。賊皆露刃睨之。睨反吾計反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祿山聞鄉曰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枝蔓無窮。民間騷然。蓋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廊坊坊反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出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九月。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上與李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上素聞房瑄名。虛心待之。瑄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專決於宵臆。諸將拱手避之。○十月。上至彭原。第五琦見上。請作權鹽法。國用以饒。推反○房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言於上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

致中原板蕩。今房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上由是疎之。琯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琯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琯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曳落河，胡言壯士也。安能敵我劉秩？」琯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之人畜大亂。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

丁酉至德二載正月，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性益躁暴。嚴莊與安慶緒謀，夜遣閹豎李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腸，流血數斗，遂死。慶緒尋即帝位。○上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海內，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十六

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曷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為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安慶緒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以郭子儀為天下兵馬副元帥。○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

重爵賢

張巡敗
子奇

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於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刻蒿為矢。中者皆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

子儀復
西京

睢陽陷

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九月。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與郭子儀等克復西京。○冬十月。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向西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

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今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時。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授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為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河南節度使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墻抗方張不制之虜。使其

通鑑卷四十二

十九

上皇還

上皇還

通鑑卷四十二

二十

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小大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遽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界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十月。廣平王俶與回紇葉護葉護回紇王號郭子儀等克復東京。安慶緒奔河北。丁卯。上入西京。○十一月。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之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十二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安慶緒忌史思明之強。欲圖之。思明遂以所部十三州來降。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戊戌**乾元元年春二月。復以載為年。○夏五月。張鎬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

思明叛

思明
客使

力彊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
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李
光弼以思明終當敗亂陰使圖之思明
復叛○八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淮西
魯吳等七節度使將步騎二十萬討安
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
節度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
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
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
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冬十
月子儀等大破安慶緒於衛州追至鄴
圍之慶緒窘急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
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鄴
觀望未敢進軍于滏陽遙為慶緒聲勢
○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
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
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
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朝廷

軍士廢

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
廢立自此始

溫公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
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
卿大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
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
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
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
者以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
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
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
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
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
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
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
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
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

亦不治其罪。因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子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天下

通鑑卷三十三

三

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為下者常眈眈焉伺其上。苟得間則攻而族之。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

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有小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宇內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治謀之遠哉。

通鑑卷四十二

三

官軍清
已亥二年二月。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諸軍既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奔竄山谷。諸節度各潰歸本鎮。旬日方定。○史思明不

思明殺
慶緒

輔國專
權

光弼代
子儀

與慶緒相聞。但目於軍中饗士。慶緒不知所為。乃上表稱臣於思明。以二百騎詣思明營。思明殺之。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思明遂自稱大燕皇帝。○四月。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馬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及還京師。專堂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詔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冬。十月。史思明引兵攻河陽。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

敗思明

思明入
東京

輔國初
遣上表

城。思明怒。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諸將致死擊之。賊衆大潰。思明乃退。○庚子。上元元年。四月。史思明入東京。以京兆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晏善治財利。故用之。○上皇愛興慶宮。目蜀歸即居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榮感聖聽。上不聽。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泣叩頭。請迎上皇如西內。上泣不應。會上不豫。秋七月。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如西內。居甘露殿。所留侍衛兵纔卅老數十人。高力士流

巫州陳玄禮勒致仕。上皇不懌。因不茹葷辟穀。寢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辛丑二年。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於上。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

通鑑卷四十二

三

元弼敗

殺馬明

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懷。麾下皆蕃漢勁卒。亦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與懷恩將兵攻洛陽。思明引兵薄之。官軍大敗。河陽懷州皆沒於賊。○史思明猜忍好殺。羣下小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其部將駱悅縊殺之。朝義即帝位。○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宮。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

諸廢教
節度

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恠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法胡大反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壬寅寶應元年。以鄧景山為河東節度使。將士作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不復推究。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都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建卯月。以雲京為河東節度使。○是

通鑑卷四十二

三

歲絳州突將王元振以儲積不充。殺行營都統李國貞。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節度使。朝廷皆因而授之。○絳州諸軍剽掠不已。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朔方河中等軍副元帥。○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年七十八。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

輔國殺張后

子儀正軍法

元振詳羅子儀

殺輔國

欲殺輔國廢太子。內射生使程元振與輔國謀遷張后於別殿。尋殺之。丁卯。上崩。代宗即位。○初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七月。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案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八月。郭子儀自河東入朝。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於上。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上慰撫之。子儀遂留京師。○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十月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勅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為刻木首葬之。○九

討李希

復京

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于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先是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可汗。可汗請與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涼州。上令往見之。懷恩為言唐室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為副。程元振魚朝恩沮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為前鋒。與李光弼李抱玉等數道並進。壬申。官軍至洛陽北郊。賊眾數萬。立柵自固。官軍驟擊之。賊眾大敗。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使其子瑒乘勝逐朝義。累戰皆捷。○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火累旬不滅。十一月。露布至京師。○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大功。請以副元帥讓

之。已亥。以懷恩為河北副元帥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二

通鑑卷四十二

主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三

唐紀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

名豫。初名玢。肅宗長子。

在位十七年。壽五十三

平亂守成。足為中材之主。然藩鎮陸梁。下陵上替。養成亂階。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之為也。

癸卯。廣德元年。僕固瑒等追及史朝義

通鑑卷四十三

於莫州圍之。朝義屢出戰皆敗。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李懷仙遣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閏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

懷恩主
三詳

朝義伏
誅

楊結請
羅明經
進士

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為
冀無事。因而授之。出懷恩傳○六月。禮部侍
郎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
近世專事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
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
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
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
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
以求僥倖。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
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
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薦之
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
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
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
歸。又選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
士並停。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
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七月。吐
蕃入大震關。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初

懷恩傳

河東節度使辛雲京與僕固懷恩構隙。
奏懷恩謀反。上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
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
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
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所構陷。
憤怨殊深。上書自訟。言甚切至。上遣使
慰諭之。○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
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辛未。寇奉天。
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
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
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
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
項氏羌二十餘萬衆。彌漫數十里。子儀
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過
之。竟不召見。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
橋。倉猝不知所為。丙子。出幸陝州。戊寅。
吐蕃入長安。剽掠府庫。市里焚廬舍。長
安中蕭然一空。○郭子儀引三十騎自

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比至商州。行收兵合四千人。軍執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耻。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未知其數至矣。虜以為然。悉衆遁去。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使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伋上疏。以為大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至者。此將帥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

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耶危耶。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討罪人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史。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且緣反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十一月。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十二月甲午。上至長安。郭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灤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甲辰三年。僕固懷恩反。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旱枯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

子儀討
懷恩

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僕固瑒圍倫次。旬餘不拔。其將白玉焦暉率眾攻瑒殺之。懷恩聞之。與麾下三百人度河北走。子儀傳瑒首詣關。群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勲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

通鑑卷三十三

六

禮葬之。功臣皆感歎。○郭子儀如汾州。懷恩之眾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自喪亂以來。汴水湮廢。漕運者自

劉晏
運

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三月。以太子賓客劉晏為河南江淮以東轉運使。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接穗以給禁軍。宮厨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惟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五月。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眾復振。○七月。稅天下

通鑑卷三十三

七

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李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榆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光弼愧恨成疾。薨。○八月。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為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

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十月。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子儀夜出陳於乾陵之南。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涉澠而還。

○永泰元年。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邊境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為諸道

最。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覘之。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衆俱入寇。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懷恩中塗遇暴疾而歸。死於鳴沙。范志誠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宗。再引胡寇為國大患。上猶為之隱。前後制敕。未嘗言其反。及聞其死。憫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丙寅。回紇吐

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

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乃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回紇觀者左右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子儀遺之絹三千疋。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騎。○初肅宗以內侍魚朝恩領神策軍。使悉以其軍歸禁中。然尚未得與北軍

官官典

齒至是魚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寔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

其後官官典
兵卒以亡唐

丙午大曆元年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

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羞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庚戌五年正月觀軍容宣慰處置使魚

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執傾朝野上

許貞期

令元載為方略擒而縊殺之○元載既

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

每衆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

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

癸丑八年九月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辨

髮辨反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

故對曰願獻三十十字一字為一事若官

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

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官

郇模獻
三十字

元義休

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州監軍使也

丁巳十二年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元載專權賜自盡有司籍載家財胡枏

至八百石他物稱是○四月以楊綰為

中書侍郎常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

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

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

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

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

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七

月薨上悼痛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

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平盧節度

使李正己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

畏之是時田承嗣李寶臣梁崇義相與

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

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

一聽其所為雖在中國名藩臣實如蠻

楊綰清

諸藩事

貉異域焉

〔兵志曰〕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居處教養。畜財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三百年。而兵之大執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彊騎。彊騎郭反。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執使然也。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

唐兵三

通鑑卷之四十三

十四

通鑑卷之四十三

十五

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驃騎召反車騎兩將軍府鎮之。析關中為十二道。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天下既定。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駕。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後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號曰彊騎。天寶以後。彊騎之法。又稍變廢。六軍宿衛皆市人。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

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安祿山反。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父子繼握其兵而不肯代。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授之。謂之姑息之政。始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唐遂以亡。

咸亨十三年。上召江西判官李涵入見。常袞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涵。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

用之

德宗即位
崔祐甫
除官八百人

已未十四年五月。上崩。德宗即位。在諒陰中。動遵禮法。○以崔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常袞為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之未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溫公曰。臣聞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

却祥

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為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澤州刺史李鷄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

通鑑卷之五

太

却實

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祥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諸國累獻馴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費泰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舐闔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授兵。

劉晏

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滉掌關內河東劍南。至是晏始兼之。上素聞滉掊克過甚。故罷其利權。出為晉州刺史。至德初。第五琦推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大曆末。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

通鑑卷之五

十九

錢十餘
錢時

為漕傭。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傭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七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上之在東宮也。國子

博士河中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無大小皆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為學士。親重無比。○八月，以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郎、懷州刺史。喬琳為御史大夫，並同平章事。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琳太原人，性粗率，喜詬諧，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大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毗音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

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入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進，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疋，進入大盈庫。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三

中央民族
學院圖書館
館藏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四

唐紀

德宗皇帝上

名適代宗長子

在位二十六年 壽六十四

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用盧杞趙贊以至於敗小人之能亂國也如此

庚申建中元年正月赦天下始用楊炎

通鑑卷之四十四

兩稅法

議命黜陟使與觀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產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歛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徵科自立色目新舊相仍不知紀極至是炎建議作兩

中央民族
鑒陳圖書
館藏書

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食貨志）曰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

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用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從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

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井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羅鑄錢括苗權利權說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

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

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

專以復恩讎為事○術士桑道茂上言

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

天有天子氣宜高其城以備非常辛

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

奉天城○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旨

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

炎證成之上下詔賜死天下冤之○初

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

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

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

宿重兵仰給縣官所費不貲皆倚辦於

晏○晏有精神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

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通相望現

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

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

獲利而天下無甚賤甚貴之憂晏常以

城奉天

楊炎臨
殺劉晏

劉晏平
準法

海書
士類

晏以養民
為先

為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句檢簿書反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海書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賊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終莫逮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故晏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
通鑑卷之四

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但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而價復貴於海鹽○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

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綠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萬餘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斑白者。○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害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費矣。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

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贊曰人生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債而復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

胡氏管見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

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一曰集衆務在得人。句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而已此不獨可施之轉運事也。二曰戶口多則稅賦廣故其理財以養民為先此雖為守為令皆當力行者也。三曰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自餘州縣不復置故雖天下吏員皆當減省不貴多也。四曰論大事不計小費凡

事必為永久之慮。此又合孔子之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無遠慮則必有近憂者也。五曰。事無閒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凡獄訟文移。自上行下。未有不以決遣為利。滯淹為害者也。此晏可法之五事也。然晏專用之於理財。則狹矣。晏之足國其功。豈王鏐韋堅楊慎矜之比。然亦不免於誅死。何也。財者猶泉也。其名曰布泉。泉行而不可壅。利布而不可專。壅而專之。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怨起。怨積則生禍矣。方晏之總利權也。史言衆頗疾之。夫能為國足用。非歸於己也。衆何自而生疾。是必有說矣。以故善為國者不謀利。善持身者不以利。利者對害而言。背於義者也。

上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洎

宦官
大臣

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賊動至巨萬。而謂我曹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河東
拒命

庚申二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初。寶臣與淄青李正己。魏博田承嗣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至是。悅屢為寶臣子惟岳請繼襲。

通鑑卷之四十五

十

上欲革前弊。不許。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謀勒兵拒命。河南士民騷然。驚駭。○御史中丞盧杞奕之子也。貌醜。色如藍。有口辨。上悅之。擢為京畿觀察。使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上惡之。遷炎中

書紀

書侍郎擢廬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不專任矣矣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子儀二年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子儀為上將擁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

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

子儀名

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辯頷之而已五歲反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願指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

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衆

贊曰天寶之末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誓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綴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基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

無纖芥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

壓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偏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為福唐史臣裴垺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垺誠知言其子孫多俱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七月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李抱真討田悅。又遣李晟將神策兵與之俱。盧杞譖楊炎十月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未至崖州縊殺之。

討田悅

壬辰

三年馬燧等諸軍直趨魏州。田悅

率軍四萬踰橋掩其後燧結陣縱銳兵擊之。悅軍大敗。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浮圖。遷延不進。悅入城旬餘日。燧等諸軍始至

通鑑卷之五

三

城下。攻之不克。○三月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定。兵萬人詣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朱滔亦舉兵而南。以救魏州。○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杜祐大索長安中。

借商錢

配櫃質

稅勸嚴

四鎮稱王

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撈捶。上音彭

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配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

封其櫃窖。反。居。效。百姓為之罷市。計併借

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朱滔

王武俊軍至魏州。是日李懷光軍亦至。

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已。遽出

陳。懷光勇而無謀。遽擊滔於恆山之西。

通鑑卷之五

四

官軍大敗。退保魏縣。以拒滔。○上初即

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

藹然。以為有貞觀之風。及盧杞為相。知

上性多忌。因以離間群臣。始勸上以嚴

刻御下。中外失望。○十一月田悅德朱

滔之救。與王武俊議奉滔為王。稱臣事

之。滔不可。於是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

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十二

月李希烈亦自稱天下都元帥。

癸亥四年。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舊制。

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踰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

稅間架

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錢千。下稅五百。吏執筆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

通鑑卷之四十四

十五

除陌錢

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愁怨之聲。盈於遠近。○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及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

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

其人。御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紆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

通鑑卷之四十四

十六

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今朔

今言紀
宋師

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有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關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敕汪朮等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師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李希烈圍襄城上發涇原等諸道兵救之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澆水詔京兆尹王栩犒師惟糲食菜餽衆怒蹴而覆之六反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

人
兵官市

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還趣京師○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初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有實文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主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泚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上至咸陽思桑道茂之言乃幸奉天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已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泚又以司農

奉天此
為主

奉天

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士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使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泚默然不悅。○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以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

纔中其類。滅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為陛下徵師日滋。賦歛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陲。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譴並興。泚徒各反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致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者。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免勵而謹。

李晟入
援奉天
危

懷光敗
泚

修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勤勵不
息足致升平豈止蕩滌祲氣旋復宮闕
而已○十一月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
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晝夜
兼行至代州詔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
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
夜緹人於城外采蕪精根而進之李懷
光入援晝夜倍道至河中有衆五萬李
晟行且收兵旬月間至萬餘人泚急攻
奉天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
城者上與渾瑊對泣時士卒凍餒又乏
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李
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並北山而西
癸巳敗泚兵於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遁
歸長安衆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
不守矣○朱泚至長安據府庫之富不
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

追怨暴
欽

杞排懷
光

贊勸
下從諫

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李晟者
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
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議者皆追
怨有司之暴斂焉○李懷光自山東來
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
佞且曰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
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以懷
光之言告盧杞杞懼言於上曰懷光勲
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
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今聽
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月使賊入京
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詔
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刻
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
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
意怏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
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上
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鄉日致亂由

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為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上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卿宜深悉此意。贊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

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上頗用其言。○李懷先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

殷光泰

贊請下
昭罪已

盧杞等罪惡衆論喧騰亦各杞等上不
得已十二月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
為恩州司馬趙贊為播州司馬○陸贄
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
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
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
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
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
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
狂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上又以
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以為動人
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又
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
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
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四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五

唐紀

德宗皇帝下

甲子興元元年春三月朔赦天下改元
制曰朕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
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
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達
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
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亮反賦車籍馬

通鑑卷之五

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天譴於
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
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
累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覲貌罪實
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
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
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勲舊各守
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朕實不君
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

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盜竊名器。暴犯陵寢。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去逆效順。並從赦例。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鹽之類。悉宜停罷。念反都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朱泚更國號曰漢。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強財富。遂即皇帝位。國號大楚。○上於行宮廡下。唐反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聞志。上疏諫之。上即命去其榜。○肅復嘗言於上曰。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濁亂朝政。以至今日。陛下誠能變更。容

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意。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肅復輕朕。遂命復充山東西荊湖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疏之也。○二月。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懷光屯咸陽。累日逗留不進。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從之。○丁卯。懷光遣其將趙鼎鸞入奉天。渾瑊聞之。遽上請決幸梁州。上從之。○除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加平章事。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二

疆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三月田悅為其姪緒所殺緒權知軍府事使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始李懷光方強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慚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河中將士在道散亡相繼○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

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陸贄在翰林為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然贄數直諫迨上意慮杞雖貶官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僚登用贄恩遇雖隆未得為相○李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大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渾瑊帥諸軍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上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上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贄上奏以為

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上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覷。反勸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隳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疑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

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眾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上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今其進取。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機。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再戰又破之。賊眾大潰。姚令言帥餘眾西走。晟屯於

朱泚狀

舍元殿前。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掖。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慄。公私按堵。秋毫無犯。六月。晟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簷不移。廟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朱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至彭原西城。其將梁庭芬等斬之。傳首行在。○車駕至長安。李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
通鑑卷之四十五
朱泚曰。德宗以饑羸之卒。守一縣之地。當朱泚十萬之師。內則朱滔。李希烈。締結交亂。外則李懷光。觀望圖逆。回紇馳騫於河北。吐蕃伺變於關外。唐之不亡。僅毫髮爾。所恃者人心未去也。故李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

李泌

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通鑑卷之四十五
初肅宗在靈武。上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為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以泌為左散騎常侍。日直西省。○上問李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朕晝夕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

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官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官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罷之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官官典禁

通鑑卷之四十五

族○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兇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八月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亂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燧自辭行至河中平

凡二十七日

貞元元年上使問陸贄河中既平

復有何事所宜區處悉令條奏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徵幸不可以常覲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上乃詔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慢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通鑑卷之四十五

二年李希烈在蔡州兵勢日蹙會

軍士
中求糧

醉人為
瑞

有疾。夏四月，大將陳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因舉衆來降。兵馬使吳少誠復殺仙奇，自為留後。○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悉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

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餑，手足以避其役。又半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遽將誘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遽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惠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彊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請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亡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曷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急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

吐蕃初盟

日矣。上曰：侯平河中，當與卿議之。○初吐蕃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與張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計遂定。○五月，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為清水會盟使，使將二萬餘人赴盟所。渾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張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犬戎所侮爾。辛未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是日上謂諸將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切憂之。李晟

沙拾和

必議復

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上大驚。明日謂渾瑊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由是惡馬燧。○初，吐蕃尚結贊惡馬燧、李晟。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責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以李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泌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瑊。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泌請鑄農器，給牛

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因中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自興元以來。至是歲最為

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十二月。庚戌。上畋於新虛。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

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溫公曰。甚哉。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深患者。人君之澤。墮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按有司

之廢格。詔書殘虐。虐下民。橫增賦歛。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真偽。辨忠邪。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戊辰四年。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事。

君相不言命

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通鑑卷之五

六

夏縣人陽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李泌薦之。六月。徵拜諫議大夫。

已巳五年三月。李泌薨。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

壬申八年三月。以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

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

稅茶

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略曰。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今日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通鑑卷之五

九

癸酉九年正月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值。什稅一從鹽鐵

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然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戶部侍郎裴延齡以左藏正物。徙置別庫。虛張名

備邊二

延齡同
上奏餘

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權德輿上奏。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已功。上不從。

甲戌十年。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

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及羣臣有一譴責。終身不復收用。陸贄上奏諫。其略曰。以一言稱慙。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欲而不考忠

延齡奏

干

邪。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上不聽。○九月。裴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正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敷支用。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十一月。陸贄上書極陳延齡姦

延齡
詐數

贄不負
天子

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梧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昔趙高指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

延齡奏

王

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大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贄解為太子賓客。
(贄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

時聽贊謀及禍亂已平。追仇盡言。佛然以譴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盤桓。不移如山。昏安之相濟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邪。觀贊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乙亥**十一年。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李充。張滂。李鈺。黨於贄。失勢。怨望。動搖衆心。四月。貶贄為忠州別駕。充等皆貶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諍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

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門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七月朔。陽城改國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也。歐陽公曰。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而妄譏。脩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已五年。復二年始廷論。陸贄及

沮延齡作相。欲裂其麻才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付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信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需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延齡陸贄兩事者。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而為諫官七年。適遇二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通鑑卷之五

五

諸道進奉市恩
丙子十二年。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歛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徃徃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蕪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及劉蕡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

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

通鑑卷之五

五

官市
丁丑十三年。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官為使。謂之中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開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官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官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

出雖沽漿賣餅之家皆撤業閉門

戊寅十四年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

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上以城

黨罪人左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

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

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

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

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

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

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

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

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

行中道逸去

癸未十九年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

陰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

叔文譎詭多計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

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

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誨陸淳呂溫

陽城撫
字心勞

王伾
字大用

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
等定為死友

甲申二十年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

言

范氏唐鑑曰德宗即位之初銳然有

平一天下之志四海之內聞風震悚

以為不世出之主也不數年而致大

亂何哉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

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為果

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不務養民

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

繼之民愁兵怨激成亂附自古邦本

不固而戰攻不息必有意外之患此

後世之深戒也

順宗皇帝名誦諱
長子

在位一年 壽四十六

不幸嬰疾姦邪肆志而能委政

冢嗣以安社稷足為賢矣

叔文等
用事

嚴通奉

乙酉永貞元年正月癸巳德宗崩太子
即皇帝位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
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
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以
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舍
人大抵計事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
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
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
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
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
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偶然自得
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
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常貢之
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者
如宮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上在東
宮皆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上疾久
不愈以廣陵王溥為太子更名純○八

憲宗即
位

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
皇徙居興慶宮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
文渝州司戶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
文死乙巳憲宗即位於宣政殿○西川
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臯卒副使劉闢
自為留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徵為給
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十二月以
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
嗣位力未能討故也

通鑑卷之四十五

三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五

中央民衆
學院圖書
館藏書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六

唐紀

憲宗 名純 諱

在位十五年 壽四十三

剛明果斷志平僭叛能用忠謀

不惑群議卒收成功唐之威令

幾於復振足為中興之主及其

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惜哉

元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

通鑑卷之四十六

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

節度使李康於梓州上欲討闢而重於

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

黃裳獨曰闢狂黷書生性反取之如拾

芥爾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

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

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

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高崇文將步

騎五千為前軍與兵馬使李元瑊山南

中央民族

院圖書

藏書

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山南等傳上與

杜黃裳論及蕃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

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

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

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

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

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

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

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此本劉闢

通鑑卷之四十六

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

刺史文德昭○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

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

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

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故不可自

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慎選

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

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

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

黃裳請
以法制

帝王
帝王

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食。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動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又本傳云。黃裳知帝親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

操執綱領。得其大者而已。三月。高崇文引兵自閬州

趣梓州。劉闢將邢泚引兵遁去。崇文入

屯梓州。○以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

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莫能繼之。巽

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

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出本傳○九

月。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長

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

克成都。劉闢帥數十騎西奔土蕃。崇文

崇文平蜀

使高霞寓等追及擒之。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并獲其黨誅之。餘無所問。從容指麾。一境皆平。出崇文傳○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丁亥二年。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正月乙巳。以黃

裳同平章事。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

以戶部侍郎武元衡為門下侍郎。翰林

學士李吉甫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吉甫聞之。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

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

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

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垍取

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

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出本傳○夏。蜀既

平藩鎮惕息楊惠琳知夏綏留後元

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

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上表稱疾

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

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

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

徵之錡詐窮遂謀反冬十月左右執錡

械送京師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

學士裴垕李絳上言以為李錡僭侈割

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輦輸上京恐

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

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絳

傳等

李絳傳曰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欲

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

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遵道貴

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

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

使不肖與焉如是則可與祖宗合德

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帝曰美哉斯

言朕將書紳

上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

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

其餘如何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

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

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

者晝度夜思朝剛暮減比得上達什無

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恐不至況罪

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

上善其言而止山本傳云如欲陳十事

又憚而削其半故○是歲李吉甫撰元

和國計簿上之除鳳翔廊坊淮西淄青

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

賦稅倚辦止於兩浙江東西宣歙淮南

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

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

二戶資

相東垣

稅法

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山食貨志 **戊子**三年。以戶部侍郎裴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垪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垪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垪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歛於民。及垪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

垪不私故人

遣使服

錄用兵河北

江淮之民稍蘇息。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垪獨賞之。山本垪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垪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垪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旨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垪則必不可。傳本 **己丑**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官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賜教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山本垪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與師討之。裴垪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對曰。河北不遵聲

路請討
淮西

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
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
人情慣習不以為非况承宗已總軍務
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魏博易
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
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未可輕
議也出傳○時吳少誠病甚李絳等上
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
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

通鑑卷之四十六

九

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
議征討願赦承宗以收鎮冀之心坐行
機宜必獲申蔡之利出本○冬十月制
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
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
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
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
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
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

中官為
制將

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
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
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己亥吐突承璀
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恒州四面藩鎮各
進兵招討出居易及
承傳

庚寅五年是時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

學士謀之嘗閱月不賜對李絳謂大臣
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
為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自為計

通鑑卷之四十六

十

得矣如陛下何有詔明日對便殿出李
絳傳
○秋七月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
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
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
久無功制洗雪承宗以為成德軍節度
使悉罷諸道行營將士○翰林學士李
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
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隍數千里淪
於左襟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

蓄財以
備用兵

載王承
宗

不贍時增反故不得不蓄財爾不然朕官

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出本傳

辛卯六年正月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問宰相

以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

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

禁杖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

臣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

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

論為政更猛

通鑑卷之四十六

矣上善其言本傳云德輿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故天

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由本朝之化感人心深也○李吉甫奏

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

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

八十餘萬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

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骨骨之

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輩也今内外官

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貳天下二百餘

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

省冗官

為縣者甚衆請勅有司詳定廢置吏負

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

塗可減者減之於是命段平仲韋貫之

相李絳李絳同詳定出本傳○以戶部侍郎李絳

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為相多

脩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

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上

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出本傳

壬辰七年京兆尹元義方媚事吐突承

通鑑卷之四十六

瓘李絳惡其為人出為郾坊觀察使義

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

曰朕諳李絳必不爾明日上以詰絳曰

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

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後相識情

於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

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當用之况同

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

上曰善○三月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

李絳
傳

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出傳 ○上嘗問宰相。貞元

德宗
信宰相

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人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謂朕譴怒而遽止也。出傳 ○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

李絳
論德

出本

○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震。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出傳

刑法志曰。帝英果明斷。自即位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以一制度。然於用刑。喜寬仁。李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

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賑饑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心。李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始專用刑法。吉甫之言過矣。帝以為然。司空于頔亦諷帝任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

田興
魏博
始

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諸將立其子懷諫為副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與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既而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眾皆憤怒。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四拜。請為留後。興度不免。乃謂眾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遷懷諫於外。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

厚賜以
安魏博

恩。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機會一失。悔之無及。上從之。以興為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眾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土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欲為平定四方。不

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誥
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
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
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
失色嘆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
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
禮極厚出絳等傳○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
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
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
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
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
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
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
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
之上曰正如卿言出本
癸巳八年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
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

臣為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
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
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
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群
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
子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
後謂之非黨耶出本
甲午九年春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罷為
禮部尚書○閏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
薨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十一月以
李光顏為節度使嚴綬為申光蔡招撫
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出本
乙未十年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
刺史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以為梓
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
繩墨度群木之材規棟宇之制相高深
圓方短長之宜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
勝任者退之大廈既成則獨名其功受

祿三倍亦猶相天下者立紀綱整法度
 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
 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
 理而談者獨稱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
 勤勞不得紀焉其不知體要者反此銜
 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听听於府庭而
 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
 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之所種無不生
 且茂者或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
 且孳也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
 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
 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
 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
 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
 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
 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
 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
 為政亦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

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旦暮吏來聚民
 而令之促其耕穫督其蚕織吾小人輟
 饔餐以勞吏之不暇又何以蕃吾生而
 安吾性耶凡病且怠職此故也此其文
 之有理者也文出柳○吳元濟遣使求救
 於恒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
 濟上不從是時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
 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
 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
 觀諸將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
 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為
 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
 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
 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李光顏奏敗淮
 西兵於時曲上以裴度為知人出愈及
 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
 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
 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

衡
益發元

任裴度
討賊

皇甫
欽得幸

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資給遣之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殺之取其顱骨而去顱骨反首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度覆帽厚得不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衡傳元○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乙丑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

丙申十一年夏四月司農卿皇甫鏐伯各以兼中丞權度支始以聚歛得幸本出傳六月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

蔡
惡謀

勝負兵家之常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耶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山唐傳

丁酉十二年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鄧隨節度使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愬謀襲蔡州遣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郎佐反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愬命釋其縛給其衣服器械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眾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三月吳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愬愬慰勞之降其眾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愬與秀琳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

宰相請

裴度不與賊俱生

會祐帥士卒刈麥於張牀村，愬使龐廣侯史用誠擒之。○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爾。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六月，以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存，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出度傳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洄曲胡反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

李愬克蔡州

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夜半雪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鑰其城為坎，以先登。鑿反壯士從之，雞鳴，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爾。」曉當盡殺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出愬傳○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拒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爾。」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元濟於城上請罪，梯而下之。愬送京師，不戮一人。屯於鞠場，以待裴度。度入城，李愬具橐鞬出迎，拜於

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盛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山愬 ○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

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出度 ○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實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雖居中土，其風俗穢戾，戾，猛反。過於夷貉。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出元 ○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戊戌 十三年春，淮西既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說之，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二月，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寔興矣。

朱黼 曰：滄海之大，霖潦不加，溝壑之盈，一雨輒溢。人之器量，小大猶是也。

舜能兢業於四夷。來王之後。成湯傲懼於十一征。無敵之餘。九夷八蠻遁道。細行之矜。猶故也。六服群辟承德。逸欲不生。猶昨也。先王處成功之後。類皆如是。晉武帝平吳而怠。隋文帝平陳而驕。唐憲宗定淮蔡而侈。是與雨集畎澮。流泛四出。何異哉。夫以四年之力。環天下之兵。僅平四小州。當是時。李師道反覆不臣。猶未之討也。王承宗再討不服。猶未納款也。劉總尚未入朝。吐蕃猶未息寇。天下之事。不滿人意者。其類尚多。夙夜祗懼。猶恐不給。今弓矢未橐。土木已興。閭閻未奏。諫諍已懷。寵宦官而授之印。而中貴益橫。任盜臣而使當國。而小人益肆。夫以憂勤十年之功。而隳喪於一役。僅成之後。不得正終。以盡天年。由量之不宏也。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相者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上許之。○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歸朝廷。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李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秋七月。下制。罪狀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六共討之。出師○淮西既平。上寢驕。修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異。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八月。鎛以本官昇。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為天下治亂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所可惜。

求神仙

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爾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由是縛蓋無所憚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出度等傳鑄傳云帝銳於相中興之而立功而皇甫鑄聚歛取幸終有為而然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

通鑑卷之四十五

元

以佛骨

方士宗正卿李道古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興唐觀煉藥○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二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上遣中使帥僧衆迎之○上嘗語宰相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

裴度論朋黨

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出本傳

佛骨求表切諫

己亥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爾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

通鑑卷之五十五

李

愈開佛
老

六經之
文為倡

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知大聖人
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
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
身。上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
崔群為言。愈雖狂。發於忠悃。宜寬容。以
開言路。乃貶愈為潮州刺史。自戰國之
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
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
繁熾。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
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惑
財惑眾。力排之。出愈傳

通鑑卷之四十六

三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
弊質窮。蠅胡胡反。俚混并。天下已定。
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
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
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
諸儒倡。障隄末流。反五官反以撲剗。
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

仰轉如
北斗

通鑑卷之四十六

主

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
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
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
比孟軻。以荀况揚雄為未醇。寧不信
然。至進諫陳謀。排難恤孤。矯拂媮末。
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
迄隋。佛老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
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
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仙妙。貽而
復奮。涉貽反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
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未三百年。愈
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
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向雄為不少矣。
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太山。
北斗云。

文藝傳叙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
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以江
左餘風。絺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

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瑤。反。交。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

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

爭自名家。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嘯

嘯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

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家

法度。森嚴抵牾。反。即。秋。晉魏上軌。反。乙。點。

漢周唐之文。宛然為一王法。此其極

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

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

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

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

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

其可尚已。

蘇東坡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

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

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

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

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

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

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

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

鯉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

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

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

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二月。李愬。田弘正。屢敗李師道兵。師道

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

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

悟。勒兵捕師道與其二子。斬之。函首送

弘正營。也。函。匣。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

等十二州皆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

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

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

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

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為三

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

烏重胤
請令刺
史領兵

道。上從之。鎮備○裴度纂述蔡邕用兵
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橫
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
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州縣各置鎮
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
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
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
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任州
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詔諸道節度
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並
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
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
為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淮
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置得宜故也。
○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鏐之
黨陰擠之。也。排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充河東節度使。○上問宰相。玄宗
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群對曰。玄宗

玄宗治

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
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
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
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
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用李林甫。此理
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
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鏐
深恨之。出群

李絳傳曰。帝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

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李絳曰。治
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
官守。知人之艱難。臨位初。任姚崇。宋
璟。厲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
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
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
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
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人主所行。

無常治亦無常亂也

上服柳泌藥日加躁渴

庚子十五年春正月初左軍中尉吐突

承瓘謀立澧王憚反於粉為太子上不許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

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

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

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

也中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

吐突承瓘及澧王憚閏月穆宗即位于

太極殿貶皇甫鏗為崖州司戶市井皆

相賀杖殺柳泌餘方士皆流嶺表

贊曰德宗猜忌刻薄積倉以彊明自

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

故其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為賣

直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則至於亂

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

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

私之秋

通鑑纂要

三

公權筆

通鑑纂要

三

愈強至於唐亡其患以此憲宗剛明

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

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自吳

元濟誅彊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

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則其

為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及其晚節

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

禍尤甚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敗國

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

惑焉未有不為患也

上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

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學士上問公權

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

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上甫過公除即事游畋聲色賜與無

節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六

中央民族
院圖書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七

中央民族

唐紀

穆宗皇帝 名恒憲宗第三子

在位四年 壽三十

蒙已成之業而不能保由是再

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

辛丑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

牛李之黨

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議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

通鑑卷之四十七

爭進取有隙。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

更相傾軋。垂四十年。○幽州軍士作亂

藩鎮

因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

自稱留後。○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

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

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為錢者所以

權百貨。實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

兩稅

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

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纊。獨鹽酒課用錢。

二年春。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

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銷

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

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

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

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

士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

必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故每戰多敗。

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

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故雖以諸

道十五萬之衆。喪度元臣宿望。烏重胤

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

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

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

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

兩河

銷兵

通鑑卷之四十七

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癸卯三年。以牛僧孺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時牛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

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

為李逢吉排已。引僧孺為相。由是牛李

之怨愈深。○五月。以尚書左丞柳公綽

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有二

吏二犯賊。一舞文。眾謂公綽必殺犯賊

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

法亡。竟誅舞文者。

甲辰四年。春。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

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有康士

張臯者。上疏以為神慮澹。則血氣和。嗜

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

也。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豈得復

循其覆轍乎。○上崩。駁宗即位。○上視

朝每晏。左拾遺劉栖楚進言曰。陛下嗣

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宴

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

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

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

已。上命中使宣慰。令歸。○時李逢吉用

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

虞。劉栖楚。姜洽。及張權輿。程昔範。又有

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關十六

子。○秋七月。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為左

金吾大將軍。進馬百五十匹。上却之。侍

御史溫造於閣內奏彈祐違敕進奉。請

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

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

溫御史矣。

敬宗名湛。字敏。穆宗長子。

在位二年。壽十八。

乙巳寶曆元年。正月上遊幸無常院。地

升康六

群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床六。歲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辯邪。以諷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上優詔荅之。

中興度

丙午二年春正月。喪度自興元入朝。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

通鑑卷之四十七

五

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上遊戲無度。狎暱群小。善擊毬。好手搏。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

官中

文宗三

初建清

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橋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知樞密王守澄以衛兵迎江王涵立之。是為文宗。○上自為諸王時。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人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復舊制。每音日未嘗不視朝。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通鑑卷之四十七

六

文宗皇帝

更名昇。穆宗第二子。

在位十三年 壽三十三

優游不斷。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義。皆不足稱也。

戊申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

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

官中

下宜先憂者官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
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
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
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
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
政禍稔蕭牆茲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
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闕
寺特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
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
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
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
宜憂考官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
畏官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李
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
上疏以為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
比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

四年正月李宗閔引薦牛僧孺同
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

黨稍稍逐之

五年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

引吏部侍郎王璠字反為京兆尹以密

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誣

告申錫謀立漳王貶申錫為開州司馬

申錫竟卒於貶所○西川節度使李德

裕奏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已遣

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陳出師之利

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

牛僧孺曰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御

戎守信為上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

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

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

由是怨僧孺益深

六年十一月以段文昌為西川節

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

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

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牛僧孺失策附

僧孺
太平無象

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疎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通鑑卷之四十七

九

溫公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脩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閭閻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歛日急。骨肉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

杜牧
李德裕

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丞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杜牧
李德裕

癸丑七年。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為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之用。人望之

通鑑卷之四十七

十

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為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

原十六
衛

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梓。豈暇異圖。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

通鑑卷之四十七

十二

府兵內割。遣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

甲寅八年。上欲以李仲言為諫官。

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不可。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奸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

德裕

志朋黨

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內敕出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乃以德裕為兵部尚書。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於是復以德裕為鎮海節度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通鑑卷之四十七

十三

溫公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

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強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舍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蠅集。此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群臣也。文宗苟患群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誣為實。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群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

乙卯九年。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素

李鄭謀
誅宦官

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所惡朝士。皆指目為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候既誅宦官。并圖注也。○以御史中丞舒元與為刑部侍郎。李訓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冬十月。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倖。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

矣○十一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滻所葬
水鄭注奏請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
水送葬注因關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
類訓與其黨謀曰如此事成則注專有
其功不若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
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稱
左金吾廳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先命宰
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
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上顧左
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
之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風吹幕起見
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
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上
殿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迎上
扶升輿決後殿果惡不房尤反疾趨壯
出金吾兵已登殿并京兆還反位卒御
史臺從人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
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走士良

等命禁兵出閣門討賊殺王涯等兩省
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死者六
百餘人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
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配販在中者皆死
又千餘人王涯賈餗舒元興皆收繫斬
之○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
軍張仲清使斬鄭注滅其家自是天下
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
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
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
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
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
紳賴之
開成元年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
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
音伎雜還盈庭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
眺望或獨語歎息至是上於延英謂宰
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

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齊文

丁巳二年。夏四月。上對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眾皆表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

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

裴度此子儀

戊午三年。春三月。裴度薨。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十一月。上有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

受制家奴

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武宗上

己未四年。春正月。上崩。中尉仇士良等立穎王為皇太弟。是為武宗。○九月。以

相德裕

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辯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

論邪正

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辯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

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辯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後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問矣。上嘉納之。

武宗

名炎。神宗第五子。

在位六年 壽三十三

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靈如

拾芥。取太原如反掌。事國不永。

功業未究。惜哉。

德裕追論維州事

癸亥會昌三年春三月。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為吐蕃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葺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溫公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遂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

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人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通鑑卷之四十七
三
胡氏管見曰。司馬氏右僧孺抑德裕其素志也。至於維州之事。則判然以德裕為非。愚切謂其言之過矣。蓋維州本唐地也。唐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不可以棄焉者也。夫信近於義。而後言可復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

馬氏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既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洩數十年之耻。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辯也。
通鑑卷之四十七
三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稹為留後。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李德裕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已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頃時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追脅朝廷。今垂死之際。

復以兵權擅付賢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對曰。積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積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燕

通鑑卷之五

主

張仲武。皆具稟。韃靼。居。反。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中興以來。未之有也。田明辨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四年八月。鎮魏秦邢洛磁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積謀主也。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未幾。誼果斬稹。收稹宗族。盡殺之。函稹首降。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驕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

屈。又賣稯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郭誼等至京師。皆斬之。

溫公曰。黃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貴奸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乙丑五年。李德裕秉政日久。頗徇愛憎。

人多怨之。

丙寅六年春。上疾久未平。中外憂懼。初。憲宗納李錡妾。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及上疾篤。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三月。帝崩。宣宗即位。宣宗素惡德裕之事。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還罷。聞之莫不驚駭。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七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八

中央民族

唐紀

院圖書

宣宗皇帝名忱。憲宗第三子。

在位十三年 壽五十

精於聽斷。以察為明。無復仁恩。自是而唐衰矣。

丁卯

大中元年。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

敏中排德裕

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敏中秉政凡

通鑑卷之四十八

德裕所薄。皆不次用之。德裕尋貶潮州

司馬

戊辰

二年二月。以知制誥令狐綯為翰

錢鏐錢鏐

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

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

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

拱手而讀之。○秋九月。再貶李德裕為

崖州司戶。卒。

復河湟

己巳三年閏十月。宰相以克復河湟。請

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以中

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

甲戌八年秋九月。上獵於苑北。遇樵夫

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為誰。曰。李行言。

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

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

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

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

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上召翰

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

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

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撫手曰。全

未全未。尚畏之在。上又嘗與令狐綯謀

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

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

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要。南

北司如水火矣。

樵夫言
涇陽之
政

通鑑卷之四十八

百姓李君奭與政

乙亥九年二月以醴泉令李君奭為懷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關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厲衆始知之

丁丑十一年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

盟手讀

臣章疏必焚香盟手而讀之

面察判

戊寅十二年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

為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

重政嚴

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情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閒語矣因問間閭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無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通鑑卷之八

永也

己卯十三年上餌道士藥疽發於背八月崩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丙申懿宗即位

懿宗皇帝名漵字宣宗

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一

驕奢無度淫樂不悛李氏之亡

於茲決矣

庚辰 咸通元年。浙東賊裘甫攻陷象山。

浙東騷動。安南都護王式討平之。

戊午 九年。徐州戍卒龐勳作亂。衆至十

萬。康承訓與朱邪赤心討平之。赤心賜

姓名李國昌。以為大同軍節度使。克用父

癸巳 十四年。秋七月。上崩。僖宗即位。

僖宗皇帝名儵。懿宗第五子。

在位十五年。壽二十七。

通鑑卷之四十八

五

昏庸相繼。禍亂相仍。民愁盜起。

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甲午 乾符元年。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

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

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

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反。婢小

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是歲。濮

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

乙未 二年。上之為晉王也。小馬坊使田

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

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

孜。黃巢亦聚衆千餘人。應王仙芝。巢

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

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

盜。與仙芝剽掠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

於重歛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戊戌 五年。春。沙陀兵馬使李國昌之子

克用起兵。殺大同防禦使段文楚。自稱

通鑑卷之四十八

六

留後。後唐招討使曹元裕大破王仙

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斬王仙芝。傳

首。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

餘衆歸之。推巢為主。弼衛天大將軍。○

王郢之亂。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有

功。補石鏡都知兵馬使。

己亥 六年。春。高駢擊黃巢。屢破之。巢遂

趣廣南。冬。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

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

從之。十一月，黃巢北趣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之。巢與尚讓收餘衆渡江東走，轉掠饒信池，宣歙抗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庚子 廣明元年。秋七月，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宴然。壬午，賊攻潼關，關上兵皆潰。田令孜奉帝自金光門出，黃

巢入

七

幸興元

黃巢入

巢遂入長安。○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請車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迓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壬辰，巢即皇帝位，國號大齊，改元金統。○鄭畋還鳳翔，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軍勢大振。○田令孜勸上幸成都，上從之。

辛丑 中和元年。三月，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唐弘夫伏

賊畋討

朱溫降

黃巢入

八

兵擊之，賊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鄭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未幾，鳳翔司馬李昌言作亂，畋奔行在而薨。○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舉州降，賜名全忠，**祖**榮惠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彼亦有徇國之志，誠以朝旨召之，必來。未則賊不足平矣。王鐸在河中，乃墨敕召李克用。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

癸卯 三年。二月，李克用進軍乾院，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等將十五萬衆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衆大敗。三月，克用進軍渭橋，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

李克用
破黃巢

軍繼之。賊衆大奔。四月，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克用為河東節度使，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

甲辰四年春二月，克用追及巢於中牟，奮擊大破之。尚讓帥其衆降。○六月，武

李克用

通鑑卷之四十八

九

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巢甥林言斬

巢兄弟妻子首以降。○秋七月，李克用

金忠克

用據陳

至晉陽，大治甲兵，遣使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全忠所圖，僅能

自免。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

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

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田令孜益驕

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

時語左右而流涕。

乙巳光啓元年春二月，車駕至京師。○

秦宗權稱帝於蔡州。宗權中和元年起兵○李克

用表請誅令孜，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

二月，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夜奉天子自

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長安宮室

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

六七。京兆尹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

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

丙午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

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

孜請誅之。令孜請上幸興元，不從。是夜

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宰相朝臣

皆不知。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

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引兵追逼乘輿。

○春三月，車駕至興元。朱玫逼鳳翔，百

官奉襄王煚權監軍國事。玫部將王行

瑜斬玫，執襄王煚殺之。詔以行瑜為靜

李克用
北京城
通鑑卷之四十八

通鑑卷之四十八

難節度使

宋三年以錢鏐為杭州刺史○削田

令攷官爵長流端州○八月高駢部將

楊行密自稱淮南留後吳後為

成文德元年上疾大漸觀軍容使楊

昭宗

復恭立壽王傑為皇太弟癸卯上崩昭

宗即位體貌明粹有英氣以僖宗威令

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

大臣夢想賢傑踐阼之始中外欣欣焉

通鑑卷之五十八

十一

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

所立者六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

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

者朝廷之本也始即倖人君之本也

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

昭宗皇帝名傑諡宗第七子

在位十六年壽三十八

天祿已去民心已離雖欲救之

其將能乎

已酉龍紀元年朱全忠大破秦宗權斬之全忠既克蔡州兵勢益盛

庚戌大順元年上在藩邸素嫉宦官及

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

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夏四月朱

全忠上言克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臣

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北三鎮共除之

張濬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臣

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

通鑑卷之五十八

十二

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

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上從之○

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以濬為河東行

營招討制置宣慰使○官軍出陰地關

不戰而走張濬又敗克用上表訴冤

辛亥二年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

晉陽○八月王建自稱西川留後後為王

壬子景福元年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

兵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

討李元

楊行密
安泉准

於行密。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

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

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八月。以

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淮南被兵六年。

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常

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

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

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卷五二年春正月。以李茂貞為山南西

通鑑卷之四十八

主

道節度使。以渝州刺史柳玘為瀘州刺

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為

士大夫所宗。玘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

相。宦官惡之。故久謫於外。玘嘗戒其子

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

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

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

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

才人未之信。小有疵類。衆皆指之。此其

柳玘戒

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李茂貞恃功驕橫。上怒欲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九月。以覃王嗣周為招討使。帥兵三萬。軍于興平。茂貞約王行瑜合兵六萬以拒之。禁軍皆望風奔潰。茂貞等乘勝進至三橋。京師大震。

甲寅乾寧元年春正月。以右散騎常侍

鄭絳禮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絳好

通鑑卷之四十八

古

詆諧。多為歇後詩。譏嘲亦作時事。上以

為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為相。聞者大

驚。堂吏往告之。絳笑曰。諸君大誤。使天

下更無人。未至鄭絳吏曰。特出聖意。絳

曰。果如是。柰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絳搔

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

累讓不獲。乃視事。

乙卯二年。王行瑜李茂貞韓建各將精

兵數千入朝。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

歇後鄭
五作相

行瑜犯

克用封
晉王

茂貞入
長安

秦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討王行瑜等。上詔克用。令且救茂貞。併力討行瑜。十一月。克用進逼邠州。行瑜棄城走。克用追斬之。十二月。進克用爵晉王。

丙辰三年。李茂貞犯京師。帝將幸太原。韓建請幸華州。上從之。茂貞遂入長安。

通鑑卷之四十六

五

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肆燔燒。俱盡。○錢鏐克越州。斬董昌。以鏐為鎮海節度使。

丁巳四年。王審知自稱福建留後。後為閩王

戊午光化元年。李茂貞與朱全忠皆欲發兵迎天子。八月。車駕還京師。

庚申三年。以崔胤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專制朝政。初。崔胤與上密謀誅宦官。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

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謀廢立。乃引兵突入宣化門。季述進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群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順東宮。乃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者。纔十餘人。適必陽院。季述以銀搗畫地。數上罪數十。乃鎖其門。鎔鐵錮之。穴墻以通飲食。季述等矯詔。令太子裕監國。尋使即皇帝位。朱全忠聞亂至太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請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李振勸全忠誅季述。全忠乃因希度遣振如京師。謂事。崔胤密遣人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誅季述等。

辛酉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王仲先入朝。孫德昭擒斬之。崔胤乃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徒所斃。時兩反。故也。

誅宦官

宦官廢

通鑑卷之四十六

五

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

○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入朝。進爵岐王。

○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諷

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時朱全

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

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

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

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公

良圖。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

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為他人所有。且見

征討矣。全忠得書。十月。大舉兵發大梁。

○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

師大駭。十一月。中尉韓全誨等陳兵殿

前。請幸鳳翔。上不得已。乃與皇后妃嬪

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全誨

等遂火官城。車駕幸鳳翔。

壬戌二年十一月。朱全忠進攻鳳翔。李

茂貞出戰。累敗。儲峙已竭。上乃召李茂

貞等議。與全忠和。

癸亥三年正月。茂貞獨見上。請誅韓全

誨等。與朱全忠和。奉車駕還京。上喜。即

收全誨斬之。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

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

忠又密令京兆捕誅九十人。甲子。車駕

出鳳翔。幸全忠營。已巳。入長安。○崔胤

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預政。天

寶以來。宦官寢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

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

之以二千人為定制。自是參掌機密。李

百司權。上下彌縫。其為不法。大則構扇

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

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

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

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

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

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

又出使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水
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

溫公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
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
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
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儼乎利。語
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
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
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

通鑑卷之四十八

六

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
者日疎。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
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
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
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
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
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
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
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

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
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
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監前世
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
隨舊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省
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
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
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
以東宮舊隸。參預軍謀。寵過而驕。不

通鑑卷之四十八

七

復能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
憂悸其李終代宗踐祚。仍遵覆轍。程
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
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
虜。是以來瑱他入朝。遇讒賜死。吐
蕃深侵郊甸。墜不以聞。致狼狽幸。陟
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
擯廢家居。不保丘隴。僕固懷恩。冤抑
無訴。遂棄勲庸。更為叛亂。德宗初立。

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况懿僖之驕侈。苟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汴宮闕兩幸。梁益皆令收所為也。昭宗不勝其耻。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王侯斃陪反滿。於饑寒。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

頌振綱紀。宦官稍絀。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為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大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弘志之變。寶歷狎暱群小。劉克明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傑。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况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謫詐之謀。翦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於金。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

慎其始哉。此其為患。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蠹害蒸民。不可偏舉。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閭閻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獮之。能無亂乎。通鑑卷之四十八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

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甲子** 天祐元年春正月。朱全忠密表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鄭元規。陳班等皆誅之。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為御營使。駐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遂丘墟矣。上至洛陽。全忠使蔣玄暉弒之。立輝王為皇太子。○封錢鏐為吳越王。
昭宣帝 名煚。昭宗第九子。 在位四年。壽十七。
乙丑 天祐二年五月。彗星長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六月。全忠聚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嫉搢紳之士。言於全

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吳王楊行密薨。其子偓自立為弘農郡王。○以朱全忠為相國。進封梁王。加九錫。

（歷年圖曰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略。遂降李密。繫建德。擒世充。芟武周。翦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之

通鑑卷之八

主

為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為君子。呻吟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高宗沈溺宴安。仁而不武。使

通鑑卷之八

主

天后斷喪唐室。屠害宗支。毒流縉紳。迹其本源。有自来矣。中宗久罹憂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冀土之墻。安可朽也。睿宗鑒前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明皇能謀有斷。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好賢樂善。愛民利物。海內富庶。四夷賓服。浸淫於正觀之風矣。及天寶以降。自以功成治定。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寢疎。讒諛並進。以遊娛為良謀。以聲色為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癰疽結於心腹。而不悟豺狼遞於藩籬。而不知一旦變生。所忽。兵起邊隅。廟堂執轍而心醉。猛將望塵而束手。腥膻汙於伊洛。流血滌於河潼。乘輿播蕩。生民塗炭。禍亂並興。不可救藥。使數百年之間。干戈瀾漫而不息。

烏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群帥剪除兇醜使大河南北復為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邇無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因僕固懷恩以困回紇之衆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肅宗之孝慈而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惑於張后不能庇其子則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讒臣之言使光弼不敢入朝慚憤而死懷恩招引外寇幾再亡國則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盜賊據州郡者因用為戕守士卒殺至帥者因授之旄鉞使強暴縱橫下陵上替積習成俗莫知其非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

代之為也德宗憤積世之弊憫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闊淺資性猜愎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賦歛煩重果於誅殺故關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於是困辱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公卿拜於賊庭鋒鏑集於黃屋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兇還奉宗社自是之後消剛為柔刻方為圓逮其晚節偷懦之政甚於祖考矣順宗不幸嬰疾姦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為賢矣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湊而不為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宰而不為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劔南誅浙西倖澤潞平淮右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狼顧鼠拱納貨效地

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而
怠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穆宗蒙已
成之業。承既平之緒。授任非才。為謀
不臧。使神中之虎復縱暴於原野。網
中之魚得自脫於深淵。元和之功於
茲墜矣。實曆輕易荒縱。自貽顛覆。文
宗優游不斷。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
心。文雅之義。皆不足稱也。武宗英敏
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

通鑑卷之四十六

元

原如反掌。功業不究。惜哉。宣宗少歷
艱難。長年踐位。人之情偽靡不周知。
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簡而當。罰嚴
而必。故方內樂業。殊方順軌。求諸漢
世。其孝宣之流亞與。懿宗驕奢無度。
賊虐不忌。輔弼之任委於嬖寵。四海
之財竭於淫樂。民怨不知。神怒不恤。
李氏之亡。於茲決矣。且唐自至德已
來。近習用權。藩臣跋扈。譬如羸病之

人。以糜粥養之。猶懼不濟。又况飲之
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嗣位。天祿已
去。民心已離。盜賊徧於寰區。蓬蒿塞
於城關。漂溺幽辱。命諸侯當世之
時。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右唐二十一帝二百八十八年

范祖禹曰。唐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
方底平。九年而太宗立。貞觀之治。幾
於三代。然一傳而有武氏之篡。國命

通鑑卷之四十六

辛

中絕二十餘年。中睿享國日淺。朝廷
濁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開元之
治。幾於貞觀。而終之以天寶之亂。唐
室遂微。肅宗以後。無可稱者。憲宗元
和之政。號為中興。而晚節不終。身且
不保。凡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亂日
如彼。其多也。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
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
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偏父而奪其

位者謂之受內禪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揚雄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唐室之亂及於五代而天祚有宋太祖皇帝順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天下定神武所臨海內有截繼以太宗文治四宗守成太

通鑑卷之八

主

平百有餘年雖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其取之也雖無以遠過於前代其守也則不愧於三王內則家道正而人倫明其養民也仁其奉已也儉德澤從厚刑罰從薄外則縣之政聽於令郡之政聽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藩鎮無擅兵之勢郡縣無專殺之威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

及也故無大臣之誅施及群生功利無窮校之唐世天壤不侔夫唐之已事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則今當何監不在唐乎今當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監於唐取法於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

通鑑卷之八

通鑑卷之八

主

契丹之先自唐昭宗天復元年契丹痕德董可汗以耶律阿保機為夷離董初炎帝之裔曰葛烏兔世雄朔漢號東胡匈奴冒頓單于襲破之餘衆保鮮卑山魏青龍中幽州刺史王雄殺其酋比能衆散徙潢水至酋莫那遷于遼西九傳而為慕容晃所破分其衆為三曰宇文曰庫莫奚曰契丹元魏初衆稍滋蔓而契丹酋奇首居黃河上河之間有子八人各自為部高句驪柔然謀擊之大酋莫弗賀勿于懼率部落三千乘請附于魏因居白狼水東唐初大酋號大賀氏

有勝兵八萬。貞觀中，太宗伐高麗，首領窟哥來朝，詔分其地為十州，以其部長為刺史。拜窟哥為松漠都督，賜姓李氏，統領其衆。窟哥死，其孫盡忠叛。武后遣師二十萬，連年乃克。餘衆附于突厥。開元中，盡忠從弟失活請降，詔復以為都督。失活傳沙固，沙固為衙官，可突干所殺。弟鬱于嗣鬱于死，弟咄于嗣可突干復逐之。部人共立咄于之弟邵固，可突干殺邵固而立屈列，以附于突厥。幽州刺史張守珪討殺可突干，詔封其別部長過折為北平王。以統大賀氏諸部，可突干之黨雅里殺過折而立迪鞏組里為阻午可汗。改號遙輦氏。雅里自為迭刺部輔，阻午以為政。始立制度，設官分地，刻木為契，穴地為牢焉。雅里者，本奇首之後，居潢河濱，號審吉氏。及易氏迭刺，因譯其始興之地，世里為耶律而姓。

之。天寶四年，詔賜阻午姓名曰李懷秀，仍為松漠都督。懷秀尋叛，詔更封別部長楷落為恭仁王，以代懷秀。楷落自稱契丹王，會安祿山反，朝貢阻絕。其世次莫得而詳，或言其國凡八部，常推其一部大人，建旗鼓以主號令。然其所稱耶瀾可汗，屈戌巴刺可汗，習爾之類，不知何部大人也。是年，習爾死，其族人欽德立，是為痕德董可汗。痕德董之世，諸部多微，而迭刺部自雅里以後，世為遙輦氏。夷離董掌其國政。雅里子曰毗牒，毗牒生頽頽，頽頽生耨里思。大度寡欲，令嚴衆附，部益盛強。耨里思生薩刺德，薩刺德生勾德實，教民稼穡，善畜牧，部以殷富。勾德實生撒刺的，始教民鼓鑄，其弟巡瀾又善用兵，于厥室韋奚霫畏服之。初，築城邑，屋廬以居，樹藝桑麻，以織組焉。阿保機，撒刺的長子也。小字啜里。

只生而英異。初為撻馬猓沙生。猶中國
扈從官也。數立功。國人服之。號為阿主
沙里。至是授大迭烈府。夷裔並得專用
兵。遂大破室韋于厥。及奚諸國。○天復
二年。阿保機寇河東。陷九郡。○天復三
年。十月。契丹以阿保機為于越。總知國
事。遂作東樓于龍化州。德者不設。阿保機乃廣龍化州之東城。建東樓以紀功。○昭宣帝
天祐二年。秋八月。晉王李克用遣使如
契丹。九月。契丹阿保機以騎兵七萬會
晉王于雲中。約為兄弟。宴甚驩。克用因
與會師。進擊劉仁恭。拔數州。盡徙其民。
復期共擊朱全忠。阿保機許之。或勸克
用乘間拘阿保機于會。克用不許。曰。讎
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
機既去。聞之。乃背盟。更附朱全忠。克用
由是怨之。○丙寅。天祐三年春二月。朱
全忠遣使如契丹。十一月。契丹阿保機

侵雲霄。雲霄。下。自習。國名。中。亦。地。也。女真諸部降之。
十二月。契丹痕德董可汗欽德死。○丁
卯。春正月。其衆請阿保機為可汗。阿保
機乃命設壇告天。即皇帝位。北宰相蕭
轄刺南宰相耶律歐里思率其下上尊
號曰天皇帝。后述律氏曰地皇后。阿保
機更名億。以曷魯總軍事。是為元年。
為梁太祖開平元年。戊辰。二年。十月。作明王樓。丙
子。改元神冊。大赦。立子倍為太子。
欲丙戌。改元天顯。滅渤海。改為東丹國。以子倍為人皇王居之。七月。契丹主億卒。于扶餘。廟號太祖。謚曰大聖神烈天皇帝。
皇帝。
史臣贊曰。遼太祖始建國。在位二十
年。東征西討。如折枯拉朽。東自海西
至于流沙。北絕大漠。信威萬里。歷年
二百。豈一日之故哉。周公誅管蔡。人
未有能非之者。刺葛安端之亂。遼祖

既貸其死而復用之。非人君之度乎。
辛未。五年。契丹主弟刺葛等謀殺聖宗而釋之。壬申。六年。刺葛等復謀殺聖宗。以誅其黨而釋之。

通鑑卷之四十八

主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八

中央民族
圖書
館藏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九

五代紀

中央民族
圖書
館藏

按梁唐晉漢周舊各有一代之史。本朝歐陽文忠公始創為五代史。司馬溫公所脩資治通鑑。雖時取歐公一二論說而所援引事多是舊史。其言辭詳略與歐陽公五代史多有同異。

後梁紀

通鑑卷之五十一

太祖皇帝

在位七年 壽六十一

名晃。姓朱氏。初名溫。從黃巢為盜。後降于唐。賜名全忠。挾天子以令天下。遂移唐祚。

帝即位

丁卯

唐天祐四年

四月以後。梁太祖皇帝朱晃開平元年。西

川稱唐天祐七年。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吳越。湖南。荆南。福建。五鎮。春三月。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王更名晃。即皇帝位。國號梁。奉

帝為濟陰王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
 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
 稱臣奉貢○蜀王遣晉王書云請各帝
 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
 歸滿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
 敢失節今克用平黃巢有大功唐昭宗
 封為晉王後其子存勗襲位遂
 滅梁國號唐即莊宗也蜀王王建唐昭
 宗封為蜀王後為唐莊宗所滅王知祥
 復據其地至○岐王治軍甚寬待士卒
 簡易由是衆心悅服然御軍無紀律及
 聞唐亡以兵竄地處不敢稱帝岐王李
 鳳翔本姓宋名文通僖宗時以功賜姓
 名昭宗時封岐王唐莊宗改封秦王至
 唐明宗時除○梁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為楚
 王馬殷據潭州蓋有湖南之地
 至後周太祖朝為南唐所滅○梁以
 吳王鐸為吳越王錢鏐據杭州
 至宋初除
 梁以清海節度使劉隱為南海王劉隱
 有嶺表之地後改
 號漢至宋朝除○梁以威武節度使
 王審知為閩王唐末黃巢亂審知據福
 州蓋有閩嶺五州後王
 延政居建州號政
 王時南唐滅之○梁以權知荆南留

後高季昌為節度使唐江陵至
 宋初國除九月蜀
 王即皇帝位國號大蜀○梁遣保平節
 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攻潞州晉昭義
 節度使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
 之半月不拔乃於潞州城下更築重城
 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塹
 而守之○契丹耶律阿保機
 始建國元年
 以辰晉岐平南昭義唐天祐五年梁開平
 二年蜀高祖王建武成元年是
 凡五國西川稱蜀正月晉王克用薨其子存
 勗嗣為晉王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潞
 州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
 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
 童子未開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
 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
 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晉王大閱士
 卒帥周德威等發晉陽進兵直抵夾寨
 塹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失
 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

積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

子當如李亞子（晉名克用為不亡矣）。至

如吾兒。豚犬耳。（晉王陽陽休兵行

賞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覓租賦。撫孤

窮。仲究濫禁姦盜。境內大治。○淮南張

顥弑弘農威王。立其弟隆演為留後。行

竊據淮南。其子從嗣為弘農郡王。國

契丹（耶律何保機）。改名保機。二年。

已巳（晉岐南）。稱唐祐六年。梁開梁主

遷都洛陽。（通鑑卷之九）

晉岐吳稱唐天祐八年。梁乾化元

五月。梁清海靜海節度使南平襄王

劉隱奉其弟岩襲位。○八月。燕王守光

即皇帝位。（劉仁恭之子）。國號大燕。○晉

王聞燕王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十年。

吾當問其鼎矣。○契丹主（年五）

梁主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

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

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

敵也。吾無葬地矣。○梁高季昌潛有據

荆南之志。乃奏築江陵外郭。增廣之。○

梁鄆王友珪僕夫馮庭諤弑梁主。友珪

即帝位。○契丹主（耶律德六年。其弟剌

均王（初名友貞。更名明。朱）。在位十一年。壽三十六

趙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

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

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

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鄙

王篡弑。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

此不世之功也。師厚乃遣其將王舜賢

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庚寅旦。袁象先

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自縊。象

先嚴齋傳國寶。請大梁迎均王。王曰。大

梁主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

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

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

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位於

大梁。更名鎬。又更名瑱。○晉李嗣源分

兵徇燕。山後八州皆下之。進逼幽州。晉

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

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晉王入幽州。

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詰之曰。主

人何避客之深耶。王命掌書記王緘草

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契丹主弟剌葛等反誅其黨而釋之

乙亥晉明元年。吳福唐天祐十二年。梁貞明二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月。魏博軍亂。劫節度使賀德倫。求援於

晉。晉王引兵進據臨清。與劉鄩夾為營。

○梁王踈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

弟張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

近職。參預謀議。巖等依勢弄權。貴官鬻

獄。離間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為執政。所

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張

之族。政事日紊。以至於亡。

劉鄩

丙子晉明元年。吳福唐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年。蜀通正元年。是歲凡五國。

春。二月。梁主屢趣劉鄩與晉王戰。

鄩兵大敗。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

陽。梁主從之。兵至晉陽。夜急攻之。城幾

陷者數四。昭義節度使李嗣昭遣牙將

石君立救之。梁兵死傷者什二三。王檀

引兵大掠而還。梁主聞劉鄩敗。又聞王

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契丹主改元

神冊

戊寅晉明元年。吳福唐天祐十五年。梁貞明四年。蜀光天元年。是歲凡六國。

春。晉兵侵掠至鄆。運濮而還。梁敬翔

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域日蹙。陛下

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

宣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

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

鄆州。陛下不能留意。必若乏才。乞於邊

陲自效。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梁主

遂不用。○吳徐知誥為淮南節度行軍

治淮南
余知浩

副使是知浩使吳王盡恭接

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

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

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

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

夫無不悅服以宋齊丘為謀主由是江

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契丹主作孔子廟

武義元年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

卑勸吳主建國稱帝而治吳王不許夏

即吳國王位○蜀主王建殂太子衍即

皇帝位○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

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

勝負右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

橋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

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

行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款

行

行

唐以是親愛之人敬瑭後為高祖

高祖契丹城遼陽

應年圖曰太祖始以黃巢降將東旋

宣武逞其詐力蠶食諸夏地廣兵強

威權日熾志欲無厭遂遷唐祚溫虐

不悛禍自內興不得其死宜矣均王

膏梁之子材不過人棄敬翔王彥章

而用趙巖張歸霸以與莊宗為敵能

無亡乎

後唐紀

右後梁二主共一十七年

莊宗

在位三年

壽三十五

名存最附唐屬籍李氏本西突

厥種姓朱邪氏父克用立功於

唐封晉王帝滅梁復稱唐

癸未岐稱唐天祐二十年梁龍德三年

晉王即皇帝位國

號大唐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侯其有過，則社稷危矣。』」凝乃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八月，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唐。主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

通鑑卷九

十

近又聞欲數道出兵，決以十月大舉。臣切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俟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唐主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召諸將會議。郭崇韜對曰：「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揚州，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

取大梁

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唐主曰：「此正合朕意。」大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冬十月，唐主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擒王彥章斬之。唐延孝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必之知。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唐主從之。令下，諸軍皆踴躍願行。梁主使人促段凝，軍既辭皆亡匿。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鐮。吾不能自殺，卿可斷吾首。」麟泣，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溫恭儉約，無荒淫。

通鑑卷九

十一

置於
人

心
軍士

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
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唐主遣使
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嚴可求曰聞
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
出數年將行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
境安民以待之耳唐主幼善音律故伶
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唐主或時自傳粉
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
謂之李天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
群臣憤嫉莫敢出氣○張全義請唐主
遷都洛陽從之○契丹天寶三年
甲申後唐同光二年○是歲正月唐以
改降後唐凡四國四鎮唐主以
改王改封秦王○二月唐主祀南郊大
赦郭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唐主內
府之財山積不肯給賜曰吾晉陽自有
儲積可令租庸釐取以相助於是軍士
皆不滿意始怨恨有離心矣○唐郭崇
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為已任

滅蜀

權倖人主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
之於外○四月秦忠敬王李茂貞卒遣
奏以其子繼曠權知鳳翔軍府事○吳丹
唐阿占只**乙酉**後唐同光三年蜀成康元年漢唐
白龍元年是歲凡四國四鎮遣李嗣源鎮成德禦之
主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
信伶官之讒頗疎忌宿將○九月唐主
與宰相議伐蜀以魏王繼友充西川四
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
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戊申大軍
西行入散關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興
文扶四州印節迎降自餘城鎮皆望風
款附遂進兵逼成都蜀主與魏衡薛出
降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
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十二
月閩王審知卒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
○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群起布滿
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

園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不還。唐主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待之倍。延嗣歸言崇韜專權。王寄身於虎狼之口。唐主遣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皇

明宗

在位八年 壽六十七

本北狄種。莊宗養以為子。名嗣

源。改名重。在位八年。年數屢置。

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

丙戌

後唐同光四年四月。明宗李嗣源

正月。魏王繼岌將發成都。

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命召

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

繼岌從者李環搃碎其首。并殺其

子廷誨。唐趙在禮反于鄴。命李嗣源

將士立嗣源

亂兵殺莊宗

討之三月。嗣源至鄴。都下令軍中。詰旦攻

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

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

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為。對曰。將

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

棄恩任威。云克城之後。當盡阮魏博之

軍。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誠欲

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

河南。令公帝河北。為軍民之主。嗣源泣

諭之。不從。嗣源所奏。皆為李紹榮所遏。

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

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康義誠曰。主上

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則死。

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軍執大盛。

李紹榮請唐主幸關東。招撫之。唐主從

之。唐主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

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

命旋師。歸入洛城。四月。從馬直指揮使

帝即位

皇學士

郭從謙作亂。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俄

而唐主為流矢所中。須臾遂殂。○是日

李嗣源至。嬰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

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群小蔽惑。致此。今

吾將安歸乎。已丑。嗣源入洛陽。百官三

上牋請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於柩前

即皇帝位。○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

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

奏願做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拒

通鑑卷二十九

十六

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

乃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學士馮道趙

鳳為之。○昭武節度使王延翰自稱大

閩國王

丁亥。後唐天成二年。吳越貞元。○

南。三。鎮。春。正月。馮道崔協並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秋。八月。楚王殷始建國

○十一月。吳王即皇帝位。吳丞相徐溫

卒。吳主以其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

○契丹。太宗。元立。仍

戊子。後唐天成三年。漢人有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卒。命其子從誨權

知軍府事

己丑。唐天成四年。吳大和九月。上與

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

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

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反。居月。執轡甚謹。幸

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

通鑑卷二十九

十七

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上深以為然。唐

主又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

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

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

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

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詩雖鄙俚。

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人之中。最為

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契丹。天

馮道。唐長興元年。是唐以前忠武節

三司使

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三

司使之名自此始。十一月楚王殷卒。

子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

鎮之舊。唐主以希聲為武安靜江節度

使。契丹天顯五年

壬辰唐長興三年三月吳越武肅

王錢鏐卒。年八十一。中子傳瓘立。○秋

七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卒。六軍

使袁誼潘約等迎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癸巳唐長興四年閏正月王延鈞即皇帝位。國號大閩。○

三月唐以孟知祥為東西川節度使。蜀

王○十一月唐主殂。唐主性不猜忌。與

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官

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

顧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年

毅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

○契丹天顯八年十二月宋王從厚即皇

帝位

是為閏帝。改元應順。甲午四月。唐主即位。改元清泰。

潞王名從珂。明帝養子。本姓王。廢閏帝而自立。石敬瑭及遜。

自焚。史曰廢帝。

在位二年

甲午

唐主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主從珂。清泰元年五月以後。

建國凡五年。國三鎮。鳳翔節度使兼侍

中潞王從珂。反。何與石敬瑭少從明帝

征伐有功。名得衆心。朱弘昭。馮贊。位望

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

潞王由是疑懼。○閏月蜀將吏勸蜀王

知祥稱帝。知祥即皇帝位。于成都。○唐

路王既與朝廷猜阻。乃移檄鄰道。言朱

弘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專制朝權。

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三月潞

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唐主聞潞王

至。陝。憂駭。不知所為。是夕唐主以五十

騎出玄武門。至衛州。依刺史王弘贇。○

唐潞王至蔣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太

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令潞王即位於
柩前。○唐主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
臣聞望宜為相者。皆以盧文紀崔居儉
對。唐主不能決。乃實其名於琉璃瓶。夜
焚香祝天。且以箸挾之。首得文紀。遂以
為相。○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
事明宗為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唐主
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乃復以為河東
節度使。○蜀主殂。太子仁贊即皇帝位。

更名景

反丑

契丹主

德九年

乙未

唐清泰二年

是歲凡五國三鎮六

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既還鎮。陰為自
全之計。○吳徐知誥進封齊王。

○唐主以武皇以沙陀微種。奄有河
東。黃巢之亂。有大功於唐室。上源之
變。訟於朝廷。而不能自直。遂與朱氏
治兵相攻。糾紛不解。流血成川。僭尸
藏野。至其晚節。鋒銳益衰。窮居一隅。

僅能自保。莊宗以弱齡襲位。麾下諸
將皆白首行陣。與武皇並轡齊驅之
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
莫不竭力致命。願指如意。遂服真定
并山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
朱氏失國。當是之時。天下莫不震動。
諸侯陸梁。踞肆者皆駭愕相顧。莫敢
保其土地。至衍恃其險遠。辭禮踞慢。
偏師西指。而劔關不守。觀其行兵。可

謂能矣。惜其志小。氣近。驕心易生。矜

功自喜。御衆無法。便嬖是用。纔及三

年。隕身亡族。悲夫。明宗無取國之心

而為衆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清

泰於危難之中。坐受神器之重。得之

非難。失之亦易。負扆未安。家為煨燼。

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其

速哉。

右後唐四主共一十三年。

後晉紀

高祖 在位七年 壽五十一

名敦。字。其先本出西夷。種。勇。力。善。戰。唐。明。宗。愛。之。妻。以。永。寧。公。主。清。泰。元。年。鎮。太。原。從。鎮。天。下。不。受。命。因。求。援。於。契。丹。

帝。即。附。丙。申。契。丹。主。太。宗。從。元。天。顯。十。一。年。

丙申

唐。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元。年。是。歲。唐。亡。晉。國。三。鎮。

春正月唐主以千秋

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

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還歸欲與石郎反

邪石敬瑭聞之益懼○初唐主欲使敬

瑭移鎮鄆州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

不可薛文遇曰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

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唐主大喜曰

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

目付學士院使草制以敬瑭為天平節

度使制出兩班相顧失色敬瑭疑懼謀

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

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

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

知遠

千秋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與亂朝廷

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都押衙劉

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

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

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

記桑維翰曰契丹主部落近在雲應

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

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表帝養子

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唐王手裂其表抵

地制削奪敬瑭官爵以張敬達兼太原

四面排陳使率諸將討之敬瑭遣間使

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

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

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

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

以金帛賂之自足以致其兵不必許以

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

敬瑄即

敬瑄

通鑑卷之四十九

王

中秋。傾國赴援。○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至晉陽。屯於汾北之虎北口。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瑄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唐兵大敗。敬瑄遣使告敗於唐。唐主大懼。下詔親征。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為用。符彥饒恐其為亂。不敢束之以法。唐主至河陽。心憚北行。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十一月。契丹主謂石敬瑄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瑄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作冊書。命敬瑄為大晉皇帝。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十六州以與契丹主。仍許歲輸帛三十萬疋。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唐主又與宋審虔等四將議

唐主自焚

通鑑補

通鑑卷之四十九

王

唐主自焚

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晉主。唐主遂携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晉天福二年。是歲。吳亡。晉烈祖徐誥。開唐代吳。凡五國。吳越。晉以李崧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主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脩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三月。晉主謀徙都大梁。桑維翰因說晉主以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晉主乃下詔東巡。○夏。四月。晉主至汴州。○八月。吳主下詔禪位於齊。後復齊王誥即皇帝位。于金陵。徐知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尊吳主曰讓皇。○是歲。契丹改元會

同國號大遼

戊戌

晉天福三年閏月閏

主殂其叔父延義自稱閩國王更名曦

○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詔中

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

於道晉主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

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

而已晉主以為然契丹改元會同

唐十

晉天福五年閏三月是閩主曦既立驕

通鑑卷之四十九

主

遙苛虐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於

是兄弟積相猜恨治兵相攻互有勝負

福建之間暴骨如莽矣○唐倉吏歲終

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培

民刻軍安得羨餘邪○晉李崧奏諸州

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上曰法外

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

之○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天下血戰數

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

唐主不
許法外
稅民

馬道
政

不思
兵

契丹
兵

唐主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群

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

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

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

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晉成德節度使

安重榮耻臣契丹上表數千言大抵斥

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

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

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議

者以歲致縉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

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

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

功臣過求姑息遼藩遠郡得以驕矜下

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

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

後觀釁而動動必有成矣○吳越王弘

佐即王位

壬寅

晉天福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國

契丹

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
差治○契丹之入寇也晉主再命劉知
遠會兵山東皆後期不至晉主疑其有
異圖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
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
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何憂
乎○契丹會同七年

乙巳晉開運二年是歲凡五契丹復
大舉入寇大敗北歸○契丹連歲入寇

通鑑卷之四十九

三

中國疲於奔命遣民塗地桑維翰屢勸
晉主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晉主
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馮

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湊其門由是
朝政益壞○契丹會同八年

丙午晉開運三年是歲凡四國三鎮十一月契丹主

大舉入寇晉主以杜威為上將威與李
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契丹主結之曰
道遠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

契丹

降者當以汝為之威遂降命軍士釋甲
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張彥澤倍道疾
驅夜度白馬津未明自封丘門斬關而
入遷晉主於開封府○契丹會同九年

歷年圖曰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
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戎狄賂之土
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羽翼未成不
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

王捨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

通鑑卷之四十九

三

策內政不修而外挑強隣使流民塗
野草胡騎汙官闕生為降虜死為羈
魄非不幸也

右後晉二主共十一年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九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五十

後漢紀

高祖名萬。姓劉氏。本名知遠。其先沙陀人。晉開運二年。封北平王。四年。晉主北遷。高祖乃圖義舉。即位於晉陽。

在位二年 壽五十四

丁未二月。漢高祖劉知遠立。仍稱晉天福十二年。六月。改號漢。是歲。晉亡。

國吳越并蜀南。漢南。唐凡三鎮。春正月朔。契

丹王至大梁。以晉主為負義侯。置於黃

龍府。契丹主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

契丹境

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

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

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蓄殆盡。於是內

知遠保

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晉

河東

劉知遠在河東。富強冠諸鎮。步騎至五

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

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

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

守四境。以防侵軼。同結於是將佐勸知

知遠即

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軍士

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

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

後出師。○二月。辛未。晉知遠即皇帝位。

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

稱天福十二年。○東方群盜大起。契丹

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

此。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

久留。以蕭翰為節度使。契丹建國號曰

遼。遼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

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遼主至殺胡

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

去。晉人謂之帝羝。○楚王希範卒。將佐

奉其弟希廣立之。○晉主發太原。自陰

地關出晉絳。史弘肇奏克澤州。弘肇為

人沉毅寡言。御衆嚴整。所向必克。晉主

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

肇之力也。晉主由是倚愛之。○蕭翰聞

晉主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

大亂。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

在洛陽。翰迎而立之。以為帝。○六月。吳

越忠獻王弘佐卒。遺令以丞相弘侗為

鎮海鎮東節度使。是歲為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所廢。更立其

弟弘。○晉主至洛陽。命鄭州防禦使郭

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

王淑妃。○晉主至大梁。復以汴州為東

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

忘晉也。○遼大同年九月。世宗元

戊申漢乾祐元年二月。遼帝承春正月。

晉主不豫。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

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

二月立皇子承祐為周王。即皇帝位。○

冬十月。荆南節度使南平文獻王高從

誨卒。其子保融知留後。○遼大祿二年

祖太子人皇王倍子。是為孝和莊憲皇帝。

隱皇帝名承祐。高祖第二子。

在位三年 壽二十

庚戌漢乾祐三年夏四月。朝廷以

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

無扞禦之者。制以郭威為鄴都留守。天

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以左監門衛將

軍郭榮為天雄衙內都指揮使。榮本姓

紫。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

養以為子。威微時。其妻上為崔見人。皆稱為郭崔兒。後為周高祖。

世宗。○漢主自即位以來。楊邠總機政

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

賦。以是國家粗安。章聚斂刻急。有犯益

罄酒麴之禁者。錙銖洎滴。罪皆死。章尤

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

橫。何益於用。史弘肇曰。長槍大劍。安用

毛錐。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於

是將相始有隙。漢主年益壯。厭為大臣

所制。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漢

主。云邠等專恣。終當為亂。漢主信之。遂

謀誅邠等。十一月丙子，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弘肇。章於東廡下。漢主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殺王殷、郭威、王峻、郭威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荊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為。

通鑑卷之五

五

顧從公入朝，自訴。盡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殺。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自將大軍繼之，至封丘。人情恐懼。漢主遣慕容彥超等將兵拒之。彥超等戰敗，遂還。是日漢主出勞軍。兵敗為亂，兵所殺郭威自迎春門入。丁亥，帥百官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詰迎漢主弟河東節度使贊皇皇帝位。○武

亂兵殺帝

郭威反

郭威士文

平節度使馬希萼攻楚王希廣，殺之。自稱武安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遼主入寇。太后命郭威將大軍擊之。十二月，威發大梁館于澶州。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已未。太后誥廢贊為湘陰公，以侍中威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歷年圖曰：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乏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為也。夫根踈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己出，民不知君，輕信羣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

通鑑卷之五

大

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茲也。

右後漢二主共四年

後周

太祖名威。姓郭氏。字仲文。邢州堯山人。

在位三年 壽五十二

辛亥

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是歲周代漢。北漢建國凡五。鎮三。春正月。漢監國威即皇帝位。

國號周。初漢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

通鑑卷之七

七

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

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及贊

廢崇。乃即皇帝位於晉陽。更名昀。仍用

乾祐年號。北漢○初帝討河中。已為人

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帝數以微言

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帝以是賢

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

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

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彊記。謹守法度。李

李穀字

劉崇

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論議。辭氣慨

善。譬喻以開主意。○唐主遣邊錡平湖

南。以錡為武安節度使。

壬子

周廣順二年。是歲周南漢蜀唐北漢凡五。鎮三。春正月。周加晉王榮兼待

步趨

甲寅

周顯德元年。正月。世宗。唐武。孝文。是歲。北漢乾祐七年。李和帝

中判內外兵馬事。時群臣希得見周主

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壬辰

周主殂。晉王即皇帝位。○北漢主聞太

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于

遼。二月。遼遣其將楊衮將萬餘騎如晉

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與遼南趣潞州。

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群

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

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

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世宗

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乙酉。周主發大梁。壬辰。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周主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周主介馬自臨陣督戰。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周主見兵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督戰。宋太祖皇帝時為宿衛將。謂

通鑑卷之九

九

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乃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周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周主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吏以上七十餘人。

破北漢

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逃。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周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滑古忽反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奴。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皆以德量推之。

通鑑卷之十

十

歐陽脩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奴。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

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與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疑家素貧。子尚幼。妻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溫公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材偉量。雖朝

代遷賢。莫候反。買易也。人無間言。豈或魚乞反。或作吃。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紵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才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群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效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游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默。竊位

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姦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則盜跖音病病終而子路醢許夷反肉醬也肉醬也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

通鑑卷之五

十三

中君羞以為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為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為相彼又安肯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周主違眾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

練兵

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無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弱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宋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北漢主殂子承鈞立更名鈞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

世宗

在位六年壽三十九

名榮姓柴氏太祖養子五代之君世宗最踰英武而享年不永

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乙卯

周顯德三年

是

周世宗常憤廣

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周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兵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

王朴

卷之十

十六

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阜。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嚮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則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驚。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巴蜀可傳檄。而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

通鑑卷之十

十六

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群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時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識

丙辰

周顯德三年是歲凡五國四鎮

正月庚子周世

宗下詔親征淮南命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李谷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李重進度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是時江淮久災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丙辰周世宗至壽州城下命諸軍圍壽州二月世宗命宋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宋太祖皇帝引

太子

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宋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宋太祖皇帝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宋太祖皇帝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劒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後世宗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宋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

建德七年

十六

用趙普

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宋太祖皇帝由是重儀○初周劉詞遺表薦其幕僚劉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為滁州軍事判官宋太祖皇帝與語悅之宋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陳必繁蕭官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宋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鍾謨李德明

唐主割地請和

奉表稱臣。來請平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威陳甲兵而見之。曰。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唐主復使李德明孫晟言於周世宗。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世宗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世宗乃許之。賜唐主詔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德明稱世宗威德。及甲兵之強。

所望皆

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命齊王景達將兵以拒周。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宋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眾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眾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兵出趣六合。宋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眾尚萬餘。走度江。爭舟溺死。者甚眾。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宋太祖皇帝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周以宋太祖皇帝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丁巳周顯德四年。北漢天會。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議者以唐援兵尚強。多請罷兵。世宗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二月。

晉水戰

劉仁贍
守節

世宗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毅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世宗悅。○二月乙亥。周世宗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世宗每以爲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汭入淮。唐人見之大驚。壬辰旦。世宗軍于趙步。諸將擊唐賊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甲辰。世宗耀兵于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病甚。不知人。監軍使周廷構等作仁贍表。昇仁贍出城降。夏四月。世宗還大梁。○冬十月。周世宗發大梁。十一月。至濠州。大破唐兵於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

唐兵退保清口。戊午旦。世宗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宋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所獲戰船燒沉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戊午

周顯德五年 唐中興元年 南漢主鈔大寶元年 是歲凡五國三

三月。周世宗如迎鑾鎮。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聞世宗在江上。恐遂南渡。又詔降弼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蕲黃未下。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白世宗請遣人渡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爲境。以求息兵。辭旨甚哀。世宗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遣其屬劉承遇如金陵。世宗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唐

江北平

主復遣承遇奉表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是月浚汴口。導河流達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五月唐主避周諱。更名景。○南漢中宗殂。長子衛王繼興即帝位。更名鋹。且兩反。

已未

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

周淮南

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

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遼

晉

年○周世宗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即

日帥步騎數萬。直趨契丹之境。契丹守

將皆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六月唐

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周

主問謨曰。江南亦治兵備守備乎。對曰。

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周主曰。不然。鄉

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

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

今江南
修中備

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溫公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

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

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強梁。

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

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

通鑑卷之五

五十四

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

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

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

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

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

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

為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莊宗豈得同

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

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

之矣

周立皇子宗訓為梁王癸巳世宗殂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皆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世宗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為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奸擿伏聰察如神間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珎玩之物常

通鑑卷五

五

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群臣有過則面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甲午宣遺詔命梁王宗訓即皇帝位生七年矣○周世宗仍

本帝立

世宗

歲征伐宋太祖累立大功加以法令嚴明士卒畏服恭帝幼冲中外物情皆附于太祖密有推戴之意

恭帝名宗訓世宗長子

在位半年禪于宋

庚申

周恭帝仍稱顯德七年正月宋太祖正月鎮定驛告河東劉鈞結遼兵入

寇周主命宋太祖北征即日出愛景門晚及陳橋驛是夜五鼓諸軍畢集曰我

通鑑卷五

五

革蒙犯霜露為國家宣力而上無長君功成誰賞我不如策點檢太尉為天子遲明鋒刃交橫漸逼寢所宋太宗入白其事宋太祖驚起諸校露刃列於庭皆曰諸君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宋太祖未及對俄有以黃衣加於宋太祖者諸校羅拜連呼萬歲擁逼南歸自仁和門入宋太祖歸公署宰相范質等詣崇元殿召文武百僚至晡班定周主自內降

推戴太祖

制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二帝惟公而
禪位。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極一也。予末
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咨
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某。稟
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
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
績懋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謳歌獄訟。
歸于至仁。應天順人。法堯禪舜。如釋重
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祇畏天命。宣徽
使引宋太祖就龍墀。聽命訖。宰相掖宋
太祖升殿。由東序。服御服。登座。群臣朝
賀。詔改周顯德七年為建隆元年。國號
大宋。正月五日也。

歷年圖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扶不賞
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履天下
之籍。而室家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
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
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

何以正軍法。遂能變弱為強。因敗為
功。乘勝逐北。至于太原。歸而簡師習
戰。并心進取。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
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
以枹鼓之隙。治律曆。明典禮。審法令。
脩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知治安
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夭。蓋太平
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
所及也。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五十

宋史

御製重刊少微資治通鑑節要序
六經所載帝王之道皆萬世為
治之法諸史則秦漢以下治亂
興衰之迹寓焉亦君天下者之
所當知也我

皇考孝宗敬皇帝臨御十有八年
純以六經之道為治萬幾之暇

無他玩好獨愛觀前代史籍以
為法戒嘗

命翰林儒臣取皇王大紀通鑑綱
目諸書撮其要略上自三皇下
訖元季總為一書

賜名歷代通鑑纂要朕嗣位之初
仰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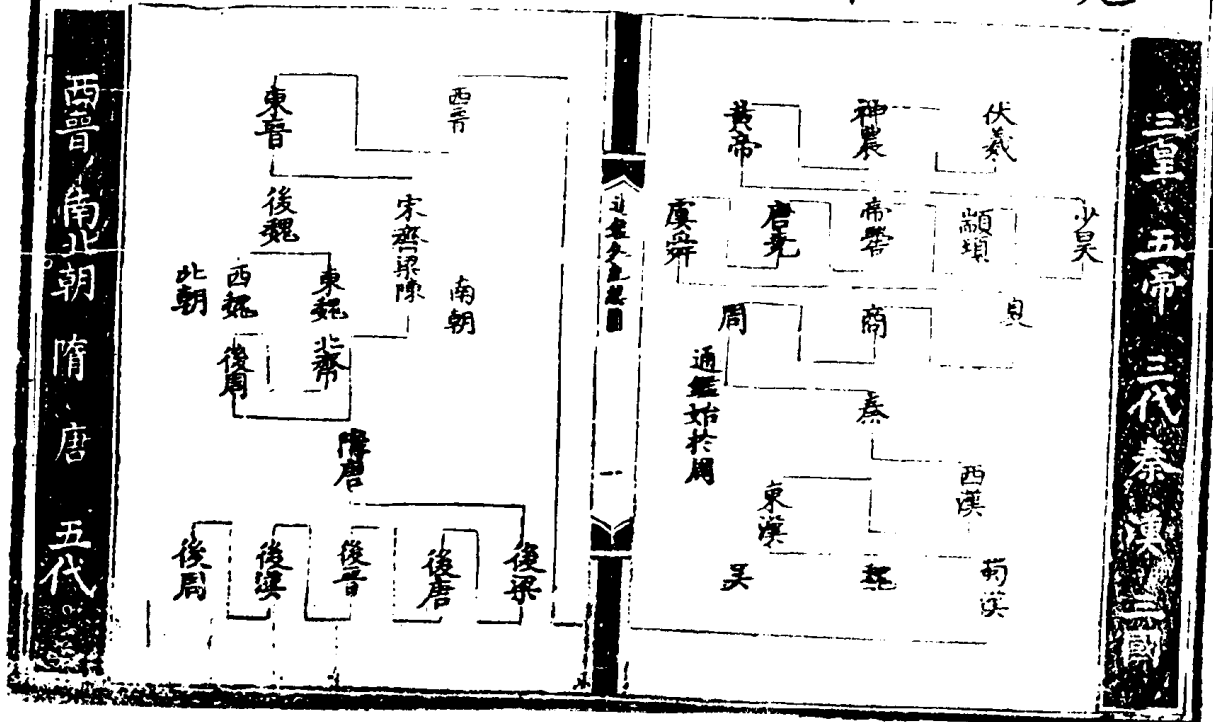
先志亟命儒臣日以進講至施于
有政一惟

皇考是法近偶檢少微節要悅之
其書首載帝王之事本諸經者
為多諸史則表志序贊及諸儒
議論音註或總類於一代之終
或附著於各事之下詳不至泛
略不至疎一開卷間首尾具見
蓋讀史者之捷徑也前日纂要
之修亦備採擇第歲久字畫間
有模糊因命司禮監重刻之入
以宋元節要續編附于其後續
編義例尚未精當視少微所述
似有不逮姑取其通為一書付

備觀歷代之迹。即其善否。以驗
今日政治。又將以折衷於帝王
之道庶幾
先朝輯錄纂要之意。工告訖。特
為之序。用著其所由。刻云

正德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歷代帝王傳授總圖



少微通鑑外紀目錄

卷之一

三皇紀

伏羲

神農

黃帝

五帝紀

少昊

顓頊

帝嚳

堯

舜

卷之二

夏紀

禹

啓

太康

仲康

帝相

少康

帝杼

帝槐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帝扃

帝廑

帝孔甲

帝皐

帝發

桀

卷之三

商紀

湯

外丙

仲壬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紂

卷之四

周紀

文武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共和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考王	

少微通鑑外紀目錄

少微通鑑外紀卷之一

三皇紀

太昊伏羲氏

太昊之母居于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紀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人生之始也與禽獸無異知有母而不知其父知有愛而不知其禮卧則哇嗜起則吁吁饑則求食飽則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太昊始作網罟以佃音田以漁以贍民用故曰伏羲氏養六畜馬牛羊豕以充庖廚且以為犧牲享神祇故又曰庖犧氏

帝太昊伏羲氏成紀人也以木德繼天而王去聲○家語古之王者易代說更相相生先起於木太

帝生有聖德

中央民族
博物院
館藏書

吳首以水德王天下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昊是也都宛丘吳今陳州太常德合上下天應

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於是仰

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中觀萬物於人

始畫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為卦六

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

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

曰轉註六曰諧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

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作甲歷起於甲

相配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歲以

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

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上古男女無

別帝始制嫁娶以儼皮為禮儼音嚴從

也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

始不瀆又因龍馬負圖出于河之瑞以

龍紀官故為龍師而龍名今朱襄為龍

吳英為潛龍氏造甲歷大庭為各龍氏

治聖歷澤元為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為

土龍氏治田里粟陸為水龍氏繁濫為

小龍氏治泉源又命五官春官為青龍氏

又曰蒼龍夏官為赤龍氏秋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黃龍氏

是共工為上相柏皇為下相朱襄吳英

常居左右粟陸居北赫居居南昆吾居

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分理宇內而政

化大治帝作荒樂歌扶徠詠罔罟以

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斷桐為琴繩絲

為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微以通神

明之既以合天人之和絙桑為三十六

絃之瑟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

自是興焉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崩

炎帝神農氏

少典之君娶于有蟠氏之女曰

安登生二子焉長曰石年育于

姜水故以姜為姓以火德代伏

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其起本

於烈山又號烈山氏亦曰連山

氏其初國伊繼國耆合而稱之

故又號曰伊耆氏

初教五穀嘗百草

作方書

日中為市

有火瑞

炎帝神農氏以火德王都于陳邈曲阜
 已初教五穀嘗百草古者民如草木之
 實食禽獸之肉而未知耕稼炎帝因天
 時相地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始教民
 藝五穀而農事興焉民有疾病未知藥
 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
 之性辯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而遇
 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
 而醫道立矣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
 避就由是民居安食力而無夭札之患
 天下宜之故號神農氏○炎帝之世其
 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
 民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始列廛
 于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
 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出易下繫辭○
 後世農商之所由起而有火瑞以火紀
 官故為火師而火名春官為大火夏官
 火冬官為北火○炎帝之世諸侯風沙
 中官為中火

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炎
 帝益脩厥德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
 歸其地於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
 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從其化也在位一
 百四十年崩于長沙之蒼鄉

黃帝有熊氏

姓公孫諱軒轅

又以為有熊國君之子也

本是有熊國君之子也以其生而

神靈長而聰明是時神農氏為

天子皇甫謐曰易稱庖諸侯相

侵伐神農氏不能征炎帝侵陵

諸侯蚩尤最為彊暴軒轅脩德

治兵與炎帝戰而勝之又禽殺

蚩尤於涿鹿卓音於是諸侯咸

歸軒轅遂推軒轅代神農氏為

天子是為黃帝出史記

黃帝既為天子於是始立制度天

下不順者從而征之其土地東至于海

西至于崆峒南至于江北逐薰鬻薰鬻作薰

山戎獫狁唐虞以上自邑於涿鹿之

阿今燕山分遷徙無常以師兵為營衛出

記以雲紀官左傳昭公昔黃帝氏

以雲紀官左傳昭公昔黃帝氏

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有土德之瑞史出

記舉風后力牧大山稽常先大鴻得六

相而天地治神明至史記先大鴻以治

民管子云黃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得

得祝融而辨乎南方得大封而辨乎西

方得后土而辨乎北方黃帝得六相而

治天下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

始有星官之書從天文志軒轅始文河

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子命客成

造曆命隸首作算數命伶倫造律呂命

車區占星氣容成蕪而總之皆諸臣

本及律曆志見為文章以表貴賤史記

作舟車之類作舟車以濟不通出前地畫墁分州

野得百里之國萬區八家為井井一

為隣隣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

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設左右大

監監於萬國出杜佑舉封禪之禮史記

封禪與作咸池之樂前禮樂志黃帝作

遠夷之國莫不入貢黃帝二十五子得

姓者十四人正妃二子一曰玄囂許遠

五高二曰昌意皆為諸侯黃帝崩出史

紀注云在位一百一十年壽二百人以為

僊去子玄囂立是為少昊金天氏

五帝紀

少昊

名摯姓巳黃帝之子玄囂也母

曰嫫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

之祥而生帝黃帝之世降居江

水邑於窮桑故號窮桑氏國于

青陽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

下遂號金天氏能脩大昊之法

故曰少昊都曲阜

元年少昊之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

官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晝者也黃鳥氏司昏者也黑鳥氏司夜者也

鳥氏也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晝者也黃鳥氏司昏者也黑鳥氏司夜者也

司馬也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晝者也黃鳥氏司昏者也黑鳥氏司夜者也

馬氏也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晝者也黃鳥氏司昏者也黑鳥氏司夜者也

至爰書鸞鳳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

之風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

曰九淵○少昊氏衰九黎亂德天下之

人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為巫史民漬

于祀灾禍荐至出皇王帝在位八十四

年崩壽一百歲葬于雲陽故後世又曰

雲陽氏兄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

頊

帝顓頊

號高陽黃帝之孫昌意之子

記

元年土地東至于蟠木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

度廣索上有大桃西至于流沙地理志曰

延縣南至于交趾北至于幽陵顓頊靜

淵以有謀雖通而知事動靜之物小大

之神莫不砥屬遠近皆平而朱服為顓頊

崩注云在位七十八年壽九十六玄囂

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史記本傳

帝嚳

號高辛玄囂之孫黃帝之曾孫

記出史

元年帝嚳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

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

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

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

之其色郁郁其德疑疑史記索隱曰郁

其德高也其動也時其服也士衆動應

天時衣服服也帝嚳既執中而徧天

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服從帝嚳

崩其子摯立摯音至注云在位七十五

帝堯外紀曰堯九年以荒謐見

摯之子摯之弟也摯立封堯為

唐侯摯崩堯立

元年其仁如天涵言如天之其智如神如言

神也神也就之如日依言如日之望之如雲廣言如雲之

望之如雲廣言如雲之

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

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

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

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
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出說先○是時
十日並出焦禾稼又有大風猋猋封

稀脩蛇皆為民害許慎曰猋猋猋也

胡反猋猋猋堯乃使羿繳大風於青丘

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

一日以繳係大射殺上射十日下午殺猋

猋斷脩蛇於洞庭禽封稀於桑林萬民

欣悅莫不向服定天下道理遠近廣狹

之名出淮南子○是時洪水為災堯問

群臣舉能治水者四嶽舉鯀使之治水

鯀為人方命圯族圯地滿彼反方堯試用

之果然功績弗成參用堯○堯任樂名

曰大章出前漢禮樂志○堯之子名

丹朱不肖在位七十年堯求賢德可以

遜位群臣咸舉舜舜為人賢明堯亦聞

之於是以二女妻舜舜以德化率二女

皆執婦道堯以舜為賢遂使之攝位出史

○又二十八年堯崩在位九十八年壽

一百九十八歲出史舜避堯之子丹朱

於河南通下朝覲獄訟者不歸丹朱而

歸舜舜於是即天子之位四孟章

帝舜

舜孝

黃帝八代孫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康敬。康敬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叟。瞽叟生舜。姓姚氏。舜母死。繼母生象。父母及象皆下愚不移。瞽叟惑於後妻。并少子嘗欲殺舜。舜盡孝悌之道。事父母。待其弟。每尤加恭順。出史新耕於歷山。歷山在河東歷山之入皆讓畔。漁于雷澤。鄭玄曰雷澤在魏州陶于河濱。陰濟雷澤之人皆讓居。陶于河濱。皇甫謐曰濟陰定陶河濱之器不苦窳。窳索隱曰窳游浦反。謂窳病也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二十以孝聞。三十堯之丹朱不肖。求可

以代已位者。四嶽群臣皆舉舜。

八元入

去四山

堯乃召舜舜至。堯將遜以位。先察試其才能。出史乃使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堯於夫山之烈風雷雨弗迷。陰陽和也。昭告于天是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左傳天下謂之八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左傳天下謂之八元。費遠曰元善也世濟其美。索隱曰。濟成也。堯未及舉舜。後代成前代也於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堯於是使舜攝位。又帝鴻氏有不才子。號曰渾沌。渾沌。反。不開通貌少皞氏有不才子。號曰窮奇。其行窮顓頊氏有不才子。號曰檮杌。檮杌。山無氏緡雲氏有不才子。號曰饕餮。饕餮。貪財曰饕。貪食曰餮謂之四凶。堯未能去。

朝魏語
歌辭舜

天
萬歲於

舜皆授之四裔即共工驩兜三

苗鯀也出左傳文舜以鯀治水

無成功於是殛之于羽山舉其

子禹使之治水出史記舜攝位

之後二十八年堯崩舜避位於

河南天下朝覲謳歌獄訟者不

歸堯之子而歸舜舜遂即天子

之位

元年舜既即位號有虞氏使禹為司空

通鑑外紀卷之十四

棄為后稷契為司徒皋陶為士垂為共

工益為朕虞伯夷為秩宗后變為典樂

龍作納言是所謂九官也出史記舜作樂

名曰九韶之樂舜之子商均亦不肖舜

於是薦禹於天使之代已位舜在位五

十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出史記在位

五十年壽一百一十歲史記云年六十

三十九年崩禹避商均之位於陽城天

下不歸商均而歸禹禹遂即天子位出史記

子高
章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

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

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徐廣曰篇

也古字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

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

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

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虞風

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出史記

通鑑外紀卷之十五

曰古文即帝德帝繫二予觀春秋國

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

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其缺有

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索隱曰

殘缺有年故曰有間然帝皇遠事

數執乃時時旁見於它記即帝德帝

繫等說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

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

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怨曰此書未建故六經惟春秋及易

彖象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仲尼所作
詩書仲尼所刪定皆不稱三皇五帝
三王易下繫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
下也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
黃帝堯舜氏作繼世更王而無三五
之數或以包犧至舜為五帝孔子未
嘗道學者不可附會臆說也管子稱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
兵勝者伯孔穎達曰管子書或是後
人所錄非本書也莊子列子皆寓言
誕妄秦漢學者宗其文辭論議故競
稱三皇五帝而不知古無其人仲尼
未嘗道也梁武帝以伏犧神農燧人
為三皇黃帝少皞帝嚳帝堯帝舜為
五帝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為
四代其指不通歷世紛紛莫知定論
也

少微通鑑外紀卷之一

少微通鑑外紀卷之二

夏紀

大禹

黃帝之玄孫也姓姁氏黃帝生
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
生禹堯時洪水滔天鯀治水無
功殛死舜既攝位舉禹使續父
業禹為人克勤敏給其德不違
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
音應鐘律身為度王肅曰禹
傷父鯀功不成而受誅乃勞身
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之門不
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
橈橈行泥上亦作輶又子地反
山行乘橈謂以鉄加輪頭長半
寸施之履左準繩右規矩索隱
下以山上左準繩右規矩索隱
右所舉動必應規矩也以開九
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命益

予衆庶之稻可種卑濕。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而均給諸侯。禹乃行相地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於是水害皆息。九州攸同。四隩可居。出夏紀禹使章亥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二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又使堅亥步自南極至于北垂。二億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禹本紀是錫禹以玄圭。告其成功。舜既即位。乃使禹為司空。以宅百揆。出禹本紀舜之子商均不肖。乃薦禹於天。使代已位。舜崩于蒼梧。禹避之於陽城。天下之人不歸商均而歸禹。遂即天子之位。出禹本紀元年丁未。禹既即位。國號夏。仍有虞以定。

寅月為歲首。色尚黑。牲用玄。以黑為徽。作大夏號見前歷志。作樂曰大夏。夏大也。言能大堯舜之德也。出樂記懸鍾。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鍾。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搖鞀。許慎曰。鐸。於石也。鞀。小。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出淮南子○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出說苑○初舜分天下為十二州。禹復為九州。出前志收天下美銅鑄為九鼎。以象九州。左傳宣三年。昔夏國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昔黃帝作車。少皞加牛。奚仲加馬。禹命奚仲為車正。建旌旗旂旒。以別尊卑等級。出見○古有醴酪。出音義時儀狄作酒。禹

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

有以酒亡國者世本○禹任皋陶益以

國政○是時天雨金三日
淮雨去聲出○

禹娶塗山氏女生子啓辛壬癸甲啓呱

南巡守會者矣于塗山承唐虞之風

王帛者萬國出記王制禹齊工黃龍負

舟中人懼禹仰天而嘆曰吾受命於

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

憂於龍馬音偃視龍音疑猶偃音疑廷音疑

場也。或曰：宇，宮也。東方朔評：慎曰：增城，
 日謂為龍，無有角，謂為蛇。而有足，非宮。

禹顏色不變須臾龍俛首低尾

而逝出淮南子精神訓禹致群臣於會稽會稽也

防風氏後至禹翳之比竊詰王言解○有典則

以見二孫子之歌○再嘗薦益於天七

其山。天下之人。不歸益而歸啓。啓乃即

天子之位

初禹嘗薦益於天。既得七年。禹

崩益避啓於箕山天下諸侯朝

觀及譚歌謠訟不之益而之磨

啓既即位乃即釣臺以享諸侯

有扈氏無道威侮五行怠棄三

六卿以征之大戰于甘滅之書出

位九年不言子太康立

康啓之子

太康即位。荒逸弗恤國事。畋獵

之表。十旬弗歸，有窮之君。后羿

因民之怨距之於

康既失國，不尋歸，在立三十手。

立太康之弟仲康

康
之太
弟康

仲康即位。拜為之相。仲康肇位。

命胤侯
征義和

四海首命胤侯掌六師。惟時義和沈亂
于酒。遐棄厥司。至於日食。大變尚閭。聞
知王命胤侯往征之。出書胤征。○按舊
和守義不暇。故后羿假仲康之命以征
之。謂出於東坡書辭。此義非是。今正之。
右在位十四年崩。壽年子相立。

帝相
仲康之子

夏帝相
代述

元年。乙帝相既立。時權歸后羿。相為羿
所逐。居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
○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羿恃其

通鑑外紀卷之二

六

東夷
夏

善射。不脩民事。淫于原獸。謂好棄武羅
伯。囚熊髡龍圉。四子皆
賢臣。羿賢臣。而用寒浞。浞伯
明后寒之讒子弟也。寒國名。伯明后寒
使相聲已。浞行聲媚于內。官人施賂于
外。愚弄其民。娛羿于畋。外內咸服。羿猶
不悛。七。悛反。將歸自畋。家衆殺而烹之。
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門。夏遺臣
靡奔有鬲氏。國名。浞自立。少康生。浞終年
十。已共四。○寒浞因羿室生澆及豷。謂羿室

寒浞
室

澆長。浞使澆滅斟灌斟鄩氏。弑
帝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后
帝相也。帝相在位二十七年崩。詳見左傳
三。數十年。而此紀總不言之。直云帝相
崩。于少康立。疎略之甚。○
今來攷左傳外紀以足之。

少康
帝相之子

通鑑外紀卷之二

七

其母帝相之后。有仍國君之女
也。寒浞殺羿滅夏氏。時少康方
在懷妊。相后乃奔歸有仍之國。
而生少康。少康既長。為仍牧正。
牧官之正。澆使椒求之。椒澆
之臣。奔有虞
封之。國為之庖正。虞君思妻
以女。為之二姚。而邑諸綸。虞
人妻也。之二十。有衆一旅。五百能
有田一成。里十。有衆一旅。五百能
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而
撫其官。夏有舊臣靡。臣名也。自有
鬲氏。鬲收二國之燼。舉兵滅浞
而立少康焉。二國之燼。謂豷
也。見左傳。

滅澆
其子季杼滅澆于戈

元年壬午少康使其臣女艾滅澆于過。使

其子季杼滅澆于戈。過戈二乃歸故都即位。於是夏道復興。諸侯來朝。出通在

位二十年崩。子杼立

帝杼少康之子既嗣立。居位享國。凡十有

七年崩。帝杼既崩。子槐立。是為帝

槐槐索隱曰音回

帝槐子杼之子既嗣立。享國居位。凡二十有

六年而崩。帝槐既崩。子芒立。是為

帝芒索隱曰音荒。故反也。鄭誕

帝芒子槐之子

元年丁亥帝芒既嗣立。居位享國。凡十有

八年而崩。帝芒既崩。子泄立。是為

帝泄

帝泄子芒之子

元年乙巳帝泄既嗣立。是時六夷從服。始

加爵命之制。史記不載此事帝泄在位。凡十有

七年而崩。子不降立。是為帝不降

帝不降子泄之子既嗣立。居位享國。凡五十

有九年而崩。帝不降既崩。弟扃立。是為帝扃

是為帝扃

帝扃不降之弟

元年庚申不降之弟帝扃嗣立。居位享國

凡二十有一年崩。帝扃既崩。子廙

立。是為帝廙。索隱曰音廙。又音勳。

帝廙廙之子

元年辛巳帝廙嗣立。在位享國。凡二十年

崩。帝廙既崩。子孔甲立。是為帝孔

甲

孔甲廙之子

元年壬寅既即位。好鬼神之事。不務脩德。

諸侯多叛。時天降乘龍有雌雄。孔甲不

能食。音似而未獲。泰龍氏。泰音泰。食音食。曰泰。

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劉累學擾龍于秦

龍氏應邵曰擾音柔擾馴也龍順養得其省欲事孔甲能飲

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承承韋

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醢音海食音似

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之累懼而遷于魯

縣出史在位三十二年崩不言子臯立

帝臯孔甲之子

元年癸酉帝臯既立享國在位凡十有一

年而崩不言帝臯既崩子發立是為帝

發出史

帝發臯之子

元年甲申帝發既立享國在位凡十有三

年而崩不言帝發既崩子履癸立是為

帝履癸出史

履癸發之子也

元年癸卯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桀尤為

無道暴戾頑狠貪虐荒淫殘傷百姓天

下顧怨音而患之桀有力能伸鐵鉤

內山酒

索伐有施氏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喜有

寵所言皆從為傾宮瑤臺彈百姓之財

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

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

為樂殷湯脩德諸侯畏服桀起九夷之

師不至伊尹佐湯帥師以伐桀桀戰不

勝奔於三朥之國湯又從而伐之放於

南巢而死已上並出史記及新序

右夏十七王按經世書禹起丁

巳止桀甲午該四百七十八年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

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

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

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

多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

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

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少微通鑑外紀卷之二

少微通鑑外紀卷之三

商紀

成湯

黃帝之後也。姓子氏。初帝嚳次

妃簡狄。見玄鳥墮卵而吞之。遂

生契。契音薛。索隱曰。燕州云。契

生。契音薛。索隱曰。燕州云。契

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其母。姓

氏。女。與宗婦三人浴于川。玄鳥

遺卵。簡狄吞之。則簡

狄。非帝嚳次妃。明矣。契事唐虞

為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商。賜姓

子氏。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

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

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

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

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

是為成湯。是時伊尹耕于有莘

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因說湯

以伐夏救民之事。出五湯進伊

尹于桀。桀不能用。伊尹復歸湯。

中央民族
書藏書

綱目
面

桀
放桀于
南巢

桀殺直臣龍逢。眾庶莫敢直言。

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于夏臺。

已而得釋。桀將亡。賢臣費昌歸

湯。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

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

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止

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

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

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

曰。湯德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

國。出新桀無道。暴戾殘虐萬姓。

伊尹相湯伐桀。費昌為御。與桀

戰于鳴條。桀師敗績。湯遂放桀

于南巢。諸侯大會。湯退而就諸

侯之位。曰。天子惟有道者可以

處之。可以治之。三讓諸侯。皆推

湯。於是即天子之位。都于亳。

元年。桀既即位。反桀之事。以寬治民。

改正朔

除其邪虐順民所喜遠近歸之乃改正朔自夏之前皆是建寅之月為正月湯

既革夏命乃以建丑之月為正月以又云月冬至為元首周

從之未知所據色尚白牲用白以白

為徽號服皐冠而縞衣以上出書及記明堂位淮南齊

本紀史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

典出通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

禱湯曰吾所為請兩者民也若以人禱

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

身嬰白茅以身為犧禱于桑林之野祝

曰無以余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

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官室崇

歟女謁盛歟苞苴行與讒夫昌歟言未

已大雨方數千里出通曆及荀太又以

莊山之金鑄幣救民之命子出管作樂曰

大濩出樂記及前禮樂記初作囿取禽獸以奉

宗廟○在位十三年崩壽一百歲太子

太丁早卒湯崩次子外丙二年仲壬四

年太丁之子太甲立

太甲湯之嫡孫太丁之子

元年戊戌既即位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

刑伊尹放之於桐宮湯墓所乃自攝政當

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三年自然自艾

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復歸

于亳以上出書太甲及孟子太甲增加修德諸侯

咸歸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號為太宗

在位三十三年崩壽不言子沃丁立

沃丁太甲之子

元年己巳沃丁嗣位委任賢臣各軍各軍

一順伊尹所行之事在位二十九年而

崩壽不言弟太庚立

太庚沃丁之弟

元年庚戌太庚嗣立。在位享國凡二十有

五年而崩壽不言太庚既崩子小甲立。是

為小甲

小甲太庚之子

元年乙未小甲嗣立。享國在位。凡三十有六年而崩。壽年不言小甲既崩。弟雍已立。

雍已之弟

元年丙申雍已嗣立。商道寢衰。諸侯或不壽年不言至。在位享國凡十有四年而崩。弟太戊立。

太戊雍已之弟

元年甲辰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孔安國曰。祥。妖性也。二木合生不謂之拱。鄭玄曰。兩手拱也。此句出

尚書及太傳。史記作一莫。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關歟。

太戊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史記

此二句並無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

祥桑枯死。出說苑。三年遠方重譯而

至者七十六國。有賢臣巫咸。臣扈等。共

輔佐之。商道復興。號稱中宗。在位七十

五年崩。壽年不言子仲丁立。

仲丁太戊之子

元年乙未仲丁既立。是時亳都有河決之害。乃自遷都于囂。藍夷為寇。仲丁征之。

外壬仲丁之弟

在位十有二年而崩。壽年不言弟外壬立。

外壬仲丁之弟

元年甲申外壬嗣立。享國在位。凡五年而崩。壽年不言弟河亶甲立。

河亶甲外壬之弟

元年丁未河亶甲立。是時鄩都有河決之害。遂自鄩遷都于相。在位凡十年而崩。壽年不言子祖乙立。

祖乙河亶甲之子

元年丙申祖乙既立。是時相都又有河決之害。乃自相而遷都于耿。在位凡二十

年而崩。壽年不言子祖辛立。

祖辛祖乙之子

元年乙未祖辛嗣立。享國在位。凡十有六

年而崩。壽年不言祖辛既崩。弟沃甲嗣位。

沃甲祖辛之弟

遷都于亳

元年辛未沃甲嗣立。享國在位。凡二十年而崩。不言年沃甲既崩。祖辛之子祖丁立。祖丁祖辛之子

元年丙申祖丁嗣立。在位享國。凡三十有二年而崩。不言年祖丁既崩。沃甲之子南庚立。

南庚沃甲之子

元年戊辰南庚嗣立。居位享國。凡二十有九年而崩。不言年南庚既崩。其弟陽甲嗣立。

陽甲南庚之弟

元年癸巳自仲丁以來。子弟爭立。九世亂。諸侯莫朝。陽甲在位八年而崩。不言年弟盤庚立。

盤庚陽甲之弟

元年庚子盤庚嗣立。時商道寢衰。耿都又有河決之害。乃自耿遷都于亳。臣民皆安土重遷。盤庚作書以告諭臣民。遂遷

通鑑外紀卷之三

七

夢帝以良弼

于亳。從湯所都。盤庚行湯之政。商道復興。諸侯來朝。在位二十九年而崩。弟小辛立。

小辛盤庚之弟

元年戊辰小辛嗣立。殷道又衰。小辛在位。凡二十有二年而崩。不言年小辛崩。其弟小乙立。

小乙小辛之弟

元年己丑小乙自為太子時。備知民事艱難。時又不競。享國在位二十八年而崩。不言年小乙崩。子武丁立。

武丁小乙之子

元年丁巳武丁嗣立。恭默思道。小乙崩。武丁居喪三年不言。既免喪亦不言。夢上帝賚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於天下。得傳說於版築之間。命以為相。進諫論列天下之事。君臣道合。政事脩舉。出商書

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其

伐鬼方

后反祖已訓諸王出書高宗彤日武丁內反諸

已以思王道三年宗彤日蠻夷編髮重譯來朝

者六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州所貢為

重譯而朝者七國鬼方無道武丁伐而

三年克之鬼方既濟云高宗伐殷道復興

號為高宗在位五十九年而崩不言子

祖庚立

祖庚高宗

元年丙辰祖庚嗣立。在位享國凡十有七

年而崩不言子祖庚既崩其弟祖甲立

祖甲祖庚

元年癸亥祖甲嗣立。為人淫亂。殷衰在位

享國凡十有七年而崩不言子廩辛立

廩辛祖甲

元年丙申廩辛嗣立。在位享國凡六年而

崩不言子廩辛既崩弟庚丁立

庚丁廩辛

元年壬寅庚丁嗣立。在位享國凡二十三

年而崩不言子武乙立

年而崩不言子庚丁既崩子武乙立

武乙庚丁

元年癸亥時東夷寢盛分遷海岱武乙無

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博不勝而戮之

為車繫盛血仰射之謂射天在位五年

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子太丁立

太丁武乙

元年丁卯時周公季伐戎羗克之太丁命

公季為牧師即周王太丁在位十四年

而崩不言子帝乙立

帝乙太丁

元年庚午時商益衰帝乙有三子長子曰

微子啓次曰中衍季曰受辛受辛即紂

也紂之母為后賢紂尚少帝乙及后欲

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

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紂在位四十七

年崩不言子紂立已上並紂

紂帝乙之子也是為紂紂

紂紂

非諫飾

象箸玉

鴻池肉

元年丁未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禽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為天下皆出已之下。○始為象箸象為箸箸與筯同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菽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與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是時有蘇氏以妲己

女焉妲己都葛切妲己有寵其言是從所好者

貴之所憎者誅之○使師延史作作朝

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造

鹿臺為瓊室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

年乃成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

之粟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出

南收狗馬奇物充充物也官室以人食

獸廣沙丘苑臺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男

女裸相逐於其間宮中九市為長夜之

刑範

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妲己以為罰輕誅薄威不立於是重為刑辟為嚴斗以火燒然使人舉之手爛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緣之紂與妲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紂以周侯昌文王及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進女於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併殺鄂侯昌聞之歎息紂乃囚昌於羑里昌之臣散宜生之徒

求有莘氏之美女及珍寶進上大悅乃

釋昌罪更賜昌得專征伐為侯伯昌退

而脩德諸侯多叛紂而歸昌昌卒其子

發舉兵伐紂紂與戰不勝乃衣寶玉自

焚而死在位三十四年並出史記

右商二十八君按經世書自湯

乙未止紂戊寅該六百四十四

年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

以來采於書詩。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宋氏。空峒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少微通鑑外紀卷之三

通鑑外紀卷之三

十三

少微通鑑外紀卷之四

周紀

文王武王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文王之子。

其先祖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

女曰姜原。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或曰。姜原謚號。

姜原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

跡。心忻然說而踐之。踐之而身

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

祥。棄之隘巷。索隱曰。已下皆謠大雅生民篇所云。

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

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又棄之

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之。姜原

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

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

之志。其遊戲好種樹。猶植也。麻菽

及為成人。遂好畊農。相地之宜。

宜穀者稼穡焉。民皆則之。帝堯

聞之。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

殺巨人跡生棄

通鑑外紀卷之四

史記卷八十五

公劉後
葉
古公積

功封於邠

邠音台。秦隱曰。即詩生民曰。有邠家室是也。

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

不窋立。不窋。律反。都不窋卒。子鞠立。鞠

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

之間。復脩后稷之業。百姓懷之。

多徙而保焉。周道之興。實自此

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

豳。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慶節卒。子皇僕

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

毀隄立。隄音音。毀隄卒。子公非立。

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

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立。公叔

祖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

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

國人皆戴之。薰鬻戎狄。攻之。古

公遂去豳。渡漆沮。徐廣曰。水在杜陽縣正。

踰梁山。止於岐山之

徐廣曰。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皇甫註曰。邑於

太伯虞仲

周地故始。改國曰周。幽人舉國扶老携弱。

盡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

古公賢。亦多歸之。古公有長子

曰太伯。次曰虞仲。其妃太姜生

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

人。太任生子昌。有聖瑞。太伯。虞

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

人乃亡如荊蠻。文身斷髮。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以讓

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王季。

脩古公遺道。篤於仁義。諸侯順

之。王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即

文王也。

文王既立。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讓

國不仕。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之。太顛。

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皆往歸之。

○呂望已年八十餘。釣于渭水。西伯出

獵。載之以歸。尊為太公。崇侯虎。諸

西伯於般紂。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闕矢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駒。及奇恠之物。因般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紂乃曰。一物。謂有莘氏之美女也。况其多乎。乃赦西伯。錫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畔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

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諸侯以西伯為受命之君。以是年為受命之年。受命凡九年。壽九十七。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

○武王既立。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旦。武王之弟也。召公奭。畢公高。皆姬之徒。皆左右武王。率脩文王緒業。時商紂無道。九年。武王東觀。

賁兵至于盟津。盟音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也。白者。鯨魚正色。言殷之兵象白也。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聞。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烏有赤。武王卒著大業。故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而歸。居二年。聞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紂兄微子乃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徧告諸侯曰。殷有罪重。不可以不伐。乃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致師。鄭玄曰。致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為以大卒馳帝紂。師。紂雖眾。皆無戰心。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不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

皆倒兵不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

史記

兵皆崩畔。紂走，反入登鹿臺之上，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斬紂頭，懸太白之旗。於是諸侯尊武王為天子。○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定天下，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

（恕曰）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

人。

六

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誰怨？二者意殊，志戾，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人之為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萬

世無弊焉。

元年已卯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紂之子武庚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

史記

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吐隸，命南宮

括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閔天封比干之

墓，命宗祝饗祠于軍，乃罷兵西歸。武王

追思元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

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音計帝舜之後

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

而師尚父為首，封於營丘，曰齊。封周公

於曲阜，曰魯。召公奭於北燕，史本紀不云北燕

畢公高於畢，世系弟叔鮮於管，叔度於

蔡。叔振鐸於曹，叔武於邲，叔處於霍，康

叔封康叔名也聃季載皆世系未封，世系燕

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封兄弟之國十五

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

者，皆為諸侯。左昭公：武王克商，先有天子之命，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子月為正月，色尚青，服以冕。禮記：王

虛已間，箕子殷所以亡，曰：吾殺紂是歟，

非歟？箕子不忍言殷惡，而王亦醜之。

非歟？

非歟？

乃問以天道作洪範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餘各以次受封出本班賜宗彞

分殷之器物於諸侯此勝紀又書武王

宗彞作惟周公留周佐王此勝紀又書武王謂周

公曰自洛汭延于伊之汭居易無固其

有夏之居索隱曰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無險固是有夏之所

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索隱曰鄙謂近郊之

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將營

周居於洛邑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

柰林之野偃干戈振兵釋旅通鑑外紀卷之四擊鼓旗甲

兵藏之府庫示天下不復用通道於九

夷八蠻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

肅慎氏貢楷矢音石弩其長尺有咫

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

監焉故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並出

分同姓以珠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

方之職貢使無忘厥服也書旅獒王乃

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二年王有

周公作疾周公為壇告太王王季文王請代武

王之死周公乃以卜書藏於金縢櫃中

王疾瘳出書武王遷都于鄆而文王之

廟乃在豐武王樂曰大武樂武王崩

壽年九十三太子誦立

成王名頤武子

在位三十七年

元年丙戌周公居冢宰以王年幼恐天下

叛乃攝政代王當國南面負扆以朝諸

侯成王將冠周公命史雍頒曰近於民

遠於佞近於義當於時任賢使能朝於

祖以見諸侯管叔蔡叔霍叔皆文流言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奄君奄者掩武謂

武庚請舉事武庚從之與管叔蔡叔等

同反此記明堂位及史周紀周公乃作

大誥奉王命以討之曰天降威知我國

有疵有疵謂管叔蔡叔以王○二年周

公居東討武庚管叔誅之放蔡叔於郭

隣降霍叔為庶人遂定奄及淮夷東土

以寧仲之命方流言之初成王亦疑周

公及開金縢見請代武王之事乃感泣

迎周公歸既誅武庚乃封微子以代殷

後國號宋用殷之禮樂於周為客而不

臣謂待以賓客之禮出書金縢及史宋世家○五年王與其

弟叔虞削桐葉為珪戲曰吾以此封若

史佚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

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

之遂封於唐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唐其後為

晉春秋之世晉始大嘗主諸侯盟由史晉世家○六年周公朝

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

大服樂曰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又作

樂曰武以象武王伐紂之武功出記明堂

位及毛詩○交趾南有越蒙氏重譯譯音而

獻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

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

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

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者曰天之無烈

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

聖人手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

王靈神致薦于宮廟使者迷其歸路周

公錫以駟車五乘皆為向南之制越蒙

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暮年而至

其國故指南車常為先導示有以服遠

人而正四方出後漢南蠻傳漢地理有

帝元鼎六年置越蒙之國又在其南

也七年初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

是為西都將營成周居於洛邑而未果

至是成王欲如武王之志定鼎于郊鄭

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百其後傳世三

百有餘故曰周過其歷出史周紀及左宣公

知享國之年時之興廢專歸於術捨

棄德政不亦野哉汲冢紀西周二百

五十七年通東周適合七百之數而

三統曆西周三百五十二年并東周八百餘年乃曰周過其歷是前後錯繆不可強通者也

是年二月使召公先相宅三月周公至

洛周公營

洛興工營築謂之王城是為東都方千

七百二十丈郭方十七里南繫于洛水

北因于郊山以為天下之所湊制為郊

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為千里分為百縣

縣為四都都有鄙外紀所載如此周禮小司徒九夫為井四

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縣四縣為都外紀所載不同曰此天下

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周公又營成

周成王居洛邑洛邑成周遷殷頑民於各為城邑

成周復還歸西都成王長能聽政十二

月周公歸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北

面就臣位○初虞夏商之世幣金有三

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

貝至是太公望乃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國即錢也

立九府

也國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

周官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

內職金銀幣皆掌則幣之官錢圜函方

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

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

於布束於帛貨志周公留輔成王召

公奭不說周公作書告之以明本意王

嘗問於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

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

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

我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臣

不善則讎也夏殷之民讎桀紂而臣湯

武若之何其不懼也在位三十七年崩

不言壽年據即位年則壽五十太子釗立

康王名釗成王之子

元年癸卯初王即位諸侯來朝王作康誥

以告之由是諸侯率服十二年命畢公

保釐成周出書康初召公治西方甚得

民和有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勞一身而

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

諸侯來朝

召公不說

通鑑外紀卷之四

主

刑措不用

鄉邑聽斷於隴陌阡畝之間廬於棠樹之下以蠶桑耕種之時乃弛獄出居民使得反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職者及召公卒人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忍史作甘棠之詩歌詠之出史詩世家此蓋編之於此故王時事今外紀以初次序之故王康有鄭成康之際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在位二十六年崩言不

昭王名瑕康王之

元年已丑周道漸衰月有光五色貫衆微井水溢王巡狩返濟漢漢濱人以膠膠船王至中流膠液王及祭公皆溺死左見傳傳在位五十一年崩不言子滿立

穆王名滿昭王之

元年庚辰王立之後徐夷作亂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偏分命東方諸侯徐子王之徐子羸姓地方五百

紀下帶

里行仁義得朱弓矢自以為天瑞乃稱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王正西巡狩樂而忘反聞徐子偕號乃命造父為御而歸以救偃王之亂命楚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忍鬪乃北走彭城百姓隨之以萬數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及後天子傳穆王乃以趙城封造父其族由此為趙氏國即趙史趙世家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昭章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

之作祥刑之書

至出國語王又命呂侯作祥刑之書作刑以告四方在位五十年崩子緊危立

共王名繁危穆王之

元年乙亥游於涇密康公從韋昭曰康公姓有三女奔密康公公受之而不獻于王王滅密在位十年崩壽年八十四子

懿王名釗其王之子

元年丁亥是時王室既衰詩人作刺今詩無

王之詩史記所載蓋述詩也出史本紀既史作述在位二十五

年崩壽年五十弟辟方立

孝王名辟方懿王之弟

元年壬子自懿王以來德政不修詩人作

詩譏刺至是王室愈微七年大電牛馬

死江漢俱凍有非子者善養馬王封為

附庸之君邑於秦即秦皇之祖也出秦始記在位十

五年崩壽六十五子變立

夷王名變孝王之子

元年丁卯觀禮不明王始下堂而見諸侯

荒服不朝命虢公帥六師伐大原之戎

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出史記在位十六年

崩年六十子胡立

厲王名胡夷王之子

元年癸未王為人暴虐無道淮夷入寇王

命虢仲征之不克王好任榮夷公大夫

錄夷公
好利

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

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匹夫專

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

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

出國語詩之變雅始作○王行侈傲

國人謗王召公告曰作告史民不堪命矣

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

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韋昭曰以目相眄而已王喜

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

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

之胡可壅也出國語今王塞下之口而遂

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王不聽於是國莫

敢出言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後三年乃

相與畔襲王王出奔於彘王在彘不敢

歸二相周公召公不是周公旦召公奭相周室者亦號周公

召以太子靜尚幼乃相與和協共理國

事故稱共和王崩于彘在位十七年并

共和三十七年

共和

元年庚申二相共理國事。晉釐侯儉不中禮。由是唐之變風始作。十四年。厲王崩。子穧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共立之為宣王。

宣王名靜厲王之子

任中伯
仲山甫
不籍十

元年甲戌召周公輔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王命召公伐平淮夷。申伯仲山甫順天下。更失理。喻德教。舉遺士。海

通鑑外紀卷之四

十八

內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尹吉甫作詩美之。王不籍十畝。虢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故稷為大官。今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之祀。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不聽。出國語周語。十畝謂天子躬耕藉田。以勸農。二十三年。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

勤政

料天太
原

杜伯

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永巷。內庭之室也。楚婦人之師。傳也。言姜后自責如此。出東漢皇后傳。二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韋昭曰。西太原。仲山甫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利謂簡料其數。知多寡也。以上周語。四十六年。初。王將殺其臣杜伯。

通鑑外紀卷之四

十九

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達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在位三十七年。崩。不言子宮涅立。

幽王名宮涅。宣王之子。

元年庚申王無道趙奄父周大之子叔帶

去周如晉始建趙氏于晉出史趙世家○二

年西州三川皆震伯陽父曰昔伊洛竭

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

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

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韋昭曰數起於十則更故

是歲三川竭岐山崩出語初

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伺王

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

留之莫吉卜請其瘞而藏之吉韋昭曰

吐沫沫龍乃布幣而策告之韋昭曰以

告龍而請龍亡瘞在積而藏之傳及殷

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瘞流

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憚而譟之

化為玄黿索隱曰黿亦作蜃入于王府

府之童妾未既齠而遭之觀黿未盡

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懼

而棄之時童謠曰繫孤箕服實亡周國

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

道而見鄉音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夫

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逸逃于褒褒人褒

姁人名有獄而入是女於王王遂置之

也捨弃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三年

王之後宮見褒姒而嬖愛之褒姒年十

四與號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周大

夫尹氏及祭公導王為非尹氏世卿故

導也○九年王竟以號石父褒姒之

譖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

其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出奔申太史伯

陽曰既成矣既音無可柰何褒姒不好

笑王說之萬方故不笑王與諸侯約有

寇至舉烽火為信則舉兵來援王欲褒

姒笑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

褒姒大笑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

之以適其意○號石父為人佞善諛好

利諛諛曰王以為卿用事專任國人皆

怨。政治多邪。諸侯或畔。王室始騷。○王

嘗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十一年。王

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予。

王伐之。申侯與鄩人召西夷犬戎伐王。

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在位一十三年。

犬戎遂殺王于驪山下。虜褒姒并殺鄭

桓公。盡取周寶賂而去。諸侯即申國立

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

怨曰。汲冢紀年曰。幽王死。申后立平

王於申。號公立王子餘。二王並立。餘

為晉文侯所殺。是為雋王。與舊史不

同。

秦襄公衛武公將兵救周平戎。戰甚力

有功。衛康叔之後。康叔武王弟也。秦伯

益之後也。秦由此取周所棄之地。國始

大。卒併諸侯代周而有天下。出史秦紀

平王。名宜臼。幽王之子。

元年。辛未。是時幽王既為犬戎所殺。豐鄩

東遷於洛逼近戎狄不可居。乃東遷都于洛邑。自

都洛邑之後。王室微弱。號令不行。於諸

侯。政由方伯。齊楚秦晉漸大。齊太公呂

望之後。楚之先黃帝之後。同祧有鬻熊

事文王。成王之時。封其子熊繹于楚。姓

芈氏。羊音。秦伯益之後。姓嬴氏。周孝王

之時。有非子者。善養馬。孝王封為附庸

諸侯。邑於秦。晉之先唐叔虞。蓋武王之

子也。成王與唐叔虞戲。剪桐為珪。於是

封叔虞於唐。國又號晉。更歷春秋之世。

此四國更相征伐。天子不能制。以上出史秦世家

秦晉世家

怨曰。春秋隱公不書即位。左氏曰。攝

也。公羊氏曰。隱長而賢。諸大夫立之。

凡隱之立。為桓也。穀梁曰。君之不取

為公。將以讓桓也。夫非已有而總其

事。謂之攝。已有之而推與人。謂之讓。

惠公愛少子而立為太子。公薨。國人

不與而立隱公。隱公嘗曰：吾將讓焉而眷戀君位，莫能踐言。羽父伺其間隙而遂成篡奪，虛辭兆禍。隱實為之也。

孔子修春秋

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也。魯公周公伯禽之後，天子微弱，賞罰不行。孔子修魯史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蓋寓褒貶於賞罰，以正一王之法。以上見魯及在位五十年崩，不言年平王崩，子之子林立。

桓王
名林平王之孫

鄭伯射王中肩

元年戊戌九年魯桓公元年也。衛州吁弑其君自立，國人殺之。出左十三年伐鄭，鄭與王戰，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鄭人遣使謝勞。出左鄭之先宣王之弟也。宣王封之於鄭為伯爵。出鄭世家二十三年魯莊公元年也。在位二十三年崩，子佗立。

怨曰：西周昭王始衰，至厲王而大壞。

天子威令同列

宣王振脩紀綱，天下翕然宗周。幽王無道，平王東遷，晉鄭夾輔，諸侯賓從。自桓王伐鄭，師敗，王傷，天子威令下同列國。吳楚越本小國而迭為盟主。東周之王，無中主之才，歷二十世至赧王卒滅亡。詩曰：不吊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言天下亂日益甚也。

莊王
名佗，桓王之子

通鑑外紀卷之四

元年丙午三年周公黑肩欲弑王而欲立王弟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王弟克奔燕。出左四年王姬歸于齊，使魯主昏。魯人築館于其外。出左十二年齊小白歸國，是為桓公，用管仲為相，遂霸諸侯。出齊語在位十五年崩，不言年子胡齊立。

釐王
名胡，齊莊王之子

元年庚子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遂人不

威公作
內政正
當矣

至齊人滅遂國在齊北蛇丘縣○三年

齊桓公始霸會諸侯為盟主桓公用管

仲為政四民不使雜處制國為二十一

鄉作內政而寄軍令謹正鹽筴桓公專

任管仲號曰仲父國事皆令問仲父故

管仲得以盡其材故能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成霸功者管仲之力也論語及管子

恕曰管仲之書大抵審輕重法術持

度量權衡以籠天下之權致鄰國之

弱盡地利以成富強完兵械以臨不

服仗王室之威為諸侯之長其術類

商鞅其言如韓非其寬厚曠大則過

之固非王者之佐矣管仲之德蓋不

及其才也

釐王在位五年崩外紀不子閔立

惠王名闕子

元年乙巳初莊王愛少子子頹有寵欲立

為太子而不克至是大夫邊伯五人怨

子頹亂惠王召燕衛伐周王出奔溫居于燕鄭

衛及諸大夫立頹為王於是鄭伯號公

周同謀帥師伐周殺子頹奉惠王歸

周王予號公酒泉邑名鄭伯由是始惡王

以上參用左傳史記文內○十年賜齊侯命且謀伐

衛以其立子頹也命諸侯伯衛立子頹

魯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

十八年魯僖公元年也狄伐邢齊桓公

帥諸侯救邢遷邢于夷儀以上並左傳○二

十一年齊桓公伐楚責其不供王祭楚

子使屈完乞盟于召陵出左傳在位二

十六年崩不言子鄭立

襄王名鄭惠王之子

元年庚午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王使宰

孔致胙於齊桓公使無下拜桓公曰天

威不遠顔咫尺乃下拜登受胙祭肉也

受胙於堂上○八年王以戎難告齊齊

出左傳九年

史 2-817

桓公使諸侯戍周

魯僖公十一年戎伐周師遷為王室之難

○九年桓公卒初惠王少子叔帶有寵

惠后欲立之而不克叔帶欲與戎狄伐

周王知之將誅叔帶叔帶奔齊左惠王三年奔

齊乃魯僖公十一年○十七年狄人奉叔帶伐周

王出奔鄭狄人立叔帶為王是時晉文

公始返國敗楚師於城濮王告急於晉

晉文公帥諸侯伐周而殺叔帶奉王歸

周王賜文公為侯伯出左傳公史記曰賜晉文公珪鬯

夫為伯及河內之地○二十年晉文公召王會之

河陽踐土諸侯畢朝出史記春秋詳之書曰天王狩于河

陽也○二十六年魯文公元年也在位二

十四年崩不言子壬臣立

頃王名壬臣襄王之子

元年癸卯○三年魯叔孫得臣敗狄於鹹

獲長狄三人出左文十一年在位六年崩不言

子班立

匡王名班頃王之子

元年己酉○三年使甘歆敗戎于邲出語甘邑周

○四年魯宣公立在位六年

崩不言弟瑜立是為定王

定王名瑜匡王之弟

元年乙卯楚莊王始霸楚本子爵夷王之

世已僭稱王厲王暴虐乃去王號東遷

之後王室微弱遂僭號稱王略見史楚世家○

三年楚伐陸渾之戎觀兵于周郊左傳

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

重欲逼周取其鼎左傳無滿對曰在德不在此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大小未

可問也楚子羞懼而退左傳宣王八年○

十年楚莊王伐鄭晉荀林父帥師救鄭

楚大敗晉師于邲出左宣十二年○十七年魯

成公元年也○十八年晉卻克以齊侯

侵逼魯衛遂請於晉侯帥師伐齊以救

魯衛大戰于鞍齊師敗績出左宣十八年

王在位二十二年崩不言子夷立

楚威王

楚威王

簡王名夷。定王之子。

元年西伊洛之戎侵宋。○晉遷都于新

田。謂之絳。以絳為故絳。出左成二年。吳

始通於晉。初太王長子大伯讓位季歷。

自竄於荊蠻。荊蠻之人義而從之。自號

句吳。武王克殷。封大伯之後於吳。至十

九世之孫壽夢。其國始大。以上參用先

是楚莊王伐陳。陳夏徵舒之母夏姬。色

甚美。莊王欲取之。申公巫臣諫止之。楚

令尹子反亦欲取之。巫臣又諫。子反亦

不敢取。夏姬鄭女也。巫臣使之歸鄭。巫

臣奉命聘晉。遂過鄭。取之以行。子反以

為賣已。遂族巫臣之家。巫臣怨楚。晉楚

世為仇敵。巫臣請於晉侯。乞通吳于晉。

合力以牽制楚師。於是晉侯使巫臣聘

吳。巫臣乃教吳車戰。使之伐楚。楚於是

始疲於奔命。出左成二○十一年。魯成

公十六年也。鄭叛晉。即楚。晉樂書奉厲

公伐鄭。楚來救。晉與楚戰于鄢陵。大敗

楚師。射楚子中目。楚殺其令尹子反。遂

退師。出左成十三年。晉悼公立。悼公

年方十四。而其賢明。乃命百官。施舍已

責逮。鰥寡。振廢滯。匡困乏。救災患。禁淫

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民用。使魏

魴。魏頡。趙武為卿。凡六官之長。皆民譽

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旅不

逼師。民無謗言。所以能復霸。出左成

十四年。魯襄公元年也。在位十七年崩。

壽年。子泄心立。

靈王名泄心。簡王之

元年。晉荀罃帥諸侯大夫會于戚。遂

城虎牢。左襄二。年文小。與鄭叛。晉○三

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請

納虎豹之皮。以和戎。晉悼公曰。戎狄

視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鄭不

將觀于我。我德則降。否則携貳。因

和戎有五利。晉侯乃使魏絳盟諸戎。十

年。鄭人賂晉以歌鐘。鍾音磬。女樂。悼公

以其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

以正諸華。九年之中，如樂之和，無所不

諧。請與子樂之。出左襄四二十一年。孔

子生。在位二十八年崩。年十一子貴立。

景王。名貴。莊王之子。

元年。丁巳。吳使季子聘於魯。請觀周樂。魯

人為秦六代之樂。出左襄二十九○四

年。魯昭公元年也。○十八年。太子聖卒。

王少子朝有寵。王欲立之。未果。在位二

十八年崩。年不言單子劉子周之立。王次

子猛為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

者。帥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

子奉子猛於莊宮。子朝之徒夜使人取

猛以歸。單子出奔。子朝之徒奉王猛以

追單子。晉人帥師納王猛于王城。王猛

卒。諸大夫奉王猛母弟丐為王。出左昭

年

敬王。名丐。景王之子也。諸大夫立

元年。壬午周大夫尹氏立子朝為王。單子

劉子與晉師攻之。未克。○二年。子朝率

師出攻諸邑。皆克。○四年。晉師及劉單

之師進攻克之。子朝出奔楚。敬王入于

王城。以上出左昭二十三○十一年。魯

定公元年也。○十四年。吳伐楚入郢。初

蔡昭侯朝楚。文王之楚令尹子常不

加禮而求賂。昭侯怨之。以其子為質於

吳。乞師伐楚。於是吳王闔閭子爵稱王也與

蔡侯唐侯伐楚。子常禦之。三戰。子常知

不可。欲奔。再戰。又敗。子常奔鄭。吳師五

戰及郢。楚所楚昭王出奔于隨。吳人入

郢。虜于王宮。出左昭初伍員與申包胥為

友。皆楚人也。伍員父為楚平王昭王之父所

殺。貧奔吳。與包胥別。負曰：我必覆楚。包

曰於姬姓我為伯。晉司馬寅曰。夷德輕請待之。謂吳在荆也乃與之先。左哀十三年○

孔子卒四十年。孔子卒

（恕曰）包犧以來。聖王興利。知者創物。生民日用資而仰之。然其祠冢苗裔。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宗奉。歷千餘年。未有如孔子之盛者。豈非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教。雖蠻貊之邦。不可斯須捨乎。

王在位四十四年崩。不言子仁立

元王。名仁。之子。

元年。丙寅。越侵楚。楚追越師。至冥不及。乃

還秋。楚伐東吳。東夷也。○三年。越伐吳。

滅之。初。越句踐為吳所敗。棲于會稽。使

大夫種行成于吳。吳王許之。句踐反國。

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卧即仰膽。飲食

即嘗膽。身自耕作。夫人自織。折節下賢。

厚遇賓客。振貧吊死。與百姓同其勞苦。

越王

二十餘年。其民生長可用。乃以伐吳。吳

王兵敗。棲於姑蘇。吳使人行成請曰。孤

臣異日得罪於會稽。孤臣不敢逆命。得

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誅孤臣。孤臣意

者亦欲如會稽之赦罪。句踐不忍欲許

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

取。今天以吳賜越。越豈可逆天乎。且君

王早朝晏罷。非為吳耶。謀之二十年。一

旦棄之可乎。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吳

王乃自殺。句踐既敗吳。乃以兵北渡淮。

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元王

使人賜胙。命為伯。諸侯畢賀。並出越語

家元王在位九年崩。不言子介立

貞定王。名介。子元

元年。丙寅。魯哀公欲以越去三桓。不克。遂

遜于邾。出左哀公二十七年。三十一

年初。晉有智氏。趙氏。韓氏。魏氏。范氏。中

行氏。號為六卿。六卿強而專權。晉侯卑

吳王

弱不能制。是歲智伯與韓魏趙共滅范

氏中行氏而分其地。出史晉世家○十三年

智伯又約韓魏共伐趙。趙襄子知之。守

備已具。智伯與韓魏攻之。凡三年不能

克。襄子使人告韓魏。韓魏乃反攻智伯

滅之。與趙共分智伯之地。出史晉世家○十

一年。初齊桓公之世。陳公子完得罪於

陳而奔齊。齊桓公使為工正。陳奔之後

也。武王封於陳為諸侯。完奔齊更姓田

子孫盛多。其後齊亂。公室卑弱。諸大夫

自相爭奪。權歸田氏。田氏好施。以家量

貸於民。而以公量收之。出史晉世家○十

戴之。國內多篡弑。立君皆由田氏。有田

恒者弑齊簡公。恒之子盤號襄子。為齊

相。至是與三晉韓趙魏通使。盡以其兄弟

宗人為都邑大夫。出史晉世家○二十五年

秦伐義渠。虜其王。韓魏

共伐伊洛陰戎。遺脫者皆西走。輸河隴

我中國無

自此中國無戎寇。惟有義渠一種。秦略見紀

王在位二十八年崩。不言子去疾立。三

月。弟叔襲殺去疾而自立。是為思王。立

五月。少弟嵬貞攻殺思王而自立

元年。考王名嵬貞。定是歲晉幽公立。止有絳曲沃二

邑。餘皆入於韓趙魏。出史晉世家王在位十

六年崩。不言子午立。以上並

恕曰。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游夏不

能措一辭。魯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

言。高遠難繼。為之作傳。後之君子不

敢紹續焉。左氏據魯史。因諸侯國書

繫年叙事。春秋之所貶損。其事實皆

形於傳。後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

命荀悅依左傳體為漢紀。自是袁宏

張璠孫盛。子寶習鑿齒以下。並為編

年之書。宋朝去古益遠。書益繁雜。學

者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

少微通鑑外紀卷之四

中央民
國
史
學
研
究
會

漢書近代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惜然莫識。恕皇祐初舉進士。試禮部。為司馬公門生。侍大儒。得聞餘論。公脩資治通鑑。恕為屬吏。自念生平事業。無一成就。因取諸書以國語為本。編通鑑前紀。又以不能編後紀。乃更曰外紀。猶國語為春秋外傳之義。而病眼病瘡。不寐不食。陶潛預為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夜臺甫爾。歸心如飛。聊叙不能作前後紀而為外紀焉。他日公為前後紀。則可刪削外紀之繁冗。而為前紀。以備古今一家之言。恕雖不及見。亦平生之志也。

少微通鑑節要五十卷

內府藏本

宋江贊編贊字叔直。崇安人。政和中太史奏少微星見。朝命舉遺逸之士。有司以贊應詔。贊辭不赴。賜號少微先生。是書取司馬光資治通鑑刪存大要。然首尾賅貫。究不及原書。此本為明正德中所刊。前有武宗御製序。考羅願鄂州小集。末載王瓚月山錄。跋結銜稱通鑑節要纂修官。疑正德時又為重修。非復贊之舊本。又明史李東陽傳。稱東陽奉命編通鑑纂要。既成。瑾令人摘其筆畫小疵。除謄錄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東陽。東陽大窘。屬焦芳與張綏為解。乃已。又張元禎傳。稱為通鑑纂要副總裁。纂要當即節要。蓋史偶異文。然則此書東陽及元禎所定也。